武俠世界



蜂王刺（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東方英・著

蔡曉梅只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女，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之下，救了一對可愛的小兒女，不惜千里迢迢護送那對小兒女回家團聚。到得那小兒女故鄉家園時，却發現那小兒女的家園已被一把大火燒得清光，父母生死莫明，那對小兒女頓時成了無依孤兒。同時，這時蔡曉梅已發現事出有因，激起義憤之心，不惜犧牲自己清白，與一干武林豪強周旋起來。

$4.00

第27年
24

編者話

暌別已久的東南亞名作家東方英先生，今期特別情商他為本刊撰寫一部巨著，東方先生的作品，過去不論長、短、中篇，在本刊讀者腦海裡，相信也記憶猶在，毋庸多贅。「蜂王刺」有很好的故事題材，俠情倫理兼而有之。內容叙述一個少女，在偶然的機會之下，拯救了一對可愛的小兒女，不惜千里迢迢護送他們回家團聚，詎料，甫抵家園，却發現已被一把火燒得清光，而且父母生死不明，她感到事出有因，激於義憤之心，不惜犧牲自己清白，與一干武林強豪周旋起來……欲知整個故事眞相，請參閱今期本刊第3頁。

★　★　★

「易水寒」作者因事，續稿未到，今期暫停，一俟續稿到來，定當如期刋出，敬希讀者原諒。

★　★　★

下期選刋一部俠情倫理愛情故事「英雄如玉鳳遊龍」。由新進作家麥中青執筆。故事講述一段家仇，哀艷感人，主角人物為了尋求眞相，不惜披荊斬棘，憑正義、仗絕技，萬里追兇，到頭來，皇天不負苦心人……過程緊張刺激，屆時幸勿錯過。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　球　印　刷　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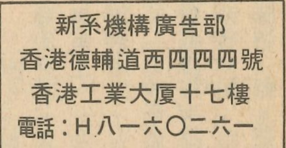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　怡　出　版　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24期
（總號136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蜂王刺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東方英·文
可飛·圖

經歷艱辛

這裏叫金蘭村，離九江不過三十里地，是一個人氣開通的小村落。

太陽已經偏西了，就要落下對山的山脊，這時冷落的村道上來了一位年輕少婦，身前帶着一對小兒女，那對小兒女年約五六歲，長得聰明伶俐，可愛極了。

那少婦臉上的風霜掩不住她明媚的眸子和清麗的風姿，當她碰到村子第一個人，問出這村子就叫金蘭村時，她吁出了一口如釋重負的長氣。

顯然這金蘭村是她此行的目的地，她吁完那口長氣之後，臉上沒有一點激動的表情，只冷靜而世故地揚起秀目向四週望去。

她的目光落在一家客棧的招牌上，蓮

重回故里

步一點，攜着一對小兒女進了客棧。

那少婦穿着普通，氣質却是不俗，有着見過大世面的風度。

金蘭村由於距離九江近，小地方的店小二，也就有了幾分眼力，迎着那少婦堆上笑臉道：「夫人好眼力，小地方就是小號的房間最大最好，夫人是先看房間呢？還是先吃點東西。」

那少婦含笑點頭道：「我要最好的上房。」

店小二欠身一禮，道：「夫人，這廂請！」

那少婦跟着店小二走向後院，當她背影漸漸消失的時候，同時却有一雙眼睛直着收不回來。

「老黃，你在看什麼？」

這豈不叫明知故問，那問話的人，不過剛剛收回目光，現在倒調侃他同伴老黃起來。

老黃身邊的漢子叫老李，兩人都只有二十多歲，算是金蘭村的小地頭蛇，過去他們的家世都不壞，現在却是當地人眼中敗家子，不務正業，只好遊樂，靠父兄的老面子，在地面上混。

老黃叫黃中乾，老李叫李仰山。

老李不但調侃老黃，手也搭到了老黃的肩頭上，隨後又加上一句話道：「走吧！我們辦正事去吧。」

老黃眼前失去了倩影，臉上那股子失魂落魄的醜像，却一點沒有消失，回頭淡淡的道：「辦正事，我們要辦的正事就在這裏。」

他們有什麼正事可辦，老李一怔之後明白了老黃的意思，皺了一皺眉頭道：「人家孤兒寡婦的，就放他們一馬吧！」

老黃一瞪眼大聲道：「你怎樣知道他們是孤兒寡婦？莫非你認識他們？」

老李驚色道：「小聲點，我要是認識他們就好了。」

老黃皮笑肉不笑地道：「我倒真希望他們是孤兒寡婦，你忘了，我們好久沒撈到油水了。」

老李道：「喂！我不想做這種缺德的事。」

老黃笑道：「你還有什麼德可缺……嘻！嘻……咱家替他們找個家，不但不缺德，還是一件大大的好事哩！」

話沒說完，店小二已皺着眉頭從內院走了出來，皺眉頭，顯然是聽到他們二人的對話。

老黃一步向前，橫身擋住店小二道：「二狗子，那小娘子們姓什麼？來金蘭村幹什麼？」

店小二搖頭道：「黃二少，她什麼話都沒說，只吩咐了要水要吃的。」

「她眞的什麼都沒有說？」眞還看那小子不出，五指一收，居然還有幾分指力，扣得店小二裂嘴，「啊！」的叫了一聲。

「你說不說，你再不說，莫怪本少爺對你不客氣了。」老黃臉上青筋直冒，一副强横姿態。

店小二狗子苦着臉道：「二少，她眞的什麼都還沒有說……」

老李接口道：「老黃，人家沒有說，二狗子答不上話，應是實情，別難爲他了，要他慢慢打聽就是。」

有唱紅臉的，就有唱黑臉的，這一搭檔倒是配合得很不錯。

老黃一笑收手道：「老李，好像只有你明白事理似的，我不過先給二狗子一點顏色看看而已。」

接着又在店小二狗子臉上摸了一把，道：「二狗子，這次你要壞了我們的事，可就別怪我們不認人了。」

店小二狗子哈着腰道：「二狗子不敢！二狗子不敢！」

老黃把二狗子一送道：「給我們弄幾樣菜來，我們邊吃邊等你的回話，你快替我們打聽去！」

店小二別的話不敢說，但却一挺腰道：「這次你們得付酒飯錢啊！」

老黃嘴巴一開，開口要罵，老李先伸手遞出一小塊銀子，搶在前頭道：「這次先付帳，有多的就是你的，你看夠不夠意思。」

店小二狗子接過銀子，打着笑臉，伸着舌頭道：「還是你李五少……」

老黃雙眉一揚，喝道：「滾！還不快快辦事去！」

店小二狗子的話，不過點到爲止，要他說出來，他還眞不敢說，得罪了黃二少，可不是好受的，只有一埋頭轉身跑開了。

店小二狗子先穩住了老黃老李，然後才提了一壺水到後院去，這一來，就擱的時間不少，那少婦有點不高興了，冷笑一聲，道：「小二哥，你眞忙呀！」

店小二狗子陪着笑臉道：「大娘，

請原諒小的手腳慢，做事不俐落，同時又被人躭擱一下……」下面的話，有點吞吞吐吐了。

那少婦目光一閃道：「小二哥，有什麼話，就請直說吧！」人家的眼睛可亮得很，什麼事看不出來。

店小二二狗子聲音一低道：「剛才有人注意上大娘了。」

那少婦「啊！」了一聲，道：「那是我錯怪你了，對不起。」

店小二二狗子道：「大娘如果沒有特別的事，就請明天一早上路吧！」

那少婦一笑道：「小二哥，你的好意心領了，不巧得很，我正有要緊的事，要在金蘭村多停留二天。」

店小二二狗子道：「今天時光還早，大娘的事能不能趕緊辦好，大娘如有所命，小的願意替你大娘跑跑腿。」

那少婦微微一笑道：「小二哥，你倒是一個好心人。」

店小二二狗子道：「他們就是榜樣，小的還不敢學他們的樣。」

那少婦臉上微現讚許之色，點點頭道：「我要在金蘭村找一戶人家。」

店小二二狗子道：「金蘭村是小地方，總共不過二三百戶，有名有姓的，小的差不多都知道，大娘要找那一家，小的就替您去找。」

那少婦道：「貴村可有一位姓羅，名字叫做兆南的人？」

店小二二狗子一震，瞪着雙目道：「你來找羅大爺！」

那少婦道：「你知道他家？」

店小二二狗子道：「羅大爺是金蘭村的首富，誰人不知，誰人不曉……唉！您却找不到羅大爺了。」

那少婦愕然道：「難道他們搬家了，搬到什麼地方去了？」

只見店小二二狗子長嘆一聲，說道：「羅大爺家絕了戶，一把天火燒得羅大爺家片瓦無存，羅大爺老夫婦也同時命喪火窟了。」

那少婦急口道：「他家還有其他的人沒有？」

店小二二狗子道：「樹倒猢猻散，其他的人死的死，沒死的也都散了。」

那少婦臉上掠過一道失望的神色，輕嘆一聲，又問道：「你知還能不能找到一二位他家的故人……」伸手取出一小錠銀子，塞給店小二二狗子，又道：「小二哥，有勞你，請你幫我找一找吧。」

店小二二狗子算得上是個好人，但沒有好到見了銀子不動心的程度，當然，高高興興地接了銀子，剛剛道得一句：「小的……」

「二狗子，快出來，黃二少爺要發脾氣了。」

店小二二狗子拋下那少婦道：「大娘，小的去一去，就回來。」

黃二少爺瞪着急急而來的二狗子，冷笑一聲，道：「二狗子，看來你是要討揍了。」

店小二二狗子理直氣壯的道：「二少，我二狗子又什麼地方不對了？」

黃中乾道：「你爲什麼老不出來，你在攪什麼鬼？」

店小二二狗子道：「我在替你們打聽消息呀！人家不說，總得費點唇舌呀！我可不能向你們一樣來硬的。」

黃中乾被頂撞得吹鬍子瞪眼，口中却發作不出來。

李仰山接口道：「她說不說？」

店小二二狗子道：「可不就快說了，你們自己把話頭打斷了，怎能怪我。」

李仰山道：「快回去吧。」

店小二二狗子搖頭道：「不行，這樣直來直往，人家一定會起疑心。」

黃中乾急性地道：「過一盞熱茶時光，你去給我問過明白出來。」

店小二輕「哼！」一聲，道：「不行，她吩咐過，不能再去打擾他們了。」

黃中乾眼睛裏冒火，鼻孔裏生烟的一拍桌子道：「二狗子，你是誠心和我們打馬虎眼，去！現在就去，說我二少爺有話問她，叫她給我滾出來。」

店小二二狗子倒也是一個實心人，有心維護他們母子三人，急得一臉通紅，居然改變態度，向黃中乾打拱作揖地道：「二少，您就行好吧，慢慢來，二狗子一定盡心盡力替你打聽清楚就是。」

「不，我現在就要知個明白。」黃中乾性子一扭，現在是八條牛都拉不回頭。

店小二二狗子心裏眞有點害怕，瞪着眼睛下不了台，原先那股子勇氣看來有點支持不住了。

就在這個時候，黃中乾忽然眼睛一直，臉上的怒容登時化成一片笑意，人也同時從座位上站了起來。

黃二少爺的改變，簡直成了奇蹟，店小二二狗子隨着黃中乾的眼光猛然轉頭望去，他却不禁長嘆出聲，叫起苦來。

他想盡辦法維護少婦都來不及，而那少婦居然自己走了出來，豈不等於自找麻煩。

店小二二狗子身形疾轉，跨步橫身，擋在那少婦面前，硬着頭皮道：「大娘，你有什麼吩咐，呼喚小的一聲就是……」

那少婦微微一笑，搖首道：「沒有你的事。」人却直向黃中乾走去。

人家大大方方的走來，別看黃中乾那副凶像，居然顯出了發窘的樣子，口中竟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來。

那少婦走到黃中乾面前，臉上還帶了笑容，欠身道：「你這位大爺貴姓？」

黃中乾定了定神，結結巴巴的說道：「在下黃中乾，不敢有勞動問，夫人你請坐。」

那少婦就在黃中乾對面位子坐了下去，輕柔的道：「原來是黃爺，失敬了，小婦人姓蔡，黃爺有什麼吩咐，請當面賜教，小婦人洗耳恭聽。」

黃中乾可以在鄉下小地方橫行無忌，可還眞沒有見過這樣鎮靜胆大的人，楞了一楞，費盡了氣力，才把自己吃驚的心情穩定下來，先乾咳了一聲，壯着胆子，訕訕地說道：「這位李五爺，是在下的好朋友。」

蔡大娘欠了一欠身，道：「李五爺，久仰！」

李仰山木然地道：「大娘，你好！」

既非素識，這句話就說得有問題，顯然也是洩了氣。

蔡大娘望着他們直笑，只等他們開口說話，可是，他們倆人就是說不出一句話來，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都希望對方打開話題，等了半天，兩人居打不開僵局。

蔡大娘笑了一笑，站起身形，道：「兩位既然不願賜教，小婦人就告退了。」

黃中乾李仰山二人瞪眼望着蔡大娘走得不見了影子，就沒有放出半個屁來。

店小二二狗子却笑着說話了：「二位少爺爲什麼不問話呀，以後可不關我二狗子的事了。」

黃中乾回過神來，又活神活現的大聲叫道：「二狗子，事情沒有弄清楚，還是你的事。」

店小二二狗子聳肩一笑道：「今晚我二狗子可交不了差啊！」

黃中乾苦笑道：「好吧！我們明天等你的消息，老李，我們走。」

店小二二狗子心中的一塊大石頭隨着他們的離去而放了下來，轉身走進了蔡大娘的房中，吁着長氣，道：「他們二個人走了。」

蔡大娘微微一笑，說道：「你很怕他們？」

店小二二狗子道：「我們村子裏，就數他們二人最壞，眞是丟人現眼，對不起大娘之處，小的替本村向大娘道歉。」

蔡大娘說道：「這種人到處都有，我也已見得多了，沒有什麼可怕的，倒是我要找羅家故人的事，小二哥，你有辦法沒有？」

店小二二狗子猶豫地說道：「這……這……」

蔡大娘一笑道：「小二哥，我知道你有辦法，今晚就帶我去見見他，好不好？這是一點小意思，請不要見笑。」

一錠小金錁子送到了二狗子手中，二狗子有一份人心，蔡大娘的話也說得很客氣，沒有拿金子壓人的意味。

店小二二狗子緊握着金錁子，口中還是：「這……這……這……」

蔡大娘詫異地道：「你有什麼不方便的地方？」

店小二二狗子道：「有是有這樣一個人，只不知他肯不肯和你談。」

蔡大娘道：「你的意思是要先問一問他。」

店小二二狗子道：「大娘眞是見多識廣的人……」隨手又將那小金錁子退還給蔡大娘：「這……小的……」

蔡大娘一笑道：「這已經是你的了，不管人家見不見我，這都是你的。」

店小二二狗子樂着謝了蔡大娘。

蔡大娘接着又說道：「你告訴他，我帶的這兩個小孩就姓羅，我也不是什麼大娘……」

店小二二狗子張着大眼睛道：「這兩個小孩姓羅，你說他們就是……。」

蔡大娘既然不是大娘，當然是姑娘了，兩個小孩子既姓羅，二狗子心裏有了數了。

蔡姑娘截口道：「別的話，你就不要多問了，快去連絡吧，最好，今晚就能見到他。」

店小二二狗子忽然神情一正，道：「沖着小少爺和少小姐的面子，不用問了，打烊後小的就帶您去見人。」

蔡姑娘沒有追問，只點頭一笑，道：「謝謝你，小二哥。」

小地方的生意，做到天黑就打烊了，客棧雖然生意不一樣，如果情形不特殊，天黑後也很少客人上門。

初更時分，小兄妹睡後，店小二二狗子領蔡姑娘去見了一位五十多歲的婦人，這婦人敢情就是二狗子的娘——羅大娘。

敢情，二狗子也姓羅。

羅大娘與二狗子母子二人相倚爲命，羅大娘原是羅兆南家的帮傭，二狗子就是跑腿小厮。

見面之下，羅大娘就急急的問道：「蔡姑娘，你帶來的二個小孩子姓羅，難道就是羅大爺失落的少爺小姐？」

蔡姑娘點頭承認，道：「大娘，你說對了，他們就是羅大爺的兒女。」

羅大娘大喜過望，口中唸着佛道：「那眞太好了，蔡姑娘，眞謝謝您。」

蔡姑娘輕嘆一聲，道：「聽說羅大爺全家遭了奇禍，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大娘可完全知道？」

羅大娘道：「如說羅大爺這樣的好人，會遭到這種奇禍，眞是蒼天無眼，叫人難以相信。」

蔡姑娘道：「可是事情却已經發生了啊。」

羅大娘道：「這件事是怎樣發生的，我也不大清楚。」

蔡姑娘秀眉一皺，方待發話追問，羅大娘又接着加以解釋道：「事情就那麼巧，那幾天二狗子的外婆去世了，我正帶着二狗子去奔喪，所以，當時發生事故的情形並不十分清楚，也正因爲這樣，我們母子才逃過這一刦。」

蔡姑娘訝然道：「一刦，你怎樣這樣說？」

羅大娘道：「姑娘，您有所不知，當天留在羅家的人，全被燒死了，沒有一個人逃出來，我們母子算是羅家唯一生還的人。」

蔡姑娘道：「一個人都沒有逃出來，這不顯得太奇怪了麼？」

羅大娘道：「大家也都覺得很奇怪，但誰又有閒情來過問這件事，所以我一直不敢說，後來也沒有人打聽這件事。」

蔡姑娘多見多聞，當下心中一動，暗暗忖道：「莫非是江湖人物下的手……」

一念未了，羅大娘又道：「我總覺得這件事是有人在害他們。」

蔡姑娘大奇道：「你怎麼也有這種想法？」

羅大娘道：「事情未發生前，羅大爺就顯得心緒不寧，好像預知要發生什麼事似的。」

蔡姑娘問道：「羅大爺從前是做什麼的？」

羅大娘道：「嗯……這個我就不大清楚了。」

蔡姑娘道：「難道他不是本鄉本土的人？」

羅大娘道：「他倒是本鄉本土的人，可是他發財在外鄉，衣錦還鄉後，就沒有做什麼事情了，羅大爺倒眞是個好人，村中有什麼事，出錢出力，他總是站在最前

面，平時，又最知惜苦憐貧，村子裏受過他的好處的人不知有多少。」

羅大爺是個怎樣的人，蔡姑娘巳有所瞭解，不管他是不是江湖人物，他們全家的死，一定另有內情。

羅大娘忽然想起了什麼，「啊！」了一聲，道：「羅少爺羅小姐失落時，羅大爺也請過朋友帮忙尋找，好像找到了眉目，却不幸出了事。」

話說到這裏，很叫蔡姑娘躊躇，低頭半天沒有說話，最後，忽然冒問一句道：「你在羅家做了多少年事？」

羅大娘道：「他回鄉後，我就在他家了，算來也有八九年了。」

蔡姑娘問道：「那是老人了，他們家中，平時有些什麼客人，你心裏有數沒有呢？」

羅大娘道：「他們家中平時很少外客來訪，來來往往的都是本村人。」

蔡姑娘道：「羅小爺羅小姐失落時，也沒外客來？」

羅大娘「啊！」了一聲道：「是了，那時確實來過一位外客，他好像是一個鏢頭。」

蔡姑娘接問道：「你記不記得他的姓名？」

羅大娘說道：「這個我倒不知道，大爺只管叫他做二哥……他好像是從武昌來的。」

蔡姑娘心中忖道：「有這條綫索，就不難找出一個眉目來了。」

談話到此，似乎巳問不出更多的話了，蔡姑娘正要告辭時，羅大娘忽然道：「羅大爺所有的家財都燒光了，但是還有好幾百畝田地，夠小少爺和小姐重整家園的了。」

蔡姑娘微微一笑道：「這些田地現在由誰經管？」

羅大娘道：「現在由族裏留作公地，如今少爺小姐回來了，他們自會歸還。」

蔡姑娘含笑說道：「現在談這個，太早了……我想去看看羅家的舊地，方不方便？」

羅大娘道：「天這麼黑了，姑娘不怕麼？」

蔡姑娘道：「不要緊，有小二哥陪我去就行了。」

羅家的舊宅地，村在子東方外側，背後有青山，前面有小河，的確是一片非常雅靜的地方，只是這時的宅第成了一片瓦礫，瓦礫中長滿了雜草。

這樣幽靜的地方，怪不得全家人死光了，別人竟一無所知。

蔡姑娘仔細察看了一遍，皺着秀眉回了客棧。

蔡姑娘回到房中，發現羅氏兄妹不見了。

當時二狗子嚇得變顏變色，手足無措的道：「我……我……」

蔡姑娘秀眉一挑，冷笑了一聲，道：「不要怕，我知道不關你的事，去告訴你們掌櫃一聲，不要聲張，本姑娘自有辦法對付他們那些跳樑小醜。」

× × ×

羅文輝羅文珮雖然只有五六歲，人却聰明到了極點，加上這年多來隨着蔡姑娘跑遍了半個江南，才找到他們記憶裏金蘭村，他們小小年紀，可說歷盡風霜，見過不少世面，長了不少見識，一經醒來，發現自己被二個大人抱出了客棧，一點不害怕驚慌，反而揚頭望着那抱住他的生面人，問道：「叔叔，你要帶我們到那裏去？蔡阿姨知不知道？」

他這一問，眞嚇了抱着他的那人一跳，喝道：「不准說話，你要多嘴，我就打死你。」

羅文輝道：「凶什麼，說說話有什麼關係。」

那二人正是黃中乾和李仰山，黃中乾抱着羅文輝，李仰山抱着羅文珮。

這時，羅文珮也醒來了，睜着大眼睛望着李仰山，也是一點都不害怕。

黃中乾把羅文輝向地上一放，道：「累死人了，你自己走吧。」

羅文輝道：「我可走得慢啊！你不怕蔡阿姨追上來？」

黃中乾道：「她要追上來，正合我們的意思。」

羅文輝一笑道：「看來你是不知道蔡阿姨的厲害。」

李仰山接口道：「她很厲害麼？」

羅文輝道：「可不是，前天有一個大男人欺侮我們，蔡阿姨只出了一個指頭，就把他打倒了。」

李仰山臉色大變道：「老黃，小孩子不會唬人，我們還是快走。」說着脚步加快，先跑了出去。

黃中乾悻悻的罵了一聲，祇有抱起羅文輝追了上去。

兩人這一加快脚步，可累得汗流浹背，上氣不接下氣，好不容易跑到地頭，巳是累得成了一條死狗，放下羅氏兄妹，就躺在地上了。

這裏是一座破廟，破廟裏有個老道士，聞聲走出來，道：「是什麼人呀！」

黃中乾長長的吸了口氣道：「道爺，是我們。」聽他們說話的語氣，似乎熟習得很。

老道士又道：「人帶來了麼？」這話一說，他們簡直就是同夥哩！

李仰山道：「人是帶來了，可也把我們累死了。」

老道士提着一盞「氣死風燈」，打開山門，讓他們進入破廟。

李仰山急着又道：「小傢伙說，那女的厲害得很，一根指頭能戮死一個人，道爺，這可有點麻煩。」

老道士道：「她發現了你們沒有？」

黃中乾道：「她倒還沒有發現我們，不過，她不難想到我們。」

老道士一笑，道：「就算她認定是你們幹的，也不一定知道你們來了這裏，怕什麼！何況，有我老道士在，她能討得了好麼。」

黃中乾點頭道：「道爺，您的能耐我們自是信得過，不過最好還是不要讓她發現的好，否則，我們就不好出面了。」

那道士點頭道：「說得也是，你們帶着小的隨老道士來。」

走到地頭，黃中乾和李仰山都不免一怔，他們都不知道這破廟裏，還有一間地下室，放下小孩，關上三道鐵門，裏面再哭再鬧，外面也聽不到半點聲音。

奇怪的是那二個小東西居然不哭不鬧，像沒事人似的。

出了地下室，老道士便催他們道：「你們快回去，見機行事。」

黃中乾與李仰山回到村中，不過半夜時分，又趕了一場賭博，弄了幾個零花的錢，一大早就上了二狗子那店，吃起早點來。

賭完吃早點，是他們的習慣，大家見怪不怪，誰也沒注意他們。

店裏的一切，像往常一樣的平靜，尤其裏面的那位姑娘，更是沒有一點動靜，好像根本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似的，反常得叫人心悸。

黃中乾與李仰山口中嚼着美味的早點，心中却湧上了無比的煩燥和不寧。

正當他們疑神疑鬼的時候……

忽然，那蔡姑娘帶着一臉和易舒暢的微笑走了出來，叫道：「小二哥，給我算帳，是多少銀子？」

二狗子迎面道：「姑娘，你要走了，那兩位小寶寶呢？」

二狗子替黃中乾與李仰山說出了最想問的話，他們二人立時拉起了耳朵，凝神聽去。

蔡姑娘淡淡的一笑道：「昨晚我把他們送到他們親戚家去了。」

二狗子「啊！」了一聲，表示有點出乎意外，不過他沒有追問下去，接着屈着手指頭計算着道：「姑娘，您的房飯錢，共是二錢五分銀子。」

蔡姑娘給了三錢銀子，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總算是了了一番心意，算得對得起朋友了。」

轉臉又向黃中乾李仰山點頭笑了一笑，舉步向店外走去。

黃中乾和李仰山可做夢也想不到失去了孩子的人，會平靜得像沒事人一般，拍拍手就走了。

黃中乾張口欲叫，被李仰山伸手按住道：「叫不得，別忘了我們做的事見不得光。」

黃中乾輕聲道：「她這一走，我們留下孩子有屁用。」

李仰山道：「你快去請敎老道士，我想辦法拖住她的行程。」

李仰山追上蔡姑娘時，蔡姑娘快要走出村外了，李仰山只有硬着頭皮叫道：「姑娘，請留步，在下有事相告。」

蔡姑娘停下步子，轉身道：「原來是李五爺，有何見敎？」

李仰山做出一副矮人姿態，哈着腰道：「姑娘請那邊坐坐，慢慢談如何？」

村子外面就是官道，官道旁有二家茶舖，李仰山請蔡姑娘茶舖中坐下，一股勁的張羅茶點。

蔡姑娘眼望着他左忙右忙，也不說半句客氣話，默默含笑而巳。

李仰山張羅了一陣，實在拖不下去了，只好坐回桌旁，打着笑臉道：「姑娘，有件事，在下不知當說不當說？」

蔡姑娘臉上帶着笑容，語氣却冷冷的道：「那你就看着辦吧。」

李仰山訕訕的笑着道：「我看，我還是說了的好。」

蔡姑娘不再答話，李仰山只好自己接着往下說：「姑娘，有人把你告到官裏去了。」

蔡姑娘揚了一下秀眉，道：「是眞的麼？」

李仰山道：「當然是眞的，村公所巳經派人在半路上等着姑娘了。」

蔡姑娘道：「他們爲什麼不在村子裏抓我？」

李仰山道：「聽說，好像是怕擾亂村子裏的寧靜生活，他們逮住姑娘之後，也不會回村，直送姑娘去九江。」

蔡姑娘面無驚色，還笑哈哈的道：「他們告我什麼罪？」

李仰山說道：「好像是拐帶人口什麼的……至於詳細情形，在下倒是不十分清楚。」

蔡姑娘一笑道：「胡說八道！」

李仰山順着蔡姑娘的話，道：「事情也許正如姑娘所說，完全無中生有，胡說八道，不過公門中事，有錯拿的，沒有錯放的，姑娘一旦身入公門，就是得還清白，只怕也要脫一身皮，姑娘可使不得性子，大意不得，小心爲上。」

蔡姑娘臉上神色依然故我，口角上的笑紋反而增添了幾分，顯然，沒有被嚇唬住。

李仰山早就想好了一套說詞，暗暗一笑，又說道：「最頭痛的是，他們掌了人證……。」

蔡姑娘秀眉一凝，臉上現出了異色，有點不安了，語氣落力地道：「是什麼人證？」

李仰山道：「那對小兄妹呀！他們巳供出，姑娘與他們毫無關係……」

接着哈哈一笑道：「好鎭靜的姑娘，你可知羅網巳張，你溜不脫身了。」

蔡姑娘再也沉不住氣，臉色大變，喝道：「小聲……」目光溜轉，望了望四方，聲音一輕道：「李五爺，你可是有意相助？」

李仰山點點頭道：「姑娘眞是聰明絕頂。」

蔡姑娘道：「我們素不相識，你爲什麼要帮小妹的忙？」稱呼上先改了口，顯得她是有點害怕了。

李仰山道：「當然不是沒有理由。」

蔡姑娘道：「請見告。」

李仰山道：「有錢能使鬼推磨。」

蔡姑娘神態一鬆，道：「要多少？」

李仰山伸指頭比了一比道：「壹百兩紋銀。」小地方，小手筆，一百兩紋銀就滿足了。

蔡姑娘想笑而沒有笑，伸手取出十兩黃金遞給李仰山：「銀子太重，黃金如何？」十兩黃金的價値，足足抵得過壹百伍拾両銀子。

李仰山怕不把張嘴都裂開了，忙道：「多謝姑娘，多謝姑娘。」

蔡姑娘又說道：「五爺能保得小妹完全脫困之後，另有十兩奉送，請敎避禍之法？」

李仰山聽說還有十兩黃金在後面，心中不免一動，暗暗忖道：「二十兩黃金可不是小數目，我何不獨吞下，把她眞的送走……好，就這樣辦！」

打定主意，李仰山一面站起身來，一面道：「在下引導姑娘繞道而行，他們就無所施其技倆了。」

蔡姑娘欣然道：「知者不難，這辦法不錯。」

李仰山一面起步，一面道：「姑娘隨在下五六丈之後而來。」

李仰山先走出去，心中好不高興，看來女人到底還是女人，別看她外貌精明，其實內心中還是脆弱得很，經不起二三句話一唬，就沒了主張。

他倒是眞心想送走蔡姑娘，領着蔡姑娘從一條近路走去，眞不巧，只見黃中乾一路飛奔來……

李仰山暗嘆了一口氣，打消原來計劃，沒精打彩的道：「蔡姑娘看得起我們兄弟，請我們帮忙送她到九江去。」少不得又是打眼色，又是擠眉毛。

黃中乾一笑道：「我還替你着急哩？這就好了。」

李仰山又告訴蔡姑娘道：「前面路上有一座齊天宮，翻過齊天宮就是九江城，我們先到齊天宮，觀望一下風色，再定行止如何？」這話似乎有些變了。

蔡姑娘似乎是完全信任了他們，怎樣說都行，點頭道：「五爺看着辦就是。」

一路行來，不久見到了一座破廟，破廟在一道山坡之中，走到廟前，蔡姑娘皺起了眉頭，說道：「這廟莫非好久沒有香火了。」

李仰山道：「這廟風水不好，菩薩也不靈，蓋好之後就沒興旺過，大家都說這是一座倒霉的廟。」

黃中乾邁步向前道：「我先進去知會老道士一聲，別叫他瞎起疑心。」

黃中乾走後，李仰山又道：「人家還說，到過這裏的人，都要倒霉，所以鬼都不進廟了。」

蔡姑娘一笑，道：「看來這話倒是一點不錯。」

這時，老道士和黃中乾一同現身出來，黃中乾接口道：「姑娘可是例外，你可鴻運當頭，馬上就要大發特發了。」

任誰到了這時候，難免要心中犯疑，蔡姑娘却沒有，還是坦然地道：「全靠各位相助，小妹少不得自有一份人心。」

進入廟中，老道士送上一隻飯碗，飯碗代作茶杯，幾片浮雲似的茶葉，在碗中半浮半沉的有如游魚。

黃中乾擺手道：「姑娘，請用茶。」

這時，蔡姑娘不慌不忙的扣起一種指花，搭在茶碗上，眼睛却望向老道士，道：「道長，請把小孩子交出來。」

蔡姑娘玉手這樣向破碗上一搭，可不是套什麼交情，而是擺出了嚴厲的警告，在江湖上跑的人，對這種手式非先學學不可。

黃中乾與李仰山只是小地方的小混混，這些江湖門道，還眞是一竅不通，不過，蔡姑娘的語氣，却使他們大大吃了一驚，敢情，這位蔡姑娘在將計就計。

老道士自然也是吃驚，先瞪了黃中乾和李仰山一眼，裝作無知的說道：「姑娘說的什麼呀？什麼小孩呀？老道是一點不懂。」

蔡姑娘臉色一寒道：「不敎而誅謂之虐，本姑娘現在把話說明，好好將小孩交出來，過往之事，概不追究，否則，莫怪本姑娘出手不留情了。」

姑娘好一片仁心，可是點不醒正在做着發財大夢的人，黃中乾李仰山仗着老道士作靠山，當然也不甘心就此罷手。

其實他們也不想想，老道士算是什麼東西，他要眞是個人物，就不會在這種小地方做這種偷鷄摸狗的事，唬人過日子，既安於這種小地方，他的身份可想而知。

蔡姑娘看穿了他，也吃定了他。

老道士這種脚色能活到今天，也自然有他生存之道，那就是遇弱則强，遇强則弱。

當然，也不能完全空口說白話，總得見點眞章。

老道士先是張口結舌一楞，接着便搖搖頭道：「姑娘，您實在是錯怪我們了，我們……」

蔡姑娘冷哼一聲，道：「你們兩個人說，你們把人藏在那裏？」

黃中乾和李仰山見老道士一直沒有動手，心中也怕了，不免顫聲道：「我……我……」

蔡姑娘「哼！」的一聲，道：「這裏是荒山破廟，人踪難現，本姑娘就是殺了你們，只怕十天半月也不會有人知道，好吧，本姑娘也懶得再問了，就先殺了你們再找人也不遲。」

話聲剛落，只見她一抬手，一挺雪亮的刀子，疾揮向老道士。

她原是空着雙手，這把刀子也不知是那裏來的，就憑這一刀，就叫人心胆皆寒了。

老道士可見到了眞章，知道當此强手，自己沒戲可唱，當下大叫一聲道：「姑娘手下留情，小道實話實說就是。」

蔡姑娘收回刀子，冷笑道：「那就快說吧。」

黃中乾接口道：「在我們一個朋友手中。」

蔡姑娘嗤笑一聲，道：「姓黃的，你還這樣說，就太不上路了。老道士，你說吧。」

老道士知道害怕，實說道：「在地下室裏。」

蔡姑娘不再多問，逕自向後面走去。

她好粗心大意，留下老道士和黃中乾他們在外，也沒制住他們穴道。

黃中乾笑了起來道：「老道，我們快溜走吧。」

老道士道：「你能跑到那裏去？」

黃中乾道：「找地方躲起來呀。」

老道士長嘆一聲道：「省省心吧，人家已經留了我們一馬，要再不知趣，那是自尋死路了。」

黃中乾驚愕得結口結舌地道：「她眞的比你厲害麼？」

老道士道：「人貴自知，在她面前，我老道絕不敢叫字號。」

李仰山忡忡地說道：「那……我們怎樣辦？」

老道士道：「人家處處留有分寸，也許不會過份難爲我們。」

黃中乾道：「萬一料錯了呢？」

「我們就只有認命了。」就這幾句話

時間，蔡姑娘不但回來了，而且，兩個小孩子也帶出來了。

黃中乾不禁大聲叫道：「姑娘，您是怎樣找到他們的？」

蔡姑娘微微一笑道：「這樣一間地下室，只能瞞瞞鄉愚。」

接着又點了一點頭，說道：「你們很知機，沒有妄自逃走，老道，是你的主張吧。」

她說的話，有如親眼看到一樣，黃中乾與李仰山心中無不暗暗嘆息，自己這點點見識，在姑娘眼前眞是差得太遠，難怪處處不對勁。

老道士欠身道：「姑娘慈心仁俠，小道不敢一錯再錯。」

蔡姑娘點了一點頭，道：「道長，你到金蘭村有多久了？」

老道士道：「三年多了。」

蔡姑娘道：「道長在江湖上是如何稱呼？」

老道士老臉一紅道：「小道江湖末流，早年在江湖上匪號叫金光道士。」

蔡姑娘微微一笑道：「你原來就是金光道士。」

金光道士聽得一怔道：「姑娘知道小道？」

蔡姑娘接又說道：「聽說金光道士早年在江湖上也算是個人物，道長的武功好像……」

金光道士低首赤容，道：「小道武功半廢，落得如今這般景况。」

蔡姑娘收回目光，指着羅氏兄妹道：「你們認不認得這對小兄妹？」

大衆聞言，都雙目向羅小兄妹望去，這時黃中乾與李仰山的臉色忽然一下子變得慘白，忙不迭的搖頭同聲道：「沒見過，不認得。」

他們雖然昨天傍晚時分見過羅小兄妹一次，那只是匆匆一瞥，印象不清，晚上抱他們上山時，當然更是看不清楚，這時注目細看之下，他們的一顆心可就七上八落，大爲驚駭。

羅小兄妹離開金蘭村，不過二年多一點，面貌雖有變化，但還沒有變化到找不出痕跡來，這仔細一看，他們心裏都知道他們是誰了。

他們硬着頭皮，說着「不認識」三字，偏偏羅文輝馬上就插口道：「蔡阿姨，小輝認得他，他就是黃二哥，就是他帶我們離開金蘭村的。」

羅文珮跟着也道：「李五哥，你眞的不認得小珮了麼？」

黃中乾李仰山僵在那裏，雙腿直發抖，只恨不得地上有個洞，馬上鑽了進去。

蔡姑娘目光掃向他們，却是微微一笑，道：「這可好了，不用費神，你們自己找上門來了。」

黃中乾李仰山不知蔡姑娘將要怎樣整治他們，只覺全身寒悚悚，不由自主的雙膝一曲，跪向地上，嘶聲叫道：「姑娘饒命……」

蔡姑娘笑笑地道：「不要害怕，沒有那樣嚴重，諒你們也沒有那麼大的胆，不過你們却要把知道的和盤托出來。」

李仰山搶先道：「姑娘明察，在下知無不言。」

蔡姑娘輕嘆一聲，道：「你們先站起來吧。」

金光道士吶吶的道：「姑娘，其實他們兩人都是受了小道的唆使，還是由小道說吧。」

蔡姑娘道：「請！」

金光道士沉思了片刻，輕嘆一聲，道：「小道有一個昔年道上的好友，忽然有一天找上了小道，說有一位江湖奇人，看上了羅氏兄妹的資質，有意將一身奇學傳給他們兄妹，却又不願讓他們父母知道，要小道帮他騙出他們小兄妹，於是小道帮了他的忙。」

蔡姑娘冷笑聲，道：「你就這樣相信他的話？」

金光道士道：「當時，小道半信半疑，最大的原因還是他送給小道一粒『玉清丸』……。」

蔡姑娘點頭道：「『玉清丸』乃是當今江湖上首屈一指的療傷聖藥，怪不得你任他指使了。」

金光道士道：「那時小道武功剛被人廢掉，靠了那粒『玉清丸』，小道才得有了現在這點武功。」

蔡姑娘道：「你那朋友是什麼人？」

金光道士道：「三屍屠夫馮殺。」

蔡姑娘隨口又問道：「廢你武功的人又是誰？」

金光道士慘笑一聲，道：「不說也吧，小道罪有應得，已經不怪他了。」

蔡姑娘道：「怪不怪他，那是你的事，我想知道他是誰？」

金光道士長嘆一聲，道：「那人就是鐵面劍客許無畏。」

蔡姑娘彎眉微微一聳，沉思不語。

她這時心中有一個想法：金光道士的武功被廢和三屍屠夫馮殺的利用他，是不是一條綫下來的二個步驟，但仔細想想，又似不可能，因爲，一個是黑道殺手，另一個却是白道鐵漢，把他們兩人連在一起，根本行不通。

蔡姑娘與羅文輝羅文珮小兄妹可說毫無關係，她不過是在一年之前，在偶然的機會下遇見了羅氏兄妹，而見義勇爲的揹上了這個包袱。

那時（一年之前），蔡姑娘奉了師命去拜一位老前輩，事畢返山途中，又出了一點小事故，多繞了一段路程，在一處頗爲隱秘的山谷中，遇上了羅氏兄妹。

羅氏兄妹身前有一個身受重傷，氣息微弱的半老徐娘，羅氏兄妹伏在那婦人身上悲聲痛哭，直呼姑姑。

蔡姑娘用盡心力，也未能救回那婦人的生命，那婦人在迴光反照時，只重托蔡姑娘把羅氏兄妹送回金蘭村就一命歸陰。

那婦人是誰？爲什麼被人打傷？蔡姑娘是半點都沒問出來，後來，從羅氏兄妹口中才知道了一個大概。

原來，羅氏兄妹被人拐出來之後，最初轉到一個老婆婆手中，那老婆婆很愛護他們，帶着他們在路上走不多久，忽然拋下他們，不見了踪影，這時，他們遇見了這死去的姑姑，就跟在姑姑身前生活了一年左右。

他們人長得聰明伶俐，見到他們的人，沒有一個不喜歡他們，這位姑姑又是單

身一人，住在山中一處風景絕佳的地方，自然也是把他們視同己出，既教他們讀書認字，又叫他們打坐練功，就是沒有叫他們叫她師父，只准他們叫她姑姑。

這次是姑姑帶他們去趕會，碰見一個女人，兩人一言不合，就打了起來，姑姑受了重傷，那女人也自走了。

小小年紀，所知道的就是這麼多，蔡姑娘也非常喜愛羅氏兄妹，於是一咬銀牙，揹上了這個包袱。

只是，羅氏兄妹只知道自己的家在金蘭村，金蘭村在何州何縣，羅氏兄妹就不知道了。

羅氏兄妹小小年紀能知道「金蘭村」，已是非常難能可貴，換了資質稍差的兒童，只怕連自己的姓名叫不出來。

沒有大地方，只有小地名，這可苦了蔡姑娘，她帶了羅氏兄妹足足找了一年，才能找到羅氏兄妹的家——金蘭村。

現在金蘭村是找到了，羅氏兄妹的家呢？目前的情況，眞叫蔡姑娘進退維谷，好不作難。

而羅氏兄妹的被拐走和羅兆南的全家罹難，隱隱中似乎還有更大的文章，蔡姑娘的處境不但是作難，簡直是難上加難。

蔡姑娘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又望望羅氏兄妹，伸手摸着他們的頭道：「小輝，小珮，你們這裏已經沒有家了，留下你們交給別人，阿姨又不放心，阿姨又不能留下來照顧你們，你們願不願意跟阿姨走，等長大之後再來重建家園。」

羅氏兄妹齊叫一聲，抱住蔡姑娘道：「阿姨，我們要跟你去。」

，金光道士一旁也道：「姑娘如果不能留下來，帶他們去，是上上之策。」

黃中乾忍不住插嘴道：「在下認爲羅小兄妹該去先見他們羅家的族長，將來回來時，羅家便不會不認他們。」

李仲山道：「一見羅族長，羅族長準不會讓羅氏兄妹走。」

黃中乾道：「羅族長不是愛管閒事的人……」

李仲山冷笑一聲，道：「這不是管閒事，留下羅氏兄妹，就有機會把羅家的田產化公爲私，放着你我有這個機會，也不會放人。」

黃中乾一瞪眼，沒有話說了，李仲山的話沒有說錯，他聽了好不心動。

金光道士望着李仲山道：「李五少，你難道沒有這個想頭？」

李仲山道：「我就是有這個想法，所以才說出來。」

黃中乾道：「看不出，你是打算做好人了。」

李仲山點頭一嘆道：「蔡姑娘的義行，很令人感動，我們害過羅氏兄妹，蔡姑娘心地仁慈，不加罪我們，我們看看蔡姑娘，想想自己，如果再沒有一點人心，我們還能算是人麼？」

說着說着，目光落到了金光道長臉上，接着又道：「道長昔日在江湖上一定是個高人，今天碰上的要不是蔡姑娘，後果如何，能不令人心寒。何況，我們一無所能，再胡攪下去，怕不死無葬身之地。」

黃中乾全身一震，啞然道：「你……你……說得也是。」

金光道士點頭道：「李五少，你說得對極了，夜路走多了，總會碰到鬼，我老道士過去的壞事，是想吃懶飯，打錯了主意，你們土生土長，陷溺不深，重頭做人還有機會，就此散伙最好，我老道士也打算離開這裏了。」

走了金光道士，黃中乾與李仲山等於失去了靠山，就是想做壞事，只怕也成不了氣候。

蔡姑娘一直靜靜的在聽着，這時才點點頭接口道：「道長，我看你也不用去，就在這裏經營這座廟吧。」

金光道士苦笑道：「住在這破廟裏，小道不做點壞事，那能活下去。」

蔡姑娘一笑道：「有這個行不行？」

伸手放了一張銀票在桌上。

一張壹千両紋銀的銀票，就那樣出現在金光道士他們眼前，銀票可不是假的，南昌五福銀號的票子，簡直比一錠一錠的眞銀還値錢。

金光道士脫口大叫道：「姑娘……你這……」

蔡姑娘擺手截口道：「你就住下來，替他們小兄妹積點福吧，將來他們小兄妹回來重建家園，也有個故舊。」

金光道士欠身一禮，說道：「小道遵命。」

蔡姑娘伸手牽起羅氏兄妹，道：「我們走了……」

一語未了，人也沒有走得兩步，門外飄進一聲冷笑，道：「你還想走麼？」

蔡姑娘身形一住，目光閃動，望了黃中乾與李仲山一眼，心中大爲不解。

人面秀才　改邪歸正

李仲山一震之後，大叫道：「姑娘，不是我們……」

同時，門外搖搖擺擺走進一個頭戴方巾的手搖摺扇的中年書生來，橫身擋住了蔡姑娘去路。

蔡姑娘雙手向後一帶，先把羅氏兄妹帶到身後，暗中吸了一口眞氣，叫足功勁，若無其事的，一笑道：「尊駕是對本姑娘說的麼？」

那中年文士冷然道：「老夫在此已經等你半年了，你能就此一走麼？」

蔡姑娘若有所悟的一笑，說道：「原來你就是始作俑者，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尊駕道個字號吧。」

那中年文士笑道：「小丫頭，你口氣不小，只是你還不配知道老夫的姓名。」

此人貌似中年，自己却口口聲聲的「老夫」自詡，蔡姑娘不由心中一動，暗自忖道：「此人莫非就是江湖上陰狠出名的『人面秀才』孫謀？」想起此人，心中不免冒起一股冷氣。

人的「面」當然是人的「面貌」，那一個人不是長着一張人臉，而此人被稱作「人面秀才」，無他，因爲，他雖然有着一張人面，其實却沒有人心。

「人面秀才」孫謀武功高强，尤其可怕的是他心機深沉，常能趨吉避凶，因此，在江湖上很少落敗。

蔡姑娘震於他的惡名，心中確是有點担心，最頭痛的就是兩個小孩子，兩個小

孩子簡直就是她的致命傷。

還有，那金光道士和黃中乾李仲山是不是心口如一，眞的一心想做好人麼？

蔡姑娘心中有着太多的顧慮，只有壓住性子，暗自緩了一口氣，語氣也緩緩的道：「至少你是前輩總錯不了吧，前輩，你我素未謀面，前輩等我做什麼？」

這時，李仲山忽然插嘴道：「蔡姑娘，他就是羅族長家的西席老夫子，姓熊，熊老夫子。」

「人面秀才」孫謀伸袖一揮，道：「討打！」一股勁力疾捲而出。

蔡姑娘如果不出手，李仲山非傷則死，迫不得已，只有移動身形，翻掌接住了「人面秀才」孫謀的袖力。

也許是「人面秀才」孫謀的發勁不大，蔡姑娘沒有受到多大的壓力就接住了。

這一來，蔡姑娘倒是撤去了對李仲山他們的疑慮。

其實，「人面秀才」孫謀這樣揮袖一擊，足足用上了七成眞力，那蔡姑娘倉促應戰，居然沒有被擊倒，「人面秀才」孫謀暗中不免大吃一驚，登時小心起來。

「人面秀才」孫謀人一小心，狂傲的態度也收斂了不少，臉上雖然還是帶冷笑，語氣就和緩多了：「看你不出，你還眞有兩下子，報出你的師門來歷，留下兩個孩子，老夫放你一條生路。」

蔡姑娘可不是毫無江湖經驗的人，「人面秀才」孫謀的語氣一緩，就知道，「人面秀才」孫謀有點顧忌自己，顯見自己還有和他一拚的本錢。

蔡姑娘自行走江湖以來，雖然也和人動過幾次手，只因沒有遇到眞正的武林高手，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實力，並無自知之明，一想「人面秀才」孫謀的名頭，先自矮了一節氣，這一對手之下，不免又興起了「也不過如此」之感，立時胆氣一壯。

微微一笑，蔡姑娘道：「前輩不預賜告上姓高名，我們就二免了吧。」

「人面秀才」孫謀眉頭一皺，說道：「李仲山剛才不是告訴姑娘，老夫姓熊的麼。」

蔡姑娘搖着螓首道：「我要說就說眞話，所以不願聽前輩的假名假姓。」

「人面秀才」孫謀哈哈一笑道：「好一個冰雪般聰明的姑娘，怪不得你居然找到了金蘭村，也罷，老夫今天破例，你也不用再交待什麼，人送到了，你的心願已了，你走吧。」

蔡姑娘一笑道：「難得，難得，前輩居然大發善心了，可是我剛才有一個決定，只怕前輩還不知道。」

「人面秀才」孫謀問道：「是什麼決定？」

蔡姑娘道：「羅氏兄妹父母雙亡，留在金蘭村無依無靠，甚是不妥……」

「人面秀才」孫謀一笑，截口道：「羅氏兄妹今後的生息教養，自有羅家的族長羅老爺子安排，不勞姑娘操心遠慮。」

蔡姑娘搖搖頭道：「羅老爺子只怕有心無力，他管不了這事哩。」

「人面秀才」孫謀道：「羅老爺子是羅家一族之長，他管不了羅氏兄妹的事，難道姑娘……」

蔡姑娘原本有一套說詞，方待答話，羅文輝已先自接口道：「阿姨已答應收我們兄妹爲徒，師父帶徒弟去學藝，羅大爺自是管不着。」

此話如果由蔡姑娘口中說出來，就是眞話，「人面秀才」孫謀也有辦法把他說成假話，現在由一個小孩子口中說出來，就是假話，「人面秀才」孫謀却被說得啞口無言，駁不出一個字來。

蔡姑娘盈盈一笑道：「我說的可不是假話，對不起，我們要上路了。」

她話聲方落，黃中乾和李仲山應聲道：「我們送你們一程。」他們倒是立志自新，黃中乾抱起了羅文輝，李仲山抱起了羅文珮。

金光道士接着也道：「小道無事，也送姑娘一程。」邁前一步，擋在黃中乾和李仲山身前，暗含護衛之意。

蔡姑娘心中大是感動，暗忖道：「臨危不苟免，倒都是有血性之人。」

這時候，「人面秀才」孫謀可有點沉不住氣了，大喝一聲，道：「你們都不要動。」

蔡姑娘一揮手道：「你們退到後面去。」看來這一仗是逃不過了。

金光道士一推黃中乾和李仲山，迅速的退到門邊。

「人面秀才」孫謀可沒把金光道士他們放在眼裏，料他們也跑不到那裏去，當下不聲不响滑步向前，手中白摺扇一指，直取蔡姑娘面門。

蔡姑娘不敢大意，一面指幻蓮花，向來扇搭去；一面身形一旋，轉了出去，同時口中冷笑一聲，道：「前輩人物，說動手就動手，招呼都不打一聲麼？」

兩人身形一錯而過，「人面秀才」翻身而回，叫道：「好一招分花拂柳，敢情，你是萬花門下……」

蔡姑娘道：「什麼萬花門下，你再看看這一招。」這次她沒讓「人面秀才」孫謀先出手，左手出掌出力，向前一揮，掌影之下，右手屈指一彈，彈出一縷指風，直取「人面秀才」孫謀當前大穴。

掌風中夾着指勁是姑娘師門中的三大奇門絕學之一，稱之曰：「日月爭輝」，一種掌力，一種指力，在同一瞬間發出，而且要配合得天衣無縫，這是一種難度很高很高的絕技，因爲掌力與指功的運力行功心法各自有別，不但要一心二用，而且要殊途同歸，大違武學常理，是以一經施展，出敵意表，最收奇効。

蔡姑娘可是初度遇上這種名震江湖的大人物，加以目前處境，不是個人勝敗的榮辱，而是大小六人的生死關頭，因爲「人面秀才」孫謀的惡名太可怕了，落在他手中，絕難倖免。

「人面秀才」孫謀還眞沒把蔡姑娘的掌力放在眼下，哈哈一笑，道聲：「來得好……」手中白摺扇子一點而出，直取蔡姑娘玉腕穴，眼看白摺扇即將點中姑娘時，只見他大叫一聲：「你……你……」連步後退，坐落地上。

他沒有死，却是受了重傷。

以「人面秀才」孫謀的功力武學，居然沒有在姑娘手下走出一招，在黃中乾和李仲山眼中倒沒有什麼，可是在金光道士

的眼中就有驚天動地的震駭，不知當面這姑娘的功力到底有多高。

金光道士震駭歸震駭，心念可是轉得奇快，一想起姑娘的爲人，準會替自己三人留下一條禍根，當下一聲暴喝：「姑娘，此人留不得。」一個箭步射到「人面秀才」身前，揮掌便向「人面秀才」孫謀天靈蓋擊落。

蔡姑娘急口喝道：「住手。」

金光道士收掌叫道：「姑娘……」

蔡姑娘道：「我有許多話要請敎孫前輩，道長請先住手。」

「人面秀才」孫謀愕然道：「你知道老夫姓孫？」

蔡姑娘笑笑地道：「我要不知道前輩的爲人，也就不會先發制人了。」

「人面秀才」孫謀黯然一嘆，道：「你剛才擊傷老夫的可是不老婆婆的『日月爭輝』？」

蔡姑娘點頭道：「見笑前輩！」

「人面秀才」孫謀苦笑道：「老夫沒想到你是不老婆婆的門下，否則你就不容易得手了。」

蔡姑娘道：「前輩沒有說錯，兩軍對陣，舉手不讓，還請前輩見諒。」

「人面秀才」孫謀道：「聰明多智，將來定必揚名江湖，威震武林。」

蔡姑娘見他虛言應付，心中一動，知道他在拖延時間，以求調息傷勢，臉上一笑，道：「多謝前輩提示！」移步向前，落指點了他三處穴道。

「人面秀才」孫謀愕然道：「姑娘，你好深沉的心機！」

蔡姑娘道：「家師道：『女孩子行走江湖，最忌的是心慈手軟，當斷不斷，最後失去先機，爲人所制。』尤其面對前輩，不得不特別小心。」

「人面秀才」孫謀一時啞口無言，低頭不語。

金光道士却是暗暗點頭，忖道：「這姑娘心慈手不軟，機伶百出，因人而異，倒是武林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今後可又將有一番熱鬧了。」

蔡姑娘回頭向金光道長說道：「請道長給孫前輩一個座位，我們還有長話要談的。」

金光道長應聲把「人面秀才」孫謀摻起來，扶在板櫈上坐下。

「人面秀才」孫謀見這位蔡姑娘處處謹慎小心，很難施展伎倆，搖頭一嘆道：「姑娘有何見敎？」

蔡姑娘正了一正面色，道：「孫前輩，首先請你明白一件事，以你的爲人，今日事了之後，我們的後患定然無窮，爲求消災遠禍，我們將會如何對付你，想必你也看得出來。」

「人面秀才」孫謀急口搖頭道：「姑娘，老夫對你已是心服口服，今後絕不再與你們爲仇。」

蔡姑娘道：「你這話，只怕你自己都不會相信……」話聲一頓，接着又道：「你話雖不可相信，我也不是趕盡殺絕的人，但凡能够給人留下一條退路，我絕不吝嗇。」

「人面秀才」孫謀道：「姑娘有此善心，老夫感激。」

蔡姑娘道：「這是我做人處事的原則，不用前輩感激。」

「人面秀才」孫謀凝眉道：「姑娘的意思是……」

蔡姑娘道：「我們可以談談條件。」

「人面秀才」孫謀道：「言猶在耳，姑娘敢相信老夫的承諾？」

蔡姑娘微微一笑，先轉頭向金光道士道：「減少孫前輩殺人滅口的必要，請道長領大家退到內殿去。」把話說明了。事實上也解除了「人面秀才」孫謀的顧忌。

「人面秀才」孫謀這時倒是很落檻，接口向金光道士道：「只要你們忘記了今日之事，老夫答應蔡姑娘，今後絕不與你們爲難。」事實上，他也沒有與他們爲難的必要了，既然一無所知，殺他們何用，不說當面這個姑娘是個大大的顧忌，也許庸人自擾的後果，成爲自己的敗筆，他自然樂得馬上答應。

金光道士見蔡姑娘不但顧慮週詳，行事之間尤其四平八穩，消弭禍害於無形，那種感激佩服之情，那就不用說了，只見他含着淚水，匆匆退進後殿而去。

「人面秀才」孫謀長嘆一聲道：「姑娘年紀輕輕，行事處斷，雖跑老了的江湖，亦不過如此，姑娘心智之高，老夫佩服之至。」

蔡姑娘微微一笑道：「家師當年行走江湖之日，感受極深，是以諄諄敎誨我們，行走江湖，武功固然重要，心思尤不可不特別細密，一着之差，全盤皆墨，不是武功不如人，是自己粗心大意，授人以柄，自己害了自己，怨得誰來，因此，家師把『粗心大意』列爲第一忌。」

「人面秀才」孫謀點頭道：「姑娘所言甚是。」

蔡姑娘擧起秀目，仔細望了望「人面秀才」一眼，又道：「我對前輩倒有一個看法……」

「人面秀才」孫謀道：「姑娘要罵老夫，就盡量罵吧，老夫不在意。」

蔡姑娘只笑了一笑，道：「前輩人稱『人面秀才』……」

一言未了，「人面秀才」悻悻的截口道：「人面獸心之謂也。」

蔡姑娘道：「我覺得前輩的綽號有點言過其實。」

「人面秀才」孫謀一怔道：「你說言過其實？」

蔡姑娘道：「是的，而且，也不十分公正。」

「人面秀才」孫謀道：「姑娘這話倒是別具新聲，願聞高論。」

蔡姑娘道：「你是一個高智慧的人，料敵處事，常着先鞭，因此在一般頭腦簡單之人眼中，你的料敵先機成了陰謀詭計，你的行事周密成了心黑手辣，我這種看法，不知前輩以爲如何？」

「人面秀才」孫謀嘆道：「姑娘透視人生，如目觀火，老夫得遇姑娘，此生無憾矣。」

蔡姑娘話聲一轉道：「前輩之落得被人難以諒解，前輩自己亦有自取之道。」

「人面秀才」孫謀聽了蔡姑娘之話，大生知遇之感，心誠意懇的道：「老夫洗耳恭聽。」

蔡姑娘道：「前輩最大的失算，便是只看有我，不知有人，霹靂手段之中少了一份菩薩心腸，一朝得理，便不饒人，形成趕盡殺絕，不留餘地之弊，因果相傳，於是前輩被人稱之爲『人面秀才』。」

「人面秀才」孫謀臉上肌肉止不住一陣跳動，心中已是感激莫名，顫聲道：「蔡姑娘一語道破夢中人，老夫身受之餘，謹此致謝。」

他忘了自己穴道被制，作勢欲起，却沒能站起來。

蔡姑娘察言觀色看出「人面秀才」孫謀深爲自己言詞所感動，看來此人很可能改惡向善，暗暗吁了一口氣，伸手拍開了「人面秀才」孫謀被制穴道，道：「小女子信口開河，前輩萬萬不可如此說。」

「人面秀才」孫謀說道：「姑娘苦口婆心，發人深省，老夫他日，如有寸得，都是姑娘所賜，大恩難報，老夫不多表態了。」

蔡姑娘展容一笑道：「閑話已過，有關羅家一切，尙請前輩見告一二。」

「人面秀才」孫謀微一沉吟道：「幕後主使之人，對老夫有救命之恩，老夫不便相告，尙請見諒。」

蔡姑娘道：「這是你爲友的基本道義，前輩無需明告。」

「人面秀才」孫謀道：「姑娘可知羅兆南的出身發跡？」

蔡姑娘搖首道：「確情不知，但據理推論，他可能是武林出身。」

「人面秀才」孫謀說：「不錯，他不但出身武林，而且大大有名，不知姑娘可知風塵雙俠其人？」

蔡姑娘回答道：「風塵雙俠羅玄李萍風評不惡，急流勇退，息影林泉，難能可貴。」

「人面秀才」孫謀說道：「風塵雙俠與老夫那救命恩人結怨成仇，誓不並存，起先設計刦去羅氏兩兄妹，不意羅氏兄妹中途被人截去，後來發動夜襲，又無功而退……。」

蔡姑娘一抬手道：「且慢，羅家死盡殺絕，何得謂無功而退？」

「人面秀才」孫謀道：「風塵雙俠有驚無險，受傷而逃，至今音訊皆無，敝友反而弄巧成拙，寢食難安。」

蔡姑娘道：「前輩之來金蘭村臥底，是有圖於風塵雙俠了。」

「人面秀才」孫謀道：「老夫來此，目的乃是姑娘。」

蔡姑娘道：「你們早知道我了？」

「人面秀才」孫謀道：「姑娘救走羅氏兄妹時，我們就知道姑娘了。」

蔡姑娘點點頭道：「那殺死那無名婦人的也是你們了。」

「人面秀才」孫謀道：「那婦人隱世不出，對敝友構成了極大的不便。」

蔡姑娘一笑道：「羅氏兄弟落到我手中之後，因爲我是送他們前來金蘭村，一則我是自行報到；再則還可引出風塵雙俠，所以，你們不動聲色，讓我一路招搖而來，哈哈！一石二鳥，好如意的算盤。」

「人面秀才」孫謀說道：「人算不如天算，風塵雙俠沒有引出來，老夫也在姑娘手下一敗塗地，看來敝友只有抱恨終生了。」

蔡姑娘蛾眉雙蹙，時而搖首，時而點頭，不知想起了什麼事情。

「人面秀才」孫謀沒敢打擾蔡姑娘，靜靜的坐着不動。

蔡姑娘忽然搖起頭來道：「奇怪，風塵雙俠怎會不現身出面，看顧這對可愛的麟兒？」

「人面秀才」孫謀道：「據敝友所知，風塵雙俠雖然身受重傷，但不致喪命，棄雙小不顧，應是天下最忍心之人。」

蔡姑娘道：「天下沒有這樣忍心的父母，唯一的可能就是埋首深山，勤練武功，不知羅氏兄妹之事。」

「人面秀才」孫謀道：「骨肉難捨，如是老夫定必委托知交至友尋訪照拂。」

蔡姑娘忽然話題一轉，問道：「前輩可知風塵雙俠與令友結仇的內情？」

「人面秀才」孫謀道：「老夫志在酬情，無意深入探詢。」

蔡姑娘喃喃自語道：「不簡單，不簡單，其中只怕另有隱情，究竟如何，只有等待來日了。」

忽然，抬起螓首道：「前輩，今後動向如何？」

「人面秀才」孫謀道：「老夫得聆姑娘高論，愚昧初開，我想就此離去，覓地深思。」

蔡姑娘道：「覓地何如仍寄身羅家，如蒙不棄，尙望前輩時賜敎言。」話中之話，已把「人面秀才」當成了朋友。

「人面秀才」孫謀雙目陡然一亮，凝視着蔡姑娘道：「姑娘這樣看得起老夫，老夫無上榮幸。」

蔡姑娘一笑道：「我們也該去看看他們了。」

他們走進後殿，目光所及，只見金光道士與黃中乾李仰山三人，形同泥塑木雕，被人制住了穴道。而羅氏兄妹却不見了踪影。

「人面秀才」孫謀邁步向前，伸手去解金光道士的穴道，却沒有解開，心中不免一陣難過。

蔡姑娘道：「前輩傷勢未癒，待我來好了。」起初一掌竟也未能解開金光道士的穴道。

這不是普通的點穴手法，蔡姑娘沉思了很久，終於還是被她達到了目的。

金光道士吁出一口長氣之後，搖頭苦笑道：「老道士慚愧，連報警的能力都沒有。」

蔡姑娘道：「這不能怪道長，他們只不過是偷襲得手。」輕輕一句話，說得金光道士心情一鬆。

「人面秀才」孫謀道：「快說，有多少時候了。」

金光道士道：「來不及追趕了，足有一盞熱茶久時光了。」

「人面秀才」孫謀道：「我出去看一看。」身形一晃，飛出廟去。

金光道士叫了一聲「姑娘」，說道：「來人是一對青年男女，他們點倒我們之後，說了幾句不當的話，不知姑娘願不願聽。」

蔡姑娘一笑道：「好話壞話都該聽，你請直說。」

金光道士道：「他們說姑娘爲人，狡獪機智，心性百變，不能爲人師長，所以他們要把羅氏兄妹帶走。」

蔡姑娘苦笑一聲，道：「好壞之分，全在一念之間，笑罵由他笑罵，但求無愧於心就夠了。」她剛才還和「人面秀才」討論這個問題，想不到問題馬上就落到自己身上了，令她有哭笑不得之感。

黃中乾大吼一聲，說道：「他們在胡說。」

金光道士道：「姑娘，現在有何打算呢？」

蔡姑娘道：「事情未了，我是不會放手，現在我却要走了。」

金光道士道：「姑娘不等那老夫子回來麼？」

蔡姑娘說道：「不等了，他追不到人的。」

蔡姑娘走出破廟，也沒有去九江，翻着小山路走了。

這時，她心中百感交集，一年多來的僕僕風塵，只落得人家口中那種風評，想想心中眞是有氣，氣極之後，忽然又笑了起來，暗自忖道：「剛才我自己說得可眞好，爲什麼又自苦起來，還是去追他們去吧。」

剛才她解金光道士穴道時，已看出了那出手人的獨門制穴手法，她是落一葉而知秋，那兩人會走什麼方向脫離金蘭村，她心裏早就有了數。

第一天沒有見到人影，蔡姑娘心裏一點不着急，第二天，她的臉上就堆上了笑容。

她已發現了那對帶着羅氏兄妹的少年男女，那男的大約二十四五左右，長得劍眉高飛，英氣勃勃，算得上當今武林青年才俊；那女的約二十左右，身材嬌小，一臉聰明像，說起話來，聲如黃鶯，好聽極了。

他們是師兄妹，男的叫林俊雄，女的叫蕭玲，是當代武林世家單手撐天林長青的門人子弟。

他們帶着羅氏兄弟離開金蘭村已是第二天了，第一天，他們一直點着羅氏兄妹的啞穴，不讓他們有說話的機會，羅氏兄妹也乖乖的一點不讓他們煩心，看着羅氏兄妹的乖模樣，心中好不喜愛，第二天就解開了羅氏兄妹的啞穴。

那是用中飯的時候，桌上擺滿了鷄鴨魚肉，看來他們是存心討好羅氏兄弟，叫了特別好吃的菜。

羅氏兄妹二人對望了一眼，由羅文珮先發話道：「大叔大嬸，你們帶我們到那裏去？」

這是很普通的一句話，却聽得林俊雄和蕭玲二人的臉一下子紅上了半邊天。

林俊雄聽了大叫一聲，道：「不准胡叫。」

羅文珮哇的一聲，哭了起來，道：「大叔……大叔……」

這陣哭聲，這陣叫，可把全店客人的目光都招過來了。

林俊雄一時慌了手脚，又叫一聲道：「不准哭！」

羅文珮可不理他那套，哭聲反而更大更凶。

蕭玲連忙夾了一片肉，送向羅文珮口邊道：「小妹妹，這塊肉好好吃啊，快別哭了。」

羅文輝一臉正經的道：「哭！哭！哭！你就是好哭，自己叫錯了人，還好意思哭。」

羅文輝的話好有效，羅文珮馬上停住哭聲，破涕爲笑，挑着小眉兒道：「他們不是大叔大嬸是什麼？」

哭得快，收得更快，好可愛，引得射來的目光都加了一分暖意。

羅文輝道：「這個都不知道，他們年紀輕輕的，當然該叫大哥大嫂！」

羅文珮仰着小臉蛋向蕭玲道：「大嫂！我哥哥沒說錯吧？」

蕭玲的秀臉更紅了，又不敢再大聲說她不對，只有輕輕的道：「你們叫我姐姐吧。」

羅文珮道：「大嫂，你這樣大，我們怎能叫你姐姐，要給阿姨知道了，會罵人的。」聽她這樣說來，顯然，什麼是大嫂，什麼是姐姐，根本就分不清楚　這可作難了。

蕭玲只好道：「先吃飯，回頭姐姐再慢慢告訴你。」

羅文珮道：「哥哥說你是大嫂，我聽哥哥的。」

蕭玲實在沒有辦法對付她，只有點頭道：「好！好！好！快吃飯吧。」

羅文珮吃了二口飯，忽然沒頭沒腦的問道：「大嫂，你和大哥成過親沒有？」

「哈！哈！哈哈！」可把四座的客人都逗得開懷大笑了起來。

蕭玲臉上再也掛不住，輕叱一聲，道：「你又胡說了！」飯也不吃了，抱起羅文珮飛身跑了出去。

林俊雄掏了一塊銀子丟在桌上，也抱着羅文輝追去。

羅文輝忽然仰頭道：「大哥，你們怕什麼？」

林俊雄狠狠的瞪了羅文輝一眼，沒有答理他。

羅文輝偏偏又問道：「大哥，你要帶我們到那裏去？」

林俊雄還是不理他，一直跑出市集，趕上蕭玲，才把步子緩下來。

路旁有一棵大樹，大樹下擺了幾塊石頭，正是歇脚的地方。

蕭玲一面向大樹下走去，一面道：「我們商量商量再走吧。」

兩人走到樹下，放下羅氏兄妹，羅氏兄妹剛落地，羅文珮輕輕的對羅文輝道：「哥哥，我肚餓啊。」

羅文輝伸出小手，撫慰着羅文珮，道：「妹妹，別說，看來他們不是好人，會打人的。」

他的聲音說得很小，細聲細語，但落在林俊雄和蕭玲耳中有如巨吼雷鳴，震得他們一楞，半天說不出話來。

久久，蕭玲長嘆一聲，道：「這却如何是好？」

林俊雄那有什麼辦法，也只有嘆着氣道：「你和他們談談，我去替你們弄些吃的來。」

羅文珮聽了笑哈哈的道：「我要吃包子。」

羅文輝也笑着道：「我要吃燒鷄。」人家氣都要氣死了，他們倒成了沒事人。

林俊雄冷「哼！」一聲，頓脚回到大路上而去。

羅文輝伸了一下舌頭，悻悻的道：「妹妹，他們要對我們不好了。」

羅文珮拉着蕭玲的手，仰着小臉孔，可憐兮兮的道：「大嫂，這裏沒有人，你們不會打我們吧。」

蕭玲望着羅文珮這副可憐像，心裏一陣慚愧，忙又抱起羅文珮親了一下，道：「不會，不會，你們這樣可愛，誰捨得打你們。」

羅文輝說道：「那大哥的臉色好怕人啊。」

羅文珮道：「大嫂，我們做錯了什麼事？」

他們只是不懂事，可沒有做錯什麼事，蕭玲能怎樣說哩，她只有苦笑了一下，說道：「你們……你們沒做錯什麼，是……是……」現在她發現信口開河的話，眞難說。

羅文輝眉梢一揚，道：「是不是蔡阿姨找來了？」

蕭玲搖了一搖頭，羅文珮又道：「大嫂，你們是不是也想收我們爲徒兒？」

蕭玲算是聽到一句不難回答的話，一笑道：「你怎會這樣想呢？」

羅文珮道：「我們都是老江湖了，這還看不出來。」

鬼大點孩子，居然以老江湖自詡，蕭玲忍笑不住，格格笑了起來，道：「你有多大一點點……」

羅文輝截口道：「大嫂，你也別小看了我們，我們見得可多哩！不滿大嫂你說，我們還學了不少武功，只是阿姨不准我們和人動手。」

越說越神了，蕭玲笑道：「你們眞會武功麼，練兩套給我看看。」

羅文輝道：「不能練，被你學去了，蔡阿姨會罵人。」

蕭玲秀眉一揚道：「蔡阿姨眞這麼凶麼？」

羅文珮忙道：「蔡阿姨才不凶哩！比你們好多了。」難聽的話又來了。

蕭玲不敢接口下去，忙亂以他語道：「蔡阿姨帶着你們在江湖東跑西蕩，連個家都沒有，總不是個辦法，別的人家的孩子，像你們這點點年紀住在大房子裏，穿得好，吃得好，有得玩，又有得樂，該多好。」

羅文輝道：「我們回家後就好了。」

羅文珮甩開蕭玲的手，氣忿忿的道：「都是你們，又把我們搶了出來。」

他們只知就要回家了，可不知自己的家早已毀了。

蕭玲倒抽了一口冷氣，忖道：「這倒好，一片好心好意，倒變成了驢肝肺，我們這是所爲何來。」

忽然心中一動，眉頭一計，道：「你們錯怪我們了，我們是受了你父親之托，來接你們回去團聚的。」

羅文珮跳起來道：「眞的麼？」

蕭玲沒想這句謊話馬上就使得羅文珮這等高興，心中也是一樂，道：「當然是眞的。」

羅文輝在一旁冷冷的說道：「只怕未必。」他年紀大一歲，不像羅文珮那樣好騙。

蕭玲只有硬着頭皮道：「你們父親早不住在金蘭村了，托我們來接你們，又不願太多的人知道……」

羅文輝截口問道：「爲什麼怕人知道呀！」

蕭玲道：「你道你們父親爲什麼搬離金蘭村？」

羅文輝搖頭道：「不知道。」

蕭玲道：「躲避仇家呀，所以不讓別人知道。」

羅文輝道：「蔡姑娘不知我們的仇人，爲什麼你不告訴她？」

蕭玲道：「你父親吩咐過，不准讓任何人知道，當然，也不能讓你們蔡阿姨知道。」

羅文輝羅文珮相對默然半天，羅文珮道：「哥哥，大嫂說得也是。」

羅文輝點頭道：「好吧，我們跟他們去。」

眼前人影一閃，林俊雄已笑哈哈的落在他們身前，手中捧着一大包食物，道：「你們等久了吧。」

蕭玲向他使了一下眼色道：「可不是，快打開來，吃飽了好趕路。」

吃飽了再上路，羅文輝和羅文珮也乖乖的自己走了，小兄妹嘻嘻哈哈順着路，跑在他們前面。

林俊雄吁了一口氣，輕聲道：「你是怎樣把他們收服的？」

蕭玲搖着螓首道：「收服，別說得太早了，只是暫時把他們騙住了。」

林俊雄道：「這對小兄妹太聰明了，你看他們剛才是不是故意使壞？」

蕭玲道：「不會吧。」

林俊雄道：「他們跟着那姓蔡的女子很久，只怕學壞了。」

蕭玲憂憂的道：「回家還有十幾天啦！他們要誠心使壞，我可眞受不了。」

林俊雄道：「一路上我想了半天，我倒想出來一個辦法……」

蕭玲迫不及待的道：「什麼辦法，快說！」

林俊雄道：「到前面官道上，我們買一輛漂亮的大車，不讓他們下車……」

蕭玲道：「不讓他們下車，行嗎？」

林俊雄道：「小孩子都愛聽故事，那就看你如簧巧舌了。」

蕭玲唉聲嘆氣道：「我們眞是自找罪受。」

林俊雄道：「說不得了，誰叫我們愛管閑事……」

一語未了，只聽前面路上傳來羅文珮一聲哭叫之聲。

林俊雄和蕭玲打住話聲，抬頭望去，只見羅文珮拉住一個中年花子不依不饒的不放手。

那中年花子被羅文珮死死拉住，又不敢用力掙脫，怕傷了她，只急得滿頭大汗，手足無措。

羅文輝站在一旁，望着那花子直笑，一點不着急。

林俊雄可就劍眉一軒，大喝一聲，道

：「好大胆的花子，討打！」

身形疾射而到，舉手一掌，擊在那花子肩頭上，打得那花子一連退了七八步。

那花子沒有被一掌擊倒，看來倒有點功力。

蕭玲飛身向前，摟住羅文珮道：「怎麼了？他對你怎麼了？」

羅文珮哭喪着臉說道：「他摸了我的頭。」

林俊雄一怔，爲之絕倒，望着被打退的花子只有連連拱手，道歉道：「對不起，小弟魯莽出手，還請見諒。」

那中年花子揉着眉頭，瞪了林俊雄一眼，悻悻而去。

林俊雄心中是又蹩扭又生氣，還不敢表示出來，「哼！」了一聲，獨自走到前面去了。

羅文珮見打跑了中年花子，心中一樂，臉上又堆滿了笑容。

轉過一道山坡，山坡下橫列着一列行樹，林俊雄找了一塊石頭先行坐下，等待蕭玲和羅氏兄妹的來到。

坐在樹蔭下面，抬眼望着羅氏兄妹一路跳躍嘻笑而來，剛才的氣惱，隨之一掃而光。

眼看羅氏兄妹就要來到身前時，忽然有人在他身後輕咳一聲，道：「好一對金童玉女，是兄台的麼？」

來人聲息全無，林俊雄嚇得一跳而起，轉頭望去，原來是一個老年樵夫，背上揹着一隻簍子，手中握着一隻柴鈀。

這種身揹背簍的樵夫，多半不帶刀斧，因爲他們不砍伐木材，只在別人山上檢上些枯枝落葉，所以只用竹鈀。

而這類樵夫，多半是老人婦孺之輩。

人家可是一臉笑容，毫無惡意，林俊雄暗暗吁了一口氣，說道：「是朋友的孩子。」

就這兩句話間，羅氏兄妹巳跑到了近前，那樵夫忽然放下背上背簍，隨着微微的山風，背簍之內透出陣陣幽香，令人精神一暢。

羅文珮先呼一聲，道：「好香呀！是什麼花？」人也撲向那簍子。

羅文輝也不後人，搶了過去，道：「我也要看。」

老樵夫呵呵笑道：「老夫今天沒有拾到柴，却拾到一朶奇花，慢慢來，別打翻簍子，壓壞了老夫的花……」雙手一張，想緩住他們的勢子。

那種簍子約有半人高，外面實在看不見裏面有什麼花，羅文珮一矮身越過那樵夫，樵夫雙手一空，羅文輝又鑽過去了。

羅氏兄妹跑到簍子前，老樵夫也轉過身來，只見他哈哈一笑，雙手齊出，把羅氏兄妹裝入簍子之內，右手一帶，簍子凌空飛起，扣在背上，雙脚一點，人如飛燕，投入樹林之中。

他出手動作其快如風，林俊雄就在不遠處，就是來不及阻止他，當林俊雄暴喝聲中撲去時，那老樵夫巳是拔起身形，投入林中。

那老樵夫身法之快，有如鬼魅，一閃就失去踪跡，林俊雄衝入林中，不免一怔，忖道：「向那裏追呢？」

「人向那裏逃走的？」蕭玲也巳趕來了。

林俊雄臉上好不氣忿，訕訕的道：「我沒看清楚。」

蕭玲嘆聲道：「我們這次可丟人丟到家了，兩個活跳跳的孩子，居然讓別人在眼前搶走了。」

林俊雄大喝一聲道：「我們追。」

蕭玲道：「向那裏追？」

林俊雄道：「你東，我西，我們分頭追。」

這倒是沒有辦法中的唯一辦法，兩人身形一分，各認方向追了上去。

他們身形剛消失，一棵大樹後閃身現出了那老樵夫，老樵夫哈哈一笑，邁開步子，就要向林俊雄他們來路上走去……

忽然，又有一道聲音飄過來，道：「孫前輩，可是你麼？」

那樵夫一笑道：「正是老夫，可是蔡姑娘？」

蔡姑娘從另一棵樹後走了出來，道：「快把孩子放出來，別悶壞了他們。」

「人面秀才」孫謀笑道：「姑娘放心，老夫這簍子是特製的，睡在裏面舒服得很。」

蔡姑娘道：「既然如此，那就有勞前輩背負他們一程。」

「人面秀才」孫謀道：「咱們另走一條路，不要碰上他們了。」

蔡姑娘說道：「我的意思正與前輩相反。」

「人面秀才」孫謀一笑道：「姑娘想逗逗他們？」

蔡姑娘道：「前輩知道他們是誰？」

「人面秀才」孫謀道：「不知道。」

蔡姑娘道：「他們是單手撐天林長青大俠的傳人。」

「人面秀才」孫謀道：「名家之後，難怪如此心高氣傲。」

蔡姑娘一笑道：「這兩個小傢伙可也把他們整慘了。」

「人面秀才」孫謀忍不住也笑道：「說不定這就是姑娘的傑作。」

蔡姑娘笑笑地道：「爲了防範未然，我教了他們一套拖延之法，以便追尋，想不到他們別出心裁，使出來的花招，令人激賞。」

「人面秀才」孫謀道：「我這一出手，倒是帮了他們師兄妹一個大忙。」

蔡姑娘道：「我想把羅氏兄妹還給他們，讓他們帶回紅柳山莊去。」

「人面秀才」孫謀道：「姑娘長年把他們帶在身前，確是不方便，只是紅柳山莊適不適合羅氏雙小，姑娘倒要愼重的攷慮清楚。」

蔡姑娘點頭道：「林大俠夫人玉手觀音，性情和善，最是喜愛兒童，尤其，最近她幼女新喪，悲痛逾恒，有羅氏兄妹前往承歡，實乃兩全其美之事……」

「人面秀才」孫謀笑笑道：「姑娘不怕就此失去他們？」

蔡姑娘道：「當然心中有所不捨，不過緣定在天，勉强不得。」

「人面秀才」孫謀道：「老夫倒有一個想法，不知姑娘以爲如何？」

蔡姑娘道：「前輩有什麼更好的去處呢？」

「人面秀才」孫謀道：「姑娘何不將他們送到令師之處？」

蔡姑娘道：「家師目前正在坐關，乏人照料。」

「人面秀才」孫謀惋惜地一嘆，道：「這又益了林家夫婦。」

你們兩人轉過樹林，抄捷徑，向前站趕去。

話說林俊雄與蕭玲各自追尋了一程，垂頭喪氣的回到原處，會合一起，兩人的豪情壯氣再也提不起來，商量了一陣，决定回家去。

一陣折騰，他們早早的就投了宿。

第二天，無精打采的走出了客棧門，只見客棧門口停了一輛豪華轎車，林俊雄與蕭玲觸景生情，不由想起原來安置羅氏兄妹的計劃，現在一切皆成泡影，那輛豪華轎車此時此地出現，叫人見了好不傷感情。

他們搖搖頭，走過豪華轎車……

驀地，轎車裏發出一聲歡呼，叫道：「大哥！大嫂！我們在這裏！」

那不正是羅氏兄妹的呼聲，一回頭，羅氏兄妹的可愛面孔正從車簾之下伸了出來，還一面向他們招着手。

林俊雄與蕭玲大喜過望，跑到車前，望着羅氏兄妹竟說不出話來。

「姑娘，你請上車，小伙子，你套馬，你趕車，回你們的紅柳山莊去罷。」又是那個老樵夫，手中牽着一匹駿馬走了過來。

林俊雄與蕭玲面對着那老樵夫說不出的是該怒還是該喜，一怔神之下，那老樵夫巳將馬匹韁繩塞到林俊雄手中，哈哈大笑着揚長而去。

「大嫂，上車呀！」

一路上，羅氏兄妹乖得不得了，不但乖得不得了，而且規規矩矩，好有禮貌，簡直完全變了一個人。

單掌撐天林長青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長子林俊豪，二子林俊傑，三子林俊雄，四女秀秀。

蕭玲是林長青的內侄女，也就是林俊雄的表妹，他們兩人青梅竹馬，最是要好，巳是大家心目中的一對小夫婦，這次他們聯袂行走江湖，巧中遇上了蔡姑娘與羅氏兄妹，看出他們既非母子，亦非師徒，只不過是普通關係，因此起了愛才之心，想把羅氏兄妹帶回紅柳山莊，請父母教養，爲武林之中增一新秀。

只是，現在羅氏兄妹雖然到了手，可是他們心中再無那股激動的狂喜。

因爲，他們覺得這次的所行所爲，不但說不上光彩，簡直就是丟人。

他們這種心理上的失常，是一直在順境中長大，受不得半點挫折而產生的。

好在，羅氏兄妹天眞活潑、聰慧過人，一言一笑，莫不惹人憐愛，幾天同車下來，倒消除了他們不少自我的苦惱。

等到他們鬱結盡除，臉上恢復了笑容時，紅柳山莊巳遙遙在望了。

莊裏一切依舊，門內練武塲上，大哥林俊豪、二哥林俊傑正在塲上較功對打，老父則在一旁捋鬚含笑。

好一幅天倫行樂圖！

馬車直向廣塲中駛去，頗爲令人吃驚，當看出駛車人是老三林俊雄時，老二林俊傑先自笑聲，喝道：「老三，你在弄什麼鬼？」

車子一停，却跳下來一對金童玉女般的羅氏兄妹，羅氏兄妹身後才慢慢步出蕭玲。

大家瞪眼望着車門，猜想車內是什麼貴客，能叫紅柳山莊的三少爺親自趕車。

車內貴客還沒有出現，蕭玲巳牽着羅氏兄妹花蝴蝶般飛到老莊主林長青面前，行着禮笑吟吟的道：「姑父，您看，玲兒和三哥替紅柳山莊迎回來二位貴賓。」

接着又向羅氏兄妹吩咐道：「文輝文珮，快，見過爺爺。」

羅文輝忽然回頭望着蕭玲說道：「大嫂，你不是叫老爺子姑父麼，這稱呼不對吧。」

羅文輝羅文珮一路上什麼都好，就是只叫她大嫂，而不叫她入姐，令她私心難釋。

林長青倒沒有注意羅文輝對蕭玲的稱呼，却對羅文輝那副儼然大人般的口吻和理由十足的言詞，大爲驚訝，怔了一下，軒眉道：「玲兒，這是怎樣一回事？這位小哥如何稱呼。」

老輩人物，對事穩健，可不像他們年輕人，毛毛燥燥，所以，面對羅文輝這小孩子，還是稱之爲小哥，先站穩敬心自重的脚步。

蕭玲在紅柳山莊顯然極被寵愛，却沒有因莊主林長青的嚴肅而收斂，依然笑着，道：「姑父，別嚇着孩子，容玲兒到內堂後詳稟吧。」

林俊雄當着老父的面，一句話沒敢說，只向蕭玲做了一個鬼臉。

進入內堂，多了老夫人和大嫂二嫂，大嫂二嫂都還沒有小孩，不過二嫂却挺起了大肚子。

老夫人一見羅氏兄妹先自樂了，笑哈哈換過羅氏兄妹兩人，道：「好可愛的小客人，快過來，讓奶奶看看。」

羅氏兄妹走到老夫人面前，文文靜靜的行了一禮：「晚輩羅文輝羅文珮叩見老夫人。」總算還好沒有頂撞老夫人，那表現的風度，使人一見就知他們兩兄妹定是名門之後。

老夫人也沒計較他們的稱呼，一把拉住羅文珮笑道：「小孩子家，別再作古認眞了。」接着，把羅文珮抱着坐在膝上。

老夫人眞高興，轉頭又向蕭玲道：「這是那一家的少爺小姐？」

蕭玲笑道：「我們家的呀！」

羅文輝接口道：「大嫂，我們可沒答應做你們的兒女啊！」

眞不給面子，只羞得蕭玲白瞪眼。

莊主林長青輕咳一聲，道：「夫人，先問消楚來由再說吧。」

老夫人惑然望向老三林俊雄道：「老三，這是怎樣一回事？」蕭玲正在羞着哩，所以老夫人沒有直接問她。

林俊雄有父親在傍，可就結了舌，訕訕地道：「娘，你還是問玲妹吧，她說得最清楚。」

老夫人對自己的兒子和對侄女兒，可有着兩種不同的心態，對兒子板得起面孔，對侄女兒就只有笑容，含着笑問道：「

玲兒，羅少爺剛才好像稱的大嫂甚麼似的，你……」

蕭玲大叫道：「姑媽，他們甚麼都好，就是這點不好，怎麼說，他們就是分不清『大嫂』和『大姐』。」

老夫人格格笑道：「這倒奇怪了。」

羅文珮仰起小臉蛋道：「老夫人，我們分得清『大嫂』和『大姐』。」

老夫人笑哈哈的道：「你怎樣分得清，說給老身聽聽。」

羅文珮作古認眞的道：「大姐是沒有丈夫的人，大嫂就是有了丈夫的人，玲大嫂有俊雄大哥，當然是大嫂了。」

「哄！」的一聲 招來了滿堂大笑。

大家笑了一陣，老夫人撫着羅文珮的秀髮道：「文珮 玲姊姊還沒有和俊雄大哥拜堂成親，所以還不能稱大嫂，只能稱玲姊姊。」

羅文珮兄妹似懂非懂的點頭道：「是，夫人，以後我們叫她玲姊姊就是。」

老夫人開始發現這對可愛的金童玉女不好應付 搖了一搖頭，道：「玲兒，現在該你說話了。」

蕭玲於是把發現蔡姑娘帶着羅氏兄妹，一路鬼鬼祟祟前往金蘭村的事說了出來：「那位蔡姑娘可眞鬼，我們跟了她十來天，被她甩脫過三次 最後在金蘭村追上了他們 才發現那位蔡姑娘只是送她們兄妹回返家門……」

大嫂截口道：「那蔡姑娘是個熱心腸的好人了。」

蕭玲道：「可以算她是個好人。」

二嫂一旁道：「你爲什麼不讓他們回家？」

蕭玲苦笑道：「我們不是不讓她們回家，是他們已經無家可歸……他們家被人家燒光死光了。」

老夫人道：「於是那蔡姑娘就把他們交給你們了。」

羅文輝道：「不是，玲姊姊把我們搶過來的。」

莊主林長青輕「哼！」一聲，搖頭道：「胡鬧！太胡鬧了。」

蕭玲訕訕的解說道：「那蔡姑娘發現羅氏兄妹無家可歸之後，羅家的仇家也出現了，我們見羅家兄妹聰明可愛，認爲讓他們跟着那蔡姑娘整天在仇家追殺之下過日子，太是可憐，同時，又想到姑媽你老人家，自秀妹仙去之後，終日悶悶不樂，因此，想到把他們兄妹帶回來，一則，可以使他們兄妹避仇遠禍，再則，也可以慰藉你老人家的鬱懷，玲兒……玲兒……」

莊主林長青長嘆一聲，道：「玲兒，你的出發點都很好，可是，你想到他們的仇家和蔡姑娘麼？他們會就此不再追查的麼？」

蕭玲可眞沒想到這一點，他只想到紅柳山莊的事，誰敢前來找碴生事。

老莊主林長青不但是老江湖，且自己知道自己的實力，雖是名震一方，但還算不上是江湖上絕頂高人，也沒有承担任何風險的能耐。

他這是江湖越走越老，胆子也越走越小。

老夫人當然也知道這一點，不過她的胆子向來就比老莊主大，笑了笑道：「老伴，我們也該活動活動筋骨了，人已經回來了，想放手也來不及了。」

這時，羅文輝忽然從內衣中摸索起來，摸了半天，摸出一封信束，雙手送給老夫人，道：「蔡阿姨有書信一封，請老夫人過目。」

老夫人接過書信，抽出信箋看了一眼，吁聲一笑，道：「老伴，別担心了，有人替我們擋住。」

隨手收起了書信，又轉向蕭玲道：「玲兒，你說那蔡姑娘是一個怎樣的人？」

蕭玲可不是一個笨頭笨腦的人，一見那封信是蔡姑娘捎來的，可不敢說她的壞話了，只就她的長像方面，說道：「蔡姑娘長得清秀脫塵，穿了一身少婦裝，年約二十一二歲，江湖經驗豐富，很不好對付的。」

老夫人笑吟吟道：「你們帶着羅氏兄妹，一路上吃了不少苦頭吧。」

蕭玲秀目猛然一張，道：「姑媽，您怎樣知道？」

老夫人一笑道：「蔡曉梅要不看出你是老身的人，你們拚了命也無能把他們帶回來。」

羅文珮笑嘻嘻的道：「蔡阿姨要我們乖，我們才乖乖的，沒搗亂。」到底是小孩子，心裏藏不住秘密。

老夫人道：「蔡曉梅從小就古怪精靈，別說是你們，就你們爹都吃過她的苦頭呢。」

老莊主林長青可沒有生氣的樣子，反而哈哈大笑，道：「夫人，別說老夫，你還不是被她整得啼笑皆非，末了連『靑蛾劍』都被她要去了。」

老夫人翻着白眼道：「我們送給她那一把「青蛾劍」可沒吃虧，到頭得好處的，還不是我們。」兩老翻起舊帳來，可沒完沒了。

蕭玲插嘴，道：「姑媽，蔡姑娘到底是什麼人物呀？」

老夫人這才回轉話頭，道：「蔡曉梅說起輩份，你們得稱她一聲小師姑，年紀不是二十一二歲，而是二十五六歲，是不老婆婆的唯一傳人，她雖然藝出不老婆婆，由於她聰穎過人，天資奇佳，許多武林奇人都喜歡她，因此學了不少別門別派的功夫，加上心思又靈活，一般人要討她的便宜，可說非常不容易。

「倒是最怪的，許多功夫比她高强的人，遇上了她竟然也照樣服她的氣，聽她的使喚。」

蕭玲訕訕的一笑道：「以後見了面，眞難爲情。」

羅文輝笑道：「玲姊姊，我們有辦法對付蔡阿姨，你要不要學？」

蕭玲道：「你有什麼辦法？」

羅文輝道：「她怕哭，尤其是女孩子的哭，她就最怕我妹妹的哭。」

羅文珮嗤笑一聲，道：「我才不哭了，蔡阿姨說：沒是出息的人，才愛哭。」

羅文輝忽然「啊！」了一聲，道：「老夫人，輝兒兄妹，到底該怎樣稱呼二老呢？」

蕭玲道：「聽說你們已拜了蔡姑娘爲師……。」

羅文輝接口道：「那不是眞的，那是騙那大壞人的。」

老夫人沉吟了一陣，道：「你們兄妹現在是我們的小客人，你們兄妹就稱我們夫婦老前輩吧，至於他們，你們就稱哥哥，嫂嫂，姊姊吧。」

羅文珮從林夫人膝上跳了下來，併同羅文輝重新向莊主夫人行了禮，又重新見了哥哥嫂嫂，中規中矩，煞有介事的。

這是小孩子的敎養，老夫婦也正正經經的受了他們的禮。

羅氏兄妹在紅柳山莊客居了下來，算是暫時有了一個家。

單手撐天林長青的紅柳山莊紅楓和柳樹都是少不了的，而且佔地極廣，只是紅楓柳樹都不能療饑止渴，眞正能養活紅柳山莊的，是一大片茶山和大片竹山，紅柳山莊的茶山不是做茶葉的那種茶樹，而是開白花結硬果榨茶油的那種茶樹，全面積所產的茶油，足在三千担之上，收入非常可觀；竹山的收入也不惡，竹筍可以做筍乾，毛竹可以造紙，成竹有成竹的用途。

所以說，紅柳山莊在武林中雖然是响噹噹的，但所賺的錢，沒有一分一毫是血腥錢，全是一滴汗一滴汗的收入。

因此，紅柳山莊也用了不少人，茶山有茶山管理，竹山有竹山管理，每一部門也有十幾二十個人，不過他們沒有集中住在紅柳山莊，分二處住在各自的產地上。

紅柳山莊本莊除老夫婦和兒子兒媳外，只用了四女六男十個人。

六男之中還有一個老跛子，跛着一條腿，做不了什麼事情，只能修修花、洒洒水，大家叫他丁跛子。

偏偏羅氏兄妹就和丁跛子特別投緣，還管他叫丁伯伯。

當然，除了丁跛子外，全莊大小，就沒有一個人不喜歡羅氏兄妹的，羅氏兄妹的來，把個紅柳山莊活潑了起來，人人都像年輕了好幾歲似的。

莊主老夫婦對羅氏兄妹並不溺愛，特別爲他們請了一個老夫子敎他們讀書寫字，每天上午讀書一個時辰，下午就練武一個時辰，練的武功是老夫婦親自敎，也不是紅柳山莊的那一套，是些新點子新練法，很能吸引小孩子的興趣，使他們越學越想學。

可是，莊主夫婦絕不多敎，每天只敎一點點，急得羅氏兄妹天天想學。

除了讀書習武的二個時辰之外，其他的時間，莊主夫婦不再拘束他們，由他們自由玩樂。

話雖是說他們可以盡情自由玩樂，可是紅柳山莊的大人，各有各的事要做，就林氏兄弟和玲姊姊，也有他們必做的事和固定的功課，他們可沒有羅氏兄妹那樣輕鬆，可以整天的玩樂。

玩樂也要伴，只有丁跛子的空閑時間最多，羅氏兄妹爲了要丁跛子陪他們玩樂，少不得要帮丁跛子的忙，帮丁跛子修花澆水。

要帮丁跛子修花澆水可也不容易，完全要照丁跛子的方法做，否則，他還不要他們兄妹帮忙。

人就是這樣怪，你不要他帮忙，他就偏要帮忙，羅氏兄妹就是這樣，非帮丁跛子的忙不可。

丁跛子修花澆水的方法還特別怪，有一定的姿式，一定的手法，姿式不對，手法不對，都是丁跛子拒絕帮忙的理由，最可氣的是，他的姿式還天天變，剛熟悉一種姿式，第二天又變了，簡直不勝其煩。

不過，雖然這樣難侍候，羅氏兄妹還是樂於受這種罪，因爲，一片梨膏糖和兩個故事，再加些逗樂的小手法，就夠羅氏兄妹樂而忘苦了。

丁跛子的梨膏糖眞好吃，也不知他在那裏買來的，那種味道吃過之後，就叫人念念不忘，天天想吃。

丁跛子對梨膏糖又特別小氣，要他多給一片，他都不能，氣得羅氏兄妹狠下心來，非偷他一個精光不可，可是他們想盡辦法，也別想偷到一片，他們那些鬼聰明，在丁跛子身上全用不上，這就叫羅氏兄妹對丁跛子不得不服氣，而只有完全聽丁跛子的了。

晃眼間，羅氏兄妹來到紅柳山莊已是三個多月了 他們也常常想起蔡阿姨，因爲，蔡阿姨向他們說過，她會到紅柳山莊來看他們的，爲什麼還不來呢？

蔡曉梅何嘗不想到紅柳山莊去探望羅氏兄妹，只是這時她那裏抽得出空來。

那天，蔡曉梅暗中送走羅氏兄妹之後，見了「人面秀才」孫謀，孫謀道：「老夫抱歉得很，不能出賣朋友，把他的眞名實姓說出來。」

蔡曉梅道：「前輩說那裏話，我雖然要多花點時間去發掘眞情，也不能爲了怕難而陷前輩於不義。」

「人面秀才」孫謀長嘆一聲，道：「那麼你準備從何着手？」

蔡曉梅道：「我是在桐柏山遇到羅氏兄妹的，我想到桐柏山去看看。」

「人面秀才」孫謀點點頭道：「皇天不負苦心人，老夫預見姑娘撥雲見日。」

「人面秀才」孫謀沒有表示什麼意見，仔細深意，他是非常讚成蔡曉梅到桐柏山之行。

蔡曉梅會心地一笑道：「事過境遷，前輩似乎已沒有再留金蘭村的必要了。」

「人面秀才」孫謀道：「姑娘去找敝友的綫索，老夫想去找找風塵雙方，萬一如願，也可替姑娘稍盡心力，略減知情不報的內疚。」

蔡曉梅道：「有關貴友之事，前輩萬萬不要放在心上，其實，他們雙方，誰是誰非，言之尚早，我只是愛管閑事，希望雙方化干戈爲玉帛，一盡人事而已。」

「人面秀才」孫謀一嘆道：「姑娘古道熱腸，令人可敬可佩，老夫汗顏，請！」雙拳一抱，就待飄身而去……

蔡曉梅忽然揚聲，說道：「前輩請留步。」

「人面秀才」孫謀身形一駐，道：「姑娘還有什麼指敎？」

蔡曉梅暗忖道：「此人有心向善，只怕積習難改，我何不如此如此，助他一臂之力，主意打定，訕訕的一笑，道：「小妹今後仰仗前輩之處尚多，小妹有一不情之請，不知前輩可願俯允。」仔細聽去，她自稱之間已改了「小妹」字樣，這倒是前所未有之事。

「人面秀才」孫謀也是一個細心無比

的人，聞言之下，不免一怔，詑道：「姑娘……。」

蔡曉梅截口道：「小妹想事前輩爲『老哥哥』，不知前輩可願請我這麼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妹。」

蔡曉梅認「人面秀才」孫謀爲「老哥哥」，眞是用心良苦，捨己爲人。

試想，以她清清白白的江湖聲譽，去認一個人人皆曰可殺的江湖敗類爲兄，沒有極大的善念，平常人如何有此勇氣。

「人面秀才」孫謀當然看得出蔡曉梅的苦心，因其能看出蔡曉梅的苦心，那所受的感動更是深刻，但覺全身熱血沸騰，激動得滿面通紅，顫聲道：「這……這……老哥哥如何領受得起……」

蔡曉梅揚聲一笑，大聲道：「老哥哥．咱們是後會有期。」話聲未了，一個翻身，人已遠去了十幾丈，再一個起落，便消失了身形。

「人面秀才」孫謀望着蔡曉梅的背影，緊握雙拳，暗自起誓道：「小妹，你這老哥哥一定要在江湖上做幾件光彩的事情，叫大家看看小妹你的眼光遠大！」

他的誓言，蔡曉梅當然聽不到，蔡曉梅是只問耕耘，不問收獲的人，她這時的心早飛到桐柏山去了。

由九江去桐柏山，不是一天二天的路程，好在蔡曉梅到過桐柏山，又是隻身一人，一路之上，甚是快速，這天，她已到了桐柏山下的一處村落，她先落了店，準備明天一早入山。

那婦人在山中的住處，蔡曉梅早從羅氏兄妹口中知道了一個大概，無須向人打聽，早早的就睡了。

山村小店，難得有幾個客人住店，今天人更少，就只有蔡曉梅一個客人。

正當蔡曉梅睡得最甜美的時候，一陣打門呼叫之聲把她從夢中驚醒。

店內來了一羣投宿的客人，聽那嘈雜的人聲，人數總在七八十來個，其中有一個聲音，橫强的道：「店東，我們公爺要住那間上房，去，把那妞兒移走。」

只聽，店東一陣求情之聲，而那人却是一拍桌子道：「店家，少囉嗦，快去辦好。」

店家的脚步聲到了房門之外，他却猶豫沒有馬上叩門，住店有住店的規矩，只有先來後到，那有後到的人趕先到的房客之理。

沒有理的事情，那位店東實在難於啓齒……

蔡曉梅沒待那店東叩門，先自打開了房門，問道：「要我讓房子，是不是？」

店東哈腰作揖說道：「實在對不起姑娘，只因那批老客人住過姑娘這間房子，小的……小的無法推搪，還請姑娘方便則個……。」

蔡曉梅道：「你就這樣怕他們麼？」

店東道：「姑娘有所不知，那些人個個有身上好的工夫，小的巳經被他們打怕了。」

蔡曉梅一笑道：「啊，原來這回事，我親自去和他們理論去。」

店東伸手攔去蔡曉梅道：「姑娘，何必和他們爭氣，小的請姑娘住到裏面小的內宅去，一定比這間房好……」

蔡曉梅知道店東怕事，絕不會讓她出去，只好一矮身從店東脅下穿了過去。

這間店子原就不大，八九個漢子錯錯落落的一站，全間店子就只見人，沒有插足的餘地了。

蔡曉梅走到他們面前一站，笑哈哈的道：「是那位要本姑娘讓房子，請和本姑娘談一談。」

蔡曉梅這一現身說話，那些七嘴八舌的漢子陡然眼睛一亮，自慚形污的靜寂了下來。

他們一共九個人，其中有一位穿着最好，人也長得還算整齊，他大約就是大家口中的公子了。

那公子身旁，有一個大漢，身材特別高大，雙目神光烱烱，太陽穴也隆得最高，數身手，他應是最高的一位了。

蔡曉梅正眼也沒有看他一下，直向那公子面前走去，笑哈哈的道：「請教公子貴姓？」

那公子還來不及說話，他身旁大漢雙目一瞪道：「我家公子姓楊，來自羅山楊家堡。」

羅山楊家堡江湖上名氣不小，蔡曉梅自是久有耳聞，秀眉微微一皺，道：「原來就楊少堡主，久仰，久仰。」

一個單身美麗女郎能說出這種話來，足見她多少有點見識，不是一般婦女。

任誰在這種情形之下，也得多動頭腦想一想，可是，那楊少堡主沒有多想，那四肢發達的大漢更是想不到，只大喝一聲，道：「知道就好，快讓房子吧。」

楊少堡主忽然冷喝一聲，道：「鐵牛，在美人面前，不得大聲大嚷，失了我們楊家堡的風度。」

聞弦歌而知雅意，這楊少堡主顯然心中起了邪念。

蔡曉梅冷笑一聲，暗忖道：「你今天碰上姑娘，我可要教訓教訓你了。」

楊少堡主呵呵一笑道：「小美人，我們既然相識，便是有緣，你的房子不用搬了。」

蔡曉梅道了聲：「多謝少堡主。」轉過身形，就要離去。

楊少堡主搶前一步，橫身擋住蔡曉梅，笑道：「小美人，本小堡主不讓你搬房子，可是天大的面子，你且陪少堡主喝二杯，再回房不遲。」

蔡曉梅柳眉輕揚，道：「多謝，恕不奉陪。」右手一揮，內勁暗吐，一道指風巳點在他志堂穴上。

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蔡曉梅可不願意和他們在這店裏拚死拚活，所以爭取主動，先出了手。

她出手制住了楊少堡主，聲色不動，轉回自己房中。

那叫鐵牛的大漢，眼看蔡曉梅轉身而去，還不知楊少堡主巳經失去了自由，哈哈一笑道：「少堡主，你今天爲什麼這樣好說話？」

楊少堡主沒有答理他，還是紋風不動的站在那裏。

鐵牛縱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人，這時也看出情形不大對勁，伸手一拉楊少堡主，道：「少堡主……」

他粗手粗脚，用力不小，拉得楊少堡

主立脚不穩，身子向前衝去。

他們一行六人，也許別人的功力沒有他高，但比他有頭腦的人却多，早有人一把托住楊少堡主，叫道：「鐵牛，少堡主中了那丫頭的暗算了。」

鐵牛大吼一聲，道：「老子去劈了她。」一個虎撲，便向蔡姑娘房中衝去。

蔡曉梅突然現身房前，冷喝一聲道：「莽漢，你還要誤人誤己麼？」

這句話當然喝不住鐵牛，但在喝聲中另有一道其利如鋒刄的指風直向他湧泉穴襲來。

鐵牛練了一身橫練的工夫，全身肌肉，硬如鋼鐵，刀槍不入，只有「湧泉穴」是他全身最弱的一點，也就是說，那是他的罩門，所謂罩門也就是他最最不能受擊的部位，輕輕一擊，重則立時身亡，輕也非受重傷不可！

奇怪，這「湧泉穴」的罩門，她怎樣看出來？鐵牛雖蠻雖橫，對於自己的生死，還是非常重視。

他心中駭然猛震，那前撲的勢子，倏的一收，愣然道：「你……你……怎樣知道我的罩門？」

蔡曉梅一笑道：「本姑娘自有本姑娘的本事，能告訴你麼？」

鐵牛點頭道：「說得也是。」渾人本質，顯露無遺。

蔡曉梅道：「你再和本姑娘胡纏，本姑娘巳知你的罩門，你是有敗無勝，再要惹惱了本姑娘，你們少堡主就死定了。」

少堡主的生死，嚇得鐵牛臉色都白了，急忙道：「你用什麼方法暗算了我們少堡主？」

蔡曉梅回答道：「你們不會自己去看麼？」

鐵牛想起少堡主的生死，也不找蔡曉梅了，回身向外廳走去。

蔡曉梅望着鐵牛走向外廳的背影，不由笑了一笑，暗忖道：「這人倒是實心眼的人，雖橫雖蠻，倒也橫蠻得可愛，本性不惡，可惜！可惜！」退回房內，關上了房門。

片刻之後，鐵牛回到房門外叫道：「姑娘，姑娘，我們救不了少堡主啦！」

蔡姑娘道：「你們當然不成。」

鐵牛道：「請姑娘發發善心吧。」

蔡曉梅道：「他現在死不了，現在本姑娘要休息，明天替他醫吧。」

鐵牛又叫了一聲：「姑娘！」

蔡曉梅截口道：「你再說半個字，本姑娘明早也不替他醫了。」

鐵牛那敢多嘴，悶聲不响的走了。

鐵牛回去了後，全店也頓時變得鴉雀無聲，他們可不敢招惹這姑娘了。

一宿無語，蔡曉梅用早點的時候，鐵牛欲言又止的來看了她三次。

當蔡曉梅用完早點，鐵牛才開口相求，道：「請姑娘高抬貴手，相救我們少堡主則個。」

蔡曉梅道：「你叫什麼名字？」這是明知故問，藉此對他增加一份瞭解。

鐵牛道：「我叫胡鐵牛，是我們少堡主的大護衛。」

蔡曉梅道：「你們打尖住店，就這樣欺負別人的麼？」

胡鐵牛道：「在武林中行走，當然是强者爲大。」

蔡曉梅道：「現在你們在本姑娘面前哩？」

胡鐵牛道：「當然，姑娘是强，聽姑娘的。」

蔡曉梅道：「好，本姑娘看胡鐵牛你的面子，這次放過你們少堡主。」

胡鐵牛道：「姑娘這次放過我們少堡主，下次我胡鐵牛也放過姑娘一次。」

蔡曉梅笑了一笑，前去解了他們少堡主楊少華的穴道，及待楊少華完全恢復功力，就離開了他們。

蔡曉梅花了整個白天的時光，終於找到了目的地。

向陽的地勢，背後是一座懸崖，懸崖下面蓋了三間竹屋，竹屋前面種了許多花草，丈遠之外，還有一片菜園，當然，這是早年間事，現在花圃菜園之中都巳長滿了雜草，無復舊觀，只能從臆測中，想像當年的景色。

竹屋門扉還是反扣的樣子，顯見這裏面那婦人喪命之後，再無他人來過。

那知這想法完全錯了，蔡曉梅打開竹扉之後，迎面桌上便有人留了一張字條。

只見，那字條上寫道：「春熙道右，頃間趨訪，適値駕去，未晤爲悵，刻因要事待辦，未克久候，容當有暇再謁。

弟玄萍拜　年月日。」

看時日，那是八九個月以前的事，玄萍何人，蔡曉梅腦中毫無印象，捉摸不出，倒是「春熙」的名字，在蔡曉梅腦中只那麼一轉，蔡曉梅便不免脫口吁道：「春熙……春熙……丁春熙，她莫不就是無雙女丁春熙？」

無雙女丁春熙在前輩人物中，文武雙全，冷艷照人，在蔡曉梅心目中頗有份量，蔡曉梅心震之下，閃身穿過外面的草堂，裏面原來是一間書房，人一進入書房，略加檢視，處處可見丁春熙的簽署，這屋主之爲無雙女丁春熙巳無疑議。

想不到義救羅氏兄妹，又爲羅氏兄妹而死的無名婦人，就是名滿江湖的無雙女丁春熙，人生遭遇，一致如此，能不令人唏噓而長嘆。

無雙女丁春熙藏書上千種，其中不乏善本秘笈，蔡曉梅睹物思人，不能去懷者久久。

不知不覺間，眼前一片朦朧，巳是夜色初臨了。

屋中雖久無人住，但竹屋通風良好，又無閑人進入，各物依然放置得井井有條，打石取火，點燃了原有的油燈，灶間有柴有火，只是沒有菜餚。

蔡曉梅爲無雙女丁春熙藏書所吸引，也懶得去找菜餚，就用缸中存粮，煮了一些稀飯，用以療飢。

其餘的時間，蔡曉梅就在這書房之內東翻西閱，找尋想像中的資料。

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無雙女丁春熙留下了一本「春熙鴻爪」，上面記載了她許多經歷，其中就提到救助羅氏兄妹的事，而且，也提出了一些疑點，蔡曉梅大喜過望，先把那本「春熙鴻爪」端在懷中，又在春熙藏書之中找了十幾本特別心愛的書籍，收入行囊之中。

這是，蔡曉梅行走江湖的守則，一切事情，先做好準備，然後，再作息養，以免事出意外，措手不及。

當然，粗心大意的人，是不會注意這些小處，些許之別，賢愚立判。

蔡曉梅打坐調息，一夜過去，神清氣爽，清嘯一聲，步出戶外，面對着朝陽，身心皆暢。

驀地，蔡曉梅蛾眉雙軒，嬌叱聲道：「什麼人？」

「哈哈！小妞，你還是被本少堡主找到了。」說話的聲音是楊家堡少堡主，但是飛身先落到蔡曉梅身前的是二個半百老人。

那二個半百老人現身之後，楊少堡主才領着他的原班人馬，隨後而來。

蔡曉梅見那二個半百老人身穿行商短裝，一人手中握着一根旱烟帶，另一人兩手空空，未帶兵刃。

旱烟帶是那人的標幟，蔡曉梅心中有數，一笑欠身，道：「原來是桐栢二友戴梁兩位前輩，晚輩蔡曉梅有禮。」

桐栢二人戴南山和梁丕中，名氣不小，架子也不小，戴南山抽了一口旱烟帶，用旱烟帶指着蔡曉梅，哼哼哈哈地道：「蔡曉梅，老夫沒聽說過，你的師父是誰，敎出你這陰手傷人的黑心丫頭來。」

蔡曉梅薄怒微生，秀眉輕揚，道：「前輩名大人大，家師山野之人，說出來前輩也不會知道，不說也罷。」

梁丕中冷笑一聲道：「打狗看主人，不說也好，免得顧忌多端。」

蔡曉梅道：「兩位莫非是來找晚輩，晚輩可沒有招惹兩位呀！」

戴南山道：「你可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

蔡曉梅道：「桐栢山。」

戴南山道：「你在桐栢山中，招蜂惹蝶，爲害行旅，難道還不算是招惹我們桐栢二老！」

蔡曉梅瞪了楊少華一眼，冷笑一聲，道：「這是二位前輩找晚輩的理由，二位可曾問過楊少堡主？」

梁丕中道：「問什麼，話就是楊少堡主說的。」

蔡曉梅道：「二位就這樣完全相信他的話？」

戴南山道：「他們都說是你不好，那還假得了。」

蔡曉梅啊了一聲道：「他們都是這樣說的！這就是二位前來找晚輩的理由。」

戴南山道：「你要是識相，就隨老夫走，老夫也就不過份爲難你。」

蔡曉梅道：「二位要晚輩去那裏？」

戴南山道：「隨老夫去向楊堡主陪禮，老夫念在你年幼無知，自會向楊堡主說項，放你一條生路。」

蔡曉梅一笑，道：「晚輩如果不願意去呢？」

戴南山道：「只怕由不得你不去。」

蔡曉梅秀目掃視一過，嗤笑一聲，道：「爲了晚輩一人，如此勞師動衆，眞也難爲前輩了。」諷而激之，看他們受不受得了。

憑她單身一人，桐栢二友眞還沒有把她放在眼裏，戴南山哈哈一笑，道：「好一個詭計多端的丫頭，你就不使激將之法，難道老夫還會兩打一麼。」

蔡曉梅笑笑道：「以前輩們的聲望，當然不會對一個後生晚輩兩打一，不過，晚輩却有句話要說在前面……」微微一頓，靜待戴南山答話。

戴南山果然問道：「有什麼話，你說吧。」

蔡曉梅道：「晚輩身爲婦人女子，修爲日短，內力有限，不耐久戰，一旦動起手來，晚輩可是全力施爲，那時候，前輩可不能說晚輩心黑手辣。」

戴南山一笑道：「哈！你能有多大的氣候。」

蔡曉梅道：「晚輩不願去楊家堡，只有硬着頭皮一搏前輩的巧打十八翻了。」

戴南山的巧打十八翻乃是他的成名絕技，年輕人能在他手底下闖過去的，可說絕無僅有，憑她，那是妄想。

蔡曉梅道：「晚輩久聞前輩的巧打十八翻，同兼擒拿點穴之長，手中旱烟帶，更是不可缺少的兵刃，而晚輩目前身無寸鐵，不知前輩可容晚輩回轉屋內，向屋主人借劍一用？」

戴南山臉色微微一怔，點頭道：「好，老夫給你這個機會。」

「給她這個機會」那倒是說得一點不錯，動手過招，那有讓你回去取兵刃之理，誰叫你不將兵刃帶在身旁。

其實，蔡曉梅不惜婆婆媽媽扯東話西，她有她的深意，她想知道桐栢二友知不知道這位屋主人的身份和她的死，這一點，她的目的達到了，戴南山臉上神色的變化，給了她明確答覆，他們是知道內情的，其次，戴南山能讓她回房去取兵刃，足見此人，還有幾分人性。

蔡曉梅再出來時，手中多了一把長劍，這把劍原是丁春熙的佩劍，知道丁春熙的人，也就知道這把劍，劍不名貴，却有名氣——它叫春花劍。

蔡曉梅故意揮動春花劍，泛出朵朵劍花，叫人見了心中極是不舒服。

戴南山果然心中甚是不耐，大喝一聲，道：「丫頭，看招。」手中旱烟帶帶着滿烟鍋的火星，疾點蔡曉梅「肩井穴」。

蔡曉梅揮動長劍，閃電般穿入戴南山身形之中。

她出手的快疾，簡直令人嘆爲觀止，逼得戴南山收招之後，便發出第二招，逼不得已一連退了三步。

蔡曉梅得理不讓人，出手搶得先機，身手更是加快了，人似飄絮，劍如風雷，嗖！嗖！嗖！一十三式連環快劍，噴射而出。

其攻勢之强，一劍快過一劍，其威力之强，一劍强過一劍……

戴南山手中旱烟帶，第一招遞出之後，就沒有還手之力，只見他東讓西擋，擋一劍讓一步，手忙脚亂，一下子退了八九步……

而蔡曉梅手中快劍還沒有使滿十招，蔡曉梅一鼓作氣，嗖！嗖！嗖！劍式更快，威力更强，忽然清喝一聲：「着！」劍光一歛，人影兩靜。

蔡曉梅手中長劍也刺在戴南山喉頭之上……

將計就計　虎穴探秘

蔡曉梅劍光點在戴南山咽喉之上，居然沒有刺破他的咽喉，這份恰到好處，又準又穩的功力，比一劍把戴南山的咽喉刺個對穿還要叫戴南山震駭。

戴南山一臉寡白，雙腿軟得幾乎要向地上坐了下去。

蔡曉梅長劍一收，欠身道：「晚輩無禮之處，尙請前輩見諒。」

戴南山見蔡曉梅收回劍鋒，長長吁了口氣道：「姑娘，爲何不可多送一分？」

蔡曉梅一笑，道：「我們無怨無仇，爲什麼要多送那一分呢？」

梁丕中冷笑一聲，道：「姑娘既然知道彼此無怨無仇，便不應該如此折辱我們桐柏二友。」

蔡曉梅微微一笑，道：「依前輩之見，晚輩該如何自處？是隨同二位前輩前往楊家堡呢？還是哀求前輩一番，前輩便會放過晚輩？」

梁丕中道：「至少你也要手下留情，在相搏百招之後，再行取勝，這才是你做晚輩的道理。」

蔡曉梅一嘆道：「晚輩雖有此心，却無此能，其奈晚輩身爲女兒之身，久戰之下，身疲力乏，非敗不可，是以，晚輩除非不動手則已，一旦動上手，必全力以赴，非晚輩心狠手辣，實非如此不可。」

梁丕中冷「哼」一聲，道：「狡獪之輩……」

戴南山這時已定下心神，輕喝一聲，道：「梁兄，不耍爲小弟理論了，蔡姑娘可是勝得光明正大，兄弟心服口服。」

梁丕中道：「我不服，你只不過是上手失去先機，一着之錯，以至失手。」

蔡曉梅道：「梁前輩法眼高明，晚輩確是仗此領先。」

梁丕中道：「戴兄，你且讓開一步，待兄弟會會她這陰險女子。」

蔡曉梅道：「前輩先出招看吧。」

梁丕中兩手空空，但雙手一抬之下，兩手青筋直冒，形同禿鷹利爪，口中發出陣陣抽風之聲，雙脚一點，跳起半丈多高，張臂撲了過來。他這一出手，可是效施蔡曉梅故技，以雷霆萬鈞之力，對付蔡曉梅身形，不讓她有出手的機會。

蔡曉梅脚下一滑，倒踩七星，身形柔軟得似一條游魚，連劍都沒出，就脫出梁丕中迎頭蓋臉的無邊壓力圈外。她人一脫身出來，可就再不客讓，劍勢一振，倒捲星河，一圈一圈的劍氣，如驚濤般圈向梁丕中。

梁丕中但覺身形一滯，爪力未出，劍勢先到，閃身欲避，去路早斷，完全失去了先機，弄得手足失措，毫無章法……

一旁戴南山大叫一聲，道：「姑娘，請手下留情！」

蔡曉梅應聲退出丈遠開外，望着梁丕中沒有說話，面對梁丕中這種嚴於責人，寬以待己的人，以不說話最爲得體，否則，一開口又是不對。

梁丕中冷笑一聲，道：「桐柏二友都不是你的敵手。現在你可露臉了，哼……。」扭轉身形，飛馳而去。

戴南山雙拳一抱，道：「姑娘，後會有期！」點足而起，隨後追去。

再看楊少堡他們時，他們不知在什麼時候，早巳逃之夭夭。

蔡曉梅本來有心向戴南山請敎丁春熙的情形，看來又得另待機緣，只有搖頭發出一聲苦笑，回轉竹屋之內。

蔡曉梅又仔細查視了竹屋一遍，覺得再無特別重要之物，留下這竹屋和她一些遺物，與其將來被人取走，流落江湖，倒不如放一把火燒去，反而乾淨。

放火燒屋時，蔡曉梅又怕火勢蔓延，損及附近森林走獸，少不得一直留在附近，監視火勢，直到火勢將熄，再無後慮時，才在長嘆聲中，舉步離去……

「殺了人，放了火，想就此一走麼！哼！」一話聲陰森森的，橫身擋住她去路的人，也是陰森森的，穿着一身黑衣，戴着



蔡曉梅獨鬥桐柏二老•

一頂黑帽子，遮住了半邊臉龐，給人覺得對方既神秘又可怕。

蔡曉梅眉頭一皺，脫口說道：「黑寡婦！」

黑寡婦司徒無霜是個見錢賣命的無情殺手，雙手血腥，殺人無數，自她出道江湖以來，就沒有過失手的紀錄，誰見了她，都有點頭痛。

黑寡婦司徒無霜冷然道：「你能知道本姑娘，算是還有點見識。」

蔡曉梅道：「你是來殺本姑娘的？」

黑寡婦司徒無霜道：「廢話，看劍！」劍光一閃，穿心直刺了過去。

蔡曉梅也是以出手快速見長，想不到黑寡婦司徒無霜的出手比她還快，一時來不及拔劍還擊，只有閃身急讓。

「嘶！」劍鋒劃過蔡曉梅的前胸，劃開了她的胸衣，也在她胸肌上劃了一道口子。

這是，蔡曉梅出道以來第一次受傷。

也是，黑寡婦司徒無霜第一次失手。

兩人同時都是一怔，對眼望着沒有馬上相拚。

黑寡婦司徒無霜望了蔡曉梅一陣，寶劍一收，一言不發，轉身走了出去。

蔡曉梅身形疾飛而出，擋住黑寡婦司徒無霜冷喝一聲，道：「站住。」

黑寡婦司徒無霜冷然道：「你要想死，待下次機會，本姑娘這次倒不發第二次劍。」

蔡曉梅道：「發不發第二劍，那是你的事，你刺本姑娘一劍，本姑娘可不可以找你算算這筆帳？」

黑寡婦司徒無霜說道：「你眞不知死活。」

蔡曉梅道：「你第一劍殺不死本姑娘，你還會有第二次機會麼？」

這話說得黑寡婦司徒無霜大爲震驚，皆因黑寡婦司徒無霜一身黑衣打扮，看去雙手空空，並無任何兵刃在手，但出手之時，突然冒出一柄長劍，完全出人意料之外，加上劍勢奇快，心驚之餘，更是防不勝防，是以常常一擊得手。

她得手的要訣，是「奇」、「快」兩字。

只因知道她這要訣的人，已經死在她劍下了，故而他人不知。

蔡曉梅這一句話，等於道破了她的秘密。

黑寡婦司徒無霜暗暗吃驚，再次打量了蔡曉梅一眼，冷冷的道：「幸運不會有第二次。」

蔡曉梅道：「這也是本姑娘要向你說的話。」

黑寡婦司徒無霜道：「你要和本姑娘一分勝負。」

蔡曉梅道：「那也不一定。」

黑寡婦司徒無霜道：「那麼，你要待如何？」

黑寡婦司徒無霜一向無往不利，固然，劍上工夫到家，但腦子會拐彎，也是主要原因之一，一個成功的人，絕不是一根腸子通到底的人。

蔡曉梅道：「你刺了我一劍，我可以不記仇，也可以不放在心上。」

黑寡婦司徒無霜道：「恩怨全消。」

蔡曉梅道：「是，但你要回答我一件事。」

黑寡婦司徒無霜道：「你想知道要殺你的人是誰？」

蔡曉梅道：「這不算過分吧。」

黑寡婦司徒無霜道：「照規矩不能告訴你。」

蔡曉梅道：「人家給你多少錢？」

黑寡婦司徒無霜回答道：「五千兩紋銀。」

蔡曉梅一笑道：「我請你回報他一劍，你要多少銀子？」

黑寡婦司徒無霜道：「你是要他死呢？還是要他活？」

蔡曉梅說道：「我不想隨便置人於死地。」

黑寡婦司徒無霜點頭道：「成交，十兩銀子。」

蔡曉梅一怔，說道：「你只要十兩銀子？」

黑寡婦司徒無霜道：「這是規矩。」

蔡曉梅惑然道：「這也是規矩？」

黑寡婦司徒無霜答道：「他騙了本姑娘。」

蔡曉梅知道凡是受雇殺人的人，自有一套自行奉行的規矩，規矩不足爲外人道，却自律甚嚴。

當下，雙拳一抱，道：「請。」

黑寡婦司徒無霜又注視了蔡曉梅片刻，點點頭，傾足長身而去。

蔡曉梅這次桐柏之行，收獲不少，同時也增添了滿腹疑懷，居然還有人出錢要她的命，豈不可笑之至。

原路下山，走到半途，迎面走來一個青年漢子，那青年漢子風塵僕僕，顯然是經過長途跋踄而來。

兩人原是擦身而過，那漢子忽然驚「咦！」一聲，止步回身，叫道：「姑娘，請留步。」

蔡曉梅其實在他驚訝之聲出口時已停住了身形，微微一怔，問道：「兄台有何見敎？」

那漢子年約卅左右，外貌甚是精明幹練，同時也非常有禮貌，先笑了一笑，抱拳道：「在下馬武，請問姑娘身上佩的可是『春花劍』？」

蔡曉梅點頭道：「不錯，正是『春花劍』。」

馬武道：「在下正欲前往拜見丁老前輩，可否請姑娘指引一二。」

蔡曉梅輕嘆一聲，道：「馬兄，丁前輩早已去世，你見不着她了。」

馬武臉色一慘，道：「丁姨死了，在下却是毫不知情，請敎姑娘貴姓？」

蔡曉梅回答道：「小妹蔡曉梅，馬兄是……」

馬武說道：「丁阿姨乃是家母小妹，在下是奉了家母之命，有事前來拜見丁阿姨，想不到丁阿姨竟已作古，在下好不傷痛。」

無雙女丁春熙有沒有姊妹，江湖上倒是不知道，不過，這種情形並不足爲奇，爲了怕自己的行爲累及親友，常有密而不宣之事。

蔡曉梅雖然聽說丁春熙沒有什麼親人，但也不敢認定她就沒有親人。

蔡曉梅問道：「令堂是……」

馬武道：「家父母隱居遁世，外人鮮知，未便奉告。」

話聲微微一頓，又道：「姑娘，可知丁阿姨因何而死。」

蔡曉梅道：「被人殺死亡身。」

馬武大聲道：「是被何人所殺？」

蔡曉梅道：「這個小妹就不知道了，小妹正爲此事追查兇手中。」

馬武道：「姑娘與敝姨是何關係？」

蔡曉梅道：「前輩風範，小妹甚是心儀。」

馬武說道：「姑娘可是說敝姨早已去世？」

蔡曉梅道：「死於一年之前。」

馬武忽然話聲一冷道：「姑娘，怎麼知道？」

蔡曉梅將前情說了一遍，接着說道：「小妹也曾將丁前輩遺體妥爲安葬，難得今日遇見馬兄，正好領馬兄前往拜祭一番了。」

馬武道：「小弟正有此意，姑娘，請吧。」

無雙女丁春熙埋骨之處，就在桐柏山中，前去不過十餘里地，以他們脚程，要不了半個時辰。

蔡曉梅領着馬武來到丁春熙埋骨之處，蔡曉梅却目瞪口呆做聲不得。

原來，這裏一切景物依舊，就是不見了無雙女丁春熙的那座墳墓。

那座墳墓雖是土堆的，但蔡曉梅却在墳墓前放了一塊石頭，土堆也許慢慢變平，但那塊石頭，應該還在原處才是。

可是，現在什麼都不見了，弄得蔡曉梅好不尷尬。

馬武不由得冷笑一聲，道：「蔡姑娘，你不就是殺死敝姨的兇手吧？」

蔡曉梅忙道：「馬兄，請不要誤會，其中必有原因，我們再找找看。」

馬武道：「找什麼？一具骸骨又能證明什麼？你想怎麼說，還不任由你怎麼說，蔡姑娘，你也太輕視我馬武了。」

蔡曉梅不停的搖着手道：「馬兄，先別激動，我們慢慢來談，自會談出眞相來，千萬不可一念出錯，反而讓眞兇逍遙自在。」

馬武道：「事實俱在，還有什麼可談的。」

蔡曉梅雙眉緊皺道：「那你是認定我是殺手了？」

馬武斬釘截鐵的道：「不錯，你就是兇手，要不丁阿姨的『春花劍』也不會在你手中。」

提起春花劍，蔡曉梅倒是不好怎樣說，因爲，這是她自取的，如果說出來，面對着這個已有成見的人，不但說不清，可能更增加他的誤會。

蔡曉梅退無可退，只有改退爲進，也冷笑一聲，道：「你這人不可理喻，你待怎的。」擺明了一副要打架的姿態。

馬武赫赫大笑道：「你露出馬脚來了吧，走，同在下去見家母去。」

蔡曉梅回答道：「好，去見見令堂也好。」

馬武道：「你隨我來。」轉身欲待舉步，忽的身形一駐，驚叫一聲，道：「你要幹什麼？」

一個黑衣人冷冷的擋住了馬武，馬武的喝聲顯然包含了無比震駭。

黑衣人就是黑寡婦司徒無霜，她只說了三個字：「你騙我！」

話聲一落，馬武已經在驚叫中一連退了三步，臉上雙頰之上，各被劃了一道口子。

黑寡婦司徒無霜來得突然，去得更快，馬武驚叫之聲剛起，當前便不見了他的影子。

蔡曉梅愕然忖道：「這馬武是誰？他爲什麼要買兇殺我？」眞大出意料之外。

黑寡婦司徒無霜實行了她的承諾，而且還是當着蔡曉梅的面交貨的。

黑寡婦司徒無霜這個冷血殺手，這樣做，又安的是什麼心？

別想得太遠，當面這馬武既然能事先買兇殺她，現在的一切行爲，就不一定是眞的了。

蔡曉梅的動作，可一點也不猶豫，冷笑聲中，春花劍已經抵在馬武胸口之前，喝道：「你到底是誰？敢冒充丁前輩的姨侄。」

馬武被黑寡婦司徒無霜兩劍殺得驚魂未定，蔡曉梅的劍鋒又到了胸口，他連思攷的意念都沒有，只有張口結舌的打着顫聲：「你……你……」

蔡曉梅道：「我問你是誰，打着丁前輩姨侄的旗號來蒙騙本姑娘。」

她是菩薩心腸，霹靂手段的人，一旦出手，意志聲威極是駭人。

馬武倒也不是等閑之人，微一斂神之下，便定下心來，大叫一聲，道：「誰說我是假冒的。」

蔡曉梅道：「本姑娘說的。」

馬武道：「是眞是假，你見了家母自有交待。」

蔡曉梅道：「少來，你安排的那陷阱，本姑娘早就看出來了。」

馬武喝道：「家母手無縛鷄之力，豈能害你。」

蔡曉梅一笑，道：「朋友，你大概還不知道本姑娘的爲人。」

馬武忍不住順着問道：「你的爲人如何？」

蔡曉梅道：「不做英雄，更不做狗熊，遇文王講理義，逢紂桀動干戈，也許上當一時，絕不會糊塗得被你賣了還替你數銀子，朋友，你懂了吧。」

馬武長嘆一聲，道：「好，算你狠，你下手吧。」

蔡曉梅長劍一收，道：「本姑娘沒有說要殺你。」

馬武說道：「你總不會就此放我離去吧。」

蔡曉梅點頭道：「有何不可，只要你回答兩個問題。」

馬武道：「你說。」

蔡曉梅道：「無雙女丁春熙是何人所殺？」

馬武道：「就是剛才現身的黑衣人所殺。」黑衣人是誰？他留了一手，沒說出來。

蔡曉梅暗自一笑，道：「你爲什麼要計算本姑娘？」

馬武道：「你管的閑事太多。」

蔡曉梅道：「你身後一定還有主使之人，誰？」

馬武道：「你有完沒有、在下已經回答過你二個問題了。」

蔡曉梅一笑，說道：「說得是，你請吧。」

馬武不敢相信的道：「你眞的就此放在下離去？」

蔡曉梅說道：「不相信，你就別走好了。」

你不走，我走，蔡曉梅自己走了，倒把馬武楞在那裏，最後，馬武帶着一臉迷惑之色而去。

蔡曉梅這時反不急於下山了，她找了一處幽靜的地方，仔細思索起來，接着取出無雙女丁春熙留下的那本「春熙鴻爪」，把她有關救助羅氏兄弟的記載，詳細看了一遍，丁春熙對於這件事，說了一句話「莫非與某堡有關」。某堡，沒有說明是那一堡，也可能是任何一堡，但，這裏離楊家堡最近，某堡，已是呼之欲出。

思前想後，蔡曉梅決定到楊家堡去看一看。要去，就光明正大的去，還準備了一份拜帖，選了一個楊家堡客人最多的時候遞了進去。

蔡曉梅的名聲雖然不大，拜帖可是正正式式的，依禮來訪，楊家堡也不能不正式接待，眞出乎意料之外，接見蔡曉梅的居然是老堡主楊東興。

座中還有武當天鶴子；衡山鐵劍先生劉無我；千山紅裳花無極等江湖上極負盛名的人。

楊堡主笑臉相迎道：「蔡姑娘初現江湖，便已威名遠播，老夫何幸，得蒙姑娘駕臨，未曾遠迎，失禮！失禮！」

蔡曉梅欠身道：「晚輩來得魯莽，有求堡力一施援手，尙望堡主勿却是幸。」

楊老堡主哈哈一笑，道：「姑娘如此開門見山，道出了來意。看得起敝堡，老夫定當畧盡棉力，相助姑娘，姑娘何事，但請見告。」

蔡曉梅道：「家師故友，雙無女丁春熙丁老前輩隱居桐柏山中，忽然失去踪跡，至今生死不明，不知老前輩能否賜助一查究竟。」

楊老堡主愕然道：「姑娘說無雙女丁春熙就隱居於桐柏山？」居然現出了不知的表情。

當然，旣是隱居，自是不願讓人知道，裝得不無理由。

蔡曉梅道：「正是。」

楊老堡主道：「桐柏山離本堡不遠，老夫願效微勞，但不知姑娘令師上下如何稱呼？」

蔡曉梅沒有見不得人之事，當然是照實道：「家師已久不行走江湖，她老人家被江湖前輩稱之爲不老婆婆。」

不老婆婆可是江湖聞人，楊老堡主肅然起敬道：「姑娘原是不老婆婆高足，老夫失敬了。」

武當天鶴子、衡山鐵劍先生劉無我也一齊改容相向，向她點頭含笑。

只有千山紅裳花無極反而寡着臉，連連冷哼。

蔡曉梅起身道：「晚輩告辭，改日再來候信。」

楊老堡主道：「姑娘現住何處？」

蔡曉梅道：「目前尙無定見。」

楊老堡主道：「敝堡餘房甚多，姑娘如無別的要事，就在敝堡作客如何？打聽無雙女丁女俠的消息極快，不會躭擱姑娘多少時日的。」

蔡曉梅是固所願也，不敢請耳，她故意當着武當天鶴子與衡山鐵劍先生劉無我之面前來投帖，等於替自己留了一條退路，料想楊堡主多少會有點顧忌。

蔡曉梅起身謝道：「老前輩盛情難却，晚輩敢不遵命。」

楊家堡待客之道極是熱誠，後花園裏並列着兩棟紅樓，一座稱之曰「桂宮」屬男賓，一座稱之曰「蘭宮」屬女賓，「桂宮」，「蘭宮」遙遙相對，人在其中，都有賓至如歸之感。

「桂宮」進進出出，男賓約有七八人之多，「蘭宮」就只住了千山紅裳花無極與蔡曉梅兩人。

當晚，初更過後，千山紅裳花無極叩開蔡曉梅的房門，冷笑一聲，道：「去，我們到外面說話去。」

蔡曉梅心理上早有準備，知道這位千山紅裳遲早要來找麻煩，當下微微一笑道：「前輩有何賜敎？」

千山紅裳花無極道：「到了外面，你自會知道。」

蔡曉梅顯得特別大方，空着雙手就隨之出去，她是怕者不來，來者不怕，一切都在算中。

千山紅裳花無極領着蔡曉梅來到一座涼亭之前，氣勢洶洶的道：「你師父躲在什麼地方，快快告訴老身知道。」好像是吃定了蔡曉梅。

蔡曉梅對這位千山紅裳花無極過去雖未見過面，却知之甚詳，她早年鍾情不老婆婆一位遠房堂弟，那位男士却不喜歡千山紅裳花無極，千山紅裳花無極累次請不老婆婆從中說合，都被不老婆婆所拒，後來，那位男士成家立業，大展鴻圖，更氣死千山紅裳花無極，花無極把一口怨氣完全出在不老婆婆身上，常常找不老婆婆的麻煩，不老婆婆憐她失戀之苦，只有去而避之，不與她照面，她以爲不老婆婆怕了她，氣焰更是高漲，找不到不老婆婆，就找與不老婆婆有關係的人的麻煩，不知多少人受了老婆婆的連累，而受了千山紅裳的虧。

蔡曉梅搖頭道：「我爲什麼要告訴你呢？」

千山紅裳花無極道：「她欠了老身的債，老身要向他討債。」

蔡曉梅道：「常言道：父債子還，師父的債徒弟給，家師欠了前輩什麼債，前輩請說。」

千山紅裳花無極道：「她欠老身一條舌頭，你可還得起？」

蔡曉梅朗然說道：「還得起，只要前輩說得出道理來，晚輩絕不愛惜自己的舌頭。」

千山紅裳花無極道：「老身不和你花言巧語騙人，老身要和你在功力修爲上一分高下，使你敗在老身手下，割下你的舌頭。」

蔡曉梅笑了一笑，道：「老前輩要和晚輩動手，不怕弱了前輩的聲譽。」

千山紅裳花無極大聲笑道：「老身能打敗你師父自傲的『閃電十三式』、『日月爭輝手』和『零丁步』三大絕學，老身只有名動江湖，那有什麼損傷。」

蔡曉梅回答道：「前輩太看得起晚輩了。」

千山紅裳花無極冷然道：「不打你小的，你師父也不會出來，任你伶牙利齒，也別想逃過老身『千山飛影，紅裳斷腸』的絕學。」

蔡曉梅當然知道「千山飛影，紅裳斷腸」的厲害，事到如今，已是勢所難免，當下，便不要謙讓，秀眉微微一揚道：「如果晚輩僥倖領先稍許時，又當如何？」

千山紅裳花無極道：「前帳後帳，一筆勾銷。」

蔡曉梅螓首一轉，向樹影中，含笑招呼道：「看熱鬧的前輩們，請出來作個見證吧。」

「哈！哈！哈哈！」一行人影，次第走了出來。

其中當然少不了楊老堡主，楊老堡主笑呵呵的道：「盛會難再，絕學難逢，來，來，來！大家請到演武廳去！」看來是安排好了的情勢。

這座演武廳不僅大，而且設備非常週詳，演武的人處身在一處極大的石池之中，池壁高有四五丈，觀賞的人就高高在上，坐在池壁的上面，居高臨下，旣看得眞切，又無虞被比武的人失手波及。眞是設想週密，匠心獨運。

要進入比武池，池下另有甬道，別有出入門戶。

當然，從池上跳下跳上也可以，不過四五丈的高度擺在那裏，那就看你有沒有這個本事了。

蔡曉梅一看這種設備，心弦一緊，暗暗躭起心來。

千山紅裳花無極有意賣弄，就在池頂之上，雙臂倏地一張，身形平展，打了一個盤旋，像展翅大鵬一般，輕飄飄的落了下去。

蔡曉梅沒敢凌空飛落，捨近求遠，從甬道中走了進去。

池中擺有現成的各種兵刃，蔡曉梅不敢大意，就兵器架上取了一把長劍。

她的動作顯得有點遲緩，她的精神顯得有點萎靡，她的態度顯得有點畏縮，未戰先敗，她是毫無希望了。

千山紅裳花無極朗聲大笑道：「蔡曉梅，你出道江湖以來，目空一切，處處惹事生非，今天也叫你自己嚐嚐自己種的苦果吧！」

蔡曉梅振作一下精神，道：「前輩的『千山飛影』身法，『紅裳斷腸』暗器，久震江湖，晚輩這點點氣候，豈是前輩之敵，還望前輩手下留情。」

千山紅裳花無極一笑道：「怎麼，你怕了？」

蔡曉梅道：「是的，晚輩心中甚是害怕，不知回去如何向家師交待。」

千山紅裳花無極回答道：「你回去不了。」

蔡曉梅道：「不！前輩會錯了晚輩之意了。」

千山紅裳花無極道：「那你是什麼意思？」

蔡曉梅道：「晚輩萬一失手傷了前輩，晚輩以下犯上，家師絕不寬貸。」

千山紅裳花無極這才會過意來，原來，蔡曉梅根本沒把她放在眼中，不免勃然大怒，氣得臉色發白，全身皆顫，戟指着蔡曉梅道：「死丫頭，你敢調侃老身，老身要叫你身受百刦而死。」

蔡曉梅緩緩道：「心浮氣燥，乃是武家大忌，前輩萬萬要冷靜。」

她說得一點不錯，「心浮氣燥，乃是武家大忌」，凡是學過兩天武功的人，誰不知道，但，她這時說了出來，無異火上加油，千山紅裳花無極想不生氣都不成，只氣得暴吼如雷，大叫一聲，道：「老身先撕了你這張嘴。」

千山飛影身法可眞快，只見紅影一閃，已罩向蔡曉梅，紅影中探手向蔡曉梅身上抓去。

這一招雖然夠快夠狠，但不是致命之擊，在這種賭命的場合裏，就顯得輕重失據，授人以柄。

看台上楊堡主與武當天鶴子衡山鐵劍先生劉無我乃是併肩而坐，楊堡主皺起了眉頭，輕嘆一聲，說道：「花姑娘久經大敵……」

只見，蔡曉梅脚下不三不八，身形微轉，避過了千山紅裳花無極那一抓，人却轉到了千山紅裳身後。

衡山鐵劍先生劉無我道：「花姑娘完了。」

人轉千山紅裳身後，這是最難得的機會，以不老婆婆的閃電十三快劍，要取千山紅裳的性命，簡直易如反掌。

武當天鶴子搖了一搖頭，道：「蔡姑娘到底經驗稍欠，失去了這大好良機。」

敢情，蔡曉梅沒有出手回擊，不過，她並不是缺乏經驗，而是不爲。

因爲，蔡曉梅與千山紅裳錯身而過之後，蔡曉梅說話了：「前輩身形之快，好不叫晚輩佩服，雖有一個極好的機會，晚輩却是無能把握。」

千山紅裳花無極心中好不彆扭，暗罵道：「死丫頭，你要有出手的機會，會不出手，天知道。」要是她自己，定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衡山鐵劍先生劉無我慨嘆道：「蔡姑娘深得攻心三昧，智愚之別已判，花姑娘勝算已少。」

這時，千山紅裳花無極與蔡曉梅已經又交上了手，原是空着雙手的千山紅裳花無極，手中多了一對奇形兵刃，那兵刃又形同月牙，月牙上有倒鈎，貼在手臂之上，運轉之下，泛起一圈圈的紅光，紅裳映紅光，場中一片紅色。

這是一場以快打快的決鬥，千山紅裳展開身法，風起雲湧，瀰滿了全場，蔡曉梅就像是池中的游魚般，在洶濤駭浪中進退自如，手中長劍却是守多攻少，未見出色。

蔡曉梅與人對敵，向以閃電快速見長，三下五除二，勝負立分。

但，這個千山紅裳花無極與別人大是不同，一則，她深悉蔡曉梅的師門絕學，

難收奇襲之效，再則，千山紅裳花無極，「千山飛影」身法，其快無匹，一經展開，不可方物。

兩人這一動手，晃眼就是二三十招，千山紅裳花無極見連連搶攻，都被蔡曉梅安然渡過，憑她的身份，居然不能很快收拾蔡曉梅，臉上實是無光，心中一惱，快速的身形更是加快了。

她手中那對奇形兵刃，已離開手臂豎了起來，原有的光輪加大了一倍不止。

蔡曉梅冷靜的態度，沉練的劍法，突然快了起來，劍式連動，立即從被動之中取得了主動，主動一得，快劍疾轉如輪，嗖！嗖！嗖！連環十三劍如天河倒瀉，一傾而下。

饒是千山紅裳花無極身形其快如風，一被蔡曉梅劍光罩定，便覺得縛手縛腳，施展不開了。

千山紅裳花無極心頭駭然，身法立變，突然在原地旋轉了起來。

她這一旋轉，全身的衣裳也鼓脹了起來。

蔡曉梅輕笑一聲，道：「前輩，對不起，晚輩要下手了。」好快劍法，劍出處，千山紅裳片片紛飛，不多時地上落滿了一地衣襟。

不過那落在地上的衣襟，只是外衣的衣碎，千山紅裳花無極外衣之內還有一套紫色衣裳，那套紫色衣裳却是絲毫無損，因此，千山紅裳花無極不致赤身露體。

千山紅裳花無極被削，立時，臉色大變，退出開外，慘然呼道：「你……你……你……」

蔡曉梅道：「前輩知道家師的三絕學，家師又何嘗不知道前輩的斷腸暗器附在紅裳之內，紅裳一起，蝕骨斷腸，欲勝前輩先破紅裳，好在你我勝負未分，前輩可以放手了吧。」

其實，她快劍一起，千山紅裳花無極先就沒命了，她沒了命，那身紅裳還有什麼用。

千山紅裳花無極只想到紅裳被毀，心中懊惱不已，却不會想到蔡曉梅的對她手下留情，口中發出一陣慘嗥，向一條甬道飛掠而去。

蔡曉梅把手中寶劍放回兵器架上，緩步向甬道口走去，甬道口沒有被關閉，她頗爲意外，但眉頭一皺，對這位楊堡主又增加了一份戒心。

楊堡主迎着她哈哈大笑，道：「姑娘心智武功兩高，好不叫老夫佩服。」

衡山鐵劍先生劉無我接口道：「姑娘智勇雙全，眼看江湖後浪推前浪，武林之中又有一番新氣象了。」

蔡曉梅玉面微紅，欠身道：「前輩過獎，晚輩愧不敢當。」

楊堡主一笑道：「一番折騰，姑娘想必餓了，老夫爲姑娘賀。」

轉頭一揮手，吩咐道：「擺酒。」

這是一份情，也是對勝利者的敬意，蔡曉梅不能推辭，加以有武當天鶴子衡山鐵劍先生劉無我相陪，楊堡主必有顧忌，諒來不會有什麼問題。

酒菜之間，賓主聯歡，交談甚樂，也沒有什麼異狀發生。

回到房中，蔡曉梅仍然不敢大意，關好門窗，才入定調息。

憑蔡曉梅的警覺之心，只要門窗稍有響動，她就有足夠的時間準備應變了。

功行九轉，蔡曉梅進入了物我兩忘的境界……

門窗沒有響動之聲，却有一股涼意直逼中府大穴。

蔡曉梅悚然一驚，但，她還是慢了一步，穴道一麻，她已失去了反抗之能。

一聲破空之聲，穿窗而入，那暗算她的人，突然向地上倒了下去。

接着飛進來一條人影，一手拍開了蔡曉梅穴道，喝聲道：「隨我快走！」

蔡曉梅片刻之間，歷經生死關頭，驚魂未定，隨身跟在那人身後而行，那人領着蔡曉梅一路行來，如入無人之境，幾個轉折，翻過高牆，就出了楊家堡。

出得楊家堡，那領路之人反而更爲小心，身形加快，一陣急奔，奔出二十多里地，才停下身來，長長吁了一口氣，道：「姑娘，你的運氣不壞，我們安全了。」

蔡曉梅在星光之下第一次看到那人眞面目，蔡曉梅一見那人不由心中一陣跳動，玉面緋紅，趕忙垂下雙目，暗暗吸了一口長氣，把心頭那股激潮壓了下去。

那是一個說粗壯不粗壯，說文弱不文弱的人，年約三十左右，挺拔的身材上是一張充滿了活力與堅毅的面孔，英氣勃勃，神光十足，正是江湖佳人夢寐難遇的白馬王子。

蔡曉梅心潮一陣激盪過去，恢復常態，微微欠身一禮，臉帶春花地道：「小妹多承救難，請問兄台上姓高名？」

她問話之後，却不見那人答話，抬目望去，只見那人正痴痴的望着自己，失神落魄地。

蔡曉梅臉上更是紅雲滿佈，輕「咳！」一聲，話聲中略注內勁，道：「小妹有禮，謝過兄台。」

那人一震回過神來，訕訕的笑道：「在下古季玉，失態汗顏，見笑姑娘。」羞澀不安之情，溢於言表，不失謙謙君子之態。

蔡曉梅暗暗忖道：「這古季玉雖然一時失態，却不輕浮，倒是光明方正之士。」心中微生嗔惱之念，立掃而光，態度也就自然了。

那個少男不多情，那個少女不懷春。蔡曉梅還有更多的理由去原諒古季玉的失態。

古季玉一時失態，顯得非常拘謹，正眼也不敢再望蔡曉梅一眼，口中訥訥，只道：「姑娘……姑娘……」兩聲，就沒有了下文。

倒是蔡曉梅顯得較爲洒脫，微微一笑，道：「古兄有什麼話要說，小妹洗耳恭聽。」

古季玉囁囁地道：「姑娘到楊家堡去，不會無因吧，不知可否見告。」

蔡曉梅點點頭道：「小妹確是有爲而去。」

古季玉道：「姑娘可知楊家堡對姑娘早有不良之心？姑娘此番前往楊家堡，何異自行投到。」

蔡曉梅道：「小妹小心已極，想不到還是着了道兒。」

古季玉道：「楊家堡的客房，都有巧妙裝置，如存心計算，實是防不勝防。」

蔡曉梅笑問道：「古兄很是瞭解楊家堡？」

古季玉一笑道：「姑娘有所不知，在下就是楊家堡之人。」態度輕鬆起來了。

這是一句令人大爲吃驚的話，可是蔡曉梅臉上沒有半點驚訝之色，因爲擺在眼前的事實，救她的是古季玉、古季玉雖是楊家堡的人，定有他救人的道理。

蔡曉梅抬起秀目，嫣然一笑，道：「古兄，你爲什麼要救我？」

古季玉笑了笑，靦覥地道：「說不上什麼理由。」

一定是愛苗暗生，這理由確實難以出口。

蔡曉梅心中有感，笑了一笑道：「楊家堡今後只怕容不得你了。」

古季玉雙手一攤道：「男子漢大丈夫，四海爲家，楊家堡不容人，在下早有去意了。」

蔡曉梅問道：「古兄對楊家堡有何不滿？」

古季玉道：「照說楊堡主對在下甚是厚愛，每月修束銀子高達一百兩，平日生活起居奉爲上賓，只是堡中種種設施，令人有日困苦獄，如履薄冰之感。」

蔡曉梅「啊！」了一聲，再次抱拳，道：「原來，古兄是西席先生，文武全才，失敬！失敬！」

古季玉一笑道：「騙騙人，混飯吃而已，倒見笑姑娘了。」

蔡曉梅含笑道：「古兄武功不弱，文才一定更高，屈居人下，豈是混吃混喝之輩，騙騙人倒頗近事實。」

古季玉雙目凝注蔡曉梅有頃，一笑道：「姑娘明察秋毫，古季玉無所遁形，楊堡主倒是不知在下略懂武功，僥倖逃過他的利眼。姑娘高明，在下敬服。」

蔡曉梅道：「古兄，如不以小妹交淺言深，小妹極想向古兄見教。」

古季玉道：「不瞞姑娘說，在下逗入楊家堡是想追查兩位武林前輩的下落。」

蔡曉梅歉然道：「爲了小妹，竟使古兄前功盡棄，小妹不勝……」

古季玉搖手道：「感激抱歉的話，請別來了，好不好……其實，在下已有所獲，並未白費工夫。」

蔡曉梅輕吁一聲道：「這樣小妹寸心稍安了，但不知古兄追查的是那二位武林前輩，小妹可得聞與？」

古季玉說道：「姑娘可知風塵雙俠其人？」

蔡曉梅大爲激動道：「古兄，你是尋找風塵雙俠！」

古季玉道：「難道姑娘……」

蔡曉梅道：「小妹知道風塵雙俠其人，但不知古兄爲什麼找風塵雙俠？」

古季玉道：「在下師門與風塵雙俠有舊，年前風塵雙俠致書家師叔，說有急事相求，但後來却音訊杳然，此事大是不尋常，因此在下奉命追查，追出他們到過一次桐柏山，他們到過桐柏山之後，就失蹤了，因此，在下進了楊家堡。」

蔡曉梅道：「找到了他們沒有？」

古季玉說道：「在下進入楊家堡原是無心插柳的，想不到居然發現了他們的所在。」

蔡曉梅接道：「他們就在楊家堡？」

古季玉點頭道：「不錯，他們就在楊家堡，不過不是座上客，而是階下囚。」

蔡曉梅道：「你見過他們沒有？」

古季玉一嘆道：「可惜無法見到他們，他們被囚禁之後，警戒森嚴，簡直無法接近。」

蔡曉梅道：「古兄，你能確定就是他們嗎？」

古季玉道：「這個在下倒不敢這樣說，不過，有七八分的可靠性。」

蔡曉梅道：「眞想不到，我們是目標一致。」

古季玉一笑道：「怪不得楊家堡對姑娘甚是仇視，原來，姑娘也是爲風塵雙俠而來。我們既是目標相同，搭救風塵雙俠就大有希望了。」

蔡曉梅道：「古兄，你可識得風塵雙俠？」

古季玉回答道：「僅聞其名，未謀其面。」

蔡曉梅道：「小妹也未見過風塵雙俠，楊堡主心機深沉，詭計多端，他如果移花接木，李代桃僵，來個誘兵之計，我們豈不是自投羅網？」

古季玉臉色一變，愕然道：「姑娘深謀遠慮，說得甚是，在下粗心大意，沒有想到這一點，慚愧！慚愧！」

蔡曉梅道：「古兄，風塵雙俠被囚禁在什麼地方？」

古季玉道：「姑娘可是有意先查明屬實之後，再行動手？」

蔡曉梅點頭道：「小妹正有此意。」

古季玉道：「在下本欲傳訊師門派人前來相助，現在有姑娘同道，在下頗有迫不及待之感。」

蔡曉梅道：「欲速則不達，多算乃勝，一擊不成，就不會再有機會了。」

古季玉讚口道：「人道姑娘智計過人，今日有幸，得聆教言，果不虛言，在下萬分景仰佩服之至。」

蔡曉梅玉面生輝，嬌態畢現，呢聲道：「你又來了，小妹……」

蔡曉梅下面的話說不下去了，因爲，這時古季玉一步向前，握住了蔡曉梅一隻玉手，柔聲道：「梅妹，我是眞的仰慕你。」接着，另一隻手已壓上蔡曉梅肩頭，輕輕的撫慰不停。

蔡曉梅但覺一股强烈的男人氣息和身罩來，心潮一陣翻騰，四肢無力，就要倒了下去……

驀地，蔡曉梅本能的一驚：「我……我……怎樣了？」不由出了一身冷汗，暗暗吸了一口氣，穩住心中那股激盪的情火，冷靜了下去。

不過，她沒有馬上脫身出來，也沒有責怪古季玉之意，因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乃是男女間的至情至性，無可厚非，自己剛才不就情迷意亂，幾乎倒入他懷中。

少女情懷，自己雖然冷靜了下來。她還顧及古季玉的自尊心，沒有立時反抗，輕啓明眸偷偷的向古季玉窺去。

她似乎看到古季玉臉上有過一道淡淡

的怪異笑容，同時，雙目之中射出來的是二道冷燄。

她乃何等機警計智之人，心中一動，警戒之念立時興起，她警念一起，又發現古季玉握在自己手上的那隻手，冷冷冰冰，不像自己一樣有過異常的溫度，這不表示他外表熱情，心潮未動。

「他……」蔡曉梅暗暗嘆惜了一聲，扭動着嬌軀，羞澀的吐着：「不！不！」慢慢的退了二步。

古季玉也頗有心機，不再進逼，只痴痴的叫了一聲：「梅妹……」欲前又止的停在原處。

蔡曉梅初嘗溫柔味，便發現對方虛情假意，由於她江湖經驗不差，心有定見，倒也不嗔不惱，輕聲的叫一聲：「玉哥哥……」接着，仰了一仰螓首：「我們搭救風塵雙俠要緊啊！」

一聲「玉哥哥」叫出了她柔情蜜意的心懷，再一句「我們搭救風塵雙俠要緊啊」，雖有推拒之意，那是少女的羞態和她的矜持。

古季玉朗聲一笑道：「梅妹說得是，我們辦正事要緊。」

蔡曉梅神情一肅，完全收拾起少女情懷，道：「玉哥哥，我們出其不意的回到楊家堡去。」

古季玉叫道：「梅妹，你瘋了，這時楊家堡怕不鬧翻了天，如何可以回去。」

蔡曉梅道：「玉哥哥，我只問你，你有沒有辦法，使我們無聲無息的回去？」

古季玉道：「當然有。」

蔡曉梅道：「他們既然無能發現我們，那有什麼可怕的。」

古季玉道：「話是不錯，可是也救不了風塵雙俠，只有打草驚蛇，暴露了我們的企圖。」

蔡曉梅道：「依玉哥哥你之見呢？」

古季玉道：「我看最好是先找一處隱秘的地方藏起身來，讓楊家堡以爲我們逃走了，當他們防範之心消除後，我們再從事救人也不遲。」

蔡曉梅腦念連轉，想了很多問題，暗暗决定道：「不，不能閑下來，閑下來的日子問題多，很難應付，還是要動。」

嫣然一笑，道：「小妹只是去相相風塵雙俠被囚禁之處，看看他們在這時的應變能力如何？」

古季玉被她笑得只有點頭，道：「其實，風塵雙俠並不是囚禁在堡內。」

蔡曉梅道：「楊堡主老奸巨滑，這一着非常出人意料之外，如非玉哥哥你來得早，等得久，只怕小妹找破了頭，也找不出蛛絲馬跡來。」

臨危不亂　智勝堡主

囚禁「風塵雙俠」的地方，在楊家堡後山，約五里處。

那裏是一道死谷，谷口形成瓶頸，要想通過瓶頸不被人發現，勢比登天還難。

古季玉微微一笑，却領着蔡曉梅繞到一座懸崖之上，從草叢中取出一根早有準備的長繩，兩人吊繩而下，神不知鬼不覺的就進入了死谷。

蔡曉梅笑道：「玉哥哥，眞是有心人，小妹好不敬服。」

古季玉笑道：「小兄來此數月，連這點準備都沒有，豈不叫梅妹你笑話。」

身形落地後，古季玉領着蔡曉梅來到一處懸崖之下，下有一個高不過二尺多的洞口，洞口被一道石門關得死死的。

蔡曉梅長嘆道：「看來要想入內，勢比登天還難。」一面四下張望，可是夜色沉沉，看不出四週景物。

古季玉道：「小兄想了很久，只有使用火藥一法炸開洞口，然後强行救人。」

蔡曉梅道：「你懂使用地雷火藥？」

古季玉搖了一搖頭道：「我不懂，但我有朋友懂，一請即可前來相助。」

蔡曉梅道：「得手之後，如果風塵雙俠身受重傷，不能行動，我們又如何分身却敵？」

古季玉點頭道：「梅妹，你深謀遠慮，說得甚是，就你我兩人，人手實感不足，我們再去邀些友好來，準備之後才能動手。」

蔡曉梅沉吟了半天，沒有任何表示，古季玉微現不耐之色，道：「梅妹……你在想什麼？」

蔡曉梅道：「小妹甚是懷疑這石洞之中關得有人。」

古季玉一怔道：「梅妹，你爲何有這種想法？」

蔡曉梅望了古季玉一眼道：「玉哥哥，你看這洞口石門緊閉得密不透風，裏面如果有人，豈不要被活活悶死！」說得一點不錯。

古季玉迷惑的道：「可是小兄曾在此處守候經夜，確會見到有人進入洞內，這就怪了。」

蔡曉梅道：「莫非另有通風孔道？」

古季玉說道：「照說非有通風孔道不可。」

蔡曉梅道：「我們找一找。」閃身開始找尋起來。

這座死谷，地形非常險要，除了谷口瓶頸地帶駐有高手把守之外，谷內却無其他的守護。

事實上也沒有使用其他守護人的必要，進谷就不容易，縱然費盡氣力打進谷來，要找到這洞口也非易事，就算找到了這洞口，洞口石門緊封，要想打進去談何容易，怕不一個夜晚就白白的過去了，那時，楊家堡之人聞訊趕來，谷口一封，來人就成了甕中之鼈，非降即死。

他們在谷內一番搜查之下，沒有找到任何可供通氣的孔道。

眼看時近四更光景，兩人只好借助繩索，翻上懸崖，出了死谷，暫時退出楊家堡附近。

這次，古季玉領着蔡曉梅來到一處獵戶人家，這戶人家只有母子二人，母親只有五十左右，看似半老徐娘，兒子廿四五，是個非常壯碩漢子，他正出門去打獵。

古季玉早已和他們認識，他和那兒子點了點頭，便領着蔡曉梅走進屋內。屋內甚是乾淨清爽，給人的感受是舒暢溫馨。

古季玉稱那婦人爲馬大娘，蔡曉梅也跟着叫馬大娘。

馬大娘熱情好客，先準備洗臉水和早點，接着又替蔡曉梅準備了一處休息的房

間，好不感人。

古季玉拍拍蔡曉梅香肩，道：「折騰一夜，你也累了，好好休息去，小兄去看看動靜去。」

蔡曉梅默默含情的點頭進入房內，盤膝坐定，閉目垂臉調息起來。

一息調罷，蔡曉梅已是精神抖擻，疲憊盡消。

馬大娘適時走進房來，請她出去用午餐，古季玉還沒有回來，菜餚甚是可口，蔡曉梅吃得津津有味。

飯後馬大娘又替她泡了一壺香茗，陪着她一面飲茗，一面閒話家常。

蔡曉梅這才知道，馬大娘母子是獵戶人家，在武林之中也跑過幾年，後來，馬大叔因禍去世，馬大娘才帶着兒子在此打獵爲生。

馬大娘母子是數月初才認識古季玉的，古季玉與她的兒子馬鵬飛交上了朋友，就常常來住了。

至於，古季玉的身世背景，馬大娘就不大清楚瞭解。

蔡曉梅與馬大娘一番交談下來，甚是投緣，不知不覺一談就是半天。

古季玉還沒有回來，又到了用晚飯的時候了。

蔡曉梅幫着馬大娘做了晚飯，馬大娘取了一小瓶「竹葉青」笑道：「難得與姑娘談得甚是投機，老身今天要和姑娘喝二杯，以助雅興。」

蔡曉梅行走江湖有年，有時爲了驅寒去風，偶而也喝上一二杯，她雖然不嗜酒，却也勉强能夠奉陪。

常言有道：「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馬大媽能言善道，待客又是誠意熱情，蔡曉梅情不可却，邊飲邊談，不知不覺，一瓶「竹葉青」已喝得點酒無存。

馬大娘笑呵呵的道：「姑娘醉了，老身扶姑娘去房中休息吧。」伸手攙扶葉曉梅柳腰之際，有心無意的碰了葉曉梅的「腰眼穴」一下。

蔡曉梅醉態可掬，瞟了馬大娘一眼，任由馬大媽，送入房中睡下。

馬大娘可沒小看蔡曉梅，蔡曉梅一眼望來，很叫馬大娘暗暗吃驚，待得蔡曉梅怡然入睡，這才吁了一口長氣，退出了房來。

房外不但她的兒子走了出來，古季玉也同時現身出來，古季玉忙問道：「如何了？」

馬大娘道：「再精明的人，遇上了我馬大娘，也要叫她吃我的洗脚水，何况，她還只是一個半生半熟的半調子，豈能逃得過我馬大娘的手心。」

古季玉一笑道：「謝了，我進房去看看！」

馬大娘伸手攔住古季玉道：「去不得，藥力尚未完全行開，她體會不到其中妙趣，你得不到她的心，這樣不但僨事，也許她事後還會殺了你。」

古季玉咬着牙齒苦笑道：「這等待的時光，却是叫人好不難耐。」

馬大娘笑道：「一盞熱茶時光，再難耐也要等一盞熱茶時光，否則，出了差錯，你只有自己負責了。」

馬鵬飛嘻嘻笑着插嘴道：「桃花運可不好走的啊，小心一點，大娘，我們走吧，這場戲我可看不下去了。」從這種語氣中不難想像到，馬鵬飛那裏會是馬大娘的兒子。

馬大娘與馬鵬飛走後，古季玉眞不敢妄自行動，先逞慾念，只有咬緊牙關，苦苦的等了一盞熱茶時光，晃身射入房內。

蔡曉梅橫陳在床上，臉上縱放着深紅色的花朵，看得古季玉好不心蕩神迷，口中輕輕的叫着：「好妹子，玉哥哥馬上就給你……」

給什麼？突然沒有了下文，古季玉笑哈哈的臉色，突然變得慘白……。

原來，忽然有一道冰涼的劍氣，正抵在他背心穴上，只要那劍氣一送，他就沒戲可唱了，人到這時候，誰還笑得出來。

「劍下留人！」誰能相信，叫這話的人居然是蔡曉梅，而且，翻身坐了起來。

古季玉頭一低，恨不得有個地洞，好鑽了下去，同時邪念又起，暗忖道：「莫非這妞兒，眞被我釣上了？」

他身後响起了一道冷冷的聲音，道：「對不起，破壞了你們的好事，我是來討你十兩銀子欠帳的，姑娘欠了我十兩銀子，還記得不？」是黑寡婦司徒無霜。

蔡曉梅道：「記得，不過小妹要賴帳了。」

黑寡婦司徒無霜冷冷哼一聲，道：「我司徒無霜的帳你敢賴！」

蔡曉梅道：「罰你多管閑事。」

黑寡婦司徒無霜哈哈大笑道：「我司徒無霜成了多管閒事的人了。」

「唉，看來眞的白担心了！」聲音來自門外，隨之寂然，並沒有人進來。

黑寡婦司徒無霜喝聲道：「喂！什麼人？」

蔡曉梅道：「人家早已走了，大姊，你可不能走，小妹還有帳和你算。」

臉一正，轉向古季玉道：「你到底是什麼人，說出你的眞名實姓來。」

古季玉裝出可憐兮兮的姿態，吞吞吐吐的叫道：「梅妹……」

「啪！」臉上挨了一下，黑寡婦司徒無霜管閒事管上了癮。

古季玉叫了一聲，忙又改口道：「在下……在下……」

黑寡婦司徒無霜冷冷的道：「我知道他叫空心浪子花少青，和這種人有什麼可嘍嗦的，一劍殺了最好。」

蔡曉梅一笑道：「廢物尚且有用，何况個活生生人。」

黑寡婦司徒無霜一怔，道：「姑娘，你……」

蔡曉梅道：「如蒙不棄，最好叫小妹一聲妹子。」

黑寡婦司徒無霜訕訕的一笑，道：「妹子這兩個字，大姊我平生還未叫過哩，妹子，你可是眞的喜歡上這小子了？」看蔡曉梅這種態度，誰能不這樣想。

蔡曉梅一笑，道：「小妹要這樣沒有眼光，就不配你大姊叫的這一聲『妹子』了。」

黑寡婦司徒無霜哈哈大笑，道：「開心，開心，大姊沒看錯你。」

蔡曉梅笑道：「他們的鬼心思，小妹

早就看出來了！只是下一步計劃，却被大姊破壞了。」

黑寡婦司徒無霜啞然失笑道：「看來大姊只能幹殺人的行當。」

蔡曉梅道：「能不殺人，還是不殺人的好。」

黑寡婦司徒無霜道：「妹子說得也是，大姊以後要多想想……剛才，你說我破壞了你的計劃……」

蔡曉梅一笑道：「一計不成，小妹還有第二計。」

黑寡婦司徒無霜吁了口氣，道：「這就好，否則，大姊不知要多麼抱歉了。」

蔡曉梅道：「咱們來問問這位花大少……」頭一轉，轉向空心浪子花少青，道：「花兄，你道小妹爲什麼請司徒大姊留下來？」

空心浪子花少青一怔，不知蔡曉梅用心何在，也答不上話來。

蔡曉梅接着說道：「司徒大姊殺人像殺鷄一樣輕鬆，希望你不要惹惱了司徒大姊。」

黑寡婦司徒無霜殺人不貶眼，誰見了不頭痛，空心浪子花少青悚然道：「姑娘有什麼話，但請吩咐，在下知無不言。」

蔡曉梅道：「請說說你們這次的安心何在？」

空心浪子花少青道：「掌握姑娘，把羅氏兄妹交出來。」

蔡曉梅道：「這樣說來，你們還沒有找到風塵雙俠，要以他們的一對兒女爲餌了？」

空心浪子花少青道：「風塵雙俠確已落到了楊堡主手中，但是他們死不就範，所以想到利用他們兒女。」

蔡曉梅道：「風塵雙俠可是就關在那山洞之內？」

空心浪子道：「是不是眞的關在那石洞之內，在下不敢確定，在下到底還不是他們的近身心腹。」

蔡曉梅道：「如果，我想見到他們，有辦法嗎？」

空心浪子花少青說道：「姑娘如果中了計，被楊堡主收爲心腹，由姑娘向楊堡主開口，應該有此可能。」

蔡曉梅點頭道：「好，我們來個將計就計，去見見楊堡主……」

黑寡婦司徒無霜大叫一聲，截口道：「妹子，不可。」

蔡曉梅訝然道：「大姊有何高見。」

黑寡婦司徒無霜道：「女孩子清白要緊，豈可落人口實。」

蔡曉梅一笑道：「想不到大姊也沒看開，濁者自濁，清者自清！小妹有此爲證，怕什麼？」挽起袖子，在黑寡婦司徒無霜眼前亮了下手臂上的「守宮砂」。

江湖兒女，闖蕩江湖，可不是在家中做大姑娘，接觸廣泛，不讓鬚眉，爲示清白，多大玉臂之上點上「守宮砂」，一則以自勉，再則以示信。

黑寡婦司徒無霜依然搖着頭道：「人言可畏，妹子！尤其是對你，這大不妥當了。」

蔡曉梅道：「小妹也是常人，大姊別把小妹抬得太高了，如果將來的他，不能體諒小妹的作爲，也就不値得小妹付托終身了。」

黑寡婦司徒無霜搖頭笑道：「人道大姊我是個怪女人，想不到你妹子比我更怪，怪不得大姊我一見你之下，就有相惜之感。」

蔡曉梅道：「你我身爲婦人女子，行走江湖，原就吃虧太多，如果再放不開懷，處處縛手縛脚，求全反辱，那就不如回家去做大小姐的好。」

黑寡婦司徒無霜的胸心豁然而開，敞聲大笑着道：「與妹子一夕話，勝讀百年書……」

蔡曉梅笑語道：「十年書！」

黑寡婦司徒無霜道：「管他幾年書，反正你說得痛快，大姊我聽得痛快就是，你放心去幹，有大姊我替你作證。」

蔡曉梅笑道：「大姊你不保證也就罷了，你要一作證，小妹可就更糟了。」

黑寡婦司徒無霜「啊，啊……」一連「啊！」了好幾聲，才把蔡曉梅話中之話明白過來，訕訕的道：「做了你的大姊，不能再叫你面上無光，走着看，大姊一定叫人人刮目相待。」

雖是玩笑之言，仍有潛移默化之功，蔡曉梅也沒想到黑寡婦司徒無霜是如此坦誠的性情中人，肅然說道：「小妹爲大姊賀。」

黑寡婦司徒無霜一揮手，道：「我走了。」

黑寡婦司徒無霜走了，蔡曉梅向空心浪子花少青伸手讓道：「花兄，請坐下來，好談話。」

空心浪子花少青也是見過不少世面的人，想不到蔡曉梅心胸之寬廣，大出他意料之外，不但不呵斥他，反而和顏悅色，禮貌相加，愕了一愕，道：「在下……在下。」

蔡曉梅道：「花兄，能否相助小妹，但憑一言。」

空心浪子花少青長嘆出聲，道：「在下與楊堡主過去原無深厚交情，不過是利之所在，互相利用吧了，剛才聽了姑娘的話，在下願意聽命，以贖前愆。」

蔡曉梅欠身道：「小妹謝過花兄。」

空心浪子花少青非常不好意思，連連還禮，道：「在下慚愧……」

屋外傳來一陣脚步之聲……

蔡曉梅輕聲道：「花兄，你仍是古季玉。」

這時，來人脚步之聲巳經進入了前堂，只聽一聲哈哈大笑揚了起來：「古老弟，蔡姑娘！你們好啊！」

敢情，楊堡主也趕來了。

蔡曉梅一推古季玉，古季玉急步迎了出去，蔡曉梅却躲在房內沒有出去。

這時，羞答答的，那能見人，做得情眞意眞，楊堡主更是裝得知情識趣的又發出一聲笑聲，道：「兩位新婚大喜，老夫設宴爲兩位賀，老弟，別忘了時間，老夫先回堡去了。」

外面走了楊堡主，門口出現了馬大娘，笑哈哈的道：「姑娘大喜！」就要去收拾床上的被單。

床上被單原巳被蔡曉梅掩了起，可經不起最後的攷驗，好在這不是正正當當的行爲，蔡曉梅藉着不正常的羞澀，一把搶起被單，羞羞的道：「不……我自己來……」抱着被單，跑到後面，自己清洗。

馬大娘精明一輩子，只想到憑蔡曉梅的身份，做了這種見不得人的事，既要面子，又害羞，把被單搶去，自是非常自然，她却沒想到全不是那回事。

馬大娘望着跑出去的蔡曉梅，還輕輕的「啐！」了一口，道：「呸！誰要洗你那騷水。」

蔡曉梅洗好被單，人總是羞羞答答，不願多說話。

馬大娘看了，心中只是好笑，暗罵道：「臭丫頭，再過幾天，老娘還有你好受的。」

古季玉爲打破這尷尬的場面，嚷着道：「梅妹，楊堡主親自來請，盛情難却，我們這就到楊家堡去吧。」

馬大娘道：「新娘子不好走路，還不去叫輛車去。」

蔡曉梅一拉古季玉跑出去，身後還傳來馬大娘的呼聲道：「姑娘好實在的身子，當年我可三天起不了床哩！」跑出老遠，蔡曉梅放開古季玉，古季玉惶恐的道：「姑娘，在下眞想回頭去殺了她。」

蔡曉梅一笑，道：「五毒娘子人毒，心毒，嘴更毒，用不着生她的氣。」

古季玉一怔道：「姑娘知道她是五毒娘子！」

蔡曉梅道：「要少吃虧，只有多留心，小妹早知道她這個人不說，一進屋就看出她是個用毒行家，一經推想，不難猜出她是誰了。」

古季玉「啊！」了一聲，口中吶吶，欲言又止。

蔡曉梅道：「古兄，你有什麼話，請說？」

只見古季玉囁嚅地說道：「在下……在下……」

蔡曉梅說道：「古兄，你有話但說無妨。」

古季玉費了很大的勁，才說出口：「姑娘又是怎樣看出在下……」意思到了，下面的話，說不出來了。

蔡曉梅道：「誠於內形之於外，眼中有色，心中無情，豈是守禮君子的行徑，古兄，小妹不嗜殺，要是遇上別人，古兄難逃一死。」

古季玉悚然道：「多行不義必自斃，此番得遇姑娘，在下知罪矣。」

一路上，古季玉面對玉人，自羞自慚之感，總去抹之不去，言談擧止，又顯得拘謹無措，那裏像個大樂中的得意之人。

蔡曉梅揚了一揚柳眉，道：「古兄，這樣不行，變了一個人似的，可要壞了小妹。」

古季玉道：「不知姑娘的胸心皎潔倒也罷了，現在在下如何放肆得起來？」

蔡曉梅道：「胸懷坦蕩，但問無愧我心，古兄能不着像，便能天馬行空，行其所行，止其所止。」

古季玉原是積惡之人，初萌善念，這時聽了蔡曉梅的這番話，更是敬服感佩，暗暗自責自勉。

楊家堡楊堡主顯然存心張揚古季玉和蔡曉梅的喜事，堡前居然懸燈結綵，派有吹鼓手在堡前吹吹打打迎接他們。

堡內佈置了一個喜堂，喜堂上擺了十二桌酒席。

這原是師出無名的事，總算楊堡主找了一點理由，說古季玉是他的乾兒子，他替乾兒子與蔡曉梅擧行文定之禮，算是名正言順了。

座上貴賓，除了武當天鶴子與衡山鐵劍先生外，又增加了許多附近的武林人物，確也相當熱鬧風光。

堡主楊東與厚着面皮，要古季玉和蔡曉梅行了見面之禮，蔡曉梅居然處之泰然，行禮如儀。

堡主楊東與心中大樂，暗忖道：「任你蔡曉梅如何厲害，你也逃不過老夫的如來佛掌吧。」

蔡曉梅遊目之間，却發現武當天鶴子與衡山鐵劍先生劉無我都有一臉迷惑之色，不由心中暗自忖道：「他們兩人現出如此神色，可見他們並非與楊堡主同流合汚，不知什麼原因，巧在楊家堡吧了，如果能把他們二人引爲臂助，那就太好了。」

同時，蔡曉梅還發現了「人面秀才」孫謀，「人面秀才」孫謀還暗暗向她遞了一個暗號，心中更是大定。

武當天鶴子與衡山鐵劍先生劉無我都算是比較重要的貴賓，雖沒有和古季玉與蔡曉梅坐在一桌，也坐在極爲隣近的隣桌上。

蔡曉梅借着敬酒的機會，先碰了武當天鶴子一下，接着又碰了衡山鐵劍先生劉無我一下，這只是一種暗示，他們能不能領悟，就看他們了。

可是，她沒有說任何一句話，任何一個字，萬一看走了眼，他們也不能指說他什麼，這是蔡曉梅心思細密之處，先站穩脚跟，然後求發展。

酒宴散後，像送新娘入洞房一樣，他們被送進了一間華麗的洞房，只缺少了鬧洞房的熱鬧。

洞房中留下了蔡曉梅與古季玉，古季玉說不出的歉疚地道：「眞想不到他會來這一手，眞是對不起姑娘。」

蔡曉梅笑了一笑，道：「他用故意誇張的手法，來堵我的嘴，加强對我的控制，接下來，他就想把我們引爲心腹了，我雖然犧牲很大，相反的，所收到的效果也是非常可觀。」

古季玉愧疚難容的說道：「這樣……這樣對姑娘，在下總覺得……姑娘是太過於犧牲自己了，姑娘……姑娘……將來對那些……」

蔡曉梅苦笑一聲，道：「船到橋頭自然直，想那麼遠做什麼？」

忽然，有人在門外敲了三下，接着又敲了二下……

古季玉走去打開房門，一見來人不認識，不免一震，道：「你是誰？」

蔡曉梅道：「孫老哥，快請進來。」接着又向古季玉介紹道：「孫老哥就是『人面秀才』，不知古兄可耳聞？」

「人面秀才」孫謀的名氣可比古季玉大得多，古季玉心神一震，抱拳道：「原來是孫大俠，在下久仰……」

「人面秀才」孫謀雙目一瞪，道：「小子，算你運氣好，要不是蔡姑娘一片仁

慈之心，老夫非叫身遭百刦而死不可。」

蔡曉梅笑道：「老哥哥，別數說古兄了，古兄已答應帮小妹的忙了。」

「人面秀才」孫謀眉頭皺得老高道：「小妹子，你的花樣也眞多，幾乎把老夫急死了。」

蔡曉梅一笑，道：「小妹因爲知道有老哥哥在暗中護法，縱然危險也不會有問題的。」暗護之情，一言表過。

「人面秀才」孫謀苦笑道：「老夫眞是服了你了，像今天這種事，你都做得出來，不但前無古人，只怕將來也不會再有來者，大妹子，你這是何苦來，其他的辦法還多得很哩！」

蔡曉梅道：「老哥哥，你和楊堡主算得上是生死之交，但你又知道他多少？」

「人面秀才」孫謀道：「老夫惡名在外，楊堡主多少有點顧忌，所以，老夫能升堂，却不能入室，他的眞正用心，老夫眞還弄不清楚。」

蔡曉梅一笑，道：「這就是了，不是小妹誇口，此後小妹必爲楊堡主心腹大將之一。」

「人面秀才」孫謀點頭道：「大妹子智慮過人，楊東興自投羅網，這一點，老夫完全相信。」

蔡曉梅道：「楊東興可也不是簡單人物，要不是這將計就計的苦肉計，只怕很難獲得他的信任。」

「人面秀才」孫謀道：「大妹子說得也是，只是……」

蔡曉梅笑道：「老哥哥，事已至此，別的話就不要多說了。」

「人面秀才」孫謀慨嘆了一聲，說道：「風塵雙俠也不知前輩子積了多少德，能够得大妹子你這樣不計一切的去維護他們。」

蔡曉梅道：「老哥哥，此時而來，不會無因吧？」

「人面秀才」孫謀道：「原是有些話想和你說，現在老哥哥改變了主意，不想說了。」

爲什麼又改變了主意？蔡曉梅沒有追問下去，只道：「老哥哥，小妹想和天鶴子與鐵劍先生談一談，不知老哥哥有何不着痕跡的妙法？」

「人面秀才」孫謀道：「此事萬萬不可。」

「爲什麼？」

「人面秀才」孫謀道：「目前，你一言一行都在楊東興嚴密監視之下，等取到楊東興的信任之後，再言其他的吧。」

蔡曉梅沉思了片刻，點頭道：「老哥哥說得是。」

「人面秀才」孫謀道：「好了，老夫要走了。」

「人面秀才」孫謀走後，古季玉訕訕的道：「他可靠麼？」

蔡曉梅點頭道：「他很可靠，你知不知道，昨夜要是黑寡婦不出手，他也會出手的。」

古季玉倒抽一口冷氣，說道：「呀！好險……。」

門外又有人前來叩門，叩門聲方起，來人便大笑一聲，問道：「玉兒，梅兒，老夫此時前來，沒有打擾你們吧。」

蔡曉梅一面示意古季玉去開門，一面自己把頭髮弄亂，低頭坐在床沿，不勝嬌羞之至。

楊堡子身後帶了一個婢女，婢女手中托着一隻托盤，托盤上蓋着一塊紅綾緞，遮住了盤中之物。

楊堡主望着蔡曉梅一笑，道：「老夫一時疏忽，忘了替你準備見面禮，現在補送過來，梅兒，你不會見怪吧？」

蔡曉梅盈盈一禮道：「乾爹如此厚待梅兒，梅兒感激不盡。」

楊堡主親手自婢女手中接過托盤，拉開紅綾，道：「梅兒，你閃電十三式，快絕人寰，老夫默察你快劍之强，强在速而險，劍之取用，在短而不在長，你看看這把劍如何？能否盡展你快劍之長。」

憑他這一番話，一針見血，在武功上的成就，不言可知，他不但不簡單，簡直太不簡單了。

蔡曉梅震撼之餘，舉目向托盤之中望去，只見托盤中放的一把短劍，長約一尺二寸左右，劍鍔形同月牙，外套綠色鯊皮劍鞘，劍柄也是綠色的，此外別無紋飾，看不出名貴之處。

蔡曉梅雙手接過短劍手按卡簧一拔劍鋒，只見一道綠色光芒泛眼生輝，冷氣逼人。

身泛綠色光芒的寶劍，世間絕無僅有，那是在五百年前由冶劍名家飛雲子所鑄，雖不如干將莫邪之名動天下，其鋒利之處，截金斷玉，一如古之名劍干將莫邪，因其身泛綠色，鍔如月形，被稱之爲「綠月」。

蔡曉梅眉頭一跳，大叫一聲，道：「綠月！」

楊堡主哈哈大笑，道：「梅兒，能知道此劍爲『綠月』，的是此劍主人，名劍配美人，可喜可賀。」

蔡曉梅心中大喜之下，大禮多謝道：「多謝乾爹厚賜，梅兒粉身難報。」

楊堡主聽了蔡曉梅的話，心中的快樂比蔡曉梅更勝，哈哈大笑之聲，不絕於耳：「我們已是自己一家人，何報之有，但願你今後，能彼此同心，做出一番事業就好了。」

蔡曉梅道：「乾爹之言，正合梅兒之意，梅兒雖是女流之輩，雄心壯志，不讓鬚眉，不瞞乾爹說，梅兒這次前來楊家堡，不無揚名立萬之意。」

楊堡主朗笑的聲音更大了：「好呀，你原來想踏着楊家堡的血跡向上爬。」

蔡曉梅在楊堡主連連笑聲影响之下，神情態度逾見輕鬆開放，笑哈哈的說道：「不找名氣的楊家堡墊脚，還有什麼人好找。」

楊堡主說道：「你是有心找老夫的碴了。」

蔡曉梅欠身道：「以後不敢了。」

楊堡主一笑道：「其實，你眞找對了，要不我們怎會成爲一家人，讓老夫得到你這可愛的助手。」

蔡曉梅說道：「乾爹，你太抬舉梅兒了。」

楊堡主道：「老夫不是抬舉你，放眼當今武林，能以弱敵强，屢戰屢勝的人，捨你梅兒，實爲少見。」

蔡曉梅含笑道：「梅兒不過小心眼兒多些罷了。」

楊堡主道：「將在謀而不在勇，一勇之夫，車載斗量，又有幾人能睥睨江湖，雄視天下。」

蔡曉梅笑道：「如此說來，梅兒這小聰明尚有可取之處。」

楊堡主道：「何只可取，簡直大爲可取。」

蔡曉梅精神大振，秀目一睨古季玉道：「玉哥哥，有勞你去弄些酒菜來，今晚小妹要向乾爹敬酒三杯，暢論天下英雄。」

人家是話不投機半句多，他們現在是越說越投機，頗有相識恨晚之概。

楊堡主揮手止住古季玉，轉向他帶來的婢女道：「銀花，你去備酒，以後，你就撥在梅少奶奶房中，服侍梅少奶奶。」

銀花欠身向蔡曉梅行了一禮，就要轉身出去，蔡曉梅還是向古季玉示意，道：「你不是有一道美味傑作麼，何不去露一手，孝敬孝敬乾爹。」

古季玉當然應命而去，蔡曉梅待得古季玉走出房外之後，自言自語道：「玉哥哥有其所長，亦有其所短，會享受却無大志，這些談話，怕不把他蹩死了。」

楊堡主暗忖道：「此女心思週密，公私分明，如能確實掌握了她，必可担當大任。」

酒菜送來後，古季玉沒有回來，銀花說，他見外面月色甚佳，到花園中賞月去了。

細飲漫談，蔡曉梅的話中之意，顯出了非常强烈的野心，聽在楊堡主之耳中，除了受用之外，更生知己之感，哈哈笑道：「梅兒，你要早來老夫楊家堡幾年就好了。」

蔡曉梅道：「現在也不遲呀！」

楊堡主道：「你要早來，風塵雙俠的事，就不會費這麼大的周折了。」

蔡曉梅說道：「乾爹與風塵雙俠之間，到底有些什麼過節，梅兒至今還是不大清楚。」

楊堡主道：「過節是談不上，他們握有老夫一件關係重大之物，老夫非得到手不可。」

蔡曉梅脫口問道：「是什麼東西？」

話聲出口，又自知失言，忙又道歉道：「對不起，梅兒多話。」

楊堡主道：「老夫既然提起此事，本就要告訴你，何多問之有。」

接着輕嘆一聲，道：「說起來，那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一根『蜂王刺』而已。」

蔡曉梅一笑，說道：「絕毒暗器『蜂王刺』，並非難找之物，家師處就有得此物。」

楊堡主道：「此刺非是那絕毒暗器，乃是眞正的蜂王刺，此刺乃長於天山一種『鐵骨金蜂』身上，『鐵骨金蜂』原本就極爲罕見，要找百年以上的『鐵骨金蜂』，更是難上加難，風塵雙俠手中便握有一枚百年『鐵骨金蜂』蜂王的刺，老夫軟硬兼施，用盡方法，風塵雙俠就是不放手，好不令老夫氣惱。」

蔡曉梅道：「哦？這刺對他們很重要麼？」

楊堡主道：「老夫想不出對他們有何重要之處，不過在老夫而言，確是非常重要。」

蔡曉梅輕「啊！」了一聲，沒有再問下去，再問下去，就有探人隱私之嫌了。她沉吟了一下，道：「梅兒想見見他們，看看有沒有辦法想。」

楊堡主道：「好，我們晛在就去。」

一聽有辦法，馬上就點頭，想那「蜂王刺」眞是想瘋了。

風塵雙俠確實是關在那死谷的石洞之內。

洞口雖小，入洞之後，裏面却甚是寬大，前後共有三道石門之多，每道石門之間，各有二十位死士把守，要想過關而入，談何容易。

蔡曉梅隨着楊堡主前往，自是一路順暢，通過三道石門，在一間石室之內見到了風塵雙俠。

照時間計算，風塵雙俠落到楊堡主手中，爲時並不太久，可是眼前的風塵雙俠，他們身上已找不出半點英風俠骨的影子，只是一對可憐的老翁老婦而已。

由此，不難想像，他們身受之苦，非比尋常。

楊堡主沒有現身，只由蔡曉梅與他們見面。

蔡曉梅開門見山的道：「晚輩蔡曉梅見過兩位前輩，不知兩位前輩是否知道晚輩？」

風塵雙俠兩人眼中同時掠過一道神光，接着却搖着頭沒答話。

蔡曉梅一笑道：「照說，兩位應該是見過晚輩的。」

羅玄（兆南）冷冷的道：「我們不認識你，也不知道你是誰。」

蔡曉梅道：「晚輩護送令郎令媛，千里迢迢遠走金蘭村，難道兩位眞狠得下心，沒有暗中一窺令郎令媛？」

李萍說道：「你說的什麼話，我們不懂。」

蔡曉梅長聲一嘆，道：「如此說來，你們應該不是風塵雙俠了，倒白費了我一番心機，告辭。」二話不說，轉身就走。

李萍先就忍不住，喝了一聲道：「站住。」

蔡曉梅說道：「疑心生暗鬼，何必多談。」

李萍說道：「不錯，我們在暗中見過你。」

羅玄道：「你是怎麼找來的？」

李萍接着又問道：「我們的兒女怎樣了？」

蔡曉梅道：「現在我不能告訴你們什麼，倒要你們證實一下你們的身份。」

羅玄道：「我們要不是眞的風塵雙俠，楊老兒也不會如此對待我們了。」

蔡曉梅道：「你們知不知道，楊堡主爲甚麼囚禁你們？」

羅玄說道：「還不是爲了什麼『蜂王刺』。」

蔡曉梅道：「說實話，你們有沒有『蜂王刺』？」

李萍道：「沒有，我們不知道什麼是『蜂王刺』。」

蔡曉梅道：「那根『蜂王刺』對你們

並沒有什麼用途，兩位狠心捨棄兒女，不知用心何在？」

李萍道：「我們的兒女現在那裏？」

蔡曉梅道：「我已收他們兩人爲徒，他們健康快樂，前程如花似錦。」

李萍忽然向羅玄叫道：「大哥……」

羅玄長嘆一聲，道：「罷了，不錯，我們是有一根『蜂王刺』。」

蔡曉梅道：「『蜂王刺』現在何處？」

「不用問，想也想得到，『蜂王刺』一定不在他們身上，要在身上，怕不早被楊堡主搜了出來。」

羅玄道：「你們得『蜂王刺』，我們要安全團聚。」

蔡曉梅說道：「好，我去替你們安排吧。」

一句話，離開了風塵雙俠，楊堡主接着她大樂道：「梅兒，眞有你的，三言兩語，你就把這個死結解開了。」

蔡曉梅皺了一皺雙眉道：「我很懷疑，他們手中還有『蜂王刺』，要不他們能不早就交了出來。」

楊堡主點頭道：「言之有理。」

蔡曉梅道：「梅兒想多和他們談幾次話，不難測知他們的眞正心意。」

楊堡主點頭道：「好，老夫吩咐他們，任你出入。」

回堡路上，蔡曉梅忽然問道：「梅兒好像見到『人面秀才』在堡中出現。」

楊堡主道：「他是老夫故交。」

蔡曉梅說道：「梅兒和他交過一次手，此人才智非凡，如非僥倖，梅兒幾乎落敗。」

楊堡主一笑道：「孫謀如果知道你對他的看法，定興知遇之感。」

蔡曉梅道：「梅兒想用他這個人。」

楊堡主笑道：「好呀！你們兩個人如果能合作無間，大事可成也。」

楊堡主暗中顧忌「人面秀才」孫謀的陰毒，不敢把他引爲心腹死黨，但對他的才智也頗爲器重，尤其，有一點可以放心的是「人面秀才」的令譽，註定了他做不出好事來，由他監視蔡曉梅，自己更可大放寬心，高枕無憂了。

楊堡主再狠再毒，又怎樣想得到如今的「人面秀才」已不是從前的「人面秀才」了。

第二天，楊堡主正式介紹蔡曉梅與「人面秀才」孫謀見了面，還拍着「人面秀才」孫謀的肩頭笑着道：「孫兄，曉梅已經不是外人，過去的事，不要再放在心上了。」

「人面秀才」孫謀，點頭之下，只差沒有笑破肚皮，任你楊堡主如何精明厲害，做夢也想不到「人面秀才」孫謀與蔡曉梅早就成了朋友。

這一來，「人面秀才」孫謀與蔡曉梅經常在一起交頭接耳，也成了正當公事，不爲楊堡主所疑心猜忌了。

有了「人面秀才」的掩護，蔡曉梅窺定了一個時機，直接闖進了衡山鐵劍先生劉無我房中。

這時，武當天鶴子也正在衡山鐵劍先生劉無我處，研究着蔡曉梅突然改變了態度的事。

蔡曉梅的闖入，事先可沒有叩門求見，一推門三人六隻眼睛就對上了。

蔡曉梅先表示來意，欠身一躬，便道：「晚輩冒昧前來打擾二位，是想告訴二位一件事，二位很想知道的事。」有了「人面秀才」孫謀做內應，蔡曉梅只要動動嘴，就能打聽出很多消息。

原來，由武當天鶴子與衡山鐵劍先生劉無我的逗留在楊家堡，是爲了向楊堡主取回一樣東西，這樣東西，楊堡主曾經答應過他們，但一直藉口沒有交出來，所以，他們就一直留在楊家堡等待。

衡山鐵劍先生劉無我請姑娘落了座，說道：「蔡姑娘可是前來傳達楊堡主的意思，有什麼話請你直說吧，我們不會見怪的。」

蔡曉梅一笑，道：「晚輩之來，與楊堡主無關，乃是耳有所聞，特來報與二位前輩知道。」

武當天鶴子道：「姑娘，可是有關敝派的一本秘笈和劉大俠的劍譜之事。」

蔡曉梅道：「正是此二物之事。」

衡山鐵劍先生劉無我道：「楊堡主原訂月之十五，就可取來還給我們，莫非……莫非……」本來想說一句不好聽的話，話到口邊又忍住了。

蔡曉梅點頭道：「前輩猜對了，他又變卦了，而且，不準備還給二位了。」

武當天鶴子忿然道：「豈有此理，貧道決不與他干休。」

蔡曉梅道：「前輩可沒有找他的理由，他只是中間人的身份，他只須說胡麻子騙了他，前輩如何與他爭執？」

衡山鐵劍先生劉無我道：「道長，蔡姑娘的話說得不錯，偷我們東西的人是胡麻子，楊堡主只是從中帮忙我們找回失物，他要找不回來，我們怎奈他何。」

蔡曉梅道：「據晚輩所知，兩位之物，早已在楊堡主手中。」

武當天鶴子道：「那他爲什麼不還給我們？」

蔡曉梅一笑道：「他爲什麼要還給兩位？」

衡山鐵劍先生劉無我道：「事情是他通知我們來的，否則，我們也不知道他能替我們找回失物。」

蔡曉梅說道：「他的目的是在利用二位。」

武當天鶴子一怔，道：「利用我們什麼，貧道可不會任其所使。」

蔡曉梅道：「其實，他已利用過二位一次了。」

衡山鐵劍先生劉無我愕然道：「我們已被他利用了一次？」

蔡曉梅道：「晚輩與古季玉之事，兩位可不是親目所見，親耳所聞，足爲天下人作證，以二位在江湖上一言九鼎的身份，晚輩縱是掏盡三江之水，也洗不淨我的清白。」

武當天鶴子與衡山鐵劍先生劉無我不由得大吃一驚，道：「什麼！你是受了他們的挾持？」

蔡曉梅道：「我是自願的。」

武當天鶴子鼻中冷「哼！」了一聲，厭惡之情，一下子就掛到了臉上。

衡山鐵劍先生劉無我愕然道：「姑娘的話，老夫聽不明白。」

蔡曉梅於是把前後經過說了一遍，接着又道：「尙幸晚輩這條將計就計的苦肉計，被楊堡主接受了，晚輩再下一點工夫，將來不難成爲他心腹之人。」

武當天鶴子立時換上了一副肅然之色，口中連連宣誦不已：「無量佛……無量佛……」

衡山鐵劍先生劉無我讚嘆之餘，不免又搖頭太息道：「姑娘如此委曲自己，與楊堡主可是有什麼深仇大恨？」

蔡曉梅搖首說道：「晚輩與楊堡主既無私仇，亦無私怨，只是爲了風塵雙俠之故。」

少不得又作了一番必要的說明。

蔡曉梅說完之後 只聽得武當天鶴子與衡山鐵劍先生劉無我二人的眼睛都傻了，他們在江湖上跑了大輩子，可沒有見過這樣犧牲自己，只爲了帮助一個毫不相干的人。

蔡曉梅可沒讓他們有任何表示，就在他們發楞的時候，接着說道：「晚輩刻已發現了風塵雙俠的囚禁之處，特來相請兩位前輩，拔刀相助。」

武當天鶴子毫不猶豫的點頭道：「姑娘用得到貧道時，但請隨時知會。」

衡山鐵劍先生劉無我道：「姑娘人手單薄，老夫另外還帶了幾個人，隱身在百里外附近，都可隨時聽候姑娘派遣。」

蔡曉梅大喜道：「這就更好了，多謝前輩。」

衡山鐵劍先生劉無我道：「不知姑娘還要邀集些什麼人手？老夫門下可供傳信奔走。」

蔡曉梅道：「目前事情的發展，尙難預料，晚輩利在速戰速決，驚動的朋友太多，反而橫生枝節，似非所宜。」

衡山鐵劍先生劉無我慨嘆一聲，道：「姑娘……」

忽然間，「人面秀才」孫謀在外面叫道：「梅姑娘，事情完了沒有，楊堡主來了。」

蔡曉梅輕聲道：「兩位小心應答！」

腳步聲到了門口，蔡曉梅把房門打開，欠身說道：「梅兒與兩位前輩正在打了一個賭，乾爹來得正好，替我們做一公證人。」

楊堡主笑道：「你們在打什麼賭？」

蔡曉梅道：「武當七星劍法，冠絕天下，梅兒想領教幾招七星劍法，故而和我天鶴道長打了一個賭，賭梅兒閃電十三式足可與七星劍法併駕齊驅。」

楊堡主暗暗忖道：「這丫頭有了『綠月寶劍』，想出一出風頭，找老道士來了。」當下一笑，說道：「你們賭的什麼東道？」

蔡曉梅道：「賭乾爹答應了替他們找尋的東西，如果梅兒能僥倖不敗，那二件東西就是梅兒的了。」

楊堡主一笑道：「要是你敗了呢？」

蔡曉梅一笑道：「梅兒有把握不會敗的。」

楊堡主道：「你好大的口氣，武當七星劍法的厲害不說，就天鶴道長的一身功力，更比你深厚得太多，我看你還是不賭的好……何況，你賭的那二件東西，就不恰當。」

蔡曉梅嬌聲呼道：「有什麼不對？」

楊堡主道：「你難道不怕江湖上說我們巧取豪奪麼？」

武當天鶴子與衡山鐵劍先生劉無我齊聲一笑道：「堡主言重了，我等豈是如此不明事理之人。」

楊堡主笑笑地道：「人言可畏，不可不愼，兩位請看，兄弟幸不辱命，已把二位的秘笈和劍譜取來。」說話之間，從袖中亮出二本秘笈，分別遞給天鶴子與鐵劍先生劉無我二人。

他們二人各自收回自己的秘笈之後，各行舉目望了蔡曉梅一眼，眞的大出他們意料之外了。

蔡曉梅嬌笑一聲，道：「乾爹，你好壞，你要賠梅兒二本武功秘笈來。」

楊堡主笑呵呵的說道：「有！有！有！莫說二本，你再多要二本，老夫也賠得起。」

蔡曉梅道：「我現在就要。」

楊堡主道：「好，老夫現在就給你，走，別再向二位前輩胡纏了。」

人就是這樣，胡纏瞎鬧，有時反而能夠拉近彼此間的距離，把一件嚴肅的事情，變得輕鬆起來。

此時此地楊堡主忽然現身出來，做出那種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對蔡曉梅來說，可有點尷尬不安，只有這一撒嬌，才算掩蓋過去。

人家既然把二本秘笈送回，武當天鶴子與衡山鐵劍先生劉無我總不能不言不話的再在楊家堡待了下去，他們二人相視一點頭，由衡山鐵劍先生劉無我說話，說道：「堡主一諾千金，高義無雙，天鶴道兄

徵稿啟事

你有好故事嗎，你有豐富幻想力嗎？請試撰著一吓！

本社鼓勵有興趣撰寫武俠小說之有志讀者。誠意培植新作家。試用新作品、歡迎投稿。

（每個故事獨立，不超過十萬字。）

故事須新鮮緊湊。文字須簡潔有力。

情節要曲折動人。佈局要注意技巧。

武俠世界出版社 啟

與老弟，不勝感激之至，請就此向堡主告辭……」

蔡曉梅笑道：「二位前輩現在可走不得，晚輩還沒領敎高招絕學哩！」

楊堡主也笑着道：「二位來到敝堡，老夫待慢之處甚多，請多留一天，容老夫設宴與二位逘行，稍謝招待欠週之罪。」

天鶴子稽道道：「堡主盛情，貧道等却之不恭，受之有愧……」

蔡曉梅截口笑着道：「那就多留一天吧。」

天鶴子與鐵劍先生劉無我只有齊皆點頭說道：「尊敬不如從命，我們厚顏恭領了。」

蔡曉梅隨着楊堡主別過天鶴子他們二人，一路上不免暗自忖道：「此人老奸巨滑，莫非他巳看破了我的用心，這却如何是好……」內心之中，難免掀起了一份憂心。

這時，楊堡主忽然笑着道：「梅兒，你要試『綠月』寶劍，隨便找什麼人都可以，爲什麼要去找他們二人，掃了他們的面皮，却是不智之至。」

原來，是爲了這回事，蔡曉梅放下心來，長長吁了一口氣。

楊堡主領着蔡曉梅與「人面秀才」孫謀到了他內書房，一指書架說道：「梅兒，你自己看吧，你喜歡什麼，你就自己取吧。」

蔡曉梅秀目一覽而過，只見書架之上，收藏得各式各樣的武功秘笈怕沒有四五十種之多，武當秘笈與鐵劍先生的劍譜赫然亦在其中。

蔡曉梅先把武當秘笈與劉無我的劍譜取到手中，尙未翻閱，楊堡主巳在一旁笑道：「這二本和他們的原本完全一樣，你又何必費盡心機去要他們的原本。」

蔡曉梅恍然一笑道：「薑還是老的辣，梅兒一時計不及此，乾爹，梅兒就先看這二本可好？」

楊堡主笑道：「聽你的口氣，好像二本還不夠。」

蔡曉梅道：「這可是你老人家剛剛說過的啊。」

楊堡主道：「好吧，你愛看多少，就看多少，不過老夫要提醒你一句，博學不如專精。」

蔡曉梅欠身道：「謹受敎益。」

楊堡主轉問「人面秀才」孫謀道：「孫兒，你也不能身入寶山空手而回，老夫也送你一本，你自己看着取吧。」這可是難得的好機會。

「人面秀才」孫謀不能拒絕，又不能令楊堡主心痛，笑着閉上眼睛道：「多謝堡主厚賜，小弟就碰碰運氣吧。」伸手在書架上取了一本，睜目一看，原來是一本輕功秘笈，這不是什麼奇絕之書，笑着謝了楊堡主。

楊堡主笑着拍着「人面秀才」孫謀的肩頭道：「三十六計，走爲上計，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孫兒，你眞是求雲得雲，求雨得雨啊！」

蔡曉梅與「人面秀才」孫謀告辭出來，蔡曉梅皺了一下秀眉道：「老哥哥，情形看來有點不對，楊堡主太深沉了，久恐生變，小妹想速戰速決。」

「人面秀才」孫謀道：「不能快，你一快，就落到了他套中，他正在步步向你施加壓力，你只要渡過這一關，他就會鬆懈下來，然後伺機一擊，定可成功。」

蔡曉梅沉思了一陣，說道：「小妹到底年輕，養氣工夫不夠，仔細一想，老哥哥所見甚是，暫時，我們只能夠按兵不動了。」

「人面秀才」孫謀道：「按兵不動也欠妥當，有件事請你非積極進行不可。」

蔡曉梅點頭道：「找『蜂王刺』！」

「對！我們現在就去見見風塵雙俠。」

這次沒有楊堡主同行，說話方便多了，蔡曉梅輕聲地說道：「羅前輩，這次楊堡主沒有來，晚輩要告訴你一句實話，晚輩是特意來救你們的，希望你們能相信晚輩。」

羅玄仔細的打量了蔡曉梅一陣，道：「令師是那位高人？」

蔡曉梅道：「家師不老婆婆。」

李萍道：「不老婆婆就是令師，我知道，我也相信你。」

羅玄輕喝一聲，道：「萍妹……」

李萍道：「大哥，別忘了，兒女就在蔡姑娘手中，蔡姑娘要對付我們，她有的是手段，何必好言相向。」

羅玄一嘆道：「蔡姑娘，內人說得是，我們相信你了。」

蔡曉梅道：「請告訴前輩，你們不願交出『蜂王刺』，其中必有原因，其原因何在？」

羅玄道：「姑娘可知楊老賊要取『蜂王刺』何用？」

蔡曉梅道：「晚輩尙無所知。」

羅玄道：「姑娘可知楊老賊功力奇高，在當今武林之中，巳不作第二人之想，他野心奇大，專來危害武林無疑，只因沒有這根『蜂王刺』，才逼得他有翅難展、消弭了一場江湖浩刦。」

蔡曉梅聽得神情大震，肅然起敬，道：「兩位前輩如此存心，可敬可佩，晚輩年輕識淺，竟不知這『蜂王刺』與武林中關係如此重大，倒是始料未及……」

微微一頓，接着又說：「這『蜂王刺』莫非與他的功力有關？」

羅玄道：「楊老賊曾經身中寒冰陰煞之毒，毒入骨髓，功力僅剩十之四五，如果再有四五年下去，他的全身功力，就將全毀，此毒除了『蜂王刺』之外，無藥可醫，所以他非得到『蜂王刺』不可。」

蔡曉梅點頭道：「這樣說來，這蜂王刺，眞不能給他了……」皺了一皺眉頭，腦念一動道：「前輩爲何知道楊堡主身中劇毒之事。」

羅玄道：「內子李萍與楊夫人原是同門師姊妹，老夫又是知醫理，在未知他心性爲人時，老夫與他相交亦厚，而這『蜂王刺』也是專爲他而深入險地而取得，這時，他的夫人發現了他的陰謀，竟然被他害死，幸好他夫人早有預見，將他的惡行陰謀暗中作了安排，送到內人手中，老夫這才偷偷離開他，逃回金蘭村，想不到還是沒有逃過他的毒手，唉！難難！難！難！老夫晚年得子……」

難！難！難！風塵雙俠的處境，實在難！

蔡曉梅道：「楊東興有了『蜂王刺』，多少時日可以完全恢復功力。」

羅玄道：「蜂王刺只能除毒，恢復功力之能，要看他自己的修爲了，不過最快也要七七四十九天，最慢就要三百六十天了。」

蔡曉梅腦中連連閃動，道：「蜂王刺的功效，有無減低之法？」

羅玄聽得「啊！」了一聲，道：「有！有！有！老夫竟然沒有想到這簡單的法子。」

蔡曉梅道：「當局者迷，晚輩只是胡亂猜想。」

羅玄道：「普天之下任何藥物，如果保管不得法，藥性沒有不被逃逸的，蜂王刺亦不例外。」

蔡曉梅道：「過去前輩何以未將蜂王刺毀去？」

羅玄道：「蜂王刺乃是天材地寶，老夫何忍毀去，何況此物還有其他妙用，老夫常人也，豈能無私。」

蔡曉梅道：「如果現在請前輩減去蜂王刺之藥力，前輩可願行之？」

羅玄道：「可惜！可惜！最好不要暴殄天物。」

蔡曉梅道：「如不交出蜂王刺，你們絕逃不出楊東興毒手，兩害取其輕，我們只有先交出蜂王刺，然後，徐徐圖之，以除此武林公害。」

羅玄一攤雙手道：「可惜，蜂王刺不在手中。」

蔡曉梅道：「請前輩見告消滅蜂王刺藥力之法。」

羅玄道：「放入胡蘿蔔中三日，藥力減半。」

蔡曉梅轉向李萍一笑道：「前輩頭上玉釵極是別緻，可否借與晚輩一觀。」

李萍不假思索的將玉釵遞給蔡曉梅，蔡曉梅檢視了玉釵一番，微微一笑道：「蜂王刺可是就藏在這玉釵之中？」

羅玄李萍無不大驚失色，羅玄一嘆道：「姑娘妳高明的法眼。」

蔡曉梅道：「晚輩胡猜幸中而巳。」隨手將玉釵插在自己頭髮之上。

接着又問羅玄夫婦道：「二位穴道可是巳被制住？」

羅玄點頭道：「正是如此。」

蔡曉梅道：「晚輩且先替二位前輩解開穴道，二位前輩暗中調息，恢復功力，隨時準備應變。」

點穴手法，怪異而功力不深，蔡曉梅幸而能解，正要離去的時候，忽然心中一動，問道：「此處身處內洞，前輩可曾發現進出氣孔？」

羅玄及李萍顯然都沒有注意這個問題，都只有搖頭的分兒。

蔡曉梅招呼「人面秀才」孫謀出了口洞，這時可是大白天，谷內情景一目瞭然，看不出任何通氣孔的存在，說來，這是非常不合理之事，「人面秀才」孫謀道：「大妹子，你就不要操心這件事了，交給老哥哥我來辦。」

回到堡內，蔡曉梅先找來一個胡蘿蔔，取出蜂王刺放入胡蘿蔔之內，藏好胡蘿蔔，便不再做其他的事，專心研究武當秘笈中的七星劍法和鐵劍先生的劍譜。

一連過了十來天，蔡曉梅也曾去看過風塵雙俠二三次，這僅是虛應事故，掩人耳目而巳！

「人面秀才」孫謀花了十幾天的時光，終於找到了那口洞的秘密。

原來，那石洞乃是穿山而過，山那邊的洞口隱藏在一片荒草之中，極難被人發現。

目前囚人石洞的深度，僅及全洞深度的十之一二，中間用一塊大石頭，把全洞一隔爲二，但暗處却有空氣流通的孔道，因爲掩飾得好，極不容易發現。

「人面秀才」孫謀憑其想像智慧，先找到了另一個洞口，深入其中，才發現其中隱秘的。

因爲，那算是一條暗道，暗道利在隱蔽，所以也沒有人看守。

只是，中間那塊石頭太大了，有點傷腦筋。

蔡曉梅搖着手中的短劍道：「有這把短劍如何？」

「人面秀才」孫謀要過短劍，道：「這都是老哥哥我的事。」轉身走了。

蔡曉梅有一個問題擺在腦中，一直沒能作最後的決定，現在，她得好好的想一想了。

蜂王刺該不該給楊堡主？

敢情，她把蜂王刺弄到手之後，忽然多了許多顧忌，竟然，拖着沒有送給楊東興。

現在，有了打救風塵雙俠的暗道，似乎再沒有理由把蜂王刺給楊東興了。

可是，救人不能除害，要除害還是要利用蜂王刺，是不是該這個時候除去楊東興，還是讓楊東興陰魂不散的永遠糾纏不清。

不，被追殺的滋味可不好受，只有破釜沉舟幹了。

蔡曉梅下定决心，帶着蜂王刺去見楊堡主，在門外，她就叫開了：「乾爹，梅兒有個好消息向您報告……」

這裏是一座寧靜的別院，爲楊東興個人所使用，院外雖經常有人守護，但蔡曉梅享有不經通報就可進入的特權，這特權正面意義不說，至少表面上蔡曉梅能有此特權，在楊家堡中，是個令人側目的人物了。

蔡曉梅一頭衝進花廳之內，廳內無人，再轉進書房，書房裏也是沒有人，再進去，就是楊東興的臥室了。

蔡曉梅經常在這裏進進出出，可就沒有進過楊東興的臥室，這時，她當然也不好意思直闖進去，先在外面叫了一聲：「乾爹……」

室內沒有答話，却傳出一聲呻吟之聲，那是一聲顯得非常痛苦的呻吟之聲，蔡曉梅再無忌憚，矮肩穿簾射了進去。

這是一間很華麗的臥室，蔡曉梅無暇打量全室，只見臥床之上正躺着楊東興，面色蒼白，滿頭大汗如雨，全身顫慄之中發出陣陣呻吟之聲。

這是一個好得不能再好的機會，換了任何一個人，只要一舉手一落指，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了。

可是蔡曉梅不是乘人之危的人，就是施展心機手段，也要對方敗在她心機手段

之下，却不檢這種不勞而獲的便宜。

所以，蔡曉梅心目之中，只把他當做一個需要帮助的病人，別無他念。首先她伸手搭在楊東興脈腕之上，察看了一下脈息情形，然後才伸手點了他三處寧神靜氣平脈舒經的穴道，然後，翻過他的身子，一手落在他背心穴上，將一股眞力度了過去。

片刻之間，楊東興便呼吸正常，人也清醒了過來。

蔡曉梅輕吁一聲，道：「乾爹，你怎樣呢，嚇死人了。」

楊東興坐起身形，訕訕的笑道：「沒有什麼，這是老毛病，你放心！很快的就會好的。」

楊東興坐息了片刻，果然，一切都恢復了正常。

蔡曉梅這才取下頭上玉釵，在楊東興眼前搖晃着道：「乾爹，你可見過這支玉釵？」

楊東興皺着眉頭，沉思有頃，方待答話……

只聽另一個聲音道：「梅兒，讓老夫來看。」

蔡曉梅一轉頭，只見門口又出現了一個楊東興，方一楞，只見原來生病的那楊東興，已長身一起，走到門口那楊東興之前，欠身道：「屬下見過堡主。」

敢情，他是一個替身，一個假貨，蔡曉梅爲之駭然，暗中出了一身冷汗。

楊東興一揮手，斥退了那人，望着心神未定的蔡曉梅笑了一笑，道：「梅兒，不是老夫有心戲弄你，實是老夫太愛你的才華，有心培植你將來接替老夫的事業，不得不攷察攷察。」

蔡曉梅一臉不高興的道：「你現在滿意了沒有？」

楊東興笑而不答，伸手接着蔡曉梅手中玉釵看了一眼道：「這是李萍頭上的玉釵。」

蔡曉梅道：「憑這玉釵，梅兒可要向乾爹討一個大賞。」

楊東興點頭道：「憑你剛才那看護病人的心意，你就可以得一個大賞了。」

蔡曉梅道：「那算得了什麼，這個大賞，梅兒可要獅子大開口了……」

楊東興也是反應極快的人，雙眉一飛，舉起玉釵興奮的叫道：「你是說，這……這……玉釵之內……」簡直太興奮了，一時控制不了自己。

蔡曉梅點點頭道：「不錯，蜂王刺就在這玉釵之內。」

楊東興大叫一聲，道：「老夫好笨，怎麼就想不到這玉釵身上。」

蔡曉梅心中一動，又有了主意，說道：「梅兒也沒有想到，是他們自己說出來的。」

楊東興道：「他們有什麼條件？」

蔡曉梅道：「重建金蘭村的宅第，乾爹與他們之間，恩恩怨怨，一筆勾銷。」

楊東興說道：「這只是小事一件，只是……」

蔡曉梅接口道：「梅兒也向他們提了一個條件，那就是說他們離開楊家堡之日起，他們應該忘記過去的一切，從今以後，絕口不提過去一言半語。」

楊東興哈哈大笑道：「梅兒，你眞是深知我心，有你辦事，老夫無憂矣。」

蔡曉梅道：「乾爹答應了？」

楊東興道：「且慢，看過蜂王刺之後，明天再作決定。」

蔡曉梅道：「理當如此，如被他們騙了，我們這個人，可丟不起。」

第二天，楊東興點頭放走了風塵雙俠，這表示那根蜂王刺只眞不假，「人面秀才」挖了半天洞，算是白挖了。

從這天起，蔡曉梅在楊家堡的地位，一下子登了天，只要她一句話，老堡主楊東興從不打回票，說了就算，那能不人見人敬，人見人怕。

同時，老堡楊東興宣佈坐關三個月，堡中大小事務，悉由蔡曉梅指揮行事。

蔡曉梅大權在握，她有她的一套，她的管理楊家堡，一改過去的作風，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概。

當時，老堡主楊東興身邊過去的紅人，對她可說沒有一個人滿意，可是他們不滿意又能怎樣，他們根本就見不到老堡主楊東興一面，其奈蔡曉梅何。

二個月之後，楊堡主發出了慶祝的請帖。

慶祝的主文，是：

一、楊堡主坐關期滿之慶。

二、蔡曉梅二十五歲生日之慶。

被請的貴賓，黑白兩道的人物都有。

紅柳山莊也接到了請帖，這份請帖震動了紅柳山莊，也迷惑了紅柳山莊，想不到蔡曉梅居然成了楊家堡的人。

日子過得飛快，楊家堡喜慶日子，馬上就要到了。

三天前，楊家堡就有來客前來道賀，楊家堡設有賓館，極盡招待之誠。

只有一點，令人奇怪而迷惑不解，既然是辦喜事，却沒有懸燈結綵，只在廣場之上搭了一座高台。

正點時間到了，蔡曉梅孤零零的坐在高台的西邊，留着東方主位虛位以待堡主楊東興。

老堡主楊東興終於神采飛揚的出現了，看他的表情，心中不知有多高興。

當他站上高台，見了蔡曉梅的神態，不由一怔，道：「梅兒……。」

一聲未了，蔡曉梅却臉色一正，截口道：「晚輩蔡曉梅，請堡主自重，尊晚輩一聲姑娘。」

「轟！」台上楊東興楞住了，全體賓客也震動了。

楊堡主楊東興定住心神，沉聲道：「這是怎樣一回事？」

蔡曉梅肅然道：「堡主坐關三月，功力想必恢復不少，晚輩想請堡主指敎一二，並請堡主還給晚輩一個公道。」完全一張挑戰尋仇的面孔。

楊堡主完全明白了過來，哈哈大笑，說道：「蔡曉梅你原來想奪老夫的楊家堡，不惜犧牲色相，乃求進身，你好卑鄙下流。」

蔡曉梅冷靜的道：「什麼叫犧牲色相，各位請看，我蔡曉梅可是犧牲色相之人！」左臂高高舉起，衣袖褪下，一粒殷紅色的守宮砂，赫然留在上臂之上。

大胆而有效的反擊，勝過千言萬語，

全塲肅然，再也沒人敢賤視她了。

楊堡主楊東興臉色慘變，大怒喝道：「花少青何在？」花少青就是古季玉的原名。他的綽號叫空心浪子。

「晚輩在！」空心浪子花少青，居然大胆的走了出來，不過他是出現在台下，楊堡主就是想殺他，也奈何不了他。

楊堡主楊東興氣得蹂脚道：「好小子，你敢騙老夫。」

空心浪子花少青欸欸而道：「堡主，這不能怪在下，五毒娘子馬大娘在蔡姑娘身上下毒無效，在下落在蔡姑娘手中，蔡姑娘寬宏大量，不予見罪，在下能不感恩圖報，爲蔡姑娘稍盡棉力。」

楊堡主大聲喝道：「來人呀！給老夫殺了這個小子。」他是白叫了，沒有人出手。

蔡曉梅冷冷的道：「前輩不用生氣，在目前情形之下，也不會有替前輩妄施殺手。」

楊堡主楊東興那裏相信，大吼道：「難道他們敢造反。」

蔡曉梅道：「他們不是造反，只是恢復了一部份良知，動手殺人之前，會想一想了。」

楊堡主楊東興道：「你好惡毒，好陰險啊！」

蔡曉梅笑了一笑，說道：「戰之善戰者，不戰而屈人之兵，這叫陰險麼？你可知道這樣一來，要減少多少殺傷多少損失，這是陰險麼！但不知前輩爲了一己之私，巧取豪奪，視人命如草芥，又當如何說呢？」

楊堡主楊東興冷哼一聲道：「你還不是想謀奪老夫的楊家堡。」

蔡曉梅一笑道：「晚輩如果有心要楊家堡，前輩，你就有一千條命，也必死在晚輩手中，此話你可相信？」

問得好，楊堡主楊東興竟然無法否認，蔡曉梅臉色一正，道：「前輩功力通神，只可惜身中奇毒，原有功力只剩下四成左右，晚輩要取你的性命，亦易如反掌，晚輩捨此不爲，前輩可知爲了什麼？」

楊堡主楊東興冷笑道：「你詭計多端，誰知道你安的是什麼心。」

蔡曉梅道：「晚輩送你蜂王刺，讓你功力恢復到七成，你此時功力與晚輩功力，應是不相上下，晚輩要和你作一個公平的較量，你要是勝了，晚輩抖袖就走，今後任你所爲。」

楊堡主楊東興忍不住道：「要是老夫敗了呢？」

蔡曉梅道：「楊家堡還是你的，只是不准你再過問堡中之事，同時我要收回蜂王刺，不能讓你的功力完全恢復，用之爲惡。」

楊堡主楊東興放聲大笑道：「你好狂的口氣，你以爲你能擋得住老夫七成功力一擊麼？」

蔡曉梅道：「擋不擋得住前輩七成功力一擊，那是晚輩的事，前輩可願與晚輩放手一分高下？」

楊堡主楊東興口中雖是話硬，心中却也暗暗吃驚，別的不說，蔡曉梅能一口道破他的功力只恢復七成這一點，就叫他驚訝不止了。

「莫非這丫頭在蜂王刺上又弄了鬼？」楊堡主楊東興想到這一點，雙目怒光猛射，齊向蔡曉梅罩去。

蔡曉梅笑笑的道：「你明白過來了，可惜遲了。」又說中了他的心意。

楊堡主楊東興大吼一聲，道：「老夫今天要不把你化骨揚灰，難洩老夫心頭之恨。」

蔡曉梅道：「曉梅個人對前輩並無仇恨之心，只有爭勝之心，前輩要用什麼兵刄，可以吩咐下去了。」

楊堡主楊東興善用什麼兵刄，很少人知道，因爲他在楊家堡就沒人見他使用過兵刄。

楊堡主楊東興的目光射到蔡曉梅身佩的「綠月」寶劍之上，蔡曉梅微微一笑道：「前輩可要小心『綠月』寶劍的絕世鋒芒。」

楊堡主楊東興冷笑一聲，道：「取老夫龍光寶劍來！」他能把「綠月」寶劍送人，自己當然還有更好的寶劍，龍光寶劍在當今江湖上的名氣，就比「綠月」大得多。

他這聲吩咐非常有效，立即有人應聲將龍光寶劍送了上來。

楊堡主楊東興一劍在手，雙目之中凶光陡射，大喝一聲，道：「看劍！」

他眞是恨極了蔡曉梅，這時候也不講什麼身份，什麼禮貌，當胸一劍，直刺而入。

楊東興的這一劍，看似簡單直入，其實至爲奇猛，眞有翻江倒海，驚天動地之威。

蔡曉梅輕喝一聲，道：「來得好！」手腕一翻，綠芒陡盛，已掣出「綠月」寶劍迎戰對方。

楊堡主楊東興知道蔡曉梅的快劍，威力奇大，一旦失去先機，落於被動，便處處受制，極難發揮所長，是以，長劍一出，便不稍懈，着着如風，力爭先機。

蔡曉梅暗暗吁了一口氣，平靜心潮，展出零丁步法，身形飄忽，揉合閃電十三式快劍，與對方互爭先機。

二人都是以快打快的手法，一經展開，便莫辨人影，只能看到二團旋轉光團而已。

蔡曉梅眞沒說錯，楊堡主的七成功力，和她只是半斤八兩之間，這一交手下來，只打得功力悉敵，難分上下。

楊堡主這些日子以來，爲對蔡曉梅的零丁步法和閃電十三式，有了相當的瞭解，那知道這丫頭居然也藏了私，變化之奇，威力之大，大異往昔。

不過，楊堡主的功力雖然只恢復七成，憑他的武功造詣，自亦有其非凡之處，手中寶劍也是招招詭異，式式威猛，使得蔡曉梅一時無以得手。

以楊堡主前輩人物的身手，居然只能和蔡曉梅打個平手，在他來說，已夠他羞忿、怒惱、恨怨的了。

照說，以蔡曉梅的閃電十三式快劍，要想和楊堡主的一身所知所能互爭長短，實是還有一段距離，蔡曉梅也頗有自知之明。所以，這幾個月來，她利用楊堡主收藏的武功秘笈，專心致力劍道上的精進突破。

譬如，武當的七星劍法，就給了她極大的啓示和好處，使她原有過於剛猛的快劍之中，注入了生生不息，剛中有柔的新生命，使她閃電十三式快劍有了改觀的變化，威力增進了一倍不止。

這只是指其一得而已，其他方面的領悟，更是不勝枚擧，換言之，蔡曉梅目前劍道上的成就，已邁入了另一個境界，這是蔡曉梅始料未及的，動上手，她才知道，現在的自己，已不是吳下阿蒙，連自己都有點不認識自己了。

此一發現，蔡曉梅在大喜之下，倒不急急於想馬上勝過楊堡主，而心意歸一的借助楊堡主的猛攻强打，來印證自己修爲上的領悟和心得。

原是，以快打快的局面，由於蔡曉梅的心意的轉變，楊堡主一連快攻了十幾劍，蔡曉梅的劍勢忽然緩慢了下來，她的劍勢雖然是緩慢了下來，楊堡主迅如奔馬的快攻，却是失去了攻擊重點，找不出蔡曉梅身法劍式上的破綻，而不得不也慢了下來。

原是最好速戰速決的蔡曉梅，居然，一口氣和楊堡主打了將近三百多招，而未見敗象。

她不僅毫無落敗的跡象，反而越打越是沉練，越打越是洒脫……

場外，武當天鶴子與衡山鐵劍先生劉無我亦在座中，他們看到蔡曉梅這時的劍上工夫，不由齊皆驚訝不止，不知她怎能達到這般境界的。

武當天鶴子在劍道上，不下將近五十年的工夫，乃是當代有數劍術大家之一，更是驚嘆地道：「此女悟性驚人，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判若兩人，將來前途未可限量。」

衡山鐵劍先生劉無我道：「這楊堡主之强，亦大大出人意料之外，此人深藏不露，我們倒是看走眼了。」如果他知道楊堡主此時只有七成功力，將更要吃驚了。

三百招未分勝負，這時的楊堡主是說不出的驚奇，怯懼和無奈，知道今日之戰是很難除去這心腹之患了。

楊堡主久戰無功，立時興起了拚命之心，想與蔡曉梅偕亡，同歸於盡。

同時，蔡曉梅也有了結束此戰之意，只見她劍式一變，嗖！嗖！嗖！一連三快劍，快過閃電，更勝于閃電，殺得楊堡主連連後退。

楊堡主猛然鋼牙一咬，長劍脫手飛了出去，直刺蔡曉梅，嗖！長劍就到了蔡曉梅胸前。

這手脫手飛劍工夫，乃是楊堡主秘而未宣的拚命絕學，一經施展，對方絕難倖免。

當然，這一劍乃是他注足全身功力而發，劍發之後，自己也必脫力，難有再戰之力。

不過，這並不要緊，對方旣已死去，也不必再戰了。

這拚命的一招，大出蔡曉梅意料之外，不禁大驚失色。

但她臨危不亂，顯出了她零丁步的奇幻玄妙，陡然挫步飄身，身形一陣快旋，間不容髮的讓過那雷霆萬鈞的一劍。

嗤！的一聲，劍鋒穿過她衣襟，射入台板之上，齊柄而沒。

蔡曉梅柳眉一挑而起，大喝了一聲：

「你……」

目光過去，只見楊堡主這時臉上一片蒼白，再無半點血色。

同時，楊堡主見一劍未能傷得了蔡曉梅，不待蔡曉梅追逼，已然反手一掌，擊向自己天靈蓋……

天靈蓋沒有被擊碎，他人却已倒了下去。

敢情，他用力耗盡，想死都死不了，只是昏死了過去。當此情景，蔡曉梅什麼話都是多餘了。

蔡曉梅移步向前，一探楊堡主鼻息，眉頭一皺，暗暗嘆息了一聲，暗暗忖道：「他這一掌雖未立時斃命，腦部却是受震不輕，今後只怕很難恢復正常了。」

接着，伸手楊堡主懷中，收回了「蜂王刺」，隨即回身向台前一站立，抱拳爲禮道：「楊堡主自絕未死，只是暫時昏迷而已，曉梅與楊堡主原無什麼恩怨，但願楊堡主經此一役之後，能自覺前非，則楊堡主幸甚，武林幸甚。」

語聲一落，人已飄身下了高台，向楊家堡外走去。

同時間，只見數條人影，向她疾飛追去。

其中有羅文輝羅文珮清脆的呼叫之聲：「師父！師父！等一等我們。」

蔡曉梅回身拉住羅氏兄妹，笑哈哈道：「是，我帶你們去看你們的父母去！」

（全文完）

江湖軼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內奸

弑師惡徒　終遭誅殺

清末期間，中州城是個繁華地方，客商來往，絡繹不絕。

那日，中州城來了五位日本武士，他們頭戴白布箍，腰配武士刀，齊投悅來旅店。

他們出手豪闊，住的、吃的都要最好的。

不久，有一個師爺模樣的人來，與他們密談一番之後，悄然離去。

翌日早晨，中州城內哄動起來。

因爲人們都看到了一張告示：

「擂台比武，日中武技較量，拳脚無眼，生死各安天命。」

出告示的以龜宗八郎爲首，另外兩個武士爲猿平茂和小野秋平。

一般平民百姓都想看看這批日本武士是個甚麼模樣，而懂得武功的人，都想看看他們有甚麼本領。

擂台是設在一個大市集廣場之上。

那時，廣場已擠滿了人，擂台之上，坐了一些滿淸官員，據說是他們請來作公證人的。

另外，還有一個師爺模樣的人，是作傳譯的。

市集越來越多人了，擂台也正式開始了。

那傳譯首先出台，叫道：「各位鄉親，日本武士道精神大家都聽得多了，而武士道的技擊武藝，也許未曾目覩，今次大家有福了——」

人們聽了，發出噓聲倒采。

傳譯續道：「本來，打擂台是點到即止，但日本武士恐怕出手太硬，因此，上來比武，是各安天命，死而無怨！現介紹日本武學宗師龜宗八郎——」

一個身穿日本武士袍的大漢出來，臉帶輕蔑。

「第二位是猿平茂——」

這人較爲年青，也是一臉慓悍之色。

「第三位是小野秋平——」

這人也十分年青，氣燄迫人，目中無人似的。

爲首的龜宗八郎，走上一步，一揚手，袍中左袖跌下一幅捲軸，上面寫着：

「脚掃少林，拳打武當」。

人們看了，都大聲叫囂。

龜宗八郎却態度囂張，就把這捲軸掛在擂台之側。

這時，人羣之中，已有人忍耐不住。

一個年青拳師已跳上台來。

龜宗八郎與小野秋平退後，猿平茂迎戰。

那年青拳師使的是一般拳法，猿平茂却是東洋式的武術，並不如一般的打鬥法，年青拳師因不適應東洋武術，才幾個回合，便被猿平茂打了落台！

接着，另一個拳師，也一躍上了擂台，與猿平茂交手，不到五六個回合，又被打得口吐鮮血，倒落台下。

人羣中有人說道：「難道眞是猛龍過

江？」

也有人道：「我們中國高人，沒有那麼輕易出手！」

可是，一連打落兩人的猿平茂，却是得意忘形，拉了那個傳譯出來，咕咕噥噥的說了一大堆話。

傳譯便向人羣說道：「猿平茂說，中國武術，不堪一擊，中國人果眞是東亞病夫！」

台下觀衆聽了，無不氣憤。

日本武士的囂張氣焰，激怒了當時湖北武當派掌門秦偉漢，他抱着爲雪國恥的雄心，毅然跳上日本人擺設的擂台上。

這次應戰的是小野秋平。

小野秋平力大拳兇，一聲叱叫之後，處處搶攻，先發制人。

秦偉漢開始之時，並不熟悉他的功夫拳路，只是左閃右避，以退爲進，用「脫身形法」使那日本人，拳拳落空，疲於奔命。

漸漸，小野秋平的銳氣已過，秦偉漢便發動了一連串的急攻，使他只有招架之力，而無還擊之法。

秦偉漢不愧爲武當掌門人，只見他使出一招「猛虎出林」，右拳一擊，打中了小野秋平的腹部。

台下的人，都喝采拍掌。

小野秋平開始有些胆怯，銳氣大挫。

秦偉漢接着踢起「連環飛腿」，直踢小野秋平的門面，中胸以及丹田，這腿功凌厲非凡，小野秋平再也招架不住，連連倒退。

台下的人，興奮莫名，大聲叫好。

秦偉漢不等小野秋平站穩，一聲長嘯，聳身凌空，飛起「穿心腿」，直踩小野秋平的胸口。

小野秋平那經得起這一擊！一聲慘叫，身子向後一攤，仰面滾下了擂台。

台下立時爆發出一陣如雷的掌聲！擂台的公證人，只好宣佈秦偉漢贏了這場比賽，這事傳遍了中州，人人都爲秦偉漢高興，秦偉漢也爲自己高興，因爲學武多年，略有所成，爲中國人出了一口烏氣。

可是，當天晚上，秦偉漢却不明不白地死了！

這個消息實在使人無法相信，不過，事實的確如此，翌日，秦偉漢的徒弟華青雲，帶着師父的遺體及唯一的遺物——一把青龍劍，送回秦家。

秦氏家族以及武當傳人，個個震驚，追問華青雲師父暴斃的原因。

華青雲道：「師父打敗了那日本武士，十分高興，飲酒慶祝，可能是高興過度，突然死去！」

這個解釋十分含糊，但華青雲不想再說下去，衆人也無法追問，因爲他是二師兄。

葬禮是由秦偉漢的獨生女兒秦雪蓮和她的未婚夫——秦偉漢的大徒弟龍飛所主持。

舉行過家祭之後，兩人跪在壇前，悲痛無語。

雪蓮含着淚，對未婚夫道：「我爹爹生前，最愛在江邊練武，就把父親葬在那裏！」

龍飛激動地道：「師父生前濟困扶危，而今捨身爲國，堪稱武當師表，可是，論他的功夫，絕不會敗給日本人的，而且，當日中州誰人不知道，師父是勝了！」

衆人無言，華青雲低着頭。

龍飛續問：「青雲，你在現場，情形如何？」

華青雲道：「我已說過，師父是高興、過度而死！」

秦雪蓮忍着淚問道：「爹爹是個穩重之人，平日也少喝酒，爲什麼竟然會如此呢？」

龍飛又問：「青雲，你在官府任職，有沒有聽到什麼消息？」

華青雲道：「這事與官府無關，我怎知……」

龍飛道：「再說，師父身體一向强壯，亦無暗病，他打敗日本人所耗的體力，絕不會過度，因此，我認爲師父之死，値得懷疑！」

在場的族人與徒弟，都在竊竊私議。

華青雲問道：「大師兄，你有什麼打算？」

龍飛道：「我要趕往中州，與日本人一決雌雄，也爲師父之死調查！」

華青雲道：「師兄胸有大志，爲師父調查，可要小心，那些日本人是不講人情的！」

龍飛說道：「他們不仁，我也可以不義！」

華青雲聽了，臉上神色十分尷尬。

龍飛又道：「青雲師弟，你身在官府，不比咱們，咱們不能眼看外人在咱們國土之內，如此放肆！」

華青雲臉上一陣青一陣白。

秦雪蓮對龍飛說：「師哥，爲了弄清楚父親的死因，我們一同前往！」

龍飛知師妹身手也不凡，同意一齊前往。

那日本武士的中州擂台仍然沒拆下。

當龍飛與秦雪蓮到達，擂台上已有一位年輕的武師正與猿平茂在較量。

兩人吶喊發威，打鬥得極其激烈。

猿平茂下盤功夫極穩，他使出的「掃堂腿」，連續向那年輕的武師踢去。

那位年輕的武師，使出「旱地拔葱」，一躍而起，接着以「烏龍攪柱」之勢還擊。

猿平茂東閃西藏，避過這一招。

年輕武師持續揚拳飛脚，矯健如鷹，運用「旋風腿」左右掃蕩，使猿平茂手忙脚亂，驚惶失措。

忽然，猿平茂亮出了怪招。

他鈎手出拳，年輕武師以一招「藏頭露尾」，避過他拚命的一拳。

緊接着，年輕武師奮起神威，縱身飛向敵人身後，手起勁發，猛然一招「力劈華山」！

這一招快如閃電，疾如勁風，猿平茂那裏阻擋得住，只有硬接，「砰」的一聲，背部重重挨了一拳。

這一拳使他怒如狂犬，咆哮一聲，回身反撲。

年輕武師一個翻滾，正要出拳，却不料猿平茂竟仲手拉着他的辮子……

猿平茂死命拉着，年輕武師拚命翻滾，試圖掙脫，却始終擺脫不開。

年輕武師受着牽制，一拉一曳，在台上奔走，也無法施展功夫。

猿平茂却心中暗喜，只要吼個正着，便可下毒手。

台下的人，個個大叫道：「這可算比武？」

龍飛看得眞切，知道這日本人要下毒手，失聲叫道：「不好，那個武師危險！」說罷，已縱身一躍，上了擂台，擺出陣勢。

坐在台上一旁的龜宗八郎一楞。

那傳譯也叫問：「來者是何人？」

龍飛答道：「武當派江城龍飛！」

「又是個武當的人！」

龍飛道：「你們太欺負咱們中華！」

龜宗八郎咕咕噥噥一番，傳譯退下，而另一位東洋武士墳屯土井已行上前。

猿平茂却把他推開。

龍飛道：「我們向來後發制人，讓你先上！」

猿平茂嚎叫一聲，向龍飛撲來。

龍飛側身避過，反手當胸一拳。

猿平茂脚步踉蹌，差點兒便要跌下，還算他身手不弱，穩身站住。

這時，猿平茂拳脚並用，連連猛攻。

龍飛與他游鬥一番，看準他的弱點，採用「六合八法拳」之「定靜守虛」，「以靜制動」的打法，使猿平茂頭昏腦漲。

猿平茂連忙修氣，却也不遲，龍飛一招「移星換斗」，再一招「孤雁出羣」，一陣猛烈冲拳，擊中了猿平茂的胸口，龍飛已佔盡上風。

龍飛此時，不讓對方喘氣，猛吼一聲，以雷霆萬鈞之勢，一拳發出，把猿平茂打下了擂台。

人羣之中，响起了一片歡呼。

龍飛也立即跳了下台，走入人羣。

猿平茂爬了起來，瘋狂地追趕龍飛。

台上人員，也離坐而去，登時，一片混亂。

廣場之上，龍飛與猿平茂對峙着，龍飛已看清楚猿平茂的功夫，用連環腿踢猿平茂無法招架。

另一個日本武師墳屯土井看到如此混亂情形，竟陰險地從懷中抽出暗器。

一直在旁監視的秦雪蓮見了，高聲叫道：「師兄，小心！」

墳屯土井一個縱身，換下了猿平茂，直追龍飛。

龍飛精神抖擻，對付這陰險的敵人，他一拳使出，墳屯土井竟然硬接。

龍飛心知有異，但拳已發出，一時之間，無法收回，墳屯土井忽地轉手，兩拳在空中相碰，龍飛只覺拳頭極痛，原來墳屯土井指上穿有一個「毒角刺」。

他趁龍飛痛澈心脾之際，又撲上前，再用毒角刺，向龍飛胸口猛刺幾下。

龍飛只覺胸口一痲，知已中毒。

秦雪蓮已飛身趕來，抽出腰間軟鞭，猛抽兩鞭，墳屯土井臉部疼痛難忍，掩着眼睛奔逃。

秦雪蓮也不追趕，俯身看看躺在地上的龍飛，驚叫道：「龍飛，龍飛！」

龍飛臉孔轉黑，看來他中毒不輕。

秦雪蓮急得哭起來。

龍飛知道自己時日無多，只斷斷續續地道：「上武當山……南山道人……」

說罷兩句，已然氣絕身亡。

秦雪蓮哭得像個淚人，而在場的人也紛紛散去，只有那年輕武師站在一旁。

年輕武師道：「在下司馬青鋒——小姐……」他一時之間，不知怎樣說下去才好。

秦雪蓮站了起來，抹乾淚水，道：「此仇必報！」

在司馬青鋒與鄉親們的協助下，把龍飛的遺體，送回江城去。

秦雪蓮經此大變，連續失去了兩個至親的人，悲痛過度，竟得了大病。

司馬青鋒得龍飛仗義施救，也留了下來，照顧一切，剛巧，華青雲從秦家出來，與司馬青鋒打了個照面。

司馬青鋒自言自語地道：「這人很面善！在那裏見過？」一時之間，也想不起來。

忽然，他又覺得自己在擂台之上，彷佛見過這人，不過，當他知道華青雲是龍飛的師弟時，並不再想下去。

過了半月，秦雪蓮的病已有起色，她是個練武之人，康復得很快。

那日，江城又震動起來，原來那些日本武士，竟然要來到江城設置擂台。

秦家的師兄弟，聽了十分振奮，紛紛說要替大師兄與師傅報仇。

秦雪蓮却道：「大伙不要妄動！」

師兄弟們紛紛請纓上陣，很多人都熱血塡胸，誓要殺死那些日本武士。

秦雪蓮道：「師父與師哥的武功，你們也知道，如果你們貿然上陣，豈不是白白送死！」

有人說道：「難道就讓他們耀武揚威嗎？」

秦雪蓮道：「爲今之計，只好忍氣一時，後日，我便會上武當山，拜南山道人爲師，爲父親師哥報仇雪恨！」

很多人都叫道：「讓我們送師姐上山去！」

秦雪蓮道：「不用，我自有分寸！」

自從傳說日本武士要來江城設擂台，這幾日江城官兵出動，搜捕流氓，看來官府對於日本武士前來一事，十分重視。

那天，秦雪蓮收拾好行裝，要上武當山投師學藝。臨行之前，他來到龍飛墓前話別：「龍飛哥，你臨離開之時，吩咐妹子的事，如今我便上武當山去……」

話沒有說完，只感到背後一陣掌風傳來。

秦雪蓮十分警覺，側身閃過，挺身站起，反掌向偷襲者擊去。

偷襲者是個鏢師模樣的人。

秦雪蓮叫道：「我與你無仇無怨，爲何你……」

那人並無答話，手中七首便向秦雪蓮刺來。

雪蓮也「刷」的一聲，抽出寶劍！這時，又有另外幾個鏢師模樣的人出現，圍攻着她，她挺劍迎出，抖擻精神，奮力還擊。

秦雪蓮被人追殺之際，司馬青鋒也同

樣遭遇到暗算。

這天清晨，他在客棧的院內練拳完畢，入房內梳洗，忽然，聽到有人低聲說：「他在這裏，快！」

司馬青鋒提高了警覺，環顧四周，縱身跳上了天窗下的一個小小閣樓。

他摸索了一會，無法找到出路，只好從樓上下望，見並無動靜，便跳了下來。身剛着地，兩個鏢師模樣的人，已衝了進來。

司馬青鋒快速出擊，一脚把帶頭的傢伙，踢倒在地上，另一個巳撲上來。

他橫身一閃，剛巧落在一個瓦盆旁，他順手把瓦盤一揮，把那人打個正着，而瓦盤也粉碎了。

幾個鏢師聞聲而至，司馬青鋒只好拿着室中雜物，向那些鏢師擲去，一時之間，他們無法攻上。

一個鏢師，避開了擲來的東西，一閃身把司馬青鋒直迫到牆邊。

突然，一柄大刀，穿過板牆，向他刺來，司馬青鋒倒很機警，疾身橫閃，那柄大刀，刺在追殺他的那位鏢師的身上，濺得他一臉是血。

另外一邊，有個傢伙揮刀向他頭上砍來，司馬青鋒一招「醉漢倒臥」，迅速閃過，他趁臥地之際，順手抓了一條木棍，「立地旋風」「橫掃九重天」，把那持大刀的傢伙，打個餓狗搶屎！

司馬青鋒還未站起，後面兩個鏢師又向他撲來，他步上前來，飛身躍起，手攀閣口，兩脚乘勢踢出，直把這兩個鏢師，踢個正着。

他喘了口氣，鬆手下來，脚剛點地，一張四方大桌巳朝他砸來，那大桌用酸枝做成，重量十足，霎時之間，把司馬青鋒壓着，動彈不得。

鏢頭們立即衝上前來，一個手執銅錘，舉錘猛砸！

突然，那酸枝桌子翻起，反朝鏢師砸去，鏢師們大驚而逃，原來，這是司馬青鋒使的詭計，裝着不能動彈，騙他們近身再打！

司馬青鋒抹了汗水，見沒有鏢師再來，才鬆了一口氣，忽然，聽到有人呻吟。

他走上前一看，只見一個鏢頭受傷未死，便立刻揪起他，喝問：「是誰派你來的？」

鏢頭求饒道：「好漢，饒命呀！」

司馬青鋒作勢一掌，道：「是誰派你們來？」

鏢師急道：「是——是華鏢頭！」

「誰是華鏢頭——只是殺我？」

「不—還有秦小姐！」

「秦小姐而今在那裏？」

「相信是在墳地！」

司馬青鋒立時知道事情不妙，急急轉身便走。他衝出小院，另外一些鏢頭似乎喊着追來，他只好躍上牆頭，可是，牆頭上巳有鏢師在等候！

司馬青鋒無心戀戰，邊打邊走，他的輕功也是不錯，一直向前躍去，直闖樹林，過了樹林，便是墓地。

但是，樹林之前，又有一班鏢師護守着。

他不欲再戰，阻碍時刻，便躍上樹頂，施展「飄蓬渡水」的輕身功夫，避開了他們，過了樹林，那些鏢師找不着司馬青鋒，巳轉頭向別處追去。

司馬青鋒趕到墓地，秦雪蓮正被鏢師圍攻，半臥在地，情勢危急。

「嗨！」的一聲，宛如晴天霹靂，司馬青鋒縱身從崖頭躍下，為雪蓮解圍。

司馬青鋒銳不可擋，揚拳飛腿，猛虎般向鏢頭們撲去，立時解了雪蓮之困。

這些鏢頭那是司馬青鋒的對手，他拳脚並用，左右開弓，拳如流星，腿若旋風，打得那些鏢師七零八落，抱頭鼠竄！

一番厮殺之後，墳頭又歸寂靜。

秦雪蓮說道：「多謝公子又一次來相救！」

司馬青鋒道：「小姐何出此言！」

「究竟誰人要追殺我？」

「不只是你，我也是被追殺之列！」

於是，司馬青鋒把自己在旅店被追殺的經過，詳述一遍。

秦雪蓮道：「他們說是什麼鏢頭派他們來？」

「我聽那人說是姓華的！」

「姓華的？江州城內並沒有姓華的鏢頭——嗯，姓華的，不是他還有誰？」

司馬青鋒問道：「究竟是誰？」

「他是咱們的二師弟——華青雲！」

「他是當鏢頭的？」

「不！本地土話，鏢頭與捕頭是差不多！」

「你說那位華青雲，我好像見過他，那天，我們在擂台之上，好像見他站在一個滿清官員後面！」

「他是為官府做事，不過是做一些輕巧的工作，但想不到而今竟成了鷹犬！」

秦雪蓮回憶這月來所發生之事，才恍然大悟地道：「父親的死和龍飛的死，根本是他弄的手脚，好個出賣師門的內奸，好個無恥之徒！」

司馬青鋒道：「那你有什麼打算？」

秦雪蓮道：「我依照原定計劃上武當山，這段血海深仇，我定要報的！」

司馬青鋒道：「龍飛兄救了我一命，我無法回報，只希望護着姑娘上路！」

秦雪蓮道：「你的好意我十分感激！不過，你我畢竟素昧生平，男女有別！」

司馬青鋒明白，也體會到雪蓮的難處，毫不猶豫地，抱拳道：「後會有期！」

× × ×

秦雪蓮的估計並沒有錯，華青雲身為武當弟子，竟然把授業恩師與大師兄都出賣了。

他的確是內奸，是個無恥之徒！

華青雲為了升官發財，主動地向道台獻計：「要把秦氏一家，斬草除根！」

道台讚賞道：「你放胆去幹，保你成功之後，官運亨通，前途無可限量！」

在中州日本人擺擂台之事，一一由華青雲在幕後策劃，得到日本武士的讚賞，道台大人當然歡喜。

到了日本武士要來江城設擂台，道台大人便指令華青雲道：「江城是你們武當派的發源地，很多人都想攪事，你要做足功夫，保證日本人不傷一根汗毛。」

華青雲道：「大人放心，武當兩個主頭人秦偉漢與龍飛，俱巳歸西，而我為報

答朝廷恩典，肝腦塗地，也在所不惜！」

華青雲趕回江城，本來想找自己的手下，在日本人未到之前，來一個大搜括，把當地一些流氓地痞，全都趕走，但對付秦雪蓮，却不能出動自己部下。

於是，他想了一個好主意。

華青雲與當地一間鏢局十分相熟，他拿了銀子，來到鏢局，把銀両分了給鏢師，叫他們分別去除掉秦雪蓮與司馬青鋒二人。

又恐嚇他們道：「你們不把這兩顆釘子拔掉，讓東洋武士丟了面子，你們腦袋也要搬家！」

衆鏢師受了錢財，齊聲道：「請華大哥放心！」

結果，人算不如天算，秦雪蓮與司馬青鋒二人殺退了鏢師，華青雲並不罷休。

× × ×

却說江城近郊之處，有一間著名的楞嚴寺，舉辦了大超度法會。

楞嚴寺香火非常鼎盛，熱鬧非常，進香的隊伍宛如長蛇，人們抬着紙人，紙馬和巨大香燭，湧向寺裏。

秦雪蓮本想立即上武當山，但見人羣扶老携幼，不禁想起父親及龍飛，與起為他們打齋超度之念。

大雄寶殿裏擠滿了人，香烟繚繞，秦雪蓮懷着悲痛的心情，慢慢地踏入了文殊殿。

這殿却是冷清清的一片，寂靜無人。

忽然她感到一陣無以名之的恐懼，一陣窒息的感覺，於是，她轉身便走，想退出文殊殿。

突然，兩個人影驟現。

接着，殿門巳關上。

她猛地回頭，失聲道：「糟了！」

四五個鏢師巳從香案躍後，撲上來圍攻雪蓮，秦雪蓮拔出軟鞭，嚴陣以待。

她縱身一躍，向着神案，橫揮幾劍，神台上的蠟燭，巳被削斷熄滅，大殿之內，頓時陷入幽暗之中。

衆鏢師只能在黑暗之中摸索，雪蓮左右撩劍，聽風辨影，力敵衆鏢師。

可是，黑暗之中，被一支齊眉棍掃中，額角流血，一時之間，巳然不敵。

正在這危急關頭，殿門開了一綫。

陽光穿門而入，一時之間，他們都目為之眩，一個高大的身影，出現在殿門之前。

這人正是司馬青鋒！

他雙手揮出，兩把匕首巳射出，同時，兩個鏢頭巳連呼「哎唷」！

秦雪蓮趁此機會，逃出大殿。

一見是司馬青鋒，不禁大叫：「大哥，是你！」

原來司馬青鋒雖是拜別了秦雪蓮，却一直暗中保護着秦雪蓮。

司馬青鋒也沒答話，抵擋着從文殊殿中湧出的鏢師，秦雪蓮有了司馬青鋒的救援，精神大振，兩人合力，大戰那些如狼似虎的鏢師。

秦雪蓮揮舞着軟鞭，鞭鋒如閃電，直劈羣頑。

一個鏢頭殺得性起，掄起大刀，狠命地向雪蓮砍來。雪蓮敏捷地虛晃一下，抖了一個鞭花，使出一招「白猿鎖喉」，直往那鏢師咽喉刺去。

那鏢師向後一仰，避過軟鞭。

秦雪蓮再出一招「哪吒探海」，那鏢師避無可避，下身中了一鞭！

司馬青鋒也是大顯神威。

他掄起長棍，猶如大地捲起一股旋風，凡沾着他的棍緣，也都倒地。

有個鏢師，拚着挨打，揮刀反撲，司馬青鋒一棍「萬里旋風」，再一招「落葉狂舞」，向他橫腰掃去，長棍齊口而斷，棍倒人翻，立時喪命。

衆鏢師見勢色不對，向寺門退去。

寺前本是擠擁異常，見有人厮殺，都閃在一旁，而那些地上攤檔，也被踢翻了，一時之間，人們四散逃命。

司馬青鋒與秦雪蓮越戰越勇，又把兩個鏢師劈倒。

其餘的鏢師見大勢巳去，一聲唿哨，逃向山林，二人緊追不捨。

來到山林，鏢師巳作鳥獸散。

只見一個老鏢師，脚上受了重傷，臥在地上。

秦雪蓮一劍把他指住，喝道：「我與你們有什麼深仇大恨？」

那老者閉目不言，秦雪蓮一鞭抵入他的臂膀，他不禁叫痛。

雪蓮問道：「誰派你們來的？」

那老鏢師戰戰兢兢地道：「你殺了我吧！」

司馬青鋒上前問道：「你說出來，咱們就給你一條生路！」

老鏢師道：「你殺了我……我也不敢說呀！」

司馬青鋒道：「受人錢財，替人消災是天公地道，你死不要緊，難道你沒有想到家人？」

老鏢師突然淚流滿臉，道：「我家有老有小……」

秦雪蓮看着，心中不忍，收下了軟鞭，放在懷中，取出金創藥，為這老鏢師治傷。

這老鏢師一陣愕然，感激不巳。

傷口扎好之後，那老鏢師含淚道：「姑娘，你趕快離開江城的範圍吧！」

秦雪蓮不語，嘆了口氣。

老鏢師道：「姑娘，也許你不相信，你家的華青雲，要除掉你們！」

老鏢師想了又想，才道：「我反正豁了出去，全告訴你們吧，中州那次打擂台，本是你爹贏了，華青雲派我把你爹接到他那裏，擺下酒菜，說是為師父慶祝，却在酒裏下了毒！」

秦雪蓮聽了，心情激動，好一陣子才能恢復，問道：「他為什麼要這樣幹？」

老鏢師道：「他的野心可大，他想獨霸江湖，據說，他殺了你爹，便沒有人再敢在他面前說話，再殺大師兄龍飛，那麼，武當的掌門人，就非他莫屬了！」

司馬青鋒歎道：「好一個壞心腸的傢伙！」

老鏢師又道：「還有，他為虎作倀，殺了你們，可以作為他自己升官發財的本錢！」

秦雪蓮聽了，心下感激老鏢師把實情相告，回身砍了一枝樹枝，給老鏢師作為手杖，扶他下山。

再說那些逃脫的鏢師，回到華青雲處，被華青雲大斥一頓，他心裏想：「既是一不做，二不休，這次戮破了臉，非親身出馬不可！」

於是，他心急如焚，親自選了一班輕騎，沿着上武當山必經之路，尋踪追殺。

且說秦雪蓮，收拾了行裝，直奔武當山。

那日黃昏，來到一間客店投宿。

而華青雲率領的輕騎也來到此間，找着店伙問：「有沒有見過一個女子，作武裝打扮？」

店伙道：「沒有！」

華青雲道：「男人呢？」

店伙道：「武生打扮的倒有一個。」

華青雲估計，秦雪蓮可能改扮男裝，便吩咐手下道：「上樓搜查。」

上到樓梯上，秦雪蓮已出現在梯間。

秦雪蓮怒目斥道：「你這個欺師滅祖，恩將仇報的敗類，看你今日的收場。」

華青雲冷笑道：「秦雪蓮，今天你還往那裏走？」接着又道：「給我上。」

衆輕騎蜂擁而上，雪蓮揮鞭相迎。

那軟鞭寒光閃閃，咄咄迫人，頃刻之間，已把華青雲兩個手下掃倒在地上。

司馬青鋒聞聲，從一邊門房出來。

華青雲一見司馬青鋒，冷冷地道：「原來這丫頭有了姘頭，怪不得如此幸運，一連逃過數刧！」

司馬青鋒道：「你狗咀長不出象牙！」說罷已飛身而上，直取華青雲上盤。

華青雲一閃，避過一襲，反身又再撲上，兩人在旅館大堂中拚鬥。

秦雪蓮與輕騎在樓間混戰，看來他們人多勢衆，於是，立下決心，再揮殺了兩人。

但這班輕騎，在華青雲面前，那個敢不賣命，秦雪蓮知道再鬥下去，定被他們纏死，一聲吶喊，飛身越過那些嘍囉，跳了下樓。

司馬青鋒邊戰邊道：「先逃再說。」

華青雲道：「看你逃得了！」轉身撲向秦雪蓮，秦雪蓮眼見此仇人，份外激憤，一鞭掃去。

華青雲早有防備，一個閃身，避過鞭鋒，遊身而近，想抓着秦雪蓮。

司馬青鋒知他詭計，雙腿飛踢，迫他後退，一時之間，也無法抓住雪蓮。

司馬青鋒道：「大事要緊。」

秦雪蓮會意：「待我回來之日，取你狗命！」

華青雲被司馬青鋒纏着，一時之間，無法抽身，只嚷道：「快追上去。」

那些輕騎那裏是秦雪蓮的對手，轉眼已失去了秦雪蓮的踪影。

司馬青鋒已回到旅店，知道秦雪蓮已逃離，也不再戀戰，一招虛晃，離開了旅店。

秦雪蓮一路之上，小心翼翼，避開了華青雲派來的追殺部隊，一時男裝，一時女裝，歷經千辛萬苦，終於來到了武當山下。

秦雪蓮換回女裝，背着軟鞭，上武當山。

武當山形勢十分險要，半山之處，有一個「解劍崖」，凡是背兵刃上山的人，都要在此放下兵刃。

秦雪蓮解下軟鞭之時，却來了幾個道人，叱喝道：「武當山重地，施主可是訪人？」

秦雪蓮道：「小女子訪的是寶刹主人南山道長！」

一個道人趨前，道：「你想找主持，有何用意？」

秦雪蓮道：「我是投師學藝的！」

道人道：「投師學藝？」他們都笑了起來，那道人接口道：「咱們武當山並無女子學藝的！」

秦雪蓮道：「我根本上是武當的俗家弟子！」

道人道：「師傅已封劍多年，我相信他不再收徒弟了，你還是回去吧！」

秦雪蓮說道：「請讓我見了道長才說吧。」

四個人仍然不肯，並列出陣勢，秦雪蓮本不想得罪武當山人，但看來是無可避免，她放下兵刃，向上一躍而過，四個道人也十分機警，隨着她的身形倒退。

三番幾次，秦雪蓮却無法躍過他們。

秦雪蓮只好雙拳敵八手，幸好這些道人並無惡意，只是不讓她前來上山，她心中十分氣惱，情急之下，竟然滴下眼淚。

這四個道士看了，一時不知所措。

這時，一個蒼老的聲音傳來：「女施主何必傷心？」

四個道人聞聲，一齊退開。

只見一個五綹長鬚的道人走前來。

秦雪蓮急趨前道：「南山道長，秦雪蓮拜見！」

「雪蓮？你是漢偉師弟的女兒雪蓮？」南山道長看看下跪的秦雪蓮，接口道：「雪蓮，令尊可好？」

秦雪蓮聽了，不由失聲哭起來。

南山吩咐四位道士，說道：「上山再說！」

他們上了武當山，在凌霄殿內詳談，秦雪蓮把日本東洋武士欺人，百姓遭難，二師兄華青雲串敵殺了父親及大師兄龍飛的事，詳告南山道長。

南山道長聽了，長吁短嘆。

想起父親與未婚夫之死，雪蓮飮泣神傷。

南山道長安慰道：「華青雲無情無義，這個仇咱們一定要報，也要爲咱們清理門戶！」

秦雪蓮道：「龍飛臨死之前，吩咐我來求南山道長，教我『九宮神行拳』！」

南山道長道：「咱們武當山，向來不收女弟子，但你早已是武當俗家弟子，也是我師侄，老道更是責無旁貸，明天四更，起身練拳！」

秦雪蓮喜極叩拜，南山道長扶了她起來，並吩咐人爲她安排了一處住所。

翌日，拂曉時分，天上寒星閃爍，南山道長親自爲雪蓮傳授「太乙五行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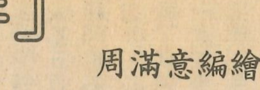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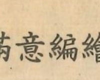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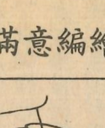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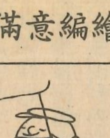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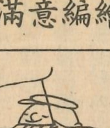
原來這「太乙五行拳」是武當內家拳的根基，一面傳授，一面講述內家拳的柔中帶勁，勁中帶柔的奧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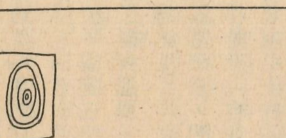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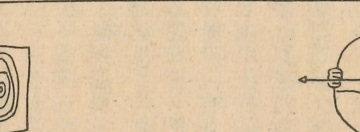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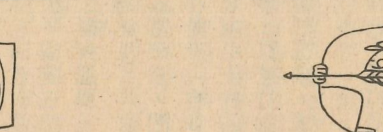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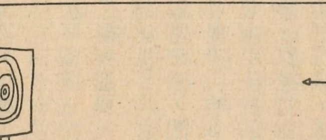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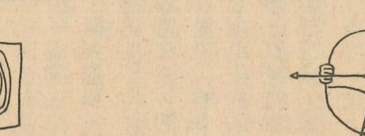
秦雪蓮本身已有了相當根基，而人也冰雪聰明，很快已心神領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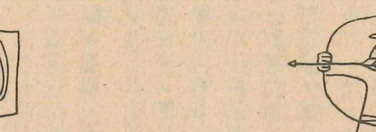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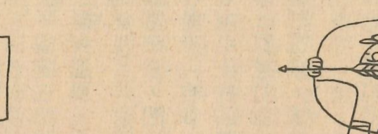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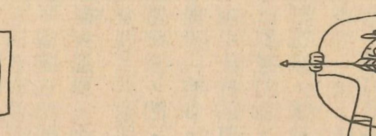
不久，南山道長正式教雪蓮「九宮神行拳」。

「神箭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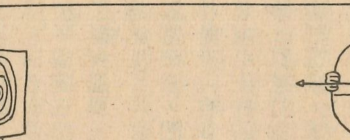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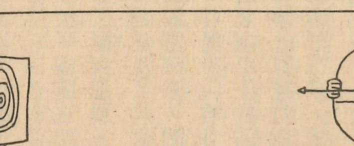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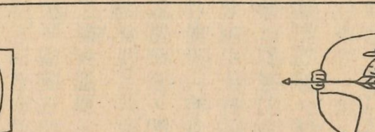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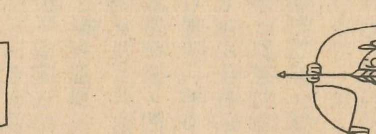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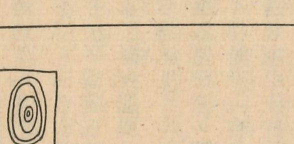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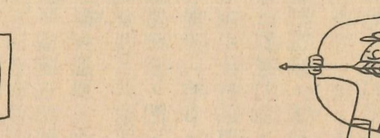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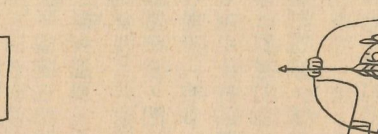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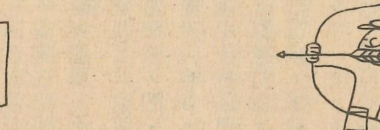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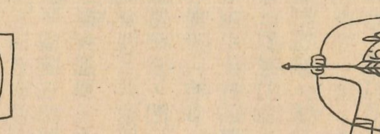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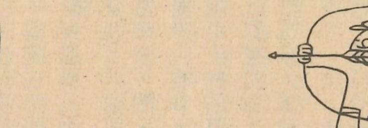
周滿意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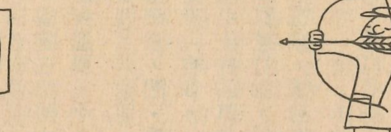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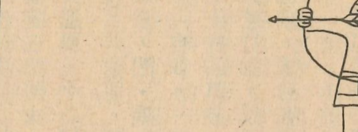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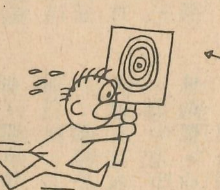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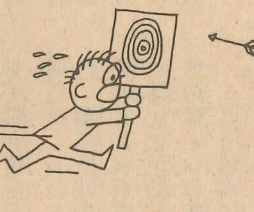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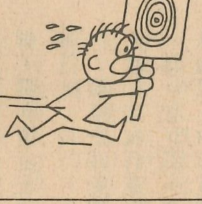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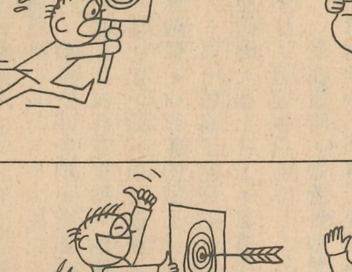






這「九宮神行拳」講求快速繞步，於是，他在山林之中，選了九棵樹，先練「九宮步」，一面繞樹奔走，一面擊打着樹幹。

雪蓮十分勤奮，早晚苦練兩次，每次擊木百遍，她把那些堅硬的樹幹，當作東洋武士的腦袋身軀，狠狠打去，她雙手血跡斑斑，而功力也漸漸增進。

一個月之後，道長見雪蓮進步神速，高興地道：「你掌上功夫已有，而今需要練化解剛勁的功夫了！」

南山道長早已準備了一大石球，這石球足有五十多斤重，他在石槽之內，推動石球，突然一聲，一招「獅子抱球」，便把這五十多斤的大石球，玩弄在掌中。

他一發力，石球「轟」的一聲，冲天而出，滾向一棵碗口粗的松樹，立時，那松樹應聲成爲兩截！

雪蓮驚訝道：「是太極球！」

南山道長道：「對，掌力來自剛氣，氣自丹田生，勁力運掌中，三節合一體，進取即成功，你照着去練吧！」

雪蓮興奮地應道：「是！」

正是皇天不負有心人。

雪蓮日夜勤練，不到三個月，功夫已練到家，從「九宮神行拳」中，更領略到「武當劍法」，使她已有的根基劍法，再大大邁進一步，於是便棄軟鞭不用。

那日，雪蓮爲了帮助凌霄殿內的炊事道人，下山去買一些日常用品。

過了解劍崖，山脚已在望，忽然間，寒光一閃，她猛一迴身，一柄七首「嗖」地飛過，「啪」的一聲，插在一株樹幹之上！

雪蓮心中暗道：「好險！」

原來，華青雲仍然沒有放鬆，派了爪牙來到武當山，可是，爪牙們却不敢貿然上山，因爲這究竟爲武學聖地——武當山呀！

他們只好暗伏在山下，吼緊機會，他們也很有耐性，足足在山腰監視了三個多月。

秦雪蓮怒火塡胸道：「我本跟你們無怨無仇，你們眞是欺人太甚！」說罷粉臂一揮，朝着一個爪牙的胸口，一掌擊出。

呀！秦雪蓮也幾乎不相信自己的一雙眼睛！

那爪牙被掌一擊，立時吐血身亡，她滿心歡喜，因爲這幾個月來的功夫，並沒有白費，自己的功夫與內力，已是邁進了大步。

其他的爪牙，見同伴身死，掉頭便跑，秦雪蓮也不再追趕，返回武當山。

南山道長見她這麼快便回來，問道：「發生了什麼事？有什麼不對勁？」

雪蓮道：「他們竟敢來到武當山暗算我！」

南山道長道：「他們實在太胆大妄爲了！看來，他們不會放過你的了！」他沉思着。

雪蓮無言，望着師父。

南山終於開口道：「雪蓮，我看你的功夫，已經到家，可以下山去了！」

雪蓮連忙向師父叩謝。

翌日凌晨，南山道長親自送雪蓮下山。臨別之前，關切地道：「前面山高路險，你千萬要小心！爲了你自己，也爲了武當，你一定要爭一口氣！」

雪蓮說道：「弟子不會辜負師父的期望！」

南山道長道：「咱們後會有期。」

雪蓮拜別了師父，沿着山路而下，來到了解劍崖，想起昔日上山的情形，又想起父親與未婚夫龍飛的遭遇，不禁淚水滿眶。

當她回到江城，原來日本武士已在城中設了擂台，並且已打過了九天。

連日來，他們並沒有遇過什麼硬對手，所以，他們的氣焰迫人，不可一世。

龜宗八郎口出狂言道：「中國武術精神，將在我們面前，徹底崩潰！」

雪蓮到了江城，直趨擂台。

當她一躍而上，擂台下的人，歡呼雷動。

主持人喝道：「報上名來！」

「秦——雪——蓮！」

台下的人，也聽得十分清楚，知道秦雪蓮回來了，頓時起了一片騷動。

「呀！你就是秦偉漢的女兒！他是東洋武士的手下敗將，你何必逞強！」

秦雪蓮昂首挺立，大聲回答：「少說廢話，犬子讓開，你們那個上？」

墳屯土井跳了出來，狠狠地說道：「你終於來了！那日兩鞭之仇，今日一筆了結！」

語音未落，他已像一頭兇猛的獅子，向秦雪蓮撲去。

雪蓮擺扣步一轉，閃身躲過來拳，反

手一揮，擊掌而出，拍在墳屯土井的背上，然後從容地道：「我們向來都是後發制人的！」

墳屯土井接了雪蓮三招兩式，已知道她的武功已有了極大進展，小心翼翼，攻殺凌厲，步步逼人。

雪蓮施展武當拳法，閃、展、騰、挪，一招一式，都是進退自如。

當她看清楚墳屯土井的路數，便運用武當太乙五行拳，以意行動，以柔克剛，不斷躲閃他的猛烈進攻，本意在消耗墳屯的體力。

戰了幾個回合，墳屯有些心虛膽怯，因爲一直無法掌握雪蓮的招數來去。

雪蓮不斷地變換姿勢與招式，一時是「金鷄啄虫」，忽而一個大轉身「餓馬入廐」，再來一個大翻身「燕子汲水」，上下翻飛。

墳屯越打，越是摸不着頭腦。

台下的鄉民，受了九日的鳥氣，見雪蓮勝券在握，更加大聲吶喊助威。

秦雪蓮則越戰越勇，進退有序，剛柔互濟，明虛暗實，一招一式，無不得心應手。

墳屯土井却是處處被動，節節敗退。

再戰了五十個回合，墳屯開始喘氣，雪蓮知他體力已衰，開始展開凌厲殺着。

墳屯土井一聲怪叫，腿拳齊上。

雪蓮看准他，順勢一招「蛟龍出海」，繼而一招「猛虎歸山」，連續幾拳，都重擊他的腹部。

墳屯本已無氣，繼而腹部中拳，更是上氣不接下氣，腳法更亂。

雪蓮來個意行拳，雙腿飛踢，連續兩腳，踢向墳屯土井的面門，痛得他哇哇大叫！

墳屯土井受創，有如一頭受傷的野獸，瘋狂地向雪蓮反撲。他使出刁鑽凶狠的「鎖、扣、抓、頂」技法，一時之間，連珠炮似，向雪蓮的頭上身上擊來。

這一種豁了性命的打法，雪蓮一時未能適應，頭上身上，重重挨了幾下，招架不住，連連倒退。

就在這時，她意外地看到台前，一個熟悉的身影，那不正是司馬青鋒？

司馬青鋒向雪蓮點首致意。

秦雪蓮立時士氣大振，熱血沸騰，猛然想起「九宮神行拳」的絕招，更迅速地趨起「九宮步」。

「九宮步」飄忽無定，忽前忽後，忽左忽右，一會兒像「春燕穿林」，一會兒像「飛蝶撲花」，使墳屯土井又再陷入飄忽陣內。

在台上看比武的龜宗八郎，知道墳屯土井處於劣勢，便示意另一個武士小野秋平準備。

小野秋平從懷中取了一件東西出來。

台下的司馬青鋒看得眞切，叫道：「姑娘，小心暗器！」

雪蓮聽了，提高警覺。

墳屯突然不顧一切的撲起，雪蓮立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使出「九宮神行拳」的絕招，「孤鶩齊飛」，雙掌擊中對方的胸口。

墳屯土井招架無力，口噴鮮血，踉蹌倒退。

全場立時爆發一陣如雷掌聲。

這時，小野秋平已看準了機會，暗器飛出。

雪蓮並沒有因勝利而昏了頭腦，聽風辨聲，避過了這厲害的暗器。

那時，墳屯土井似乎心有不甘，作垂死的一撲，雪蓮閃身，隨即再拍向他的胸口，猛烈一掌，墳屯倒地身亡！

全場轟叫之際，龜宗八郎、猿平茂、小野秋平已拿了兵器，把雪蓮團團圍住。

秦雪蓮並不畏懼，拔劍相迎。

在台下的司馬青鋒，見勢不對，也飛身躍上擂台，仗劍相助。

二人合力，大戰羣魔。

擂台太小，不能施展，他們便從台上打到台下。

主持人大叫大嚷，那有人聽。

一時之間，場中秩序大亂，人羣四散而去。

猿平茂拔出了東洋刀，雙手同揮，瘋狂砍殺，秦雪蓮也非弱者，使起武當劍法，奮勇還擊。兩人刀來劍往，揚起滾滾沙塵。

猛地，雪蓮一招「丹鳳朝陽」，使出武當七十二路奪命連環劍，直取猿平茂下三路。

司馬青鋒也是鬥志昂揚，小野秋平的猛攻，嚇不到司馬青鋒，他劍如長虹，直刺他的腹部。

小野秋平受創，膽戰心驚，使出的刀法，已不成章，司馬青鋒沉着應戰，幾番再刺他的腹部，血流而下，小野秋平已無力再戰。

龜宗八郎只好衝上，司馬青鋒知他武功最好，不過，似乎是色慾過度，力不從心。司馬青鋒用劍擋起，使他無從發揮他東洋刀的威力，又左縱右躍，使他疲於奔命。

龜宗八郎知情勢不妙，臉色大變，用東洋話喝令手下收兵。

猿平茂護着小野秋平，與龜宗八郎回到擂台的後堂，他們喘着氣，用破布裹傷口。

龜宗八郎道：「這女人似乎有一種力量在支持她，這是一種可怕的力量，咱們不能征服這種力量，也就不能征服她！」

小野秋平仍想作垂死掙扎，瘋狂叫道：「不，龜宗，打下去，咱們打下去！」

猿平茂大聲制止，道：「不要再打下去了，龜宗所說的道理是對的！」

龜宗八郎垂下頭來，道：「這是權宜之計，再打下去，恐怕我們誰也回不了東洋！」

小野秋平道：「難道我們這樣便算了嗎？」

龜宗八郎笑道：「不，我們還有一隻棋子！」

是的，他們還可以利用這棋子，借刀殺人！

這棋子便是那內奸，那無恥之徒華青雲！

日本人終於退却了，而華青雲的爪牙蜂勢洶洶的來到，秦雪蓮與司馬青鋒聯手嚴陣以待。

秦雪蓮道：「這批爪牙，由你對付，那殺人兇手，今日定要他死在我劍下！」

司馬青鋒道：「好，但你要小心！」

兩人揮劍而上，一下子便殺死了幾個爪牙。

爪牙越來越多，不過，江湖武當的人也紛紛出來，對抗這些如狼似虎的爪牙。

掄着金刀的華青雲終於現身了。

他一刀向秦雪蓮劈下，秦雪蓮使出「九宮神行步」，閃躍騰挪，使他一連八刀，刀刀落空。

華青雲心中一怔，想不到這個丫頭，上了武當山三個多月，功力如此猛進！

這個深謀遠慮的傢伙，却不露聲色，大刀仍是使得虎虎生風，滴水不入。

秦雪蓮忽地一腿踢起，已把他手中大刀踢到半空，接着秦雪蓮挺劍向他胸前一刺，他已避無可避。

一劍橫挑，華青雲胸前血如泉湧。

華青雲仍死力抗拒，雪蓮起了她的「九宮神行掌」，又猛力向他胸口擊去。

只聽見「呀」的一聲，華青雲吐血倒地。

秦雪蓮本想再刺一劍，但想起這樣讓他死去，反倒便宜了他，冷冷地道：「留你半條人命，好好的去自我反省一下！」

回過身來，與司馬青鋒離去。

沒走幾步，忽地「嗖」的一聲。

司馬青鋒猛一回頭，只見銀光一閃，他撲身上前，用身體擋住雪蓮，而那銀光却已插在他的右胸。

好一柄匕首！

原來華青雲不但沒有後悔反省，反而在這情形之下，暗施偷襲，幸好司馬青鋒機警。

秦雪蓮立奔上前，一看司馬青鋒，司馬青鋒道：「不要再留這畜牲在人間！」

秦雪蓮立刻上前，朝華青雲胸口，憤怒地一劍刺去！

她呆呆的站着，心中禱道：「爹爹，龍飛，我終於把這個無恥之徒殺了！」

兩位武當門人扶住了司馬青鋒。

秦雪蓮上前，道：「你怎麼了？」

司馬青鋒道：「沒有什麼，這匕首取不了我命！」

秦雪蓮關切地問道：「你感覺好些了嗎？」

「我們勝利！你手刃仇人，我們都感覺痛快！他們在天之靈，也會安心的。」

他們扶着司馬青鋒回到了秦家。

其實，司馬青鋒也受傷不輕，幸好司馬青鋒年輕力壯，敷了金創藥，休息了半個月，也漸漸好起來。

那日，司馬青鋒對秦雪蓮道：「姑娘，我也要回去了！」

秦雪蓮問道：「回去那裏？」

「我也該回家了！回到我的家鄉。」

秦雪蓮思量了一會，道：「我只希望再上武當一次，讓師父知道他的功夫沒有白費！」

司馬青鋒道：「好，上武當山的路，也是回鄉的必經之道……」

兩人翌日起行。當南山道長知道這消息之後，也十分歡喜，並叫他們在山上歇恒，徹底爲司馬青鋒醫好胸傷，於是，一個月後，他們才下山而去。

秦雪蓮也跟着司馬青鋒回到他的故去了！

（全文完）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 13165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經辦局郵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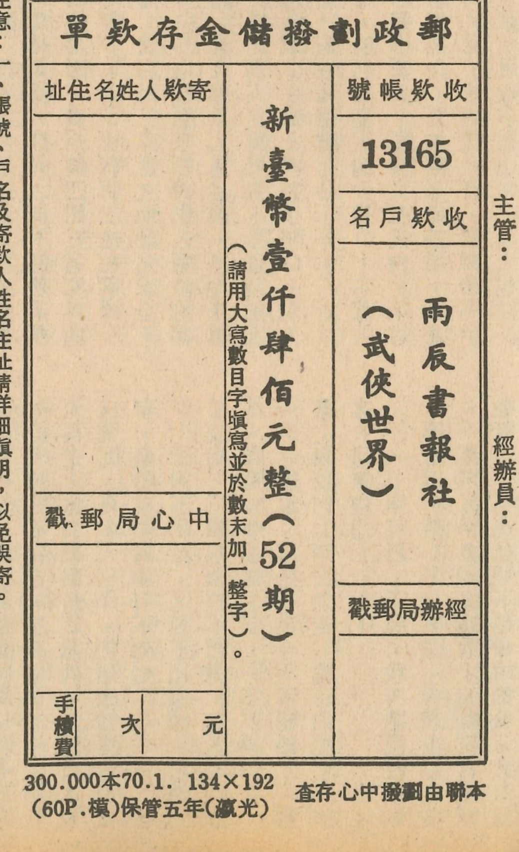
主管： 經辦員：

手續費 次 元

★存款後由郵局製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 13165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經辦局郵戳 中心局郵戳

主管： 經辦員：

手續費 次 元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瀛光)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俠情倫理短篇故事／麥穗・文　可飛・圖

刀劍鎮雙環（上）



單拳殲鷹犬　雙刀却寇仇

乾隆初葉，國內邊陲之地仍未大定，但清廷在中原之地位已漸鞏固，有識之士都看得出明室之無復興之望了，這是由於明室王朝腐敗，爛泥無法再扶得上壁，滿人以新生力量入主中原，一是方興，一是垂死，勝敗已成定局，故不少人都遁跡泉林，以保殘生。但是，清廷對某些人物有畏忌，仍欲得之為安心，故有部份人士雖欲歸隱泉林也不可能，迫得四處奔逃躲避鷹爪耳目；熊擎天就是不容於清廷的人士之一。

熊擎天已四十足歲，妻子二十八歲，兒子只有八個月大，他們已離開家鄉許久，暫時已無法回去，他為了避人耳目，已經改了名姓，自稱洪一柱，熊與洪諧音，一柱擎天，擎天一柱都是大家熟悉的詞句，他改名換姓，倒是化了一些心機。

熊大娘變了洪大娘之後　把本來的姓氏也湮沒了。她原來姓名是樓起鳳，女中豪傑也。

新年，他們是在一個姓郭的朋友家中過的，但到了年初三，突然傳來一個消息，說有武林高手在附近被發現，有人認得其中一人為京中武士林大鵬。另幾個是什麼人則不知道，但由他們的身型看，不會是等閒之輩，而和林大鵬在一起的，又決不會是好人！郭子杰在沙灣居住，但他在洪江市開有一間鏢局，叫做揚威鏢局，雖然一年不會做多少生意，却也不致虧本，他也得借這個地方會見朋友和接待朋友。

鏢局是一個相當雜的地方，各地消息都有交流，什麼人物都有往來，所以官面上的消息也能知得不少。

他聽得林大鵬和幾個陌生人在市面出現，便通知洪一柱小心，不可隨便出去走動，洪一柱和妻子商量之後，認為郭子杰待他們雖好，人也有義氣，但郭家有家財產業，妻子兒女，家庭比自己龐大複雜，自己實不該連累他，因此，他們在郭家過了年初三，年初四便堅持上路。他們不是怕連累郭家，是說怕給鷹爪發現，此地無法應付敵人，郭子杰雖不惜以性命相搏，保衛洪氏一家，但拚了命仍保不了，那又如何？這却非郭氏能力範圍以內的事了。郭子杰想到這一點，也不敢強留了。

洪一柱一行三人，準備由水路沅江經安江，新路河，龍頭庵，仙人灣，大江口，辰溪，浦市，瀘溪，轉武水，再經潭溪而至吉首的。吉首之西是矮寨，再過是衛城，便到貴州交界，再向北走不遠是茶洞，那已經是雲南、貴州與四川三省交界的三不管地帶了。洪一柱有朋友住在茶洞，曾告訴他，說那是三不管之地最為安全。

新年由外地趕回家鄉與家人團敘的都是心急的，洪氏雖然大異其趣，但他身處危境，心情比別人更為焦急，祇是他怕洩心聲，惹麻煩，一路上都甚少開口，別人問到，也只是略為應酬而已！

但是，他們夫妻兩個少開口，不惹人，他們那個小寶貝，長得又肥又白，手瓜腳瓜一節節都是肉，見人就笑，不管是什麼人，見了就咧開咀笑，還舞動小手去挑逗人家，以致小孩也好，大人也好，老的，少的見了他都要逗他一下，不少人還緊緊的抱他一下，和他說幾句話。

有了孩子的人都有一個相同的心理，人家稱讚他的孩子，他就覺得開心，甚至比人家稱讚自己更開心。洪氏夫妻也不能例外，一樣為孩子受讚賞而開心。不過，洪一柱却說了一句諷語式的話。他說：「起鳳，這小傢伙太受人注意了，將來會給我們惹來不少麻煩！」

樓起鳳不以為意地說：「這有什麼辦法？誰叫你是他的爹，我是他的娘，做爹做娘，總得要為孩子操心呀！不是嗎？」

「我看你呀……將來一定會把他縱壞了！」

「你說你自己吧，整晚抱着他不睡覺，還好意思說我呢！」

兩個在旅程中，倒讓孩子替他們解除了不多寂寞，添了不少樂趣。

那一天，他們到了仙人灣，天色還早，船家却已不肯走，說要趁早泊岸，第二天再走。客人們都是心急的，自然有人提出質問，更多人附和，把船家吵得無法安寧，但船家無論如何不肯走。

船家不開船，又說不出原因，自然引起鼓噪。但船家決定不起程，客人也沒辦法，祇是吵吵嚷嚷之聲，一時不易停止。

「船家，你是決定今天不開船了，那麼，讓我們上岸去走走，總可以吧？」有客人這樣提出。

「上岸可以，不過，我有話說在前頭，這附近一帶，不少禁忌，你們上岸之後，千萬別多手多腳去觸動。也別瘋言瘋話亂說話，要是你們不聽我的勸告，招來麻煩，甚至招致殺身之禍，那是你們自己事，可別怨我不早通知！」

「船家，上面到底有什麼禁忌？你給我們說說好不好？免得我們碰到了也一無所知！」

「老大，這是什麼時候開始的？怎麼我全不知道有這種事？」

「對了！半年前我由這兒經過，也沒有這種事發生，是幾時才有的？」

「你們信與不信，全是你們的事，不要問我，我能說的全說了。我長年長月要由這兒經過，我不同你們，請你們別叫我難做，現在泊船，明天早上開航，各位要上岸去，我不敢阻，各位碰上什麼事，我也不負責任！我有話在先，請各位多多原諒！」

船家雖如此說，各人還是不怕，在船一泊定之後，人們便紛紛搶先離船登岸去了。

「起鳳，你想上去走走不？」洪一柱體貼地問。

「不了！我們最好是少走動！」

「你這話也對！你歇一會吧，晚上可能會有什麼事發生！」

「晚上有事發生？你怎知道？」

「我是這樣猜！」

「你怎會這樣猜？」

「起鳳，剛才船老大不是說得很明白了？要不是晚上有人來，他為什麼要把船停下來？」

「嗯，你說得也有道理，但不知道是些什麼人？」

「土匪、山賊！」

「你怎知道？」

「只有土匪、山賊這類人物才不敢白天出動，如果官兵，就不用等到晚上才來了！」

「對！你打算怎樣？」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這也好，我就怕你會受不了！」

「為了這小傢伙，我還敢妄動嗎！這小傢伙把我收服了！」他點一下孩子的鼻尖，兩個人都忍不住笑起來了。

這是一隻不大不小的貨船，除了貨物以外，搭客有廿五人，只有四名押貨，和兩名護航的，還有船主，牽夫等，一隻船塞得滿滿的，連大小便也十分不便，更不必說走動了，既然船停了下來，小孩子，青年人都忙不迭的上岸去了，有不放心的，便跟着孩子上岸，那些婦女們大都留在船上。

洪一柱是一個小商人打扮，他陪着妻子在船上，同船不少婦女都對口對面讚洪大娘好福氣。

天快黑了，各人都回到船上了。船上比平時更加熱鬧。

上過岸的人都各有所見，有相同的，有不相同的，你說你的，他說他的，鬧哄哄的，想早點睡覺也不可以。有個小孩子解開一個布包，赫然有個骷髏頭滾出來。船上的燈光很暗，骷髏頭帶有磷質，閃出綠光，嚇得他身邊的那個女人，「嘩」然驚叫。

船家看一眼，長長嘆了一口氣。孩子的母親聽到了，知道必然有事，再想起早

時船家曾說過的話，尤其胆寒，一面責罵孩子，一面請教船家，船家說是命中註定，他也沒有辦法，因爲事前他巳警告過大家，盡了責任，即使有事發生，也與他無關！他把責任推御得乾乾淨淨，各人都感不滿，可是他事前確是說得很清楚，且他經常經過這地方，實在得罪不起惡人，爲自身設想，他也情有可原，問題是這個孩子只有十二三歲，還不懂事，幹了出來，若要傷他性命，未免太慘。所以各人都同情他。

這一夜天色倒是不壞，雖然天空有雲，却很高，流動得也快，星星的閃光，仍然能透過薄雲射向大地，但月亮上得很遲，初更還沒有出現，遠處却出現了火，一點，兩點、三、四、五……共集中在一處過了好一些時間。

突然，十多廿道火光抄近江邊，迫向洪一柱搭的那一隻船，另一些人，也迫近另一隻船。當時，江面上有三隻船，以洪一柱搭的這一隻最大的，搭客也最多，船上那些婦女巳經嚇得叩頭求神保祐了。

驀然，前頭那一隻船傳出一聲大喝，兩個大漢由船上跳了上岸，一個說：「朋友，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做人何必太認眞，人家又不是有心的，你抬抬手，不就過去了？何必小題大做，定要一個小孩子塡命抵償，你不覺得這樣做法太以殘忍？」

「廢話，你這算是架樑，還是教訓我們？朋友，做人要知自量，先稱稱自己有多少斤兩，然後再開口也不遲！你這算是什麼意思？報個名上來吧！」一個手執火把的漢子回答得十分無情，似乎不把對方放在眼內。

船上出來的大漢胸膛一挺，道：「我自己有多少斤両，倒眞是未曾稱過，無法奉告！至於姓名嘛，東方遠就是我了！這一位是我的好朋友司馬森！你還要知道什麼，問吧！」

「嗯，原來你就是東方遠，他是司馬森，眞是有眼不識泰山，失敬！失敬！」執火把的客氣地說：「東方遠，自古道，寃有頭債有主！你多少也混出一點名堂了，你欠我們的債，總不好意思永遠賴着不還吧？」

「什麼？我欠你們的債？什麼？」東方遠忿然大聲反問。

「血債！」

「胡說！我幾時欠下你們的血債？」

「你要抵賴？」

「我不撤賴，我實在記不起來，你說吧！只要你說得清楚，我決不賴！要是你無中生有，想誣陷我，辦不到！」

「我有眞憑實據，你狡賴不了！」

「什麼眞憑實據，你拿出來吧！」

「好，你聽着，兩年前你在大龍頭殺死了三個人，其中一個就是我們的人！」

「嗯，我記起來了！就是在大龍頭夜闖尼姑庵，要汚辱尼姑，尼姑叫救命，恰巧我由那兒經過，瞧不過眼，把三個賤種全殺了，想不到其中就有一個是你們的人，這麼說，你們想也和他的行徑差不多，我實在毋須替那小孩子求情了。」

「你這是什麼意思？」

「沒什麼！對牛彈琴，與虎謀皮！自然是不可能的事，你還是爽快點說吧，你想怎樣？」

「很簡單，血債血償！」

「那你就請派人出來收債吧！只要他有本事，必然可以收得了債！」

「誰去把這狂徒擒上來！」一個手中沒有火把，却握着一柄單刀的漢子發出了命令。

「我去！」

「我也去！」

「我們都去！對付這種人，犯不着跟他說什麼江湖道義！」

於是，四個人一起搶了出去，第五個雖然遲了一步到底還是出去了。

「你們以五個人來對付我一個？這樣瞧得起我，却貶低自己？」東方遠挖苦對方一句，激怒了對方，立即有人動手了。

司馬森站在一旁監視着，戒備着。

五個人一齊進攻，東方遠雖然武藝高强；也感到威脅甚大，憑一柄刀不易取得勝利。但他還能應付得來，所以也不向司馬森求援。但司馬森却另有想法，他認爲對方決不止限於五個人，五個不過是先頭部份，隨後必然還有不少，假如給他們的人到齊了，那倒是個難以應付的局面。他有此想法，便決定先助東方遠一臂，不再顧及什麼規矩了。

「好傢伙，想以多取勝，沒有這麼容易！」司馬森用的也是厚背刀，身影一閃，刀鋒到處，首當其衝的一個封閉不住，慘叫一聲之後，身首異處，給踢到江中去了。

四個對付兩個，顯然是捉襟見肘，難以支持了。其中一個連聲怪嘯，甚爲凄惶，司馬森道：「加勁！敵援快來了！」話聲未截，遠處嘯聲巳經回答了。

「敵援果然快來了！我們先毀了這幾個再說！」東方遠也說。於是，兩個立即配合起來，展開攻勢，實行以少勝多了，採用個別擊破，司馬森負責防守，保衛東方遠，使東方遠無後顧之憂，可以全力攻敵。四個敵人被隔離，東方遠很快就擊斃了一個，再擊斃了第二個，當他巳向第三個施殺手時，一道勁風隨着一道人影閃入他眼簾，他本能地撤招，回力自保，防備對方進攻。

「三舵主，這兩個……」他話未說完，司馬森的厚背刀巳經夾風劈到，他無暇再說，「哎呀」一聲，斜裏滾出去了。

「少在我面前猖狂！」來人一抖手，一鞭就朝司馬森手腕纏去。他不用攔擊，却以攻退敵，用招確是一流手法。司馬森是個識貨之人，見了這一招，巳知來人身手不凡了，不待軟鞭攻到，沉腕撤招，一個旋身，反手就是一招「野馬躍澗」，刀尖挑向來人腰眼，身法好快。

「好刀法，可是陝北的司馬森？」來人好眼力，只一招巳喝破司馬森身份。司馬森心頭一凜，驀然想起了一個人，冷然道：「王大人好眼力，司馬森佩服得很！」口說佩服，手中刀却沒有停下來。

三舵主王標也聽得心頭一凜，暗暗嘀咕，他剛才只使出一招，就給對方看了出來，對方這份眼力，他倒是無限震駭呢！

東方遠這時巳回過來了，冷冷地說：「王大人放着好端端一個京官不做，有福不享，却老遠走到這窮鄉僻壤落草爲寇，到底爲了什麼？總不會僅僅是爲了要打刼一點買路錢吧？」

「司馬森，東方遠，你們既然知道我不會打刼而來，你還不給我快滾遠一點，還想怎樣？眞要我動手？」

「王大人，我們自然會走，只是那個小孩子怎樣？你如何處置他？」

「什麼小孩子？是怎樣回事？」王標愕然。

「三舵主，他們殺了我們兩個，傷了一個！這個仇，我們……」

「少廢話，我自有分數！他們說一個小孩子，是怎麼回事？」王標追問眞相，然後着令一筆勾銷，東方遠則說得一個好字，突然有人影閃動，勁風刺耳，急忙運勁相擋，怎料碰到的是軟鞭，陡然繞過刀背，反刺東方遠虎口，東方遠中招之後，虎口頓感疼痲，手一鬆，刀巳出手。他心中一急，急出一個搶救的辦法，身子一側，左手支地，足尖一勾一挑，把刀挑出幾尺，他人也搶了過去，恰巧抓住刀柄，王標的軟鞭又來了，他趁勢一砍一拖，要把王標的軟鞭削斷，可惜他的意圖瞞不過王標，被他抖開了鞭，避開了。

王標偷襲未能成功，就知道必有一場惡戰，立即做好心理準備，展開祖傳鞭法，力鬥兩位使刀高手，打得旁人爲之揑一把汗。

王標的鞭法眞個了得，打到七八十招之後，他巳漸居上風，忽攻東方遠，忽攻司馬森，打得他們無法照應，陷於各自爲戰境地，這是失敗象徵，他們的處境甚危險了。他想，只要加上一把勁，再作兩三次撲擊，便可大功告成，結束這一塲惡戰了。

東方遠也看到了這一點，奮力纏住王標不放，身中兩鞭，衣破血流了，只催司馬森快走，但司馬森不但不走，反而搶救東方遠，硬接王標的攻勢，催促東方遠快走。

他們兩個人互相推讓不肯逃走，便宜了王標。他哈哈大笑道：「你們都不用走了，留下來作個伴吧！着！」一抖手，疾掃東方遠，東方遠巳是强弩之末，無力接招了，刀鋒一轉，只待來招一到，若果逃不開便自刎，以免被辱了。

怎料耳邊聽到「嗤」的一聲响，王標的軟鞭突然轉了方向，射了回頭，這一來，不僅東方遠喜出望外，連王標也吃了一驚，知道有絕世高手隱伏在側，不敢如先前的猖狂了。

「是那一位朋友跟我王標開玩笑，何不請出來見見面！」

聲音傳出之後，沒有回音，反而遠處有人問道：「王三弟，你碰上了扎手人物了。」

王標道：「二哥，你快來，有扎手的在這裏！」

「好，你守着他，讓我看看是什麼見不得光的人物！」一個身型壯碩，一臉虬鬚的中年漢子如飛趕了來。

「嗯，怎麼是莫堃？」東方遠詫然地說。

「別叫破，看他怎樣！」司馬森說。

「對！看他怎樣！」東方遠說。

莫堃提的鐵棒又粗又長，看來有七八十斤重，但在他手中却輕飄飄的，十分趁手。他在王標身邊一站，縱目四望，然後問：「人呢？跑了？」

「不知道，剛才還在這裏！」

「怎樣一個人？老的？少的？高的？矮的？」

「也不知道，我沒有見着他！」

「什麼？你沒見着，怎麼？」

「沒有見着，他躲在黑處，我沒有看到他！」

「你沒有見到，怎麼是高手？三弟，你……」

「二哥，你聽我說就明白了，剛才——」王標述說早先他的軟鞭被暗器射得轉了回頭的經過，莫堃聽來也神色肅然了。

「三弟，眞有這回事？」

「二哥，我怎麼敢騙你？也沒有必要呀？」

「對！你沒有必要騙我！」莫堃沉思着斷然地說道：「搜！先由第一隻船開始搜！」

莫堃一聲下令搜船，立即有六七個人登船搜查，東方遠與司馬森兩個巳經上了岸，而且露了身份，倒可以不必再查問。

「船上沒有可疑人物！」上船搜查的右船上大聲回報，等待莫堃指示！

「再搜第二艘！」莫堃向洪一柱那艘船一指。

「二哥，不如叫船上的人都上岸來，逐個搜查。」

「好！叫他們一個一個的上岸！」

「船上的聽着了，一個一個的上岸來，留在船上的當奸細論罪，殺無赦！」

「開始，由船老大開始，等大家都上岸之後，我們再上船搜查，查出有人在船上的就是奸細，聽到了沒有！」

船老大開始帶頭上岸了，一個又一個都上岸去了，只是不見洪一柱夫妻和兒子，各人都感到奇怪，也替他們担心，但誰都怕惹事上身，不敢說出。王標在各人上岸之後，帶了幾個人到船上去搜查，岸上那些人都屛息靜氣，惴惴不安，直至王標幾個人滿載而退，每個人都提了一個大包袱上岸，各人才透了一口氣，放下了心頭大石，同時也奇怪洪一柱夫妻到底躲到了什麼地方去，或者和王標他們根本就是一黨！

三艘船都搜過了，一無所獲，王標大不甘心，莫堃也滿腹懷疑，想起早間中間那隻大船上的人都似有心事，莫堃突然想到一個主意，要與王標親自再去查看一遍。這是突然的決定，自然無人預知。

不過，他的決定雖然無人預知，却早巳在洪一柱夫婦意料之內，他們在王莫等人離去之後，也悄然離開了大船，各人更相信他們是王莫一黨，預先伏在船上做內應的了，因此，他們一走，各人便破口咒罵。

王標和莫堃兩個悄然來了，上船了，岸上突然傳出一聲尖銳刺耳的冷笑。聲音傳到王莫二人耳中，也傳到船上其他人耳中，王莫兩個只聽出了女聲，船中不少人巳聽出是洪大娘的聲音，都爲之一怔。好事的巳伏在船舷外望了。

岸上一個嬌俏俏的女人身型，那不是

洪大娘還有誰？船上的人又低聲的咒罵。

但是，洪大娘的聲音却令他們大吃一驚，改變了他們對她的看法。猜測不透她是什麼身份。

洪大娘冷冷地說：「你們就是清廷的狗爪子，滿人的奴才王標與莫堃了？過來吧，老娘已等你多時了！不必猶豫了！都過來吧！」

「你是……」莫堃說不下去！

「剛才用暗器……」王標也沒有把話說完。

「少廢話，今晚你們碰在老娘手中，一個也別想活！」

「臭婆娘，你憑什麼說這種話！」王標抖鞭欲打，但才一揚手，已覺寒光耀眼，急忙先向後退了。

「就憑這個，行了吧！」雙刀展得飛快，就在她説那麼幾句話時，已經攻出了十招過外，快得連王標看也看不清，避也避不及，莫堃揮棒援救還是慢了一步，無法救得了王標受一刀之苦，左耳給削了下來。

「你，你是鴛鴦刀樓起鳳？」王標中招之後，終於想起了一個人，叫了出來。

「你還認得老娘！」洪大娘一個轉身，雙刀貼着莫堃的鐵棒削過去，眼看他的手指就要給削斷了。

莫堃當然知道江湖上有鴛鴦刀樓起鳳這號人物，但想不到竟是如此厲害，實過其名，幾年來已聽不到她的消息，以爲她給仇家殺了，沒料到她不僅還活着，功力也比前更勝，這一來不由他不驚了。他在驚惶中急忙抖手一拍鐵棒，棒身一震，果然震開了樓起鳳的雙刀，避過了十指被削之苦，但樓起鳳身形之快，變招之快，還是出他意外，他的十指剛剛避過被削之災，肩頭與肋間又陷入險境了。

莫堃心寒了，急忙以棒拄地，翻起身子，拖棒疾退，再避一招。

王標心神稍定，見莫堃遇險，便揮鞭攔擊，他一鞭打出，遇硬便轉，把洪大娘的長刀纏上了，他心中大爲高興，沉手一扯，喝道：「撒手！」

「你還不配！」洪大娘並沒有撒手丟刀，身子一側，面對軟鞭，短刀已沿着鞭身反削過去。快如星火，銳不可擋。王標的軟鞭已纏在洪大娘另一刀上，無法再用，這一驚嚇得王標自己抖解長鞭不迭了。

王標與莫堃兩個聯手仍然打不過洪大娘，又是羞慚，又是不忿，想打下去沒有胆，想逃走又丟不下臉，處境十分尷尬，不過，生命是自己的，考慮結果，還是不顧丟臉，大叫「風緊了！」

「你還想逃？遲了！」洪大娘冷笑地說了一句隨即叫道：「當家的，人家要走啦，你還不趕快留客，不怕人家笑話！」

「你放心，他們不會走的！」人隨聲現，一個中年漢子右手抱着嬰兒，空着左手，他就是洪一柱。

王標不認識洪一柱，欺他沒有兵器，搶先一鞭就掃向洪一柱手中的嬰兒，料他必然迴避，這樣，他就有機會可以逃出去了，怎知道洪一柱藝高胆大，根本不把他這一鞭看在眼內，祇把嬰兒抱高了少許，便伸手抓住了來鞭，左手同時發出一掌，王標捨不得丟開長鞭，迴避不及對方一掌，竟給一掌打到在地，爬不起來。

莫堃隨後也到了，揮棒狂掃，洪一柱就以奪回去的軟鞭纏住鐵棒，沉手一拉，莫堃已抓不住鐵棒，人也給扯近了兩步，正駭然間，洪一柱一抖軟鞭，鐵棒便向莫堃壓過去。莫堃伸手去接，給排山倒海的內勁擊得向後連退，終於跌倒，被鐵棒壓在胸部，壓得胸骨盡折，慘叫而死。死時還噴出一大口血，死得甚慘。

「當家的，我給他們補上一刀！」

「不必了，這傢伙不配汚你的刀！還是由我來吧！」一脚挑起王標，再加上一記劈空掌，把他打在江裏。天寒地凍，自然活不成了。

「船家，開船！」洪一柱夫妻上船之後，馬上叫開船，船家雖然不願意，也不敢反抗。

洪大娘說：「船家，你要靠這一條船找生活，你的困難我知道，但賊人是無性的，滿人的爪牙更壞，我們殺了他們兩人，等一會必然再有人來！不是我夫婦誇口，任他再來三二十人，也未必奈得我夫婦何，就怕他們人多，我們照應不來，傷了大家，於心不忍！」

「船家，你不用怕，我能殺得了他們兩個頭兒，就有辦法迫得你開船，他們找到你，你就把一切推到我夫婦身上好了！你明白我這意思？」

「是呀，這樣他們就不能怪你了！」

船家其實也恨王標那一班人的，不過無力反抗，不得不忍氣吞聲受其魚肉，此刻既有洪氏夫婦作護身符，他們也樂於和賊人對抗一下了。

船航行了，乘夜開航。一艘開航，另外兩艘同樣也開航了，他們怕賊人追來，找不到洪氏夫妻，其他人便遭殃了！

船走得不快，遠比不上各人的心情。各人都恨不得一下子返到家中，才能算是安全，才能算是透一口氣！

小船追上了大船，司馬森和東方遠由小船到了大船，向洪氏夫妻納頭便拜，道：「我們有眼不識泰山，幾乎錯過機會，說眞的，我該謝謝王標莫堃兩厮的帮忙！可是他死了，聽不到我話了！」

司馬森說得甚爲誠懇，但洪一柱雙手一伸，把他們都架了起來，說：「難得兩位如此看重，不要客氣！兩位此行有目的地？」

「沒有！我們過慣了閒雲野鶴的日子，倒沒有什麼目的地！你……」

「嗯，國破家亡，棲身無地，只好四處流浪了！」洪一柱看了兒子一眼，又道：「爲了這小傢伙，做什麼都不方便，也不放心！」

「那當然，我們辛辛苦苦，本來就是爲了他們呀！要不是爲了他們，又何必打生打死！」東方遠說。

「一點不錯，還是東方兄說得對，以後，我不會再怨這小傢伙碍手碍脚了！」

「這小傢伙有時是佻皮一些，却有一個好處，他整天都是笑，很少聽到他的哭，也不知道他有什麼開心的事，這麼的好笑！」

「洪大娘，他有這樣的父母，當然開心啦！我要是有這樣的父母，我也會整天笑呀！」

「司馬大俠，你太會說笑了，你看，孩子也笑啦！」洪大娘抱着兒子，不自禁的親了他一下，自發的母愛，是難以遏制的。

司馬森把孩子接過去，問：「他叫什麼名字？」

「中堅！」

「中堅！中堅！好呀！又响亮，又有意思！好！這名字眞好！」

「有什麼好不好的！人總得有個名，就是這麼回事！」

「這可不一樣，中堅這名字眞是好！我最討厭那些長壽呀，金呀，福呀，光宗耀祖那一套！太俗了，一點也不好聽！」

「想不出你司馬兄對於起名還有研究呢！司馬兄，當今之世，咬文嚼字都非我輩所長，還是研究武功來得實際！」

「我以爲可以並重，並不相悖的，武固要研究，文一樣要研究，偏廢不得！」

「別談這些了，起鳳，我們不是還有半瓶酒？拿來和司馬兄東方兄喝了吧！」

「天未黑之前，是有的，現在，沒有了！」

「怎麼沒有了？我記得沒喝……」

「你沒喝，別人可喝了呀！」

「誰？」

「誰知道？總之，是狗爪子！他們早先上了船，我們看到他們大包小包的拿着走……」

「算了！他喝了我們的酒，我們要了他們的命！算是拉平了！」

「他們以命換酒，這個賭注，下得倒不小呢！」

「不！他們佔便宜了，他們的命，在我眼中，還抵不上半瓶酒呢！」

「兩條人命，抵不上半瓶酒？哈哈！他們的命也實在太賤了！」

「司馬兄，你弄錯了！兩條人命當然不止値半瓶酒，一瓶，十瓶也不止！人命是不能與酒去比較的。但他們有的不是人命，是狗命！他們是滿人的鷹犬，是畜牲，不是人，他們的行爲也是，所以他們的命，不値半瓶酒！」

「好！好！罵得好！洪大俠，你罵得好，我眞想喝酒，眞想敬你一杯！」東方遠說。

「洪大俠？那一位是洪大俠？是那一位洪大俠？」船家突然插進一句。原來他不知什麼時候已經站在那裏，聽着他們談話了。

「這一位就是洪大俠，他是名滿天下的熊擎天大俠，你聽說過了？」東方遠激動地說。

「啊！」船家急急退去，衆人愕然。

「東方兄，你可能給我惹禍了，我已改名洪一柱，洪是洪武的洪，水共洪！一柱兩字，不用我說啦！以後，爲了方便，我們還是敍齒論交吧！我四十歲，內子二十八歲！」

「我三十八，司馬森三十五！你是大哥，嫂子我們均以大嫂稱呼，是不計較年歲的！」

「那好吧，我就大哥好了！」

「你年老啦，想不做也不行！」洪大娘笑說。

「各位！我給你們兩罎酒！算是我孝敬你們，我是衷心的！我買了兩罎，本是準備送給親家的，現在，請你們喝，下次再買給親家也行！」

船家這舉動，大出洪一柱等人意外，其他同船的客人也感意外。但他們早先目睹東方遠與司馬森兩人盡全力都打不過一個王標，洪大娘却把王標打得落荒而逃，連莫堃也給擊退。

後來，洪一柱更輕鬆地把他們收拾了，可見他們的功夫，比之東方遠與莫堃是勝多了。

早先，各人曾懷疑他們是奸細，是王標的黨羽，在背後咒罵過他們，此刻都有點歉意，見船家不惜獻上兩罎好酒，便也紛紛把一些準備帶回家去新年享用的熟食小點，都拿出來給洪一柱佐酒！洪一柱怎麼推辭也推辭不掉。

「這樣吧，這是大家一番心意，我看你不吃一點也對不起人家，可是吃嘛，又實在太多，怎能吃得了？不如每人都留下少許，其餘的就給大家，新年頭，誰家的孩子都在倚門等候親人的，我們不能叫小孩子失望呀！」

「好！還是大嫂子心細，想得周全！這事，只好勞你了！」司馬森說。

洪大娘這一招果然使得，皆大歡喜，洪一柱本擬只受船家一罎酒的，但船家說，好事成雙，他總不能只送一罎給親家的，洪一柱一聽，也不再客氣，邀他一起喝，還有同船的好些男人，都凑在一起喝酒聊天，倒也十分快樂，別有興緻！

這一夜，分成上下兩個的景況，上半夜，他們都心情緊張，一肚子氣，下半夜則開懷暢飲，高興異常。他們直鬧到星移斗轉，天快亮了才睡覺。

「起鳳，這一回鬧大了，我担心很快就會傳了出去，你看怎辦？」洪一柱在各人與盡睡覺之後，悄悄對妻子說話。

「這一回確是鬧大了！我看，只有一個辦法可以行，而且要快！」

「你是說，我們悄悄離開？」

「難道還有更好的辦法？」

「這樣做，會使他們吃大虧的！」

「爲什麼？」

「我可以肯定，敵人一定會追蹤而來的！」

「你是說，那些狗爪子？」

「不錯！就是他們！」

「那我們就更應該走！」

「你打算不理他們？」

「對，不理他們！只有這樣才能使他們洗脫關係，才能救得他們！」

「我不明白！」

「你會明白的！再想想，只要你再想想，你就會明白的！再想想吧！」

「哦，我明白了！你說得對！我們離開之後，他們就不用動武，最多是刼財，決不會殺人，起鳳，你這話眞對，我們馬上就走！」

「叫不叫司馬森與東方遠？」

「叫吧，他們留下來也沒有用處！」

於是，洪大娘略爲執拾一下，洪一柱把東方遠與司馬森叫醒，在天色放亮之前，悄然上岸去了。

第二天，船上發現少了洪一柱等四大一小五個人，大家都知道怎麼回事，也就

算了。

幾個人走了一程之後，司馬森道：「現在怎麼辦？前面是河，後面有追兵，我們……」

「你這張咀眞靈，果然是有追兵來了！」洪一柱說。

「眞有追兵來」？怎麼我聽不到？」

「你留神聽聽，就可以聽到了！」

「好，我試一下！」司馬森說着，果然停下來諦聽。經過片刻，他興奮地說：「大哥果然耳靈，我現在才聽到！」

「大哥，我們怎辦？」洪大娘說。

「你先躲起來，能不露面就最好別露面，司馬森，東方遠，你們分別埋伏，要盡量忍住，千萬不能僨事！」

「我們會的！」

「我守第三位，你們聽到我的叫聲，或者敵人的慘叫聲，才好動手！」

「好！我等你的消息。」

「敵人快到了，我們快躲起來，還有，等一會盡量奪馬代步！」

「知道！」

幾個人都忍住氣，各自躲了起來，誰也不知道對方躲在那裏！

來人的火把恍如一條長火龍，舞着而來，却來得很慢。不過，在火龍前面，另外有幾個武功特別高强，悄悄地先到了。

「舵主，我看剛才那消息不確吧。怎麼全無動靜？」

「探子說得那麼肯定，不該是假！叫大家仔細搜一下，或者會有收穫。」

「好，我們馬上開始！」

火龍分散了，來來往往，忽東忽西，忽南忽北，在黑夜時光，特別顯得好看，另成奇景。

「舵主，那邊發現了一條頭巾，似是女人之物，甚爲清鮮，看得出是掉下未久的！」因此，他才敢驚動舵主！

「舵主，你看！」有人把一條頭巾遞給舵主過目。

「不錯，這頭巾是剛才才掉下來的，看來人決未跑遠，搜！」

火光聚後又散開，再一次展開大規模的搜查，似乎不達目的不肯收兵！

東方遠躲着，目覷對方在身邊走來走去，粗言穢語，十分刺耳。他三番四次要出手了，都在最後一剎那間忍住了。

司馬森和東方遠一樣，也曾幾番想動手，都在最後關頭忍住了。

「舵主，沒有！什麼也沒有！」

舵主聽了這樣報告，也皺眉頭，沉着地說：「再搜！」

這已經是第三次搜了，各人都覺得苦悶，討厭衍敷着搜查時，突然，有人傳出一下慘叫，嚇了所有的人一跳。

夜靜，慘叫聲來得特別刺耳。

慘叫聲來自最東邊，人便朝東邊撲去，另一下慘叫又响自北面，各人一窒，轉身北面。

東面的死者被發現了，額心中了暗器，暗器是一枚石子，破額而入，一石斃命，北面的死者也已找到了，傷在眉心，石子破開眉心，一半仍向在外邊，却染紅了血，各人找到時血仍在流着，却已無法開聲。

兩個死者無法開聲，第三個死者却開聲了，那是一下慘叫！叫聲又是來自東方，跟着，東、南、西、北四方面都先後傳出慘叫，一聲比一聲凄厲，一聲比一聲撼心動魄。楚項羽有四面楚歌之嘆，舵主此時也有四面慘叫之厄了。

四面的慘叫接踵而來，却是不見敵人影子，恍如鬼魅作祟，這情況，眞是使人心寒！

「大家聽着，我們站到一起，面向外，背向內！提防敵人偸襲！」舵主的呼喝，驚醒了各人，果然大家都背裏面外，注意敵人動向了。

「果然不錯，臨危不亂，十分難得，只可惜遲了一步，死傷不少了！」洪一柱緩步自外走來，悠然舉步，如和朋友聊天，全無半點緊張，他的鎭定，嚇壞了對方，急急喝道：「站住，你再過來，我要不客氣了。」

「站住！站住！如果我由一數到五你還不止步，我就要動手了！現在開始數：一、二……」

「你數呀，怎麼後退了？」

「三、四……」

「數下去呀，怎麼不數了？」

「好，我數，五！」舵主終於喊出了一個五字。同時，他身子一閃，疾撲洪一柱，他還沒有用實招式，手中劍剛剛一揚，兩下慘叫傳自背後，精神爲之一震，手中劍也不自禁的受到影响，失了準頭。

洪一柱眞是藝高人胆大，他一看對方出手，就知不是庸手，但亦不賴，只把左袖一拍一捲，身形已變，繞出了幾步，再由舵主背後發招，攻其中路。

洪一柱早年以劍術超卓著稱，後來又以快刀見稱，及至失踪之後他已少用武器，只憑雙手雙袖就去對付敵人，此刻他也如此，只運用一雙肉掌和兩隻衣袖，便和舵主過招了。

舵主的劍法十分到家，每發一招都有三個變化，可左可右，亦可居中，至於決定用那一招，可以臨時取决，使對方難於應付，端的是精妙招數，但他只使了三招，洪一柱已經冷冷地說：「我以爲什麼人，原來是太原的三分劍，瞧你這身子，如果不是范天堡，就必是姜玉書，但姜玉書素有俠名，不齒於太原，却享譽於江湖，看來你不會是姜玉書。

「范天堡曾投靠清廷，甘爲滿人鷹犬，喪盡天良，背祖忘宗，你這行徑，見不得天，亦見不得朋友，必是范天堡無疑，怎樣，我沒有猜錯吧？」

舵主正是范天堡，給洪一柱道破身份已够慚了，偏偏還要如此辱罵，更叫他難以忍受，索性抓破面皮，揮劍再攻，要想仗着武器上佔便宜，擊敗對方，可是他想得太天眞了，他沒想到，他能想到的，對方一樣會想得到，所以他要佔洪一柱的便宜，眞是談何容易。

洪一柱的一雙衣袖，本就軟柔，刀劍難傷，可是當他運足內勁，袖子却硬如鋼刀亦鋒利如鋼刀，他就用這雙可軟可硬的衣袖和范天堡交手，把范天堡的三分劍尅得無法施展，虎口處處被震動。

范天堡經過一段短時間之後，知道碰上勁敵了，但已勢成騎虎，要避也來不及了，所以只好硬着頭皮繼續搏鬥。

范天堡帶來二十多人，其中不少是有高强武藝的，但因早先不斷有人被殺，影响心理，及至正式交鋒，勇氣已經消滅，再加上東方遠與司馬森的武藝都高出他們許多，一交上手之先後傷了幾個敵人，更使對方銳氣全消，無心戀戰，更無求勝信心。

一方面是同仇敵愾，一方面是精神渙散，勝負早已先定了，范天堡越打越覺得不是味道，自己先已胆怯，準備溜走了，他要勝過對方固甚困難，但是，要逃走却還是辦得到的，他在一輪狂攻之下，便盡集全力於一劍，振臂狂刺，洒出千萬點寒光，饒是洪一柱藝高胆大，又知他必然想逃，還是無法截攔得住，給他衝了出去。

「東方遠，不要追了，他比我們更熟地形，我們無法追得到他的！」洪一柱見東方遠去追趕急急把他攔住，不讓他去追趕。

「我眞是氣他不過，這傢伙，太氣人了！」

「算了吧，如果在白天，我也不會放過他，但現在是黑夜，稍一不愼，着了他的道兒，受他暗算，才不值呢！」

「我們走吧！別拖磨了！」洪大娘催促大家起程，各人便匆匆離開鬥場，上馬走了。

洪一柱他們的坐騎，都是奪自敵人手中的，馬鞍也現成，各人都精騎術，所以跑得甚快，天色漸漸亮了，各人才放慢了馬，洪一柱對妻子道：「你抱了孩子半夜，該歇歇啦，讓我抱吧！」

「我們出死入生，冒了多大危險，他却一點也不知情，睡得像隻小貓！」洪一柱疼愛地親了孩子一下。

「做孩子眞好，什麼也不知道，也不用管。」洪一柱大有所感觸。

「大哥，這其實是十分公平的，任誰都有過做孩子的機會，一代照顧一代，一代保護一代，這是很合理的，要是大家都不理後一代，人類很快就要絕種了！」

「別說大道理了，趁天未全亮，我們就在這裏歇一會吧。」洪一柱把孩子抱在懷中，就在樹下席地先坐了。各人見狀，也相繼効樣。

天色大亮了，各人都已清醒，東方遠站起來，伸伸手，踢踢腿，把骨節弄得的得得响，洪大娘笑說：「東方大俠，你這是什麼功夫，怎會骨頭格格响的？要是我不知你，我眞替你担心呢？」

「哈哈！哈哈！這叫做格格功，很好用呢！周身格格一响之後，便渾身舒服，勝過被人按摩過呢。」東方遠也笑起來。

幾個都是江湖兒女，不拘泥於世俗禮節，男女間一樣有說有笑。幾個成年人只有一個小孩子，最吃香當然是小的一個了。加以這個洪中堅甚爲逗人歡喜，東方遠與司馬森兩個都抱着他愛不釋手。他也眞是很怪，什麼人抱他都一樣笑口常開，咿咿呀呀的十分高興，絕無怕生哭賊毛病。

有了司馬森與東方遠同行，洪大娘倒清閒得多了。只有在晚上，孩子才要找她，白天他是不找娘的。

平平靜靜的走了兩天，第三天便出現怪事了。這一天是上弦日子，月色甚微，星光倒是明亮的，但是光總比不上月亮。

這一天，因爲貪趕路，錯過了宿頭，在一間寺裏過夜。寺裏的和尙最初是再三婉拒借宿，及後，東方遠與司馬森露械强住，和尙只好答允，並且在帶他們進房時悄悄對他們說：「施主，你一定以爲我出家人有意爲難了，其實，我這樣做，是爲你們着想，爲你們好，但你們一定要留下，這也許是前定！我不敢過於峻拒。」

「大和尙，你直說吧，到底是爲了什麼？直說好啦，何必囉囉唆唆！」

「事情是這樣的，三天前，有兩個法師到小寺借宿，聲言要住三天，今天是最後一天了……」

「這又怎樣？和我們有什麼關係？」

「施主別打岔，請聽我說下去，這兩位法師說得十分清楚，他要借小寺後面柴房藏屍三天，今夜初更鼓响之後便離去。他說，在這三日之內，千萬別讓人到柴房去，否則，觸了禁忌，不但觸禁的人必死，小寺也有奇禍。因此我才不敢答允你們，希望大家平安。現在，已經無法挽回了，我只好請求你們，等一會，不管聽到什麼聲响，你們都不要理會，這樣，或許可以免過一場災刦！

「是這樣的！我們湘西有一種法師專門法術，他們可以作法使死人屍體自己走路，不用裝棺抬運。但必須在晚上，白天是不能作法的，因此只有在晚上才能起程。他們現在已經整裝待發了，你們千萬別出去，免得冲撞了死神，大家不便！」

「大和尙，你放心吧！我們不知道是沒法子，知道了，當然不會出去，你快給我們弄點吃的吧，我們都餓了！」

「是！是！施主請待後，我馬上去燒！」和尙告退了。

「大哥，這和尙的話，你覺得可信？」洪大娘問。

「怎麼？你看出破綻？」

「破綻倒沒有，我只是奇怪，這趕屍傳說，我聽得多，就是沒親眼見過！你相信眞有其事？」

「大嫂，別的事我不敢說，趕屍却是眞有其事的，我見過。」司馬森插咀說。

「什麼？你見過了？」洪大娘問。

「我確實見過，那一次，距現在有六年多了，也是在湘西，我住在一家客棧，客棧的掌櫃也像剛才和尙勸告我們一樣，叫我們不可亂走動，聽到聲响，也別驚怕叫嚷！我好奇，口頭答允了，心中却另有打算，趁掌櫃的不覺，我溜了出去，躲起來。過了不久，果然看到一個法師說着一些聽不懂的咒語，手中揮舞着一枝樹枝樣的木枝，一揚一揚的晃動着，他前面那八具屍體便像雀跳一般，一下一下向前跳動，一跳一跳的，很是恐怖！看之前，我不相信，看了之後，我不能不相信了。」

「湘西馸屍，我早有所聞，一直都以爲是傳說，原來眞有其事。」洪大娘好奇地問。

「確有其事！」司馬森說：「不過，不容易見到，而且，也有眞有假的。」

「怎麼，還有眞有假？這樣奇怪？」

「所謂眞假，是指那些屍體！」

「怎麼屍體也有假的？」

「怎會沒有？」

「是木頭，還是蠟製的？」東方遠也

感到興趣，插上一把咀。

「不是，都不是，是人扮的！」

「不，是人變的！你說錯了！」

「不，大嫂，這一趟是你猜錯了！眞屍自然是人變的，假屍却是人扮的！其實，他們是人，不是屍，人死了才變屍，他們是活人，未死的！」

「我不明白，好端端的一個人，爲什麼要扮成死屍？貪吉利乎？」

「他們當然有其道理，一是走私謀利，二是逃避仇人耳目，三是進行陰謀活動，目的也是掩人耳目，當然還有其他，但主要的是這三種了！」

「他們也眞是，爲了錢，什麼事都敢做！」

「扮死屍，總好過做滿人鷹犬殘殺自己同胞！如果有人問我那一種人可殺，我會說，滿人的鷹犬更可殺！因爲我最恨的是這種人！」

「別說那麼多了，言歸正傳，我們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吃過飯後，我們還是早點睡，養足精神明天趕路要緊！」

「大嫂你和大哥先睡吧，我想……」

「東方大俠，別你想我想，吃飽了之後，大家一起睡，明天一早上路就是！」

洪大娘一邊說一邊向東方遠打眼色，東方遠也是一個精明的人，他一看就明白洪大娘的心意，便順着她的口吻接下去。

和尚送齋菜來了，東方遠等吃了一個飽，抹抹咀，便打坐養神，直等到初更鼓响，東方遠才悄悄地離開房間，摸到後門去偷看法師作法趕屍的實情。

「小心！別給人發現了，麻煩可就多了！」

「大嫂請放心吧！司馬大俠，你也去吧？」

「我陪他去走一遭吧！他路不熟，好奇心又大，讓他一個人去，我不放心！怕他忍不住會闖出事來！」

「那也好，萬事有個商量，只要你們記住，我們不是去遊山玩水就行了！」

「我會的，大嫂放心！」司馬森心頭一凜，覺得洪大娘這話說的很重，心中頗有悔意，但話已說了出來，再難改口說些其他話了，所以滿口答允小心。

湘西的趕屍，實是神秘的事，相傳過去，這是傳徒不傳友的秘訣，因爲凡練這種趕屍的法師，都曾跪對祖師立下千斤毒誓，終生不能反悔，亦不能成親，否則，會遭神譴，一如其所立之毒誓。因此，做法師的不但爲徒學法時艱苦萬分，且必屬貧窮難活之人，富家子是不會有人當法師的。所以法師的行徑雖然古怪，都多是被迫而成，値得同情，至於他們當了法師之後，受到毒化，爲非作歹，不容饒恕，又是另一件事了。

司馬森和東方遠兩個躲在樹上偷看，覺得其中一個法師的手法生硬，不似久操此業，大感奇怪，便竊竊私語，不料他們的語音給對方聽到了，微一抬頭，已經看到有人偸看，而司馬森亦已一瞥之下，認出對方是個武林敗類，急忙通知東方遠。

「眞是他？你不會看錯？」

「怎會呢？他化了灰……」

司馬森一語未了，已發覺對方打出暗器，急忙一扯東方遠道：「他也發覺了，快跑！」

東方遠對他這麼慌張，心中甚不高興，大小陣仗也不知打過多少了，就不會如此狼狽的，心中不快，便說了出來：「你怕他，你跑吧！」

「胡說！誰怕他！我是要引開他，別給大哥惹上麻煩！」

司馬森如此一說，東方遠想起早先洪大娘曾提醒他，千萬別給大哥招惹麻煩的話，心也平了。

東方遠與司馬森兩個狂奔，對方五個人急急追趕，展開兜截包圍。

「追，活的，死的都要，絕不能夠放走！」

「我們知道！他們逃不了！」

「唐六，你到寺裏去搜一下，看看可有他們黨羽？」

「是，我馬上就去！」

又有兩三個人去搜寺了。

東方遠聽得有人去搜寺，心中一急，道：「遲了，我們回頭去！」

「不要上他們的當！」

「你不去，我去！」

「東方遠！你……」司馬森一把沒抓着，東方遠已經衝回頭了。

東方遠已回頭，司馬森當然不會獨自留下，也急急往回走，結果碰上了敵人，打了起來。

東方遠與司馬森兩個已經武功不弱了，碰上的兩個對手，武功一樣十分了得，他們只好拚出全力進攻。

東方遠使鋼刀，刀勁十足，每一招都帶勁夾風，其聲呼呼，司馬森的厚背刀，使開來似不用力，但對方碰上了，却「哎喲」大叫，虎口也裂了。

「司馬森，不宜久磨！」東方遠說。

「我知道！」司馬森在回答之時飛身一掠，避開了對手的敵人，攻向東方遠的敵人，因爲他出意外，厚背刀又重，一刀斬下，連肩頭也給削下來，當堂倒地慘死了。

「我們聯手鬥他們！」司馬森斷然說道。

「好！聯手更好！」雙刀一展，各無後顧之憂，却有互相照顧之便，打來更見精彩，更見勇猛，轉眼之間，已經斃傷了三個敵人，先後共計是三死一傷，消滅了敵人四個戰鬥力頗強的人，威脅已經少了許多，再打下去，遠勝先前了。

但是，就在他們正可以透一口氣之際，寺那邊却黑烟怒湧，火光冲天，寺院已經着火燒燃，不可收拾了。東方遠與司馬森明知洪一柱夫婦都是非常人，决不會有危險，在未看見他們之前，還是提心吊胆，甚爲不安的，因此，他們都避開敵人，疾向寺院方面撲去，希望弄個明白！

「還不快走，大哥在那邊！」洪大娘的聲音在他們耳邊响起來，他們循聲一望，只見人影一閃，已消失在二十丈外，兩個不加思索，追了過去，果然不久就見到洪一柱抱着兒子在那兒等他們了！

「我們走吧！」洪一柱說。

「大嫂呢？她還沒回來！」

「她找黎元超要賬去了！」

「黎元超？我去帮她！」

「不必了，她會應付得了的！」

「多一個人照應……」

「不，你看，她不是回來了。」

不錯，洪大娘是回來了，但却一臉羞憤，可見仍未得手，因此，洪一柱問：「給他跑了？」

「嗯！下流胚！」

「怎麼？黎元超怎麼了？」洪一柱焦急地問。

洪大娘忽地「咭」一聲笑說：「這狗賊，眞不是人！我追着他，快給追上了，忽地自己一拉褲子，光着屁股跌到糞坑去，臭得我不敢走近！」

洪大娘這話，聽得各人都笑了。

黎元超在江湖上也是一個成名人物了，誰會想到他竟如此無賴，跌到糞坑中逃生？

各人笑了一會，便上路去，黎元超如何，再無人理會了。

不過，洪一柱他們雖不再理會黎元超，但黎元超却認爲是奇恥大辱，回去後，急急飛報上司，告以一切，清廷早已發下詔書，昭告天下，要緝拿洪一柱夫妻歸案，今既有此消息，正是升官發財的大好機會，做官的誰肯放過機會？於是，兩湖總督得到消息之後，馬上通令兩湖下屬派出幹探名捕追捕。

× × ×

這是一件大事，官門中人很快就傳出了消息，郭子杰自然也會知道這個消息，他要自己走一遭，又無法丢下鏢行的事，且還要繼續打探消息，無法走得開，結果派了一個鏢局的鏢師前去。

這一個鏢師姓栗，單名一個彤字，是個五十三歲的老鏢師，他在揚威鏢局做了整整十五年鏢師了，他在鏢局的表現並不怎麼出色，但十分忠實，很得郭子杰信任，郭子杰每當親自押鏢時，不是留他守鏢局就與他們同行，再不就是由他代自己押鏢。

栗彤雖然在各方面表現平平，却是一員福將，由他押鏢不下數十次了，從未出過亂子，即使處在劣勢，亦總會路轉峯迴，終於得救，因此，鏢局的人都公認他爲福將。尊之爲彤叔！

派栗彤前去通告洪一柱，郭子杰是十分放心的。

郭子杰這個決定是在黃昏時候了，他打算第二天一早才叫栗彤上路的，但栗彤不同意。他說，救人如救火，萬不能遲，一生一死，只爭毫厘，既已決定就快好過慢，早好過遲。

「這個我知道！」郭子杰說：「只是現在天色快黑，城門已關，如何出去？」

「老闆，你信得過我，才派我去，我當盡我所能，至於天黑，這根本不是問題，我此後，只怕好些日都要日夜兼程趕路呢！」

「栗師父，依你說……」

「老闆，我實對你說了吧，我在這裏，鏢局不會出問題，我走之後，請你立即辦一件事，並注意兩個人，否則，我去得不放心的！」

「什麼事？你說！我一定依你！」

「我等一會就走，我會搗亂一些東西，甚至拿走一些東西，你在我走後一個更次左右就詐作發覺，立即宣佈我夾帶私逃！你……不，你聽我說下去！我此去，勢必與官兵有打鬥，且會跟洪大俠在一起，這事，遲早會有人知道，你若不早宣佈我的罪狀，後果不堪設想！這是爲大家好，你千萬不能執拗！

「同時，你要注意程志宏和花連，我看這兩個人表面積極，聽話，暗地裏却鬼鬼祟祟，目的何在，我未有證據，不便揑造事實，但甚爲可疑，我言盡於此了，你要千萬當心，君子易處，小人難防，我要佈置自己的事了，你在二更鼓响就宣佈我挾帶私逃吧，再見！千萬當心！」

栗彤向郭子杰告辭，悄然離開。郭子杰想到相處了十五年的朋友要分手，自己還要加他一個挾帶私逃的罪名，心中着實不願，但想到他所說的話，確是實情，假如自己不先說斷關係，將來他在外邊鬧出事來，自己實在担當不起！

二更鼓响，一聲聲更鼓傳到郭子杰耳中，就如一下鼓槌打在郭子杰的心頭上，他震動着，咬着牙對人說：「阿三，去叫栗師父來！」

「是，局主！」阿三匆匆而出，碰見花連便問：「花師父，見到栗師父嗎？」

「沒有，誰找栗師父？」

「局主！」

「找他什麼事？」

「不知道！」

「你去找他吧，我不阻你！」

阿三別過花連，急急到另一間房子去叩門。屋內沒有回聲，背後却有人聲了，那是陸大安的聲音，問阿三什麼事，拍門拍得這樣急。

「局主要找栗師父！陸師父，你見到他不？」

「栗師父？我剛才見到他，他……」

「他在那兒？」

「他說局主叫他送禮給什麼人，帶了一包東西匆匆出去了！」

「局主叫他送禮？不會吧？這麼夜了，還送禮給人？」

「會不會是局主發覺太夜了，又想叫他不送？」

「這個，我不知道！」

「你就這麼回去對局主說便得啦！」

「是！陸師父，你是什麼時候見到栗師父的？有多久了？」

「大約半個更次有多了！」

「不會！一定是栗師父說謊！」

「爲什麼？」

「如果是局主叫他送禮，怎會過了這許久才找他？可知道局主根本不知道有此事！」

「這麼！對呀！那麼，他爲什麼要騙我？」

「這個我可不知道了！」阿三再大力拍門，陸大安也帮忙，聽得屋內有異聲，兩個一問，房內回答聲甚爲微弱，兩人一急，撞開了門，燃亮了燈一看，都吃了一驚，屋內有一個受了傷的人躺在地上，流了不少血，頭、肩、手都傷了，陸大安和阿三把他抬上床去，阿三去報告局主，花連在暗處看到一切。

傷者是帳房先生，他傷得很重，流了很多血，他說，栗彤說有事和他商量，沒料到冷不防就給了他一拳，他反抗，後來

不知怎樣了。

「你是說你暈了？」局主急急發問。

「是，我只見得他用酒瓶打我，以後什麼也不知道了！」

「他爲什麼打你？有仇？吵架？」

「不，什麼也沒有，他只問了一些關於帳房裏的情形，就……」

「呸！這老賊！吳先生，你的鎖匙！」局主突然想起了什麼，急急問。

「鎖匙！在衫袋！」

「衫袋？沒有呀！」

「啊，莫非他……」

「阿三，你看着吳先生，陸師父，你跟我到帳房去看看！」

帳房裏給搬亂了，局主快速地取下櫃頂的錦盒，揭開一看，空蕩蕩的，什麼也沒有，局主破口大罵栗彤，花連似無意地經過，聽到聲响才進去查看！

「你們，陸師父，花師父，給我分頭去追……」

「局主，追不上了，他巳經走了快一個更次了，追不上了！」

「唉，想不到，這老賊，我待他不薄！」局主憤憤地說。

花連冷冷地說：「局主，你還記得？早在半年前我就說栗彤這個人貌似忠厚，心實奸險，可惜你不信，致有今日之事發生！」

「唉！知人知面不知心！他和我相處十多年，一直確是勤勤懇懇的，陸師父也見到！怎會想到他會這樣？」

「這才叫做變生肘腋！」

「唉！我自己的失了不要緊，就是鏢局關了門，我也不會餓死，可是客人的東西丟了，叫我如何賠償？我開鏢局快二十年了，蒙朋友看得起，賞點薄面，總算平安無事，想不到，却栽在自己人手中！花師父，陸師父，你們平日聽他說過什麼地方有較親密的朋友？不知他會逃到什麼地方去？」

「這個，他倒沒有說過！」

「那麼，這件事，請大家先別傳出去，或許能找到他！」

各人都答允，但第二天，栗彤挾帶私逃的消息巳經傳遍了洪江市，朋友們都紛紛前來慰問郭子杰，並探詢損失的情況。

栗彤挾帶私逃的消息外傳，正是郭子杰求之不得之事。他的目的在此，目的巳達，暗暗高興了。可是，這消息怎會傳得這麼快！是誰傳出去，却不能不去追查。

「是花連吧？」郭子杰第一個就想到了花連，因爲此事知得最早，最詳細的只有幾個人，包括他自己、阿三、花連，陸大安與帳房吳先生，而阿三與吳先生並沒到過帳房，到過帳房的只有郭子杰自己，陸大安與花連三個人，隨後，他們便鎖上了帳房，沒有人再進去了。外問知道得那麼詳細，連錦盒空無一物也知道，除了花連與陸大安兩個之外，不會再有第三個人說出去了。因爲第三個就是郭子杰自己，他自己當然知道沒有說過出去。

「陸大安不會的，一定是花連！栗彤確實細心，我還沒注意到，他早巳看出來了！」郭子杰在暗暗地稱讚栗彤和爲他祝福，祝他一路平安！

栗彤是逃出洪江城去了，他去得神不知，鬼不覺，出了城外，守城的還懵然不知情呢。第二天傳出栗彤早一晚挾帶私逃和打傷帳房先生的消息傳出之後，守城的細心檢查，果然發現有人越過城牆的痕跡，但守城的怕負責任，急忙加以粉飾，推卸責任，因此，找不到栗彤巳經出城的證據。

栗彤因爲急於通報消息，心情比洪一柱當時離去時更爲焦急，他怕阻誤時間，不願搭船，買了兩匹馬，沿途不斷換騎，確是快許多，雖然比洪一柱起程遲了許久，還是一路上都通順的，由於沿途都有兵丁把守，他又一人雙馬，很引起對方注意，諸多查問，他有時用金錢行賄，有時用說話騙人，有時又恐嚇對方，不一而足，用盡法寶，目的只有一個：順利通過，盡快見到洪一柱！

那一天，他聽到一點關於洪一柱的消息了，那消息並沒說明是洪一柱，却說是有個女人揹了個小子被官兵追趕，後來給幾個漢子打得落花流水，那幾個漢子則擁着揹個小子的女人走了。

「這一定是洪一柱了！」栗彤自己這樣肯定，而且追得更快。

突然，一隊官兵有二三十人從橫路衝過來，見到栗彤，認爲形迹可疑，便喝令搜查。

「你們憑什麼要搜查？」栗彤問。

「你是奸細，給敵人送坐騎？」

「你私通山賊，你……」

「哈哈，我以爲是什麼人，原來是栗大鏢師？你匆匆忙忙去那裏？不是給人刦了鏢，親自踩探吧？」一個三十八九的壯漢挖苦地說。

「李平，你認識他？」

「何止認識，還是老相好呢！栗大鏢師，我沒說錯吧？嗯！」一抖手，馬鞭疾朝栗彤臉上捲過去，「啪」的一聲，幾乎打着栗彤了。

「好呀，你這賊子換過衣服，居然當起兵啦！兵即是賊，賊亦是兵，蛇鼠一窩，總算給我看清楚了。姓李的，來吧，我要怕了你，就不敢吃保鏢這碗飯了！」說話間也回敬一鞭，不打李平，却打在他的馬臀上，馬捱了一鞭，痛極而跳，一掀，幾乎把李平掀到馬下，他失驚之際，栗彤馬鞭又來，一連三鞭，兩鞭打在李平的身上，第三鞭打空了，因爲李平巳經跌落了馬下，栗彤沒有想到，結果是走了空招。

不過，李平雖然落馬，却傷得不重，他在地下一滾，還沒站起，巳經發出暗器，三枚透骨釘打在栗彤的馬肚，馬亦作虎跳，倒斃在地。但栗彤沒有摔下來，他一閃身，騎在另一匹馬上，騎術精而機敏，赢得對方幾聲喝采。

「把他圍住了，看他還能逃到那裏！」說話的大約是那些人的頭兒吧，各人都聽他的話立即列成馬牆把栗彤困在中央。

栗彤勒實了馬，圈轉馬頭，注目周圍的人，發覺了兩個可以利用的地方，一在東南，一在西南，實在沒有再向東南走回頭路的道理。但他却冒着這個險，偏向東南行。主意打定，便向對方展開攻勢，把一根馬鞭打得滿天飛舞，一口氣打出十二鞭，分別打向十二個人，迫得對方後退，但他沒有追趕，亦不追趕出去，迫退對方

，便回頭再打別一些人，一輪急攻，居然給他打傷了四個，有兩個還跌到馬下。及至再展開攻勢時，他在狂攻中，突然向自己的坐騎重打一擊，隨即下馬，馬向前狂奔，迫使對方閃避。他則趁此機會飛快跟出，馬鞭一抖，纏着一個人，把他扯了下馬，自己借力飛身，騎上了那匹馬，雙足一夾，足跟一碰，馬受痛長嘶而去，快極了。

這是全隊中數一數二的好馬，搶先了一程，其他人想追可不容易了！

近三十人居然圍困不住一個人，眞叫他們慚愧，也使他們胆怯，所以目送栗彤逃亡，也無人敢去追趕。

栗彤縱馬如飛，履險如夷，恍若追風，他又是高興，又是興奮，不自禁的俯身微伏，用掌輕拍馬頭，順撫馬鬃，馬受到撫慰，跑得更快！

經過重重的困擾，衝破了重重圍困，栗彤進入了山區，路更難走，形勢也更險了。栗彤事事細心，處處留意，謹愼得很，所以一路上都算平安無事。可是，到了山巔，翻過山谷，突然聽到一陣慘叫聲，還有厮殺聲。這是一個意外的發現，他略一沉吟，便擺脫心理上的反抗，便循聲追了過去。

栗彤看到了，那是七個人圍攻三個人，是一男一女和一個小孩子，他不但不能給兩個青年人帮忙，反增加了痳煩，變成累贅，栗彤在山巔上揚聲大叫：「嗯，山谷中被圍那兩位朋友請答話！你們是什麼人？爲什麼被他們困住！」

「我姓洪，叫一柱，這是我的渾家和小兒，我們有兩位朋友，給他們困在那邊，你請先過去看看，帮他們一個忙吧！我這兒還應付得來，你放心去吧！」

栗彤看了兩眼，覺得果如所言，一時之間不會落敗，便聽從對方的話去另一個地方。

那兒確也有打鬥，而且打得甚烈，有好幾個人巳經傷死在地，搏鬥中有五個人，兩個對三個。其中一個見到栗彤騎馬衝來，便大叫道：「狗賊，你來吧！你們都來吧！」

「朋友，你別誤會，我是洪一柱的朋友，我是來帮忙你們的！」

「你這話當眞？不騙我？」

「當眞！誰騙你！」

「那敢情好，你見過洪大哥了？他沒事吧！」

「沒事！你放心好了！」

「謝你，來呀！」對方伸出了求援的手，不容栗彤不出手了。

栗彤應聲而去，衝入鬥場，協助兩個被困的脫險，正在使出一招「玉帶圍腰」，練子鞭纏向一個敵人腰部。怎料招猶未實，陡覺風生腦後，一驚而退，斜閃兩步，側望偷襲者，一看之下，再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竟然呆了。

發生了什麼事？原來偷襲栗彤那個人，竟是栗彤要帮他解圍的人。這是一個意料不到的變化，栗彤如何不怔住？就在他一怔之際，三個敵人經由三個不同方面攻過來了，栗彤又是一怔，急忙使了一招「怪蟒翻身」，七尺二長的練子鞭陡然舞成一個圓圈，首尾相接，把三個敵人都圈圈內，反主爲客，各自自保要緊，巳無暇傷敵，結果是大家都沒事！各自後退了幾步，隔得遠了一點！

「你們到底是什麼人？快說！」栗彤緊握鍊子鞭，等候對方答覆。

「姓栗的，你瞎了眼啦，你以爲我眞是要你帮手？你做夢！」

「住口！死到臨頭還胡說八道！看招吧！」有人展開攻勢，巳經向栗彤進攻。

剛才看來傷重倒地的幾個，也都跳了起來，各守各位，把栗彤圍在中央。

「好呀，原來是蛇鼠一窩！我就跟你們拚了吧！看看是誰能佔到誰的便宜吧！」說着話，抖開鍊子鞭，一口氣攻了二十多招，把圍攻他的敵人，迫得一連退了幾步，但栗彤要逃出他們的包圍，却沒有這麼容易。

雙方對峙了片刻，跟着又打了起來，打得比早先更見狂烈。

栗彤這一回可不容易脫身了，第一，對方都是武藝不弱的高手，以一個對一個，栗彤可以穩操勝劵，以一個對兩個，他也會取勝對方，但是，此刻對方不是一個兩個，是八個，何況早先在另一面被困的一男一女，也是他們的人，他們根本就是一夥人！

「姓栗的你別逞能了，快投降吧！」

「你是栗彤？你要去找熊擎天？」

「你只要老老實實回答我提出的問題，我若滿意了，就放你走！」

「哼！你以爲我還是個小孩？」

「管你是小孩不是小孩，你非回答不可！」

「放屁！老子懶得管你！」

「你不回答？有種！只怕事情由不得你！」

「難道由得你？」

「當然，你知道就好！」

「做夢！」

「這厮不識好歹，我們殺了他，嗯，上面！」

不錯，山上面有了變化，突然傳出慘叫聲，而且，是連續的慘叫聲。

這是一個變化，一個不小的變化！山谷各人都爲此不安，唯一例外的是栗彤。他仰首大笑說：「你們想不到吧，我的好朋友來啦！」他知道來的不會是對方的人，精神爲之一振，立即展開攻勢，一連幾招，果然趁對方失神之際，擊傷了兩個敵人。

突然，山上滾下巨石。

滾石是不長眼睛的，聲勢則十分驚人，任何高手都沒有胆量和滾石抗衡的。

「朋友們，不要怕，快把大石滾下來，壓死他們，壓到他們成爲肉醬，壓到他們……着！」栗彤一聲斷喝，鍊子鞭飛出，竟是作爲鎗來使用，向前一抖，其快如電，一抖之下，對方巳經發出慘叫倒地不起了。

這是一次穿心之作，他發招一直都本着鞭法，這一下却是投鎗手法，所以大出對方意外，應付不來，中正前心，直透後心，他扯出鍊子鞭，以一招廻旋鞭猛擊所餘敵人，恰巧滾石又到，他竟迫得對方慌忙逃竄。

（下期續完）

封神榜故事之十　　闕趙于・編繪

楊戩除四魔(三)

封神榜是中國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這一節描述姜子牙擊敗商紂許多將卒的進攻，西岐聲勢越來越盛，朝歌太師聞仲調遣魔家四將去征伐西岐，魔家四將用法術困住西岐，楊戩立即下山助威，隱身在魔家四將的豹皮囊中，在黃天化迎戰魔家四將時，作爲內應，一起消滅了魔家四將。



61 魔禮壽從豹皮囊中掏出花狐貂，叫道：「寶貝，你若吃了姜尚回來，此功莫大。」遂把法寶祭在空中，花狐貂騰空飛去。





62 花狐貂是一獸，只知吃人，哪知道吃了煉就奇術的楊戩是個禍胎。楊戩在它肚子裏罵道：「孽障，看你還吃人不！」把花狐貂的心用力一捏，那東西慘叫一聲，跌將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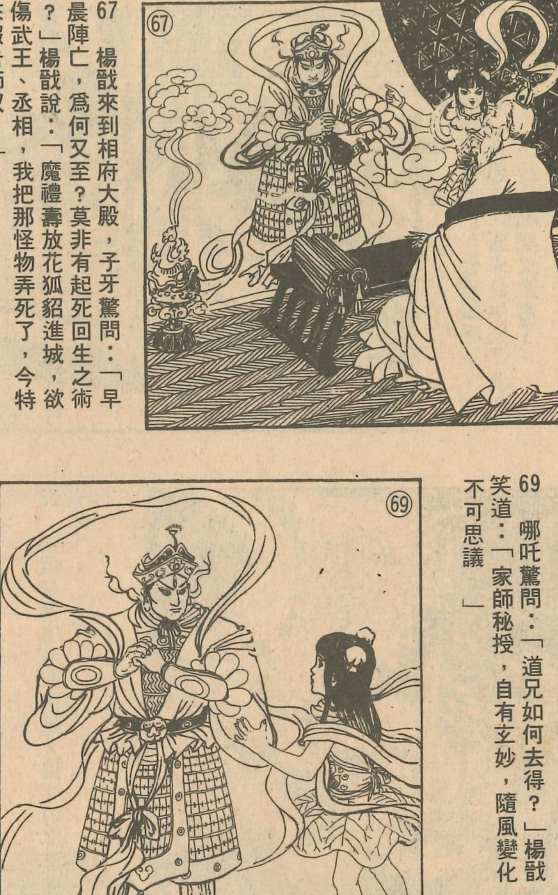
63 楊戩現原形，把花狐貂撑爲兩段。

64 三更時分，楊戩來到相府門前，叫守門軍士開門。



65 姜子牙正與哪吒等商議軍功大事，忽聽守門軍士擊鼓報告：「楊戩回來了！」姜子牙大驚：「人死豈能復生，莫非是活見鬼麼？」

66 姜子牙命哪吒去探虛實。哪吒至相府大門問道：「楊兄，你已死了，爲何又至？」楊戩答道：「你我皆道門弟子，玄妙各有不同。快開門！我有要緊事報告師叔。」哪吒下令開門。



67 楊戩來到相府大殿，子牙驚問：「早晨陣亡，爲何又至？莫非有起死回生之術？」楊戩說：「魔禮壽放花狐貂進城，欲傷武王、丞相，我把那怪物弄死了，今特來報告師叔。」

68 子牙大喜：「你有這等道術，還懼怕什麼！」楊戩說：「弟子還得回去。」

69 哪吒驚問：「道兄如何去得？」楊戩笑道：「家師秘授，自有玄妙，隨風變化不可思議。」

70 姜子牙說：「你有此奇術，可顯一二，以飽眼福。」楊戩隨身一晃，立刻變成花狐貂，滿地亂跳。哪吒樂不可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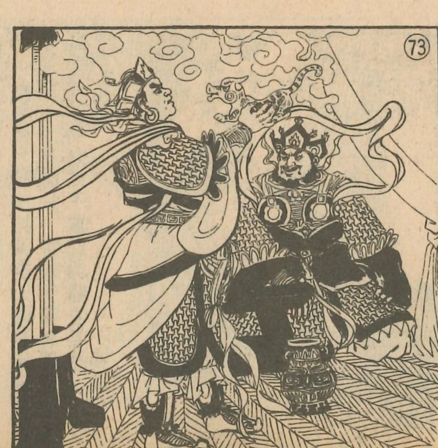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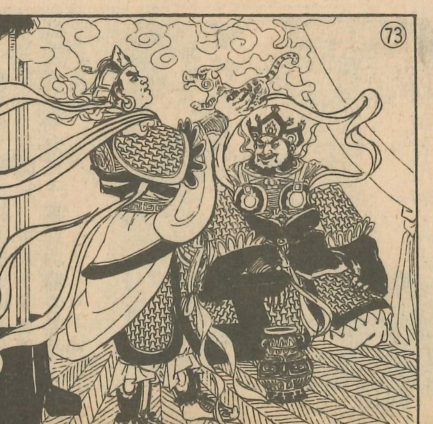


71 楊戩說聲「弟子去也。」只聽嗖的一聲響，便凌空飛去。子牙忙說：「楊戩，且住！你把魔家四將的法寶取來，他們即束手無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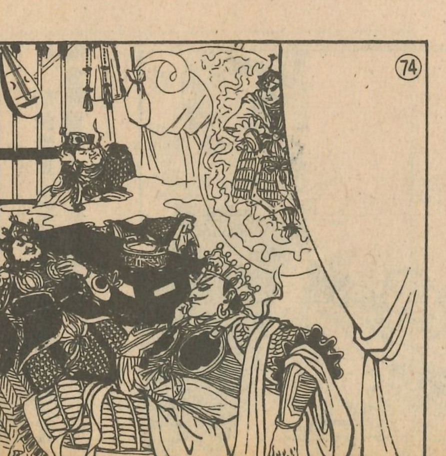


72 楊戩飛出西岐城，嗖的一聲落在魔家將的帳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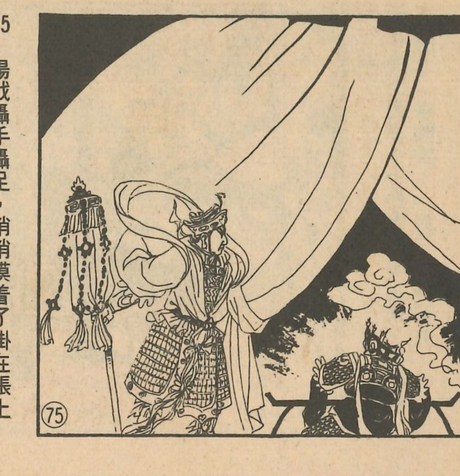




73 魔禮壽聽見寶貝回來了，連忙伸手接住，仔細看了半天，裝進豹皮囊中。



74 四更時分，魔家兄弟酒足飯飽，倒頭便睡，鼻息如雷。楊戩從豹皮囊中跳將出來，現出原形。



75 楊戩躡手躡足，悄悄摸着了掛在帳上的四件法寶，用力一端，不料端塌了，只拿到一把混元傘。那三件寶貝落地有聲，楊戩趕緊隱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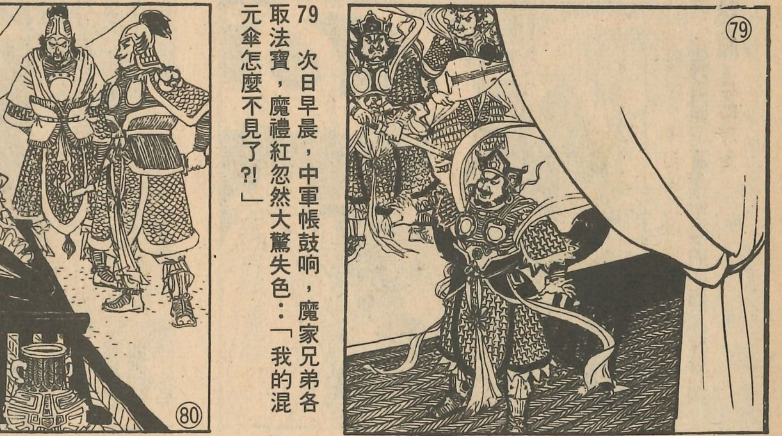
76 响聲驚醒了魔禮紅。他睡眼矇矓，爬起來看了看，「哎呀，原來是掛塌了鈎子，掉下來了！」說罷倒頭又睡着了。



77 楊戩又變成花狐貂——白象、飛回西岐丞相府，向姜子牙獻上混元珍珠傘。金吒、木吒、哪吒都來看傘。



78 楊戩又飛回魔家軍營，躲進豹皮囊睡覺去了。



79 次日早晨，中軍帳鼓响，魔家兄弟各取法寶，魔禮紅忽然大驚失色：「我的混元傘怎麼不見了?!」



80 衆將說：「主將內營連沙塵也飛不進來，怎樣進來奸細？」魔禮紅大叫：「我立大功，全靠此寶。一旦丟失，怎生奈何！」魔家兄弟鬱鬱不樂，無心整理軍務。



81 却說青峯山紫陽洞清虛道德眞君忽然叫金霞童子：「請你師兄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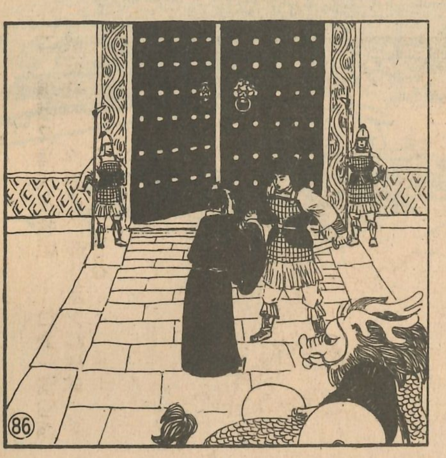
82 黃天化來到道德眞君的碧游床前，倒身下拜：「老師父，叫弟子哪裏使用？」眞君說：「你父子當立功輔佐周朝，你打點下山吧！」

83 道德眞君領弟子來到桃園，把自己的坐騎玉麒麟交給黃天化，並教他使用兩柄錘。黃天化天生聰穎，一見即會，片刻精熟。

84 道德眞君送黃天化走出紫陽洞，臨別囑咐道：「你下山進城，不可忘本，必尊道德。」黃天化連忙答道：「弟子怎敢忘本？」



85 黃天化上了玉麒麟，拍拍犄角，那神獸立即四脚騰空，疾飛而去。



86 黃天化飛到西岐，降落於相府門前，叫門官通報姜丞相。

87 黃天化拜見姜子牙：「弟子奉師命下山聽用。」子牙問道：「哪一座山？」黃飛虎忙說：「此輩乃青峯山紫陽洞道德眞君門下，是末將長子。」子牙大喜：「將軍有子出家修道，更當慶幸！」



88 黃天化父子重逢，同回王府，闔家歡聚，大擺酒宴。黃天化在山吃齋，今日回到王府，便開了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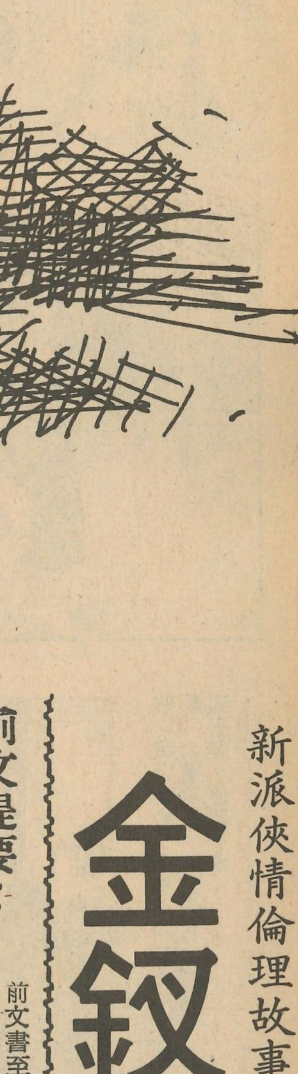


89 次日黃天化身穿王子大紅服，頭戴束髮金冠，腰束玉帶，上殿拜見丞相。子牙不悅，道：「我身居相位，不敢忘昆侖之德。你爲何昨日下山，今日即變換王服？」



90 黃天化面紅耳赤，口稱：「弟子怎敢忘本？」忙把玉帶摘掉，束上絲縧。

（待續）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金釵令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姜全、周杰帶于飛虹等人來到不歸谷口，只見熱氣騰騰，滿谷雲霧，谷內流出來的水有一種藥味，不像硫磺，于飛虹決定往谷中探個究竟，請周杰、姜全帶着劉星去準備足够的食水，然後帶同姜全、若華先進谷內，留周杰、瑤華、劉星、茶花在谷口等候，並吩咐晚上如不出來，請周杰帶人轉回長沙分局。她在谷中通過了迷濛霧障，知道危險不大，便叫姜全出谷通知周杰等人入谷，一起前進，發現有大片天荆刺草、火龍鼠，原來這是火山岩層，那些熱氣由山壁噴出，因暗流經過岩漿蒸發化作水霧，那岩漿便無法變成火山噴出……

苦公子滿肚苦水　同是天涯淪落人

于飛虹表現出了她廣博的知識。

周杰道：「江湖上有天荆刺的暗器的傳說，想來就是此物了！」

于飛虹道：「大概是吧！」

若華道：「小姐，天荆刺的毒性，能不能解？」

「能！我知道藥方……」于飛虹說：「但有沒有效，我就不知道了，反正都是書上說的，唉！如果我認不出火龍鼠，也就不知道眼前這片草叢是天荆刺了，妳問此作甚？」

若華道：「婢子的暗器燕尾刺，很接近天荆刺，如若採集一些，作爲暗器施用，豈不甚好，但如毒性難解，婢子就不用它了！」

于飛虹道：「好！妳採集一些，如若我配不出藥方，就棄去不用！」

姜全道：「于姑娘，咱們是否還要深入谷中？」

于飛虹點點頭。

瑤華說：「這等怪異的地方，不知以後還會遇上什麼怪物了？」

于飛虹道：「我有奇怪的想法，這不歸谷中，可能住的有人……」

全場中人，都瞪大了眼睛，望着于飛虹。

「就算他們能衝過水霧，但又如何渡過這一片的天荆刺？……」姜全低聲說：「兩面削峭千壁，總不能人化飛鳥，飛渡這百丈以上的天荆刺上吧？」

「如若輕功到了相當的成就，飛渡這片天荆刺也非難事，踏雪無痕，登萍渡水，都比草上飛行難練，只不知前面一個轉彎之後，又是什麼景象？……」

于飛虹理一下鬢邊的散髮，目光轉注到姜全的臉上，接道：「我相信南宮慕白就有這份能耐。」

「敝局的龍總鏢頭也非弱者……」

「那很好，咱們就再深入一些瞧瞧。」

劉星站起身子，道：「姑娘，在下去斬荆闢路。」

于飛虹道：「暫時不用，我要想一下，看看有沒有別的法子？」說完，閉目而坐，形態莊嚴。

瑤華、劉星等都從未見過于飛虹如此嚴肅的神情，幾個人也跟着緊張起來，除了在選取天荆刺的若華之外，都凝神閉氣的站在于飛虹的身側。

過了大半個時辰之後，于飛虹雙眉突然皺了起來，似是她的身體突然有什麼痛苦。

茶花緊張的說：「瑤華，小姐怎麼了？」

「不知道，她常常坐息，一下三四個時辰，眉目不動，呼息若閉，倒是常事，可是從沒有過這個樣子。」

「會不會是氣岔了經脈……」周杰說：「一個內功正在精進的人，最忌躁進，諸位藝出一門，應該看得出一些跡象才對。」

瑤華道：「看不出來，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但見于飛虹緊緊皺起的雙眉一展，睜開二目，道：「不能斬鋤這些天荆刺，那會使火龍鼠無物可食，自行絕閉不出，活活餓死，也可能使這種天地間最奇怪的動物就此滅絕，你們等一下，我去去就來。」

左脚一抬，身軀飛飄而起，踏着天荆刺向前行去。

她奔行的速度不快，但身法飄逸，輕若無物，落足在天荆刺上，竟然草梢不動。

「踏雪無痕，于姑娘的輕功，果然是已到了爐火純靑之境……」姜全由衷的佩服。

這種慢速奔走，步步借力，但是借力極微，困難的是必需要運轉於丹田之間一口眞氣不濁，才能運轉不息，保持了身體的輕盈。

雖是行速不快，但那百丈距離，也不過片刻工夫，即到盡頭，于飛虹隨着那彎轉的峽谷，消失不見。

「好……」周杰說：「步步借力，又能草木不驚，昔年達摩祖師一葦渡江，大概也不過如此境界吧！」

瑤華道：「周兄，峽谷轉彎之後，又會是什麼情形呢？」

周杰歎息一聲，道：「這個，在下無法預料，此地形勢特殊，每一段峽谷，就可能有一番景象，不過，于姑娘既然敢去，自有把握，不致於陷身危境。」

瑤華也知道，這不過是安慰的話，但大家內心之中，對於于飛虹的武功，都有信心，所以，也不太焦急。

但等過了一個時辰之後，大家信心盡失，都不禁焦急起來。

「瑤華姑娘……」劉星說：「我要闢條路，大家過去瞧瞧吧。」

瑤華吁一口氣，道：「這裏不知道有多少隻火龍鼠，如若咱們破壞了他們的糧食……」

「姐姐，救小姐重要，餓死幾隻火龍鼠，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了……」

瑤華接道：「不能這樣說，咱們過去，却不太瞭解小姐，我想，她留下這些火龍鼠，會不會別有作用呢？」

若華道：「會有什麼作用呢？火龍鼠的珍貴，不過是一張鼠皮罷了？」

瑤華道：「這裏叫不歸谷，是形容它的險惡，人留在谷中，難得生離，此處一切都很怪異，火水相尅相濟，這谷中的生物，會不會也有着相同的作用呢？」

「對……」周杰說：「于姑娘提過，火龍鼠喜食毒蛇，會不會也吃別的毒物？」

若華呆住了，無法回答。

這個問題，超越了在場之人的知識和經驗範疇，但却又覺着瑤華的話，大有道理。

「瑤華姑娘……」劉星焦急的說：「我們總不能坐在這裏等下去吧？」

瑤華道：「等是唯一的辦法，我想過了，如果小姐陷入了險境之內，咱們趕過去，是否能帮得上忙呢？」

若華接說道：「姐姐！那也不能坐視不理呀！」

「我怕咱們眞的趕去了，反而會成了小姐的累贅。」

這話極具說服力，每個人的心中都承認，于飛虹眞要是遇上了解決不了的事情，他們趕過去也是無法帮忙的。

天色暗了下來，但瑤華等的憂慮心情，却也是愈來愈重。每個人，都睜大着眼睛，看着對面，希望于飛虹能出現。

忽然間，在身後響起了一陣輕微的步履之聲。

「什麼人？……」若華大聲喝問，手中已扣了兩枚燕尾刺。

劉星的動作，更加是快如流星，帶起一陣風撲了過去。



姜全急急叫道：「劉兄，看清來人，再出手不遲……」

他心中念念不忘龍在天。

但見刀光閃動，響起了兩聲金鐵交鳴。

劉星疾退五尺，道：「是你？」

「對……是我。」

凝目望去，夜色中隱隱可見，來人竟是那滿身刀傷的杜公子。

瑤華道：「你怎麼來的？」

「是走來的！你們能够來，我爲什麼不能來？」

這個人口氣冷漠，似是天下的人，都和他有着什麼深仇大恨似的。

瑤華吁一口氣，道：「杜公子一個人來的麼？」

「杜某人一向獨來獨往！從不和人聯手同行。」

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接道：「于姑娘呢？」

瑤華說道：「她越過這片天荆刺，深入谷內……」

「天荆刺……」杜公子失去了冷漠、鎭靜，急急行近草叢，蹲下身子。仔細瞧了一陣，道：「果然是天荆刺！」



若華道：「你認識它！」

杜公子道：「當然認識，此草奇毒，尖利無比，于姑娘怎麼過去的？」

「當然是走過去的……」若華說：「除了踏草而過之外，還有什麼別的辦法？」

「走過去的……」杜公子不禁怔了一怔，說道：「那要絕佳的輕功，而且，這段距離不短……」

瑤華接道：「你認出這是天荆刺　可知道它有什麼作用？」

「你要孜孜杜某？」

瑤華道：「向公子領教？」

杜公子道：「此草爲一種天下至奇的動物食糧。」

「那動物叫什麼名字？」

杜公子劍眉揚動，道：「說了，只怕妳們也不會懂，它叫火龍鼠，天下也沒有幾人，能夠認得出來。」

瑤華道：「杜公子果然是滿腹經綸，和小姐一般的學究天人。」

「什麼？……」杜公子說：「于小姐認識火龍鼠？」

「對……」瑤華說：「小姐，也認出了天荆刺……」



杜公子似是有些不信的，道：「妳們小姐可曾提過火龍鼠的用途。」

若華道：「皮毛堅靱，刀劍不入……」

杜公子點點頭，道：「不錯，貴小姐果然是一位大慧才人。」

口氣之間，突然恭敬起來。

若華道：「我們還抓到了一隻『火龍鼠』，你信不信？」

杜公子道：「相信……」

若華一怔，道：「你怎麼忽然間變了，變的客氣起來？」

杜公子道：「在下只敬重有才智、學問的人，貴小姐能認出天荆刺和火龍鼠，杜某自然要對她另眼相看，十分敬重。」

瑤華道：「可是，小姐越過這片天荆刺後，就沒有了消息。」

杜公子道：「去了多久時間？」

瑤華略一沉吟，說道：「大概快兩個時辰了！」

杜公子突然盤膝坐下，閉目思索起來。

若華正要開口喝問，却被瑤華阻止，低聲道：「不要打擾杜公子，要他好好的想一想，也，他可以給我們一些提示。」

全場安靜下來，靜的落針可聞。

大約有一盞熱茶工夫，杜公子突然由懷中取出一個形如織梭的東西，霍然站起，抖手射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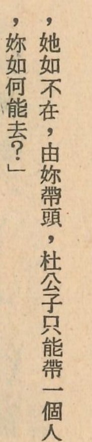
他腕力很强，鐵梭直飛到數十丈外。

若華看的十分奇怪，低聲道：「姐，他在幹什麼？」

瑤華道：「看不出來，這鐵梭後面，還有黑綫連起來。」

果然，鐵梭之後，有一條黑綫連起。

杜公子又盤膝坐下，把鐵綫接在一個方盒上面，左耳貼在方盒上面，凝神傾聽。



周杰低聲道：「姜兄，這可是江湖上傳說的收音寶盒麼？」

姜全點點頭，道：「我也是初見此物，大概不會錯了。」

杜公子聽了一陣，收回鐵梭，道：「聽不出一點動靜，于姑娘也許平安……」

「也許已經遇上了什麼危險，是麼？」瑤華接道：「你找不出一點綫索！」

杜公子道：「至少這兩百丈內是平靜的，沒有打鬥，沒有爭執？……」

收了鐵盒，接道：「現在，杜某人就過去瞧瞧。」

瑤華接道：「不能破壞天荆刺……」

杜公子接道：「我知道。」

若華道：「那你要怎麼過去？」

杜公子微微一笑，道：「我自有辦法。」

「能不能把我也帶過去……」若華望着杜公子，滿臉乞求之色。

「還有我……我！我……」

瑤華、劉星、蘭花，齊聲叫了起來。

杜公子搖搖頭，道：「我只能帶一個，你們商量一下，那個人去？」

瑤華道：「我去。」

「不行……」若華說：「姐，小姐指定妳



，她如不在，由妳帶頭，杜公子只能帶一個人，妳如何能去？」

想一想，也是道理，瑤華只好點點頭，道：「你要小心啊！」

若華望望杜公子，道：「咱們走吧！」

杜公子道：「妳的輕功如何？」

若華微微一怔，問道：「怎麼？要飛過去啊？」

杜公子道：「那要到踏雪無痕的境界，才能飛渡，在下沒有這份能耐！」

探手取出兩片折叠之物，雙手揉了一陣，用口吹動，片刻間，脹成了兩個蒲團大小之物，左手提出，落在天荆刺上，然後飛身而上，道：「妳如輕功太差，這氣團之上，支持不住妳的體重，那就困難了！」

若華微微一笑，道：「大概可以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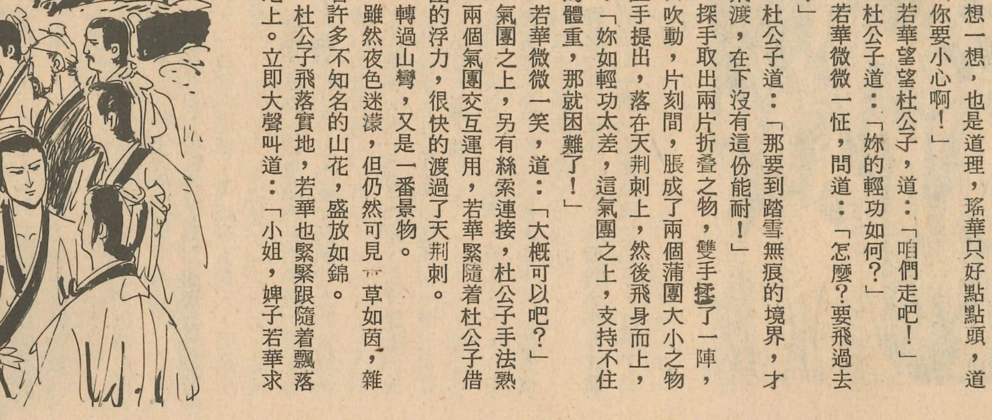
氣團之上，另有絲索連接，杜公子手法熟練，兩個氣團交互運用，若華緊隨着杜公子借氣團的浮力，很快的渡過了天荆刺。

轉過山彎，又是一番景物。

雖然夜色迷濛，但仍然可見芳草如茵，雜生着許多不知名的山花，盛放如錦。

杜公子飛落實地，若華也緊緊跟隨着飄落在地上。立即大聲叫道：「小姐，婢子若華求





見。」

「妳聲音再大一些，只怕她也是無法聽到……」杜公子冷冷的笑。

若華一皺眉頭，道：「照你的說法，我們小姐豈不是遇上了什麼凶險……」

「我很好……」于飛虹突然出現，迎面行了過來，說：「若華，妳怎麼過來的！」

「杜公子帶我過來的……」

「杜公子……」于飛虹目光轉向杜公子的臉上，道：「杜兄也來了？」

「妳到那裏去了，他們一直很担心妳？……」杜公子說：「所以，若華姑娘堅持要跟在下同來……」

于飛虹接道：「這地方不錯，再往前走，就有凶險了！」

杜公子道：「什麼凶險！」

于飛虹道：「大概人世間，再也找不到這樣一個地方了，這一股青草如茵，繁花似錦的地方過去，竟是一座水域。……」

「水域……」

「是！我剛從那裏過來……」于飛虹說：「我們如若無法越渡，就只能至此而停了。」

「是活水？還是死水？」

「是活水……」于飛虹說：「不過，水從





地下泉眼中湧了出來，所以，聽不到水聲。」

杜公子道：「流向何處？」

「流入了懸崖下一座水洞中，水勢平穩，不聞聲息，整座水域，看起來平靜無波……」于飛虹道：「今夜，只有再在這裏住下來，明天，再想越渡水域的辦法，現在，要把他們接過來。」

若華道：「杜公子那兩個氣團，可以帮他們渡過天荆刺？」

杜公子沒有理會若華，目光却轉注到于飛虹的身上，道：「你們爲什麼會來？這裏人跡罕至，充滿着凶險。」

若華接道：「奇怪了，你又爲什麼來？」

杜公子冷哼一聲，道：「我在問話？」

于飛虹微微一笑，道：「我們來找人？」

「不歸谷中怎會有人？」杜公子神情冷厲的說：「五毒敎、殭屍門，都住在不歸谷的附近，都不敢涉險入谷……」

「是眞的……」于飛虹接道：「我們有兩個朋友，進入了不歸谷，我們追踪而來。」

杜公子盯着問道：「什麼人？」

「龍在天，和南宮世家的南宮慕白？……」于飛虹對杜公子冷厲，保持了相當的耐心，盡量的婉轉解說。

「我聽人提過，但不歸谷中的凶險，不是憑仗着武功所能應付，如若他們眞的進入了不歸谷，那也是凶多吉少？」

若華心中不服，冷笑一聲，說道：「你爲什麼不怕？難道龍總鏢頭和南宮慕白，都不如你？」

「杜某不同，我瞭解不歸谷，而且，有了很多準備，但我也不敢自詡不會死於此谷！」

看到他用兩個氣團，越渡天荆刺的事，若華倒是不能不信他的話了。現在，如若這杜公子不肯帮忙，瑤華等就無法過來。



于飛虹雖然輕功絕佳，但她也無法帮她們渡過那百丈以上的距離。

「幸好遇上杜兄了，希望能借重杜兄對不歸谷的瞭解，帮我解除刦難?」于飛虹一直保持溫柔微笑。

若華心中大感奇怪，忖道：小姐，對這位杜公子，怎會保持着如此好的耐心，當眞是不可思議！

「最好的辦法是退出此谷……」杜公子長長吁一口氣，說：「在這片窮山惡水，凶險莫測的地方，有什麼好留戀的?」

若華忍不住了，怒聲說道：「你究竟肯不肯帮忙?不帮忙，我們就毀了那一片天荆刺，走過來也不是難事！」

杜公子冷冷的道：「我已經說的很清楚了，諸位不肯聽，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天刑刺不能毀去，那會使火龍鼠潛隱不出，爲了保有這片天荆刺，我帮你們一次。」

說完話，轉身而去。

望着杜公子的背影去遠，若華低聲說道：

「小姐，這個姓杜的好奇怪，咱們救過他，他好像一點也不感激，不過，他好像很有學問，也知道火龍鼠的事情。」

于飛虹道：「他外冷內熱，能忍人所不能忍的痛苦，必有原因，只要他不算計咱們，口頭上讓他一些就是！」



若華道：「他的學問雖好，只怕也强不過小姐。」

于飛虹道：「至少，他對這不歸谷的瞭解，强我很多，也許，他和這不歸谷，有什麼淵源?」

若華似明白，又不是完全明白，但她未再問下去。

杜公子雖然對人冷漠，但辦起事來，却很熱心，一口氣把瑤華、周杰等五個人，完全引渡過來。

那兩個氣團，似是經過特別製造，很有韌性，周杰的輕功較差，踏在氣團墊上的重量甚大，竟然也未損傷。

衆人聚集一處，進食乾糧，若華送上一份食物給杜公子，杜公子却看也不看一眼，自行到數丈之外，坐下調息。

他的冷漠怪異，使瑤華、周杰等人，心中都有些氣他不通情理，但每人心中又很感激他帮忙越渡天荆刺的辛苦。

這段山谷，夜寒不重，或倚壁小寐，或仰臥草地睡上一覺，或盤坐運功調息，渡過了安靜的一宵。



一夜中，沒有人交談說話，但每人的心中，却是思緒紛來，想着不同的心事。

沒有人能預料後果如何?這裏充滿着神秘，但又不像傳說中那樣可怕，至少目前如此。

天亮了，正是羣鳥競鳴的時刻，這裏有花香，但却不聞鳥語。

突然間，幾聲吱吱怪鳴，傳入耳際，在這麼詭秘、幽靜的山谷中，這幾聲怪鳴聲，十分刺耳。也帶來了幾許恐怖的感受。

所有人的目光，都不覺四下張望起來，希望看到是什麼怪物發出的聲音。

若華忍不住低聲問道：「小姐，那是什麼聲音?」

于飛虹道：「去問一問杜公子，也許他知道。」

若華生性純潔，喜怒立刻就表達出來，這種人事過就算，沒有什麼心機，于飛虹要她去問杜公子，他就眞的去問，但見杜公子那種冷漠的神色，不禁情怯，笑一笑，低聲問道：「你聽到剛才的叫聲沒有?」

「妳可是想知道那是什麼聲音?」

「是！小姐也不知道，叫我來向你領教?……」若華低下了頭，不敢看杜公子。想到昨夜對他的無禮，這個釘子碰定了。

意外的是杜公子竟然很和氣的說道：「是火龍鼠的叫聲?」

若華抬頭看去，只見杜公子面帶微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齒，他一向冷漠，難得一笑，但若華突然發覺，他笑起來竟是那麼好看，臉上兩個深深的酒窩，十分動人，這個杜公子，如若常笑，定然會使很多女孩子着迷，若華現在就有些着迷起來，竟然說道：「杜公子，能不能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

「噢……」杜公子笑容不見了，又恢復了慣有的冷漠，道：「杜秋寒……」

若華眨動一下眼睛，道：「秋寒，這名字很好聽啊！」

杜秋寒苦笑一下，道：「你可知道這秋寒兩個字的意思麼?」

若華搖搖頭。

「秋風蕭索，落葉飄零，如若再加上一個寒字……」

若華明白了，歎口氣，接道：「你爲何起這麼一個蕭索的名字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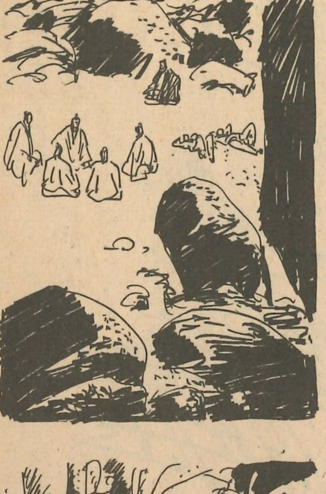
杜秋寒道：「因爲，我的生活裏沒有快樂，沒有春天，秋寒侵人，我這一生中，注定了痛苦，妳明白了麼?」

若華道：「我明白，我們的生活也不快樂，就是小姐，那樣絕世容色的美人，也一樣充滿苦澀，所以，我們才出來流浪，才會深入這充滿凶險的不歸谷中！」

杜秋寒怔了一怔，道：「至少，你們不會被人追殺吧?」

「你錯了……」若華說：「我們正在被人追殺，而且來的都是江湖上第一流的高手，但我們到現在，還是不明白爲了什麼?」

「有這種事……」杜秋寒說道：「妳們幾個女孩子，爲什麼會和人家結下了如此深的仇恨……」



「若沒有騙你……」不知何時，于飛虹已經步行了過來，說：「我很希望瞭解，那些人爲什麼要追殺我們，杜兄，我也希望能了解被追殺的原因。」

「你找龍在天，就是希望查明白這件事情麼?」

「龍總鏢頭見識廣博，但我無法確定他是否明白內情……」于飛虹說：「我們涉險進入不歸谷，只是想找到他……」

杜秋寒接道：「妳對這不歸谷，有多少瞭解?」

于飛虹搖頭，道：「一點也不瞭解……」

「那眞是太冒險了……」杜秋寒說：「進入不歸谷的人，就像投入了大海的泥沙，從未有一個人生離此地。」

于飛虹道：「杜兄既然知道的如此清楚，又爲什麼冒險來此?」

「我有非來不可的原因，不進入不歸谷，我會痛苦一生，那就生不如死了！……」杜秋寒雙目中泛現出淚光，緩緩接道：「我活在仇恨的枷鎖之下，不歸谷是唯一能讓我解脫這個枷鎖的地方?……」

語聲突然一頓，接道：「我說的太多了，這些事和別人無關?」





于飛虹沒有接口，望着杜秋寒，一副傾聽下文的神情。

「我忍受孤苦，生活在絕望中……」杜秋寒神色黯然接道：「但命運之神，却給了我一絲希望，三年前，我遇上了一個老人，他告訴了我不歸谷這個地方，他是唯一生離不歸谷的人……」

語聲又告中斷，杜秋寒目光轉注在于飛虹的臉上。

他內心中似正有激烈的掙扎，要不要說出這不歸谷中隱密?

于飛虹沒有追問，只是看看杜秋寒，美麗的眼神中，充滿着祈求。

四目交注良久，杜秋寒突然低下了頭，歎息一聲，道：「妳眞的想知道麼?」

于飛虹道：「我不勉强杜兄，不能說的，就不要說！」

杜秋寒苦笑一下，道：「他告訴了我這不歸谷中很多秘密，也告訴我這裏有多少凶險，但他也不是完全的瞭解，因爲，他在中途時，身受毒傷而退；我遍翻典籍，帮助他找出克服不歸谷凶險的辦法，但他仍無法逃過進入不歸谷的遺害，半年後，毒發而亡，我又化了兩年多的時間，想出了一些克服凶險的辦法，趕來





此地，想不到在途中，又遇上仇人的截殺，幸好那位老人傳了我不少的武功，幫助我渡過這次刦難，我拚受了四十八處刀傷，慘勝了這場兇險之戰……」

「杜兄的傷勢，都好了麼?……」于飛虹流露出無限的關懷。

「那只是皮肉之傷……」杜秋寒說：「那位老人的武功很奇怪，都是險中求勝的招術，傷敵之前，必先受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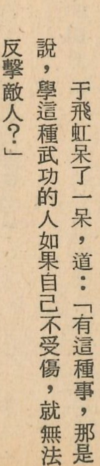
若華接道：「那算什麼武功……」

「若華不許胡說……」于飛虹低聲叱責。

「不要緊……」杜秋寒說：「若華姑娘性子直率，倒是很好相處的人。」

若華心中忖道：好啊！姐姐一向罵我性子太率直，竟也有喜歡我這樣性子的人，不禁微微一笑，道：「你師父傳你的武功，是不是自己如不受傷，就無法傷到敵人?」

「他不是我師父……」杜秋寒說道：「我們是朋友，他看我的武功太差了，而且，又有很多仇人，忍不住才傳授我武功、劍法，但他告訴我，他的武功是天下最壞的武功，要有很大的胆量，能忍受疼苦的人，才能夠學他的武功，先要學會挨打，如何卸去對方的拳勁、掌力，如何學會避開對方的刀劍，不讓它擊中要



害。……」

于飛虹道：「果然沒有聽說這種武功！難道這就沒有反擊、傷敵的力量?」

「當然有……」杜秋寒說：「不過，那些反擊的變化，都在受傷之後。」

于飛虹呆了一呆，道：「有這種事，那是說，學這種武功的人如果自己不受傷，就無法反擊敵人?」

杜秋寒道：「正是如此。」

「杜公子……」若華說：「這種武功不用再說了，我們都學過武功，尤其是小姐的成就，十分高明，我們願意傳你……」

她看出了于飛虹對這位杜公子似有一種特別的容忍。女孩子對一個男人有了特別的容忍，那就表示對這個人可能產了情愫，所以，話說的十分大胆。

果然，于飛虹並無不豫之色，笑一笑，道：「受傷之後的反擊，是不是一定能够擊中敵人?」

「十之八九可以……」杜秋寒說道：「在下施展以來，從未失手過，每次都能重創了敵人。」

于飛虹道：「你身受數十刀之傷，是不是殺了數十個敵人?」

杜秋寒搖搖頭，道：「那倒沒有……」

若華接道：「那不是白挨了很多刀麼?我看這種武功應該叫挨刀功才對！」

杜秋寒笑道：「這要怪我了，不能怪武功不對。」

于飛虹道：「杜兄，可有什麼原因?」

「我練這種武功不久，還未十分純熟……」杜秋寒說：「但最重要是明知道要挨上一刀的恐懼，又要顧慮到閃避的方法，用什麼樣的動作，才能避開那一刀，不要傷的太重，因此，常常忘記了反擊攻敵。」（未完·十七）

俠情詭異小說

魔界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鳳棲梧隨着少女轉入石壁，烟霧消散，一座水殿出現在眼前，水殿模式，扶桑結構，由水柱承接，又見一女子、四個侍女坐在右側，這些女性與石壁當中的浮雕一模一樣，個個都看着鳳棲梧，那女子自稱是水天嬌，指住那少女是她的女兒靈靈，跟着香茶奉獻，杯中物並不是茶，似是氧化了的血漿呈紫黑色，還有幾條蠕虫在當中浮動，那靈靈想阻止已來不及，鳳棲梧一飲而盡，當即失去知覺，那水天嬌的目的是想吸掉鳳棲梧的血，變成眞人，不再是浮雕的人物，交給靈靈看管，靈靈將鳳棲梧救走，靈靈見太陽暈倒，鳳棲梧求苦大師救水靈靈……

和尚施法術　浮雕變活人

「我們？」苦大師大搖其頭：「你就是喜歡將麻煩拉到我身上。」

「你其實只是信口開河，並不清楚的。」鳳棲梧只有又用激將法。

「你這個小滑頭，又來了。」苦大師立即聽出來：「總之，現在跟你怎樣說你也不明白，我也沒有這個空。」

鳳棲梧接問：「你是要先將事情解決才有心情？」

「解决？我怎樣解决？」苦大師又搖頭：「早知道是這樣，我便立即將你趕出去，怎也不會讓你將這個女娃子留在這裏。」一頓他却又喃喃自語的：「不留在這裏可也不成，那有時間送到去？」

鳳棲梧追問：「送到那兒去？」

少林寺心鏡大師那兒。」苦大師衝口而出。

「只有心鏡大師才能解决？」鳳棲梧再問一句。

小苦緊接一聲：「還是心鏡大師高明，師父技不如人。」

「廢話——」苦大師回身一巴掌將小苦打翻，接向鳳棲梧：「你現在馬上將人送去，第二天入夜前無論如何也要趕到少林寺。」目光隨即又轉回小苦面上：「你也是。」

小苦一怔。「這件事可是跟我沒有關係。」

「你憑什麼留在這裏？」苦大師怒罵：「你跟他不是很要好？」

「其實也不是太要好。」小苦看了鳳棲梧一眼。

苦大師冷笑。「你是看見他大禍臨頭，跟他走在一起不難會惹禍上身，才會說這句話。」

「徒弟像這種人？」

「不是像，是根本就是這種人。」苦大師搖頭。「你打的是什麼主意，你這個師父難道還看不出來？」

小苦大搖其頭。「徒弟若是這種人，師父還會要這個徒弟？」

「有道理，我這個做師父的應該不會看錯人，收錯徒弟的。」苦大師目光一轉。「那你是決定隨他一趟到少林寺去的了。」

小苦只有硬着頭皮點頭，目光轉落在水靈面上。「以師父看，好像方才的事情會不會再次發生？」

苦大師毫不考慮的。「極有可能。」

小苦欲言又止，鳳棲梧忍不住追問：「其實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簡而言之，就是鬼上身。」苦大師一點也不像開玩笑。

小苦立即嚷起來。「我可是最怕鬼的，看來還是留在這裏的好。」

「這裏可是更加麻煩。」苦大師沉着聲，道：「一到夜間，那隻鬼一定會全力進攻這裏。」

「靈靈到時可是已遠離這裏的了。」

「你告訴那隻鬼這件事？」苦大師反問。

小苦怔住，苦大師無可奈何的一攤雙手。「為師一片苦心，你既然不領情，也就留在這裏好了。」

「我——」小苦望着鳳棲梧，猛擠眼睛。

鳳棲梧目光在水靈身上，沒有在意，苦大師好像也沒有看到，點點頭。「這其實你也是一片好意，要與爲師共患難。」

小苦不由得苦着臉。「師父——」

「師父總算沒有看錯人，沒有收錯徒弟。」苦大師一手落在小苦肩膀上，道：「好徒弟。」

「師父——」小苦看看支離破碎的屋子，簡直要哭出來。

苦大師沉吟着突然搖頭。「可是我生平只得你一個徒弟，若是也死在這裏，豈不是沒有人繼承衣鉢？」

小苦立即接上口。「徒弟也是這樣想。」

話口未完，他已挨了一巴掌，苦大師隨即笑問：「大禍還未臨頭，你便要開溜，我

是瞎了眼睛，收着你這個徒弟。」

小苦一看苦大師那張笑臉，便知道上當，一時間却又不知如何是好。

「快滾快滾——」苦大師隨即揮手，一面喝令鳳棲梧，道：「還有你這個小滑頭。」

鳳棲梧如夢初覺，道：「你一個留在這裏……」

「怎樣，我若是跟你們在一起，那東西追上來，豈不是死在一塊兒？」苦大師大搖其頭，道：「想來想去，還是這裏安全。」

「眞的是這裏安全？」小苦插口問一句。

苦大師立即又一巴掌摑去，這一次小苦總算有防避，及時閃開。

鳳棲梧苦笑一下。「那東西今夜其實一定會跑到這裏來的。」

「跟你們有什麼關係？你們又不是在這裏。」苦大師瞪着小苦鳳棲梧。

「你現在明白你師父的一番苦心了。」鳳棲梧目注小苦。

「明白——」小苦感動得簡直要哭出來的。

× × ×

鳳棲梧也眞的明白事不尋常，舟車齊用，與小苦帶着水靈趕赴少林寺。

一路上水靈都是在昏迷的狀態中，鳳棲梧唯恐她再接觸陽光，情況更嚴重，舟車上落都着小苦用傘子一旁遮着。

夜色低垂的時候他們仍然乘着馬車趕路，小苦越看天色面色便越難看，鳳棲梧一旁看在眼內，安慰道：「你放心，你師父若是沒有把握，絕不會留下來的。」

小苦吁了一口氣。「我本來是很放心的，可是一想到昨夜那東西只不過附在別人的身子，經已那麼厲害，親自動手，當然更加……」

「那東西會怎樣子厲害，你師父應該心中有數，就算不是敵手，也有辦法躲避開去。」

「以他的行事作風，應該就是這樣，所以我現在只是担心那東西找他不着，改向我們這邊追來，到時候我們可就痲煩的了。」小苦目光一轉。「也許那東西比我們想像中還要聰明，不上這個當，現在已經向這邊追來了。」

語聲一落，他便自打了一個冷顫，再四顧一眼。「你是否覺得有些不妥。」

鳳棲梧反問：「什麼不妥？」

「不知怎的，周圍好像寒起來。」小苦又四顧。

「我可是沒有這個感覺。」鳳棲梧還是不受影响，四顧一遍。

「這是你反應遲鈍。」小苦又打了一個冷顫，道：「可是看你又不像反應遲鈍的人。」

鳳棲梧沒有跟他爭論，小苦隨即探懷拿出了一個小小的羅盤。「其實最主要你到底是門外漢，不懂得那許多，自然毫無感受。」

鳳棲梧目光落在羅盤上。「羅盤好像有些反應。」

小苦一驚。「你明知道我胆子小，還來嚇我？」

「你看清楚。」

羅盤的指針果然不住在移動震動，小苦目光一落，面色又是一變，捧着羅盤左轉右轉，好一會才吁一口氣。

鳳棲梧這才問：「有什麼發現？」

小苦道：「以我看，周圍並沒有什麼不妥，指針只是指着一個人。」

鳳棲梧點頭。「是靈靈。」

小苦接道：「也是說，我們的周圍並沒有那種鬼什麼的東西存在。」

鳳棲梧又點頭。「那到底還是留在靈靈體內。」

「什麼——」小苦叫起來。「我們上當了。」

「上當？」鳳棲梧不明白。

小苦却隨又搖頭。「師父怎會是這種人？」

鳳棲梧笑了。「到底是什麼東西留在靈靈體內，以致羅盤有這種變化，我們雖然想不透，但應該不會有太大影响的，否則你師父也不會放心讓我們上路。」

「道理的確是這樣，但他的判斷是不是一直都那麼準確？」小苦懷疑地。

「你不能否認，一直都那麼準確。」鳳棲梧又一笑。「所以我才放心趕赴少林寺。」

小苦反手一拍自己腦袋。「該死，我竟然這樣懷疑自己的師父。」

「你只是胡思亂想。」

「我現在又有些担心他一個人留在那裏是否應付得來的了。」小苦沉吟着。「不過正如你說的，既然他的判斷一直都那麼準確，一定會應付得來。」

鳳棲梧目光回到水靈身上。「他應該說清楚一些的。」

「你不是不知道我師父這個人一向喜歡故弄玄虛。」小苦面上突然又露出憂慮之色。「我現在什麼也不担心，只担心這個女娃子又出現什麼變化。」

鳳棲梧搖頭。「若是這樣你師父應該會提點我們如何應付的。」

「你就是不知道他最是喜歡開玩笑。」小苦憂慮的看着水靈。

「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鳳棲梧絕無疑問很明白苦大師爲人。

× × ×

苦大師這時候正盤膝坐在樹屋內，身上穿着一件點滿了黃符的衣服，面對一塊銅鏡，以毛筆將硃砂在眉心部位畫上了一道符咒，然後再在左邊面頰寫上一個「佛」字，右邊面頰寫上一個「道」字。

看過了字沒有寫錯，苦大師才在一個銅錢圍着的圓圈中坐下來，接將一道黃符咬在口中，雙手捧起了一柄桃木劍。

那些銅錢的錢眼當中都點燃着一支長長的綫香，烟飄裊裊，坐在當中的苦大師若隱若現。

樹屋內周圍都貼着黃符，破爛的地方更就用奇大的黃符封着。

樹屋外也是一樣。

× × ×

夜漸深。

鬼怒江上霧氣漸濃，急激的江濤拍岸聲動魄驚心，但比起濃霧深處那塊魔壁附近的江濤聲，却是算不得一回事，那裏江濤聲鬼哭神號一樣，而且越來越响亮。

那塊魔壁也就在那種响聲中彷佛在移

動，魔壁上的浮雕亦是有這種趨勢。

羣魔當中的水天嬌這種趨勢更加强烈，逐漸由浮雕轉變成活人一樣，神情悽厲，掙扎着要脫出那塊魔壁。

霹靂一聲，一道電光突然劃破濃霧，擊落在魔壁上，水天嬌也就在閃耀的電光中一下子脫出魔壁，飛舞在濃霧中，飛上了魔壁。

閃電奔雷不絕，水天嬌隨即又從魔壁上飛舞起來，再飛進濃霧中。

× × ×

閃電照亮了樹屋，風漸急，樹屋外遍貼的黃符急風中飛揚。

水天嬌彷佛就駕着閃電飛至，繞着樹屋飛舞。

樹屋內，苦大師仍然那樣子坐在銅錢綫香當中，口噙着靈符，不住噏動着。

水天嬌飛舞着在窗外或者樹屋破爛的缺口團團轉過，越轉越急。

苦大師看在眼內，一隻眼睛瞇起來，他知道自己的推測並沒有錯誤，知道來的是什麼東西，唯一不知道的是水天嬌的威力到底有多大。

水天嬌飛舞着一個身子終於向樹屋撲下，手探處，封着樹屋的黃符一道道飛脫，在空中碎開。

水天嬌繼續繞着樹屋不住的飛舞，到樹屋外的黃符碎盡，樹屋內的黃符亦開始斷裂。

那顯然沒有屋外的容易，需要的時間多很多，水天嬌飛舞起來也沒有那麼的矯活。

到樹屋內的黃符也完全碎斷，樹屋的四壁與屋頂開始一塊塊飛脫，最後只剩下一塊平台。

水天嬌也就立在平台上，四顧空蕩蕩一片，看不見苦大師，也看不見銅錢綫香桃木劍。

苦大師更加肯定來的是什麼東西，雖然明知道她看不見自己，仍然不免有些心寒。

水天嬌的神態事實越來越恐怖。

「好，人都走光了，留下這間空屋子來欺騙我？」她終於尖叫出來，咬牙切齒的凌空飛去。

「果然不出所料，眞的是這個女妖。」苦大師也這才心裏嘟喃一句。

水天嬌就在這時候從他後面的方向冒出來，他似乎並未發覺，雙手便要將手中桃木劍放下，突然又有所感覺地將桃木劍舉起來。

水天嬌一無所覺地一旁掠過。

苦大師鬆一口氣，也就因爲嘴巴一開，噙着那道黃符立時被風吹去。

黃符正好從水天嬌身旁飄過，苦大師伸手欲抓，只恐驚動水天嬌，但不將黃符抓回來，水天嬌若是回過頭，不難被水天嬌看見面龐。

一眼看見那張黃符，水天嬌果然回過頭來，苦大師及時將頭轉過去，在他腦後也貼着一張黃符，就因爲這張黃符，在水天嬌的眼中，並沒有看到什麼。

苦大師的額上仍然在冒冷汗，若是水天嬌轉到他面前來，他的面龐還是無所遁形。

却就在這時候，風突然平息，飄舞在半空中的碎符落葉一片片般落在平台上。

苦大師也這才鬆過一口氣，嘟喃一聲：「解鈴還須繫鈴人，只看心鏡如何解決的了。」

× × ×

鳳棲梧小苦帶着水靈趕到少林寺的時候，夜色又經已低垂。

知客僧通傳進去，兩個身穿鵝黃袈裟怪怪的和尚便率領一羣灰衣和尚迎出來。

那兩個身穿鵝黃袈裟的和尚一個身材魁梧，面肉橫生，手拿着一條大棒，隨便站在那裏便已經氣勢極大，兇神惡煞也似的。

另一個却是身材矮小，瞇着一隻眼，左看右看，一上來便不住的打量着鳳棲梧小苦二人。

那些灰衣僧人好像担心他看不清楚的，只管將燈籠提高，照耀着鳳棲梧小苦。

看了好一會，他才一聲佛號，道：「貧僧一眼。」

「貧僧一棒。」那個身材魁梧，兇神惡煞的僧人接一聲佛號。

「素仰素仰——」鳳棲梧客客氣氣的打一個招呼。

一棒却不去理會他，目光轉落在一眼面上。「師弟你一眼關七，信已經看得很清楚？」

「貧僧的的確確已經看得清清楚楚。」一眼目注鳳棲梧小苦，接一句：「並不認識你們。」

小苦立即道：「我們不是話在前面，跟你們非親非故？」

一眼隨即問一棒道：「他們是這樣說過？」

一棒沉吟着。「好像是。」

小苦接道：「我們只是要見主持。」

一棒大搖其頭，粗聲粗氣的。「我們主持正在坐關，那一個也不見。」

「連我的師父也不賣賬？」小苦嚷起來。

「令師是那一位？」一眼反問。

「苦大師——」小苦振吭大呼。

一眼回看一棒，一棒一頓手中木棒。「管他酸大師，甜大師。」

鳳棲梧連忙插口。「救人要緊，請兩位大師通容一下。」

小苦接嚷道：「少林寺的和尚竟然見死不救？回到江湖上我可要逢人都細說一番。」

一眼回顧一棒。「師兄，這可是道理，你看如何？」

「就這樣放他們進去，這口氣如何嚥得下？」一棒又在搖頭。

一眼目光一轉。「要他們闖關？」

小苦一聽立即嚷起來。「人多欺負人少，這就是少林寺的行事作風？」

「胡說——」一棒大吼一聲。「我們一個對一個。」

「哈哈哈——」小苦大笑三聲。「一個對一個，就是我一個也可以應付你們一百幾十個。」

一眼搖頭，道：「我們先來文的。」

「一樣應付得來。」小苦又大笑。「那一個不知道我才高九斗。」笑聲一落，低聲轉向鳳棲梧。「我若是不成，你一定要抽冷子出手，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鳳棲梧方要說什麼，一眼已上前來。

「阿彌陀佛，請——」

小苦不甘示弱，大搖大擺的迎上前去，一眼瞇着一隻眼睛瞧着小苦左看看右看看，突然抬起右手，竪起了一隻手指。

小苦一怔，抬手竪起了兩隻手指。

一眼一驚，竪起了三隻手指，小苦看在眼內，舉起了右拳。

這一次一眼面露驚惶之色，一面搖手，一面退下。

小苦實在不明白，搖搖頭，回到鳳棲梧身旁。

一眼退到一棒那邊，隨即竪起大拇指，道：「好本領好本領，小弟佩服到五體投地。」

一棒悶哼一聲。「我也不知道你們在幹什麼。」

一眼歎息，道：「方才小弟跟那位小師兄比試禪機，先竪起一隻手指，表示大覺世尊，人天無二，他隨即竪起兩隻手指，告訴我佛法二者，一體兩面，是二而一，到小弟竪起三隻手指，表示佛法僧三寶，和合而往，缺一不可，他竟然舉起拳頭來。」

「那是要跟你狠狠的大打一場。」一棒接問。

一眼搖頭，道：「他是表示三者皆由一而悟得，小弟實在無從招架，只好服輸了。」

一棒抓着自己的頭顱，也不知是否聽得明白。

那邊鳳棲梧這時候亦問小苦：「到底是怎麼回事？」

小苦粗聲粗氣的回答：「那個獨眼小子也不知幹什麼的，一上來便竪起一隻手指，告訴我他只得一隻眼睛，那我便伸出兩隻手指，回答他不錯有兩隻眼睛，但一定會讓着他，那知道他隨即又伸出三隻手指，說我們加起來三隻眼睛，我就是得勝也不是什麼英雄，他既然有這個心態，還比試什麼，分明要拿我開玩笑，這口氣我如何嚥得下，掄起拳頭便要狠狠的揍他一頓，他却是經不得嚇，立即退回去了。」

一眼一棒聽得清楚，一棒瞪了一眼一眼，搖頭。「你果眞好本領現在可是到我佩服到五體投地的了。」

一眼不由垂下頭，一棒接將袖子捋起來，將手中大棒指着小苦：「小光頭，你給我滾出來。」

小苦立即轉身，大踏步上前，喝問：「你這個和尚又要怎樣比試？」

一棒突然喝一聲，出其不意，當頭給小苦一棒，小苦冷不提防，雙手捧頭，嚷起來：「你這是什麼意思？」

一棒惡狠狠的道：「當頭棒喝，你也不明白？」

「不明白——！」

「現在明白了。」一棒出其不意，當頭又是一棒。

他用的力雖然不大，小苦經已昏頭昏腦，雙手亂搖，事實他還是不明白。

「不明白再吃我一棒。」一棒一棒接一棒，亂棒打下，小苦如何閃避得開，鳳棲梧及時上前，將棒勢截下。

一棒立時與鳳棲梧大打出手，到底沒有鳳棲梧的靈活，他也看出不是鳳棲梧的對手，一面招手大呼其他和尚：「你們還呆在那裏幹什麼，上——」

其他和尚應聲紛紛殺上前去，也就在這時候，一聲佛號傳來，迴音激盪。

衆人不由停下來，回頭望去，只見一個鬚髮俱白，法相莊嚴的和尚立在那邊石階上。

「主持——」衆和尚接一聲佛號。

這個老和尚也竟然就是少林寺的主持方丈心鏡大師，他的目光隨即落在一棒面上，一聲歎息。「出家人慈悲爲懷，怎能夠隨便動武？」

一棒嚷起來：「弟子已經講清楚你老人家正在閉關，不見客人，他們就是不相信。」

一眼接問：「是了，師父，你好好的閉關，怎麼突然跑出來？」

心鏡大師淡然一笑。「要見的人始終還是要見的。」目光隨即轉向鳳棲梧。「年青人——」

「晚輩鳳棲梧——」

「吾乃小苦。」小苦文縐縐的。「苦大師的入室弟子。」

鳳棲梧接說道：「苦大師要我們到來，說除了大師，沒有人能夠救得了這位姑娘。」

「有什麼是苦大師不能夠解決的。」心鏡大師有些奇怪的移步上前來。

「鬼上身——」小苦叫出口。

心鏡「哦」一聲，把袖一拂，披在水靈面上的布帕揭開，現出了水靈青光不住在遊竄的臉龐。

「果然不簡單，」心鏡的面色立時一變，忙追問：「這個女孩子，是那兒找到的？」

「鬼怒江。」鳳棲梧沒有需要隱瞞。

心鏡大師面色一變再變，一聲佛號。

× × ×

苦大師隨即吩咐將水靈送進大殿，着令衆僧將水靈圍起來。

衆僧各捧着一個白色的大燈籠，一面口誦經文，一面將手中燈籠交給旁邊的同門，同時將另一個同門送來的燈籠接下，循環不息，有如在數着一串奇大而發亮的佛珠，蔚爲奇觀。

心鏡大師也就坐在水靈面前，兩人之間平空升起了另一盞燈籠。

那盞燈籠似乎更光更亮，而且不住在流轉，心鏡大師雪白的鬚髮同時無風自動，口中不停，誦着佛經。

一個時辰過去，那盞原是雪白色的燈籠逐漸轉變成青碧色。

小苦看着奇怪，要說什麼，却給鳳棲梧按着，與燈籠變色同時，衆僧傳遞的動作亦越來越快，誦經聲也相應越來越急。

那盞燈籠顏色繼續變深，變成了碧綠色，突然升高一丈，「波」的破碎，變成了一條火蛇也似的亮光，飛舞在半空。

心鏡大師探手將火蛇抓住，束成一團，再揉成一點亮光，頂在右手中指上，移向水靈。

光點不住的跳躍，越接近水靈便越激烈，水靈一個身子同時亮起來，那是青綠色，不住在遊竄。

心鏡大師中指光點更接近，終於點在水靈眉心上，同時喝一聲：「疾——」

那點光點迅速穿進去，化成了無數道光綫，在水靈體內迅速散射。

那些光綫隨即在水靈體內遊竄，迫向那些在遊竄着的青碧光點，緩緩將那些青碧色的光點迫出水靈體外。

那些青碧色的光點一出水靈體外立即聚合在一起，聚成一個人形的光影。

衆僧傳遞着的燈籠也就在這時候突然一齊升起來，半空中旋轉，變成一個發亮的光環，包圍着那個人形的光影。

那個人形的光影立時受了很大的驚嚇也似的在光環當中遊竄起來。

光影遊竄到那兒，光環亦旋轉到那兒，心鏡大師也就在這時候凌空拔起來，手一探，佛壇上的一個銅缽立時飛進他的手中。

他手托銅缽，一聲佛號，半空中一個翻滾，銅缽順着勢子正落在那個人形的光影上，那個人形的光影隨即像被什麼牽引着的迅速被吸進銅缽去。

銅缽剎那一震，從心鏡大師手中脫出，飛舞在半空中。

心鏡大師長眉一皺，翻身探手，追向那個銅缽。

人形的光影正要從銅缽中脫出來，心鏡大師雙手已到，將之迫回去。

銅缽亦隨着在半空中翻滾，人形的光影一再從銅缽中冒出，都被心鏡大師及時迫回去。

接連三次，心鏡大師勢子已緩下來，銅缽中的人形光影仍然那麼活躍。

鳳棲梧也不知道是否已明白銅缽的作用，正當此際，長身撲出，半空中一個翻身，雙手正好托着銅缽的底部，也正好迎着心鏡大師的勢子。

心鏡大師雙掌即時再落在銅缽上，與鳳棲梧一前一後，四隻手掌前後將那個銅缽夾在當中，終於沉身落在地面上。

心鏡大師再探手，佛壇上預備好的一襲袈裟立即飛進手中，也就以那襲袈裟將銅缽裹起來，右手中指接落，在袈裟上寫上「喃嘸阿彌陀佛」六個字。

指落同時，鮮血亦從指尖冒出，六個字都是鮮血寫成，觸目驚心。

心鏡大師這才將銅缽送上佛壇，燈光下，佛光流轉。

那些燈籠這時候亦停止了轉動，一一回到衆僧的手裏，心鏡大師亦落回衆僧當中，額上汗珠滾落。

坐在那兒的水靈面色這時候才接近人色，一個身子正搖搖欲墮，鳳棲梧正好落在她身旁，也正好扶着。

心鏡大師長長的吁了一口氣。「讓她好好的休息片刻就沒有事的了。」

鳳棲梧不由一聲：「辛苦大師——」

「現在才是開始呢。」心鏡大師一聲歎息。

鳳棲梧奇怪的看了心鏡大師一眼，方要說什麼，小苦已經興奮的走過來。「了不起了不起，今夜才是大飽眼福，要不是親眼看見，實在難以想像，捉鬼原來是這樣子刺激。」

「那東西不是鬼。」心鏡大師搖頭。

「不是鬼是什麼？」小苦追問。

鳳棲梧同樣覺得奇怪，心鏡大師看着他們，沉吟了好一會才緩緩的轉過身子，目光轉落在那個銅缽上。「或者可以叫做妖怪的魂魄。」

「妖怪？」鳳棲梧更奇怪。

心鏡大師目光再轉，目注水靈。「那個妖怪爲了要控制這個女孩子，只有將她的魂魄放進去。」

這片刻，水靈的面色已變得很紅潤。

小苦目光隨着一轉。「那個妖怪也可算厲害的了，幸好不是我遇上，否則也不知會給她弄成怎樣子。」

心鏡大師歎息。「對付一般人她可是用不着這樣的，水靈例外。」

小苦可是看不出水靈有什麼特別，鳳棲梧一樣看不出，奇怪地問：「水靈跟一般人有什麼不同？」

心鏡大師沉聲道：「他的陽氣很重，若非陽年陽月陽日陽時出世，也該是在極陽至熱的地方，要控制他，可眞要悉力以赴。」

鳳棲梧不明白，試探着接問：「大師對這件事似乎很清楚。」

小苦隨即替心鏡大師回答：「心鏡大師乃是得道高僧，能知過去未來。」

他看見心鏡大師將那個妖魂抓起來，對心鏡大師經已佩服到五體投地。

心鏡大師聽說淡然一笑，反問：「你師父苦大師可好？」

「一直以來都很不錯，現在可就不大清楚了，說不定經已有三長兩短。」

心鏡大師搖頭，道：「那個妖怪沒有了魂魄，便沒有可能發揮威力，就是找到樹屋，找到你師父，相信也不會有什麼作爲。」

小苦點頭道：「師父出了名命硬，應該不會這麼容易完蛋。」

話出口小苦才知道沒有規矩，慌忙掩上嘴巴。

「到底怎樣，很快便會有一個明白，若是沒有什麼，一定會跑到這裏來。」

「這我可又要受苦了。」小苦大大的歎了一口氣。

心鏡大師聽說微微一笑，鳳棲梧這時候忍不住又問：「大師是否可以說清楚整件事？」

「要清楚的時候一定會清楚的。」心鏡合什一聲佛號，悠然轉身。

衆僧也這才紛紛將燈籠吹滅，四方八面散去。

水靈醒來的時候經已是第二天中午，行血運氣並沒有什麼不妥，鳳棲梧却是費盡心思，才將她誘到寺院外。

他已經肯定她是一個人，亦明白要她相信，必須先讓她過正常人的生活，所以第一件事就是要她走在日光下。

一下子要她適應當然不容易，也所以他打着傘子，先替她遮隔着正射下來的日光。

水靈絕無疑問相信鳳棲梧，只是仍然難免有些恐懼，她緊靠着鳳棲梧，也不由自主的在寺牆下瞇着眼睛。

走了一會，水靈忍不住開口：「我還是回去房間的好。」

她的語聲在顫抖，一個身子也是，鳳棲梧看着她，一面悄悄地將傘子移開，笑應：「心鏡大師是不會騙我們的，你因爲是純陽之軀，那個妖——」（未完・三）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縷甲·秋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徐少華因父親五十壽誕，從馬陵山趕回雲龍山爲父親拜壽，路經車輻山打尖，住在一處山野小村，被一個黑袍老道用黑沙掌擊傷右胸，帶到傷科聖手丁藥師住的小村莊，然後和女徒離去……丁藥師以醫者父母心將他帶回家療治，發覺被黑沙掌擊傷之處，內傷較輕，外傷較重，這和黑沙掌傷人恰好相反，經過追問徐少華，知道他就是雲龍山淮揚大俠徐天華的獨生子，黑袍老道可能是徐天華的仇家，揣測黑沙掌的傷勢，可能是對徐天華示威，而不是想將徐少華置諸死地，因此在丁藥師和孫女鳳仙悉心療治下，很快徐少華身體便復元……

華堂拜大壽

這幾位都是江南武林中的頂尖人物，和徐天華都有幾十年交情的人，有的三天前就來了。

師弟聞天聲兩天前也趕到的。他要徐少華早他三天先趕回來，怎知師父遲來的已經到了，徒弟却仍然沒到。

聞天聲難免感到奇怪。

反而徐天華含笑說道：「師弟，不用替少華担心，他不是貪玩的孩子，也許會順道到駱馬湖他姑丈家去了，這兩天諸親好友，紛紛趕來，你替愚兄招待招待客人吧！」

但今天已是十四了，中午時分趕來的有洪澤湖鳳尾帮帮主黑面龍王賀天錫，和駱馬湖太極名家杜浩然。

杜浩然還是徐天華的姐夫，年已七旬，生得紅光滿面，腰幹筆直，聲若洪鐘。

聞天聲眼看杜浩然來了，却沒見徐少華和他同來，心頭不禁暗暗嘀咕，忖道：「少華到現在還沒有來，莫要在路上出了事不成？」

山頂傳絕招

徐天華口中雖然不說，愛子要比師弟早三日回來，遲至今日尚未到家，心中也難免暗自担憂。

快近旁晚，徐少華才從莊外匆匆走入，一脚朝爹書房快步行來，剛跨進書房，口中叫了聲：「爹，孩兒回來了……」

聞天聲沒等他說完，就沉喝道：「少華，爲師要你早三天回家，你怎麼今天才來？」

徐少華聽到師父的喝聲，心頭吃了一驚，趕忙走上幾步，恭恭敬敬的跪下行了一禮，才道：「師父在上，弟子在車幅山附近，被『黑沙掌』所傷，在柳泉養了四天傷，以致今天才趕回家來。」

「被黑沙掌所傷」這幾個字聽得聞天聲猛然一怔，眼看徒兒臉色比五天前果然消瘦了許多，臉色一霽，點頭道：「你且起來，去見過二師兄和諸位前輩，再說不遲。」

徐少華站起身，口中應了聲「是」，就走過去朝爹行了禮，道：「孩兒拜見爹。」

然後朝姑丈杜浩然和仲清和、祝士諤等人一一見了禮。

杜浩然一手捋着銀髯，問道：「少華，你是被什麼人用『黑沙掌』擊傷的？」

徐少華道：「侄兒不知道。」

杜浩然道：「你不認識他？」

徐少華道：「不是的，侄兒根本不知道被什麼人打傷的。」

「會有這等事？」

徐天華攢攢眉道：「你把經過情形，說出來給爲父聽聽。」

「是！」徐少華恭敬的應了聲是，就把自己因急於回家，貪趕路程，在車幅山借宿，醒來之時，已被丁藥師救回柳泉，說是在利國驛附近發現自己的，右胸有一個烏黑的掌印，顯係「黑沙掌」所傷，如何給自己治療，詳細說了一遍，只是沒說出丁鳳仙和自己的私情來。

徐天華道：「丁藥師號稱傷科聖手，不是他，換一個人，只怕未必四天就能治得好『黑沙掌』的傷勢。」

聞天聲沉吟道：「你在車幅山民家借宿，但中掌昏倒在利國驛附近，相去少說也有七八十里，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徐少華道：「弟子這就不知道了。」

徐天華揮揮手道：「這裏沒有你的事了，你出去吧！」

徐少華應了聲是，就回身退出。

杜浩然道：「天華老弟，以老夫看來，此事大有蹊蹺。」

鳳尾帮帮主黑面龍王賀天錫道：「不錯，此人胆敢在徐州脚下傷人，傷的又是徐少兄，分明有意尋釁了，咱們江蘇地面，豈容狂徒如此欺人？天華兄，這件事，你不用管，交給兄弟來查。」

武功門掌門人高步雲道：「江湖上練上『黑沙掌』的人不多，能練到收發由心只傷肌肉，內傷才不過二成，而能留下烏黑手印的人，就更少了，除了保定三手眞人季尚謙，眞還想不出第二個人來；但季尚謙一向爲人正直，絕不會偷襲後輩，何況他和天華兄也並無過節可言。」

「不錯！」少林俗家南派掌門仲清和道：「三手眞人雖非名門正派出身，但也却是個正人君子，除了他，江湖以『黑沙掌』成名的，就不多了。」

黑面龍王賀天錫道：「不論他是什麼人，既在咱們地面上滋事，行動又如此鬼祟，若不把他揪出來，咱們還能在江湖上立足？」

徐天華含笑道：「好在小兒傷勢已愈，此人既以小兒向兄弟示警，應該不會不來，賀帮主若是派人去查，豈不顯得咱們重視他了，依兄弟之見，還是見怪不怪，等他來了再說。」

形意門掌門人祝士諤道：「天華兄這見怪不怪，確是高論，他故意掌傷徐少兄，咱們淡然處之，正因此輩不足重視。」

六合門掌門人陸子暘也道：「黑沙掌外門功夫，本不足道，只要內功修爲到了十成火候，就不足爲患，所以就算他『黑沙掌』練到最精，對咱們這些人並無多大威脅，倒是徐少兄年紀不大，火候不足，以後還得小心爲是。」

徐天華聽得心中一動，點頭道：「子暘兄說得極是。」

說話之時，只見雲龍山莊管事徐建章走了進來，垂手道：「莊主可以請大家到花廳入席了。」

徐天華站起身，道：「諸位道兄，請吧！」

大家紛紛站起，由徐天華和聞天聲兩人陪同衆人來至花廳。

這時天色已經全黑，花廳中早已點燃起四盞琉璃燈，燈光柔和，通明如同白晝，中間一張圓桌上，銀盞牙箸，早已擺好了八式拼盤。

兩名青衣使女手執銀壺，伺立左右兩邊，靜候衆人入席。

徐天華抬手肅客，大家自有一番謙讓，才行入席。

兩名青衣使女不待吩咐，各自手執銀壺，給大家面前斟酒。左首那個使女給坐在左上首少林南派俗家掌門仲清和面前斟酒之際，手裏捧着的銀壺竟是空的，連一滴酒也斟不出來。

一時之間嚇得她臉色劇變，口中不覺輕「咦」一聲，慌慌張張的往後退下。

她手中只是一把空壺，斟不出酒來，坐在主位上的徐天華自然看到了，耳中聽到那使女的輕咦，不覺問道：「琴兒，是怎麼一回事？」

那使女正待出去裝酒，聞言不由得脹紅了臉，急得幾乎要哭，趕緊屈膝道：「回莊主，小婢明明裝滿了一壺酒的，怎麼會沒有酒了。」

徐天華也覺得奇怪，他深知琴兒、劍兒一向在書房侍候，心思細密，絕不會捧着一把沒有裝酒的空壺出來。

何況空酒壺和裝了酒的酒壺，重量也不同，她早就應該發覺了。

心念轉動，左手一抬，說道：「妳快去裝酒吧！」

琴兒答應一聲，站起身，匆匆往外行去。

本來琴兒、劍兒分立左右，由兩人斟酒的，現在琴兒去裝酒了，劍兒就手捧銀壺，給大家面前斟滿了酒。

徐天華朝大家舉杯道：「兄弟敬諸位道兄。」正待喝酒。

黑面龍王賀天錫搖頭道：「天華兄且慢，這幾天你是壽星，大家應該先敬壽星的。」

大家經他一說，紛紛站了起來，舉杯向主人敬酒。

徐天華連說「不敢」，和大家乾了一杯，說道：「諸位道兄快快請坐。」

大家落坐之後，徐天華舉筷道：「來，來，諸位道兄請用菜。」

目光一注，桌上八大盤拼盆，已經只有七盤了，其中一大盤燻魚和燕瑤柱的拼盆竟然不翼而飛！

徐天華眼看大家都沒有注意，也就隱忍下來，各自舉筷吃菜。

這時琴兒早已裝了一壺酒出來，伺立在側，因大家面前酒杯已空，就舉壺給大家斟滿了酒。

在她替大家斟酒之際，劍兒發現自己捧着的酒已經空了，急忙退出去裝酒。

徐天華又向黑面龍王賀天錫、少林俗家仲清和、形意門祝士諤，六合門陸子暘

、武功門高步雲、姐夫杜浩然，閩天聲等人一一敬酒。

大家也各自乾了一杯。

琴兒伺立在側，及時替他們斟酒，等劍兒裝了酒走出，琴兒手中的一壺又巳空了，就退出裝酒。

咱們自古稱禮義之邦，這一點，可以從賓主互相敬酒上，表現得最突出，主人敬了你的酒，你一定要還敬主人，某甲向某乙敬了酒，某乙也一定非回敬某甲一杯不可。

禮尙往來，這樣敬來敬去，吃菜就變得次要了。

這可忙了斟酒的琴兒、劍兒二人，妳去我來，頻頻添酒，大有接應不暇之感，琴兒、劍兒兩人心中暗暗感到怪異不止！

她們手中捧着的銀壺，雖然只裝得半斤酒，平常至少可以斟上兩三次，但今晚一壺酒最多只能斟上七八杯，就壺底翻天了，必須進去添酒，不知其餘的酒到那裏去了？任妳怎麼想也想不出這是甚麼道理來？

酒壺空了，自然就得再去裝酒，琴兒剛裝了前來，劍兒又要去裝酒了。

這一情形，如果只有一兩次，徐天華也不會發現，但她們兩人，此去彼來，不停的裝酒，身爲主人的徐天華自然很快就發現了，他依然沒有作聲。

今晚這席酒菜，因爲在座的都是武林知名人士，自然特別豐盛，八大拼盆之後，熱炒也陸續由莊丁送上。

上菜的莊丁端上一盤菜餚，總得把吃剩了的盤子撤下。

這回一名莊丁剛把一盤滾油還在滋滋有聲的炒鱔背端上之際，有人把一個空盤遞給了他，一手就把炒鱔背接了過去。

莊丁接過空盤，就回身退下。

徐天華和在座衆人明明看到莊丁端上來的是一盤炒鱔背，大家耳中也都聽到盤中滾油發出來的滋滋輕響；但目光一注，桌面上那有甚麼炒鱔背？

那是莊丁剛端上來，又端走了，因爲大家都看到那莊丁手中端着九個盤子退下去的。

徐天華這回忍不住了，喝道：「你回來。」

那莊丁端着空盤剛退到門口，聽到莊主的喝聲，急忙脚下一停，又回身走上，躬躬身道：「莊主有何吩咐？」

徐天華目光一注，那莊丁手上只是一個空盤，而且盤中還有一小堆燻魚骨頭，分明是方才不翼而飛裝燻魚和蒸瑤柱的那個盤子，心中更覺驚奇，問道：「方才你端上來的是甚麼菜？」

那莊丁覺得奇怪，躬身回道：「是炒鱔背。」

徐天華又道：「你手中這個盤子那裏來的？」

莊丁道：「是桌上撤下來的。」

徐天華又問道：「是你從桌上拿走的嗎？」

莊丁道：「不是，是一位貴賓遞給小的的。」

徐天華一揮手道：「沒你的事，下去吧！」

那莊丁被莊主問得一頭霧水，口中應着「是」，躬身退下。

杜浩然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這眞是怪事！」

徐天華道：「方才桌上明明擺了八個拼盤，其中有一個燻魚和蒸瑤柱的拼盆，但在咱們第一次敬酒，大家都站起身來，再落坐之際，忽然不翼而飛……」

少林仲清和瞠目，問道：「會有這等事？」

可見大家都沒有注意了。

徐天華接着道：「剛才送上來的是炒鱔背，大家總聽到滾油發出來的滋滋輕響了？但炒鱔背呢？」

大家自然都看到桌上沒有炒鱔背，是以大家都沒有出聲。

徐天華道：「兄弟看到莊丁端着盤子退下，還以爲他把炒鱔背端下去了，所以把他叫了回來，怎知他手上那個盤子，並非炒鱔背，而是方才不翼而飛的那個拼盆，兄弟問他空盤是從那裏拿走的？他說是咱們席上一位貴賓遞給他的，試問諸位道兄誰把空盤遞給他了？」

杜浩然聽得一呆，說道：「這倒確是怪事，莫非……」

他話聲未落，徐天華突聽耳邊有人細聲笑道：「你這主人也眞小氣，老朽只不過喝了你七八斤酒，一個拼盤，一個熱炒鱔背而已，好了，老朽謝了。」

徐天華慌忙站起身，向空連連拱手，一臉虔敬的道：「前輩高人蒞止寒莊，徐天華諸多失敬，還望前輩留步，現身一見，再暢飲幾杯如何？」

話聲一落，神色恭敬的等了一回；但那細聲說話的人，沒再說話，敢情巳經走了。

大家聽他口氣，似是來了一位前輩高人，因此大家都不約而同的站起身來。

徐天華眼看那人沒再作聲，就朝大家抬抬手道：「諸位道兄請坐，這位前輩大概巳經走了。」

杜浩然問道：「天華老弟，這位前輩是誰？」

徐天華道：「兄弟也不知道。」

他把剛才聽到有人在身邊說的話，說了一遍。

琴兒忽然驚啊道：「啓稟莊主，方才小婢二人每次裝來一壺酒，只斟了七八杯，壺裏就沒有酒了，大概就是這位老人家喝的了，但小婢二人怎麼會沒有看見有人喝酒呢？」

徐天華道：「今晚之事，妳們兩個不准張揚出去。」

琴兒，劍兒同聲應了聲「是」。

少林俗家掌門仲清和訝異的道：「這位前輩在咱們這些人面前，喝酒吃菜，咱們居然連人影都沒有看到，此人豈不巳是仙俠一流？這會是什麼人呢？」

杜浩然道：「前輩高人目前雖然還有幾位；但要如此神乎其神，實在屈指也算不出一個來。」

武功門高步雲道：「這叫做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咱們今天雖沒看到這位前輩，總算也增長了一次見聞了。」

徐天華舉杯道：「這位前輩巳經走了，咱們還是喝酒吧！」

席間談論的當然還是這位神奇莫測的

前輩高人，但大家始終想不出這位高人是誰來？

這一頓酒菜，大家自然吃得盡興，才各自回到賓舍休息。

徐天華回到書房，管事徐建章也跟了進來，垂手問道：「莊主還有什麼事吩咐嗎？」

他是莊主的遠房侄子，年紀不大，精幹老成，深得徐天華的器重，名雖管事，實爲莊主的左右手。

徐天華道：「你去叫少華進來。」

徐建章答應一聲，回身退出。

不多一回，徐少華走了進來，垂手道：「爹叫孩兒，不知有何吩咐？」

徐天華站起身道：「你隨爲父來。」

說完，舉步往裏首一間行去。

書房的裏首一間，是徐天華的臥室，他三年前喪偶，就沒有續絃，一直住在書房裏。

徐少華跟着爹走入臥室，徐天華就掩上了房門，脫下長袍，往椅背上一搭，接着又脫下棉衣，內衣，現在他只剩下貼身穿着的一件金色的長袖衣衫了。

徐天華繼續把那件金色長衣衫脫了下來，然後迅快的穿上內衣和棉衣，再穿上長袍，一手取起金色長袖衫，抬頭朝徐少華說道：「少華，你把這件衣衫貼身穿上了。」

徐少華望着爹問道：「爹，這是什麼衣衫？」

徐天華含笑道：「這件金縷衣，還是你曾祖父昔年在京師故衣舖無意中發現的，很可能是前朝大內之物，闖賊作亂時，流入民間，也許商人不識貨，只當它是普通金綫織製的，其實它的正式名稱，應該是金縷甲，穿在身上，不懼刀劍，就是最厲害的內家掌功，也傷不到內腑，另外還有一個好處是冬暖夏涼，可以說是一件寶衣。」

徐少華道：「那爹爲什麼要脫下來呢？還是你老人家穿着的好。」

徐天華藹然笑道：「你祖父是在爲父二十歲那年傳給爲父的，今年你也正好二十歲了，爲父自然也該傳你了。」

徐少華道：「不，孩兒年紀還小，還是……」

徐少華不待他說下去，就截着道：「這件金縷衣從你曾祖父傳到爲父手裏，巳經三代，你曾祖父也是在你祖父二十歲那年傳給你祖父的，這也成爲我家父子相傳的規矩，爲父如果早些日子讓你穿了，這次就不至於傷在『黑沙掌』之下了，那是因爲你的生日是在十一月，爲父本來想等你生日那天再傳給你的，不料你竟會被『黑沙掌』所傷，因此爲父決定提前讓你穿了。」

徐少華道：「孩兒聽丁藥師說，此人雖以『黑沙掌』擊傷孩兒；但分明意在示警，其實孩兒內傷並不很重，據他推測，這人很可能是爹的仇人，所以孩兒的意思，還是……」

徐天華忽然大笑一聲道：「少華，你連爲父有多少能耐都並不清楚？」

徐少華被他爹說得臉上一紅，不好作聲。

徐天華又道：「此人功力如何，爲父雖沒見過；但他以『黑沙掌』向爲父示威，那就太小覷爲父了。『黑沙掌』雖是外內功夫中極霸道的掌功，專震敵人的內腑，那僅是對一般江湖武師而言，就以今天在莊上作客的幾位來說，像你姑爹，師父，和少林南派的仲伯父，洪澤湖賀伯父，還有三位掌門人，那一個不是內家高手，就算他『黑沙掌』練到了十二成火候，又能傷得了誰？所以爲父一再叮囑你要勤練內功。這件金縷衣，對你來說，可以使你不爲外內功夫所傷；但對爲父來說，穿不穿巳是並不重要了。」

說到這裏，接着又道：「你傷勢初癒，又趕了一天路，快穿上了，早些去休息吧！」

徐少華聽爹這麼說了，只得依言脫下長袍，棉衣，內衣，取過金縷衣，貼身穿好，然後又穿好衣衫。

覺得這件金縷衣質料十分柔軟，居然可以刀劍不入，這話要不是爹說的，自己怎麼也不會相信。

徐天華等他穿好長袍，就揮揮手道：「好了，你可以去休息了。」

徐少華向爹道了晚安，才返身退出。剛跨出書房，踏上長廊，就聽到有人低低的「喂」了一聲。

徐少華脚下一停，舉目四顧，並沒有人，心中正感奇怪，剛才明明有人「喂」了一聲，怎會連人影都沒有？

心中想着，又聽有人「喂」了一聲，說道：「我老人家蹲在牆頭上，你沒看到嗎？」

徐少華抬目朝牆頭看去，果然見有一團黑影蹲在三丈外的牆頭上，只是在夜色之下，看不清此人面目形狀，正待開口喝問！

那黑影伸手朝自己招了招，就往牆外跳了下去。

徐少華從小由爹紮下練武的根底，十歲那年就拜在三師叔門下學藝，從師十年，本門武功，又得乃師傾囊傳授，在年輕的一輩中，可說很少對手了。

他發現那黑影向自己招手之後，就躍下牆去，豈肯不追，當下立即雙手一划，縱身撲上牆頭，凝目看去，那黑影就站在數丈之外，好像正在等候着自己，這就提氣飄落地面，要待發問！

那黑影沒待他開口，拔足就跑。

徐少華雖覺此人可疑，但少年氣盛，自然要追上去問個明白，也就縱身朝他追掠過去了。

那黑影敢情不會輕功，只是顚着脚尖跑路。

徐少華使出來的可是輕功提縱術中的「八步趕蟾」，身發如風，輕快巳極，是以數丈距離，不過一回工夫，就漸漸趕上了。

現在兩人相距，巳不過丈許光景，徐少華只要再是一個箭步，就可以追上，因此，也巳可看清那人是個瘦小個子的老頭，彎腰弓背，跑起路來，雙肩扛頭，活像一隻大馬猴！

這一陣工夫，早巳追出莊外，那黑影忽然捨了大路，朝山上跑去。（雲龍山莊是在雲龍山麓）

雲龍山，徐少華小時候就跑慣了，就

算閉上眼睛，一樣不會走錯，那裏有一塊突出的大石，那裏有一棵合抱的大樹，都可以如數家珍，記得絲毫不爽，眼看那黑影朝山上跑去，不由暗暗冷笑，也提氣緊追不捨。

那黑影在平地上跑得並不快，但這一踏上山徑，當眞更像大馬猴了，顚着足尖，一跳一蹦，居然起落如飛，徐少華施展輕功提縱，竟會追不上他，本來雙方相距已只有一丈光景，現在却一直保持着一丈左右，再也無法拉近距離。

雲龍山本來就算不得很高，不過片刻工夫，前面那黑影已像猴子般一弓身蹦了上去。

徐少華和他相距不過一丈，自然也很快的跟縱掠到，那知目光一注，山頂上那裏還有什麼人影？心頭方自一怔！

只聽一個沙啞聲音喘着氣道：「小伙子，你把我老人家追得走投無路，這到底爲什麼？」

徐少華又是一怔，急忙抬頭看去，只見一丈開外的一顆老松樹椏叉上，蹲着一團黑影，正是方才那人，原來他掠上山頂，就上了樹，無怪自己四處都找不到人。

只是此刻夜色正濃，樹影婆娑，根本是看不清對方人影，只覺此人生得十分矮小，聽他口氣，似乎還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

徐少華朝他拱拱手道：「方才是你老蹲在牆頭上，朝在下招手，在下才一路跟着你老來的，在下和你老素不相識，怎麼會追着你老呢？」

那黑影忽然失笑道：「哦，你小伙子這誤會可大了，我老人家只是擧手搔着頭皮，你就認爲是我老人家朝你招手，萬一你小伙子被人拐走，我老人家豈不是脫不了干係？」

他不待徐少華開口，又哦了一聲，問道：「小伙子，你住在徐家莊？」

徐少華點頭道：「是的。」

那黑影忽然蹦的跳了下來，一下落到徐少華面前，霎着兩顆豆眼，朝徐少華一陣打量，問道：「那麼你是江淮大俠徐天華的什麼人？」

他在打量徐少華的時候，徐少華當然也在打量着他，此刻夜色雖黑，但徐少華練過十年內功，這一面對着面，自可看清楚了。

這人是個矮小老頭，頭上盤一條只有泥鰍大小的花白辮子，眼小如豆，酒糟鼻，下巴下面是幾十根疏朗朗的花白鬍子。現在正在聳着雙肩朝自己微笑，他本來生相極爲猥瑣，笑起來就更覺滑稽。

看他鬚髮都已花白，少說也該是七十左右的人了。

這一接近，只覺他滿口酒氣，敢情是喝醉了酒。

徐少華因他問到了爹，拱拱手道：「老人家說的正是家父。」

矮小老頭忽然嘻嘻一笑，問道：「淮揚派以『雲龍十八爪』出名，小伙子，你練過沒有，會不會使？」

徐少華道：「在下只是剛練會，初學乍練，會而不精。」

矮小老頭搖搖頭道：「精了也沒用，不練也罷！」

徐少華聽他口氣，好像瞧不起本門的「雲龍十八式」，心中不禁微有怒意，要知「雲龍十八式」乃是他曾祖父根據本門一百單八式「擒龍手」去蕪存精，研創而來。

百年來淮揚派名震黃河長江流域，就是仗着這「雲龍十八式」，可以說是淮揚派的鎭山秘技，他居然說出「精了也沒用」的話來。

這就輕哼一聲，問道：「怎麼會精了也沒用？」

矮小老頭笑嘻嘻的道：「就算你把『雲龍十八爪』練到最精，也只能在江湖上混個字號而已，一生不遇强敵，算你運好，一旦遇上强敵，就一點也不管用。」

徐少華少年氣盛，忍不住道：「老丈算不算强敵？」

矮小老頭摸摸酒糟鼻，嘻的笑道：「我老人家只會喝酒，那是什麼强敵？不過像你們使的『雲龍十八爪』嘛，就是我老人家伸出手腕來讓你拏也未必拏得住。」

徐少華道：「今可要試試看？」

矮小老頭忽然伸出一隻枯乾的手爪，送到徐少華面前，縮着頭笑道：「不信你就試試！」

人家已把手腕送到面前，徐少華自然非試不可，口中說了聲：「好！」右手疾發，五指如箍，一下扣住了矮小老頭的脈門。

矮小老頭發出嘻的一聲輕笑道：「這是『雲龍十八爪』的第幾爪？」

在他說話之時，徐少華突覺對方手腕一滑，不知怎的自己脈門已被矮小老頭的三個指頭扣住，全身力道頓失，再也使不出力氣來，心頭方自一驚！

矮小老頭已經鬆開指頭，笑嘻嘻的道：「這一記不算，你太輕敵了，來，咱們重新來過。」

說完，果然手腕一伸，又朝徐少華面前遞了過來。

徐少華方才使的是一記「赤手縛龍」，原是「雲龍十八式」中最具威力的一記擒拏手，對方手腕明明已被扣住，居然反被矮小老頭拏住手腕，心頭自然不服。

這回暗暗勁運手指．五指疾落，使的是一記『雲龍攫珠』，一下又扣住了矮小老頭的脈門。

他有了上次的經驗，五指一落，扣得極牢。他選用這招「雲龍攫珠」，就因爲這記手法，就像雲龍攫住了珠，極不會放鬆之故。

那知事情和上次一樣，你正在運勁之際，只覺五指一滑，緊接着自己脈門一緊，又被矮小老頭三個指頭撮住，全身麻木，幾乎動彈不得！

在他扣住矮小老頭脈門之時，爲了要看看矮小老頭是如何掙脫的？自然睜大雙目，一霎不霎，全神貫注，但直到自己脈門被對方拏住，不但沒有看清楚矮小老頭如何掙脫自己五指？甚至連自己如何會被對方扣住脈門？也同樣沒看清楚！

這好像變戲法（魔術）一樣，令人看得目瞪口呆，還莫名奇妙，心頭不禁大爲凜駭！

「如何？」矮小老頭五指很快鬆開，笑嘻嘻的道：「小伙子，你要不要再試一

試？」

「不用了。」徐少華道：「在下早已說過，只是初學乍練，會而不精，技不如人，再試也沒用了，在下告辭。」

雙拳一抱，正待轉身！

「慢點！」矮小老頭嘻的笑道：「小伙子，你知不知道你們這套『雲龍十八爪』誰練得最精？」

徐少華道：「在下不知道。」

他當然知道「雲龍十八式」要數爹練得最精。

這一代淮揚派掌門人，是他大師伯宋天壽，宋天壽雖是徐天華的大師兄，但因「雲龍十八式」是徐天華的曾祖父所創，他生性恬淡，當年學藝之時，就把「雲龍十八式」讓給師弟徐天華去練，而他却專攻淮揚派的另一種武學「打穴手法」。

當然同門師兄弟，本門武學，誰都會使，只是各人精專的各有不同罷了。徐少華因兩次被矮小老頭拏住脈門，心中有氣，所以回說「不知道」的。

「你年紀還小，有些事情你當然不知道。」

矮小老頭繼續的道：「百年來，淮揚派中『雲龍十八爪』練得最精的要算你祖父。」

徐少華確實不知道，忍不住問道：「在下祖父？」

「不錯。」矮小老頭點着頭道：「雲龍十八爪雖然是你曾祖父所創，但等他創出十八爪的時候，已是晚年，當然再不會去勤加練習，你祖父是你曾祖父的獨子，自幼得你曾祖父耳提面命，精微之處，無不悉心指點，試想從小練一套武功，練了幾十年，火候自然十分精純。」

徐少華道：「你老怎麼知道的？」

矮小老頭嘻的笑道：「他雖然火候精純，只可惜『雲龍十八爪』出手之際，花式太多，總嫌不切實際……」

他不待徐少華開口，接着說道：「我老人家今晚喝了你爹八斤陳年花雕，一個拼盤，一盆炒鱔背，總是人情，所以約你到這裏來的……」

原來他剛才就是朝徐少華招手，並不是搔頭皮。

徐少華知道爹今晚在花廳宴客，聞言不覺欣喜，道：「原來你老人家是爹的朋友！」

矮小老頭沒有回答，只是繼續說道：「小伙子，你知道我老人家約你到這裏來，是爲了什麼？」

徐少華道：「在下不知道，還請老人家明白見告。」

矮小老頭笑了笑，才道：「我老人家要傳你雲龍第十九式。」

徐少華奇道：「雲龍十八式，還有第十九式？」

矮小老頭聳聳肩笑道：「我老人家方才使的就是第十九式，這一式，除了我老人家，連你爹都不會哩！」

徐少華聽得大爲驚奇，「雲龍十八式」居然還有十九式，連爹都不會，那麼他是從那裏學來的呢？

心念轉動，忍不住問道：「在下還沒請教你老人家……」

矮小老頭沒待他說下去，就搖着手道：「我老人家沒有姓名，你不用多問。」

徐少華又道：「那麼這一招『十九式』，你老人家是從那裏學來的呢？」

「你不嫌煩？」

矮小老頭搖着頭，不耐煩的道：「告訴你吧，我老人家和你們淮揚派的一位掌門人是老朋友，我時常看他練習『雲龍十八爪』，總嫌它有破綻，而且出手也不夠快速，那因爲花招還是太多了。因此我老人家日思夜想，終於給我創出了一記擒拏手法，我老人家這一派從不使用擒拏手法，所以乾脆把這記手法送給你們淮揚派，叫它『雲龍第十九式』，你們那個掌門人也同意了，可惜的是他在回家途中，溘然長逝，沒把我老人家研創的『第十九招』傳給他兒子……差點失傳，我老人家的心血豈非白費了……」

徐少華聽得吃了一驚，望着他失聲道：「你老人家說的是先祖了？」

「你別管這些。」

矮小老頭道：「時間寶貴，快聽我老人家傳你這招手法。」

說完，立即伸出右手來，五指朝前一轉，就一把扣攏。

手法就這麼簡單；但他却不嫌其煩的解說了幾乎快一頓飯的時光。

徐少華愈聽愈覺驚奇，心中暗道：「原來這記手法，看來十分簡單，其中竟是如此奇奧的變化！」

他對本門「雲龍十八式」，已經練了三年，可說早已練得滾瓜爛熟，每一式雖然也有幾個變化，但却沒有一式，可以和這一記手法相比。其中道理，他雖是說不出來，至少這記手法出手簡單，却又內涵奇奧變化，絕非普通擒拿手法所可相提並論。

他人本聰明，再經矮小老頭詳細解說，一面隨着解說，伸手掄指，作着示範動作，自然心領神悟，一一牢記在心。

矮小老頭要他演練了幾遍，這樣簡單的手法，徐少華還以爲一學就會，那知等你出手之時，不是伸出去的部位高低不對，就是五指轉動的太快，一把又扣得太慢，總之這裏做對了，那裏就做得不對。

矮小老頭在旁隨時加以糾正，這樣足足練了半個多時辰，才算依樣葫蘆，漸中規矩。

矮小老頭嘉許的點着頭道：「不錯，你天份果然極高，這記手法，居然半個時辰就學會了。」

徐少華聽他口氣，這招手法好像很難，一面說道：「你老已經指點了半個時辰，在下再要練不會，豈不是太笨了。」

「哈哈，你以爲這招手法簡單嗎？」

矮小老頭接着道：「那是因爲你對『雲龍十八式』只會不精，如果精了，一腦門子都是花招，如何改得過來？譬如寫文章吧，你整天在八股裏打轉，成了習慣，如何還寫得出韓文杜詩來？就拿你祖父來說，我老人家足足和他講解了一個多時辰，才算說通……」

徐少華不禁問道：「你老人家究竟是誰呢？」

「嘻嘻！」矮小老頭笑了笑道：「這個問題以後再說吧，現在你大致已經學會了，功夫就是要下工夫去苦練，才能純熟

精到，得心應手，這就要靠你自己，我老人家是一點忙也幫不上的，好了，我老人家可要走了，不過有一點，你必須記住，就是我老人家傳你的這一手，在目前，不准向任何人提起，就是你爹，暫時也不可告訴他！」

徐少華一怔，忖道：「不可告訴爹，豈不是要自己瞞着爹？這……」

他不覺抬起頭來，口中叫了一聲：「老人家……」

他這一抬頭，他底下的話竟然說不出來。

剛才明明站在自己面前說話的矮小老頭，眨眼之間，竟然走得無影無蹤，自己連他是如何走的，竟會一無所見，一無所覺！

心知這位老人家準是前輩高人無疑，這就向空遙拜，說道：「你老人家的囑咐，在下自當牢記在心。」

既然是前輩高人要自己暫時不可告訴爹，想來必有深意，那就只好暫時瞞着爹了。

× × ×

第二天中午，連袂趕到的是黃山萬松山莊莊主萬選青和淮揚派掌門人宋天壽。

萬選青不過四十出頭，是黃山世家的第四代莊主，他年事雖輕，但當年各大門派大破太陰教，他以黃山少莊主的身份參加，論年紀不過二十來歲。

宋天壽是個瘦高個子，面貌清癯，年逾八旬，除了白髮、白鬚，你眞看不出他是八十老翁。

這兩人剛到大門口，早有莊丁飛也似的進去通報，徐天華率同師弟聞天聲和徐少華急步迎了出去，連連拱拱手道：「選青兄久違了，俠駕光臨，眞是不敢當。」

萬選青爽朗的笑道：「天華兄五十大壽初度，你是老大哥，兄弟替你拜壽也是應該的了。」

徐天華又朝宋天壽行禮道：「小弟見過大師兄。」

聞天聲和徐少華也隨着和兩人行過了禮。

宋天壽呵呵一笑道：「師弟五十大壽，只能說是六十大壽，七十大壽，八十大壽……百歲大慶的第一步，算不得什麼，倒是你這孩子，英華俊發，是個好孩子，三師弟，你要好好調教，將來一定可以替咱們淮揚派光大門戶，蜚聲武林。」

徐天華道：「大師兄過奬。」

萬選青早已一把拉過徐少華的手，含笑問道：「少華，你有二十歲了吧？」

徐少華道：「小侄今年正好二十。」

萬選青道：「馬陵先生大概已把一身所學都傳給你了？」

徐少華道：「小侄愚魯，學會了也練不精。」

說話之時，已經走近二門，折入長廊，來至書房，陸子暘（六合門掌門人）仲清和（少林南派俗家掌門）等人一起迎了出來。

萬選青放開徐少華的手，低低的道：「幾時到黃山去，萬叔叔歡迎你去住上幾天。」

大家都是熟人，見了面自有一番寒暄，不必細表。午餐之後，聞天聲把徐少華被「黑沙掌」所傷，幸經丁藥師救治一節，詳細稟告了掌門人。

宋天壽聽得一呆，說道：「竟會有這等事！」

他一手撚着垂胸白鬚，沉吟道：「此人能把『黑沙掌』拿捏得輕重由心，應該已是功候極深，縱然當面對敵，要傷少華也是輕而易擧，但他却要在少華睡夢之間以『黑沙掌』印上右胸，這只有一個解釋，是他不想讓少華看到他的面貌……」

聞天聲道：「大師兄說得是，小弟也是如此猜測。」

宋天壽又道：「他掌傷少華之後，又把他從車幅山送去利國驛，那是算準了丁藥師早出晚歸，看到了必然會出手施救，他既要傷人，又要讓丁藥師施救，這也只有一個解釋，他是以少華的傷勢，向二師弟示威而已！」

聞天聲點頭應「是」。

宋天壽長眉微攏，又道：「此人正當二師弟五十大慶的前幾日，掌傷少華，這並不是偶然之事。」

聞天聲道：「小弟也這麼想，此人分明是有意尋釁，衝着二師兄來的……」

宋天壽目注三師弟，面色鄭重的道：「明天是二師弟的壽辰，他是主人，也是壽星，不好出手，你要多加注意些，若是讓人在雲龍山莊鬧事、傷人，咱們師兄弟臉上都不好看。」

聞天聲點頭道：「大師兄就是不關照，小弟也會留意的，昨天小弟已要管事徐建章挑選了二十名身手俐落的莊丁，分班加强巡邏，明天正日，各處來的賀客較多，如果發現不熟悉的陌生人，要特別注意，隨時和小弟連絡。」

宋天壽頷首道：「如此就好。」

說到這裏，忽然哦了一聲，又道：「還有一點，明天你要少華跟在身邊，沒事，最好不要走開。」

聞天聲道：「小弟省得。」

十月十六日，是雲龍山莊莊主江淮大俠徐天華的五十壽辰。

徐天華交遊廣闊、人緣極好，在蘇魯皖豫四省，是首屈一指的第一號人物。

這一天趕來雲龍山莊祝壽的人，可說車水馬龍，絡繹於途。雲龍山莊中，更是濟濟一堂，盡是祝嘏之聲。

江湖朋友，有許多都是多年難得一見的老友，在此地不期而遇，正好一敍闊契。因此從壽宮到客廳，到書房，連走廊和大天井中，都是一片寒暄談笑。

正因江淮大俠交遊較廣，這些賀客之中，三山五嶽，黑白兩道的人都有，自然把負責接待賓客的馬陵先生聞天聲忙壞了，徐少華跟着師傅身邊，進進出出，寸步不離。

直到中午壽筵開出，所有賀客人以類聚，分別坐了下來，馬陵先生才稍稍舒了口氣。

壽筵散後，一般賀客，也陸續離去，留下來的，自然只是徐天華的幾位友好。宋天壽一直担心在壽辰當天，可能會有人上門尋釁，至此總算放下了心。

鳳尾帮主黑面龍王賀天錫在晚宴上洪聲笑道：「如何？兄弟早就料到沒有人吃了熊心豹胆，敢到雲龍山莊來尋釁的。」

翌日，六合門掌門人陸子暘，武功門掌門人高步雲。少林南派俗家掌門仲清和，形意門名宿祝士諤，以及鳳尾帮主黑面龍王賀天錫、太極門名宿杜浩然等人也紛紛告辭。

淮揚派掌門人宋天壽因師兄弟難得聚會，多留了一天，第三天清晨也要走了，臨行，還諄諄囑咐徐天華、聞天聲二人：「少華中掌一事，絕非偶然，二位師弟今後仍須多多留意才好！」

徐天華、聞天聲唯唯應「是」。

壽辰已過，聞天聲本待讓少華在家多躭幾日，他要先回馬陵山去的；但因徐少華中掌一事，讓徐少華單獨上路，不大放心，因此在雲龍山莊多留了三天，好和徐少華一同回去。

徐少華心裏自然不大願意，這幾天他一直惦記着丁鳳仙姑娘，希望師傅先回去，自己就好到柳泉去探望丁姑娘了；但這話，他可不敢說出口來。

這是壽辰後的第四天，徐天華因丁藥師替少華療傷，特地吩咐管事徐建章準備了八式禮物，隨同少華前去，並要三師弟聞天聲代表自己去向丁藥師致謝。

徐少華聽爹要師父和自己同去柳泉，雖然碍着個師父，不好和丁姑娘多說，但至少可以見到姑娘家，却也聊勝於無，總比不見面好。

這天一清早馬陵先生就携同徐少華，別過二師兄，管事徐建章率同兩名莊丁，携帶八式禮物，一起騎上牲口，離開雲龍山莊。

中午在茅村打了個尖，未牌時光，就已趕到柳泉。

馬陵先生命徐少華走在前面領路，五匹馬轉入小徑，來至一幢瓦屋門首，徐少華當先下馬，馬陵先生，徐建章和兩名莊丁也相繼下馬。

徐少華跨上兩步，擧手在木門上輕輕叩了兩下，提高聲音叫道：「丁老人家在家嗎？」

鄉下村落裏，難得有馬匹經過，五匹馬的蹄聲，雜沓而響亮，早就驚動了屋裏的丁鳳仙姑娘，此刻再一聽到是徐少華的聲音，心頭禁不住一陣猛跳，急急忙忙的打開大門，正待開口叫出「少華」來；但當她美眸抬處，看到徐少華身後還有三四個人，到了口邊的話，趕忙刹住，四目相投，姑娘家芙蓉般的臉頰上，驀地飛起兩片紅暈，輕啓櫻唇，低低的說道：「原來是徐公子，爺爺一早就出去了，請到裏面坐。」

徐少華日思夜想的倩影，如今亭亭站在面前，一時之間，也禁不住俊臉微紅，連忙拱拱手道：「丁姑娘，這是家師，特地來拜訪令祖丁老人家的。」

接着回身朝馬陵先生道：「師傅，她是丁老人家的令孫女鳳仙姑娘。」

丁鳳仙聽說來的是徐少華的師傅馬陵先生，不覺眨動美眸，慌忙襝衽道：「小女子聽家祖父說起過馬陵先生聞大俠的大名，快請到裏面坐。」

馬陵先生呵呵一笑道：「姑娘不可多禮，令祖號稱傷科聖手，聞某也是聞名已久，只是未曾見過面，今天代表敝師兄雲龍山莊徐莊主特來向令祖面致謝意的。」

說話之時，丁姑娘已領着馬陵先生師徒走進堂屋，緋紅着臉道：「聞大俠，徐公子請坐，小女子燒茶去。」

馬陵先生含笑道：「姑娘不用客氣，令祖既然不在，聞某坐坐就走，不用燒茶了。」

丁鳳仙道：「聞大俠，徐公子遠來是客，怎好連茶水都不燒？」

徐少華說道：「丁姑娘，眞的不用客氣。」

這時徐建章已領着兩名莊丁手捧八式禮物，走了進來，把禮物放到上首的板桌之上，便自退出。

馬陵先生含笑道：「丁姑娘，小徒中人暗算，幸蒙令祖賜救，這八式薄禮，只是敝師兄聊表謝忱，不成敬意，請令祖哂納。」

丁鳳仙臉又紅了，急道：「爺爺不在，這樣的厚禮，小女子怎麼好收？爺爺時常說：行醫志在救世，並不是爲了斂財，徐公子，這……」

徐少華忙道：「丁姑娘不可誤會，令祖救傷之德，並不是區區薄物所可言謝！這是家父的一點意思，所以要家師代表前來，向丁老人家當面致謝，姑娘不可客氣了。」

丁鳳仙看了他一眼，嬌急的道：「你是知道的，爺爺不在，我若是收下了，爺爺不罵我才怪！」

馬陵先生含笑道：「不會的，令祖替人治好了病，病家爲了感謝起見，總得送點禮吧！」

丁鳳仙道：「但這份禮太重了……」

馬陵先生道：「這是敝師兄的意思，敝師兄認爲這些禮物，還是太輕了，才要聞某代表前來致謝，令祖回來，姑娘只要說是聞某親自送來的，他就不會責怪妳了，好了，聞某不多打擾了，請姑娘代爲向令祖致意吧！」

隨着話聲，已經站了起來。

徐少華因師傅站起來了，也只好跟着站起，一雙眼睛還是望着丁姑娘。

丁鳳仙不好挽留，看了他一眼就低下頭，道：「聞大俠，徐公子遠來，怎好連茶水也不喝一口就要走了，這禮物……」

徐少華道：「家師方才說了，丁老人家回來，妳只要說是家師親自送來的，妳不好不收，丁老人家就不會怪妳了。」

兩人說話之時，又互相看了一眼，這一眼，當眞包含了不知多少情意，所謂兩情相悅，盡在不言之中了。

馬陵先生當先跨出大門，徐少華跟着師傅走出。

丁鳳仙跟在兩人身後，一直送出門口，才襝衽道：「家祖不在，勞動聞大俠，徐公子的俠駕，眞不好意思，小女子那就代家祖謝謝了。」

兩名莊丁早已牽了牲口在門外伺候，馬陵先生含笑道：「丁姑娘請回吧！」隨即跨上馬背。

徐少華也跟着上馬。徐建章和兩名莊丁隨着一躍上馬，五匹馬立時洒開四蹄，沿着小徑得得馳去。

丁姑娘還站在門口，一直等他們轉出小徑，看不見人影了，才黯然回進門去。

（未完・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魔域赤子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海老大是綠林大盜，對林祖聽無辜入牢獄，深表同情，見他武功不高，便將自己的拆招傳授，眨眼又屆炎夏，海老大的同夥兄弟來刼獄，海老大帶同林祖聽越獄逃出，海老大是終南山的草寇，巢穴在深洞裏，洞裏別有洞天，裏面是一座小小的山谷，林祖聽雖然脫離險境，又得海老大認作兄弟收留，但他不願作强盜，海老大不勉强，但不准他去找師父和師妹，怕他再受牽連。林祖聽一日去玉泉洞，見三個武林人物叫做凌天鳳、陸百謙、易長鋒在商量攫取「神鼎眞經」，凌天鳳發現林祖聽在偸窺，怕事情洩露，將林祖聽捉住……

唆擺使內鬨　脅持找眞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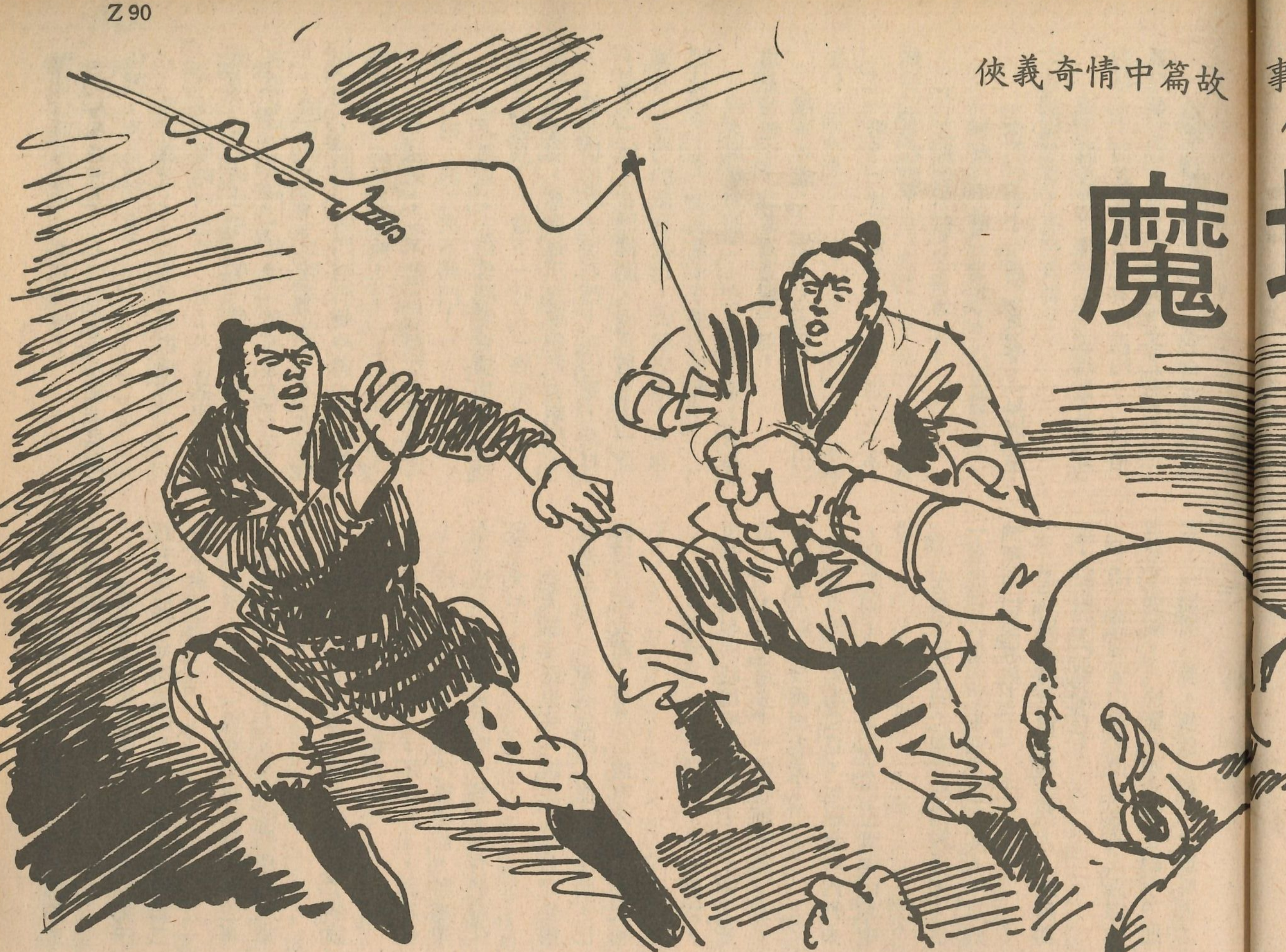
陸百謙問道：「林早德，是什麼來路的？」

「我……我是個樵子……」

易長鋒冷笑一聲：「樵夫爲何沒有斧頭？你不老實只會更吃苦頭！」

「因爲……因爲剛才斧頭跌下山去了，所以……」

陸百謙道：「這小子不給點厲害他嘗嘗，他不會老實，小福，你給我教訓教訓他！」他背後一個大漢立即走了過去。



凌天鳳道：「且慢！咱們這次行動，乃爲武林安危着想，如果濫用刑罸，傳出去大家臉上無光！」他走過去將林祖聽的穴道解開。

林祖聽連忙多謝他高抬貴手，凌天鳳道：「你不必謝我，假如你能打贏犬子，便讓你離開！」

林祖聽忙道：「凌大俠，我……我不會……」

凌天鳳叫他次子凌英傑跟林祖聽過招。「傑兒，不要使劍！」

凌英傑抱拳道：「請林少俠進招！」

「我不是少俠，是…是個鄉巴佬！」

凌天鳳的女兒凌英英見他一副傻相，不由「噗嗤」一聲笑了出來。「你不打便得跟咱們了！」

凌天鳳道：「凌某說過，只要你贏得了犬子，便任由你離開！」

林祖聽吃過幾次虧，也學得乖巧一點，抱拳道：「我的武功低微，不過既然有凌大俠這句話，那便拚命試試吧！」

凌英傑道：「來吧，不要躭誤時間了！」他向林祖聽點一下頭，算作是打招呼，便立即發拳！

林祖聽已非吳下阿蒙，加上在山上這段日子，跟很多人交過手，應變能力和臨陣經驗大有進步，凌英傑那一拳雖快，但仍被他擋開！

凌英傑大叫一聲，第二拳再度揮出，林祖德又舉臂格住。凌英傑展開攻勢，一招緊過一招，林祖聽起初有點狼狽，但接過了十多招之後，反而站穩了陣脚。

易長鋒低聲問凌天鳳：「凌大俠，您瞧出這小子的來路沒有？」

凌天鳳沉吟道：「這小子還未使出看家本領！」

凌天鳳見兒子久戰不下，便向大子凌英武打了個眼色。凌英武會意，說道：「二弟，你用『飛鳳拳』領教林少俠的高招吧！」

凌英傑立即變招，拳法輕靈多變，身法飄忽，這一來，林祖聽果然難以應付，只十多招便中了二記！不過他是捱慣打的，那兩拳並沒有減低他的戰鬥力，相反激起了他的鬥志！

凌天鳳看得眉頭直皺，喃喃地道：「這小子拳法十分雜，而且四不像！」

易長鋒道：「小弟却有似曾相識之感！唔……在那裏見過呢……」

話音剛落，只聽「砰」的一聲响，林祖聽已在凌英傑身上擊了一記。

這一拳力道甚强，打得凌英傑上身一仰，他知道要糟，連忙後退，可是林祖聽比他更快，左脚一飛，踢在凌英傑的小腹上，凌英傑登時一跤摔倒地上！

凌英傑在父蔭之下，一向威風慣了，幾曾敗給個無名小卒？是以屁股一沾地，立即忍着痛爬了上來，霍地將長劍抽了出來！

凌天鳳沉聲道：「傑兒，你已敗了，快退下！」

林祖聽連忙道：「凌大俠客氣了，令郎未敗，大家中了二記，打個平手，何況他還未失去戰鬥力；不過，他最好不要用劍……」

凌天鳳聽他前面那幾句話，只道他誑刺自己的兒子，但聽到最後那一句，不禁又是好氣又是好笑，當下道：「林少俠分明贏了，却給犬子留下面子，凌某承情之至！凌某素來說一是一，說二是二，你走吧，剛才若有所得罪的，請原諒！」

林祖聽心想大俠果然是大俠，當下謝了一番，回頭便走。他只想早點返回山谷，對玉泉洞已不感興趣了！

凌英傑望着林祖聽的背影，慢慢地踩足，道：「爹，這小子分明來路可疑，您爲何放他離開？」

「爹一向守信諾！誰叫你不濟！」

凌英傑低着頭退下去，易長鋒道：「凌兄，剛才那小子使的那一腿，像是『快腿』李高的看家本領！」

「凌某也看出來了，而且他的拳法很多招式是海山關的『六丁開山』拳！」

凌英傑道：「爹既然知道……」

凌天鳳截口道：「正因爲爹知道，所以才放他走！」

易長鋒恍然道：「不錯，這小子大概是海山關的徒弟，他在此出現，證明海山關等人就在附近，跟踪他便可找到他的老巢！」

凌天鳳看了他一眼，笑道：「眞是英雄所見略同！海山關向來在秦嶺一帶活動，找到他總好過找到別人！」

陸百謙精神一振，道：「如此咱們還站着作甚？」當下衆人立即趕路。走了半里多便見到林祖聽的背影。

凌天鳳道：「易兄請派個生面一點的，跟在前面，咱們遠遠吊着就行，不要引起他思疑！」易長鋒自然不會反對，派了個剛才躲在山巒上瞭望的弟子跟上去。

林祖聽打了一場勝仗，心頭十分高興，他自下山以來，連番遭遇都不如意，這次竟然一舉將「中原大俠」的兒子擊敗，頓時覺得自己並不是那麼無用！其實以他如今的武功，在年青一輩中，已是表表者，雖然凌家以劍法著名，凌英傑捨長取短，但能夠將他打敗，也非泛泛之輩。林祖聽所欠的只是名師的指點。

海老大和李老三是以啓發的方式教導，這有好處，可以訓練林祖聽的思考能力和應變力，可是却缺乏系統性，所以很多時候會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林祖聽可沒想得這麼多，只他想將這件事告訴海老大，以證明自己有能力保護自己，然後下山去找尋師父和師妹！

他走得很快，却沒注意背後有人跟踪。約莫走了兩個時辰，便到達山谷的入口。他轉頭看了一陣，不見有人便拾起一塊石頭，在山壁上敲打，兩重一輕，一頓又敲一輕兩重。

跟踪林祖聽那個青劍門的弟子名黎劍松，見林祖聽停下來便閃在一塊大石後面，默默將林祖聽敲石的暗號記住。

過了一陣，一塊大石推開，露出幾個大漢來，見到林祖聽都跟他打招呼，林祖聽閃了進去，兩個大漢往外面看了一陣，便縮回去，大石又掩上。

黎劍松又等了一陣，然後弓着腰向後跑，易長鋒等人就在山坳後。黎劍松向他們報告了一切。陸百謙道：「咱們現在就殺進去！」

凌天鳳眉頭一皺，道：「對方人多，

而且佔地形之利，魯莽不得！」

易長鋒道：「不如咱們先以禮求見海山關，再見機行事！」

陸百謙道：「假如他們拒絕呢？」

凌天鳳略一沉吟，道：「凌某跟陸兄先去，易兄埋伏在一旁，假如他們拒絕，再由易兄去敲門，然後一齊冲進去！」

陸百謙道：「以陸某之見，不必如此費工夫，他們一開門咱們便冲進去，迫他們帶咱們去見海山關！」

易長鋒道：「不錯，省得他們看破咱們的計劃，第二次不開門！」

凌天鳳道：「兩位既然看法相同，凌某也沒意見！」當下一行人一齊走過去，來至山壁前，易長鋒示意黎劍松去敲門。

黎劍松拾起一塊石頭，在山壁上敲打，過了一陣，石門推開，凌天鳳等人一湧而入。守門的頭目姓趙，大聲喝道：「你們是誰？」一邊示意手下進內通報！

凌天鳳抱拳道：「在下凌天鳳，有事求見海老大，請尊駕通報一聲！」

趙頭目道：「咱老大不在，請你們出去！」

「哦？」凌天鳳心頭一動，道：「不知楊二哥在麼？」

「二哥也不在！」

「那麼李三哥一定在了！請通報！」

「你們等等！」趙頭目道：「請問凌大俠找俺三哥，有何貴幹？」

凌天鳳故意沉吟道：「當然是有要緊的事……而且對雙方都有好處的……只怕單只李三哥一個人，他還作不了主！」

趙頭目沒有城府，鬥機智自非凌天鳳之敵。「是的，三哥也要等老大他們回來之後才能作主！」

「不過此事既然雙方都有利，如果四哥五哥他們都同意的話，料海大哥跟楊二哥不會反對！」

趙頭目道：「現在山裏只剩一個三哥，不過大概再過幾天，大哥他們便該回來了！」

凌天鳳心中大喜，向易長鋒打了個眼色，道：「請趙頭目帶路！」

趙頭目道：「在下不能作主，請稍候！」話音剛落，易長鋒已經標前，將劍架在其頸上。趙頭目大吃一驚：「你們幹什麼？大牛！快！」

凌天鳳反應也快，說道：「易兄快推他進去！」一句話之間，他拳打足踢，已撂倒五個大漢，可是仍然有人用力吹起哨子！

陸百謙單刀一揮，那漢子齊腰而斷，但洞深處也同時傳來一道哨子聲！凌天鳳道：「大家先進去！」他雙腳一點，身子如離弦之箭，向裏面射去！

易長鋒殺死趙頭目，也跟着向內飛去，眨眼間，三個組合的人已全到達山洞中間！

在洞中防守的大漢都揮刀殺過來，但一來他們人少，二來武功又不如人，只幾個照面已被解決！

凌天鳳和易長鋒不理這些人，並肩而進，眨眼間已至洞口！

哨子聲傳至山谷，山谷裏的人立即知道來了强敵，「快腿」李高剛在聽手下通報，一聞哨子聲，臉色一變，大聲叫道：

「大家堵住洞口！」

他剛出屋便見到滿面詫異的林祖聰：「三哥，發生了什麼事？」

「來了强敵，快來帮手！」李高不及跟他細說，便來至洞口，那裏有塊千斤石子，一直吊在洞口上面，只要在上面斬斷繩子，大石墜下，便會將洞口塞住，洞裏的人要推開大石，可不容易，但這一來，洞中的弟兄必會死絕！

李高略一猶疑即下令斬繩，負責斷繩的那個曹頭目道：「三哥，老趙他們還在裏面！」

李高道：「我何嘗不知道？但假如被他們冲進來，就更加危險，損失也更大了！快斬！」

老曹沒奈何，揮刀將繩子斬斷！當大石墜下時，洞口已飛出兩條人影來，正是易長鋒和凌天鳳！

「轟」的一聲，大石已塞住洞口，濺起一片塵土，李高喝道：「凌天鳳你闖進本寨，意欲何爲？」

凌天鳳哈哈笑道：「有一件事要求三寨主答應！」

李高向手下打了個手勢，谷中的大漢都取出兵器圍了過來。「有事要求，竟會硬闖，你也太欺侮本寨了！」

凌天鳳道：「秦嶺七星寨，名滿綠林，誰敢欺侮之？三寨主，如今整座終南山都是各門各派的人，大家都是找『神鼎眞經』……」

李高截口接問道：「這跟咱們有何關係？」

「不如大家合作，找尋『神鼎眞經』，合作之好處，相信凌某不說，三寨主也會知道！」

李高心想道：「這凌天鳳城府深沉之外，更兼疑心大，假如我說對『神鼎眞經』沒有興趣，只怕他反要懷疑眞經已在咱們手中……」當下道：「難道凌大俠已知道眞經的下落？」

易長鋒道：「三寨主在眞人面前，可別說假話！」

李高冷哼一聲：「假如敝寨知道眞經的下落，還會住在這裏等兩位上門麼？」

凌天鳳覺得他說得不錯，沉吟道：「凌某得到一個確實的消息，眞經就藏在秦嶺！」

「秦嶺連綿百里，沒有確定地點，如何找尋？」

凌天鳳心想假如自己知道確實地點，又何須找你。當下笑道：「三寨主掩飾得眞好！海大寨主他們不是已經去找尋和挖掘了麼？」

李高哈哈笑道：「敝寨對傳說素來不相信，又怎會去找尋什麼眞經假經？老實說，咱大哥是進關內『發財』，跟此事完全無關！」

凌天鳳與易長鋒如何肯相信？易長鋒冷笑一聲：「三寨主教咱們如何相信？」

李高未答，林祖聰已答道：「凌大俠，李三哥說的句句都是實話！」

易長鋒道：「是麼？剛才在外你爲何又說海老大知道眞經的下落？」

林祖聰急道：「你……我幾時說過這句話？我根本不知道什麼經，也不知道海大哥去那裏，又怎會對你說？」

凌天鳳道：「三寨主，海老大的徒弟都不知道他去那裏『發財』，證明你的話令人難以入信！」

林祖聰道：「我可不是海大哥的徒弟，你不要胡說！」

李高却道：「閣下提出合作，未知有多少人手，說不定你們只帶了十個八個人，咱們跟你們合作可劃不來！」

易長鋒道：「咱們三方面的人手一共有二三百人！」

林祖聰道：「李三哥，他說謊，還有一個是『天水帮』帮主，姓陸的，叫……他們合起來不足三十個人！」

易長鋒不慌不亂地，說道：「那只是你看到的而已，單敝門的人，便不止三十個！」

李高心思比海老大細得多，知道對方人手不多，是以有了決定，朗聲道：「凌大俠跟易門主的好意，敝寨心領了！兩位請上山吧！」

凌天鳳說道：「這是七星寨待客之道麼？」

李高冷笑一聲：「你帶人殲殺本寨人員，還敢自稱是客？你倆再不上山，本寨便不客氣了！」

凌天鳳抬頭望一望山壁，只見山壁陡直，而且沒有山籐，雖然難不住他，但假如自己在攀爬之際，李高下令射箭，那可是有死無生。

他心念一動，忽然向李高標去！身子剛一動，長劍已抖在手中，手腕一抖，兩朵劍花乍生，罩住李高的頭面！這三個動作，一氣呵成，快如閃電！

這還不止，最厲害的是後着，不論李高向那方閃避，凌天鳳都有把握將他傷在劍下！換作別人還眞難以閃避，但李三身裁奇矮，伏地閃避比任何人都快，只見他身子一伏，避過凌天鳳那一劍！

凌天鳳一劍落空，第二劍改向下刺！與此同時，李高亦飛腿踢出，他在此生死繫於一髮之際，直取其下陰！

凌天鳳微退半步，手腕一絞，劍刄改取李高大腿！但凌天鳳剛一退，李高也同時滾開，同時曲腰彈起！

凌天鳳乘他未站穩，第三劍分心便刺！林祖聰大叫一聲：「凌大俠，李三哥是好人，不要殺他！」他情急之下，自旁冲出，一拳望凌天鳳擊去！

這一拳因爲爲了救人，所以幾乎拚盡全力，但他這一冲，固然護住了李高，但凌天鳳那一劍却變成刺向他的心房！

劍長臂短，凌天鳳冷笑一聲：「你這是找死！」爲了顧惜羽毛，凌天鳳手臂稍微一移，改刺肩膊，但林祖聰那一拳擊至之後，也發覺這個問題，是故也及時變招，改擊對方的手臂！

凌天鳳料不到這傻子竟會福至心靈，及時變招，他手臂一移剛好湊上去挨打！

說時遲，那時快！待凌天鳳發覺，要換招已來不及，手臂結結實實挨了林祖聰一拳！

凌天鳳手臂一陣疼痛，一時之間，幾乎抬不起來，他暗吃一驚，連忙退開！

林祖聰亦料不到會打中凌天鳳，呆了一呆，只覺自己打了大俠一記，十分不敬，是以忙道：「凌大俠，我……我不是有意的！」

李高急道：「小林快讓開！」他自旁閃出，向凌天鳳攻去。凌天鳳大怒，一退即進，劍刄斜指李高，將他迫退一步，左掌一掄，向林祖聰太陽穴拍去！

林祖聰仍未定過神來。不知閃避，幸而李高眼尖，及時飛起一脚，將他踢開！但凌天鳳吃了虧，將林祖聰恨之入骨，早料到他會閃開，是以右手長劍迴削過來，林祖聰左肩立即迸出血光！

李高怒道：「你枉稱大俠，竟然對一位毫無機心的青年下此毒手！」

凌天鳳冷笑一聲：「這是你迫凌某動手的！」這時候李高的幾個手下揮着兵器殺過來，將凌天鳳團團圍住，林祖聰呆呆地站在一邊，心中暗道：「凌大俠爲什麼要殺我？」

凌天鳳一動手，易長鋒亦不閑着，長劍出鞘，殺向人羣！曹頭目叫道：「兄弟們，今日絕不能放他們離開，否則以後大家都沒有好日子過！」

七星寨的弟兄都抽出兵器圍過來，易長鋒武功雖高，但雙拳難敵四手，盡管他殺死刺傷了好個人，但自己亦掛了彩！

易長鋒又驚又急，急道：「凌兄快制住李老三！」

凌天鳳冷哼一聲，心想這還用你吩咐麼？他自己亦應付不暇哩！

山谷中喊殺之聲，不絕于耳，但對林祖聰却沒有一絲影响，直至曹頭目大喝一聲：「小林，你站着作甚？還不包紮傷口？」他才霍然一醒，跑進房裏，找了條布草草將傷口紮住！

就在他進房時，山谷的形勢又有了變化，原來塞住洞口的那塊大石已被推開，裏面射出幾道人影！

埋伏在外面的四個神射手，四箭齊發，但前面那兩個，一個用刀，一個利用身形步法閃開，只見他手臂一甩，一條長鞭如毒蛇出洞，「啪」的一聲，抽在一個神射手的臂，弓箭登時落地！

四支長箭，只射殺了一個「天水帮」的帮徒，待他們要再發射，陸百謙已冲過去，揮刀亂砍！這也是李高一時大意，沒有多派幾個神箭手！

原來陸百謙等人很快便解決了山洞中的七星寨嘍囉，來至洞口，見被大石塞住，陸百謙一邊令凌天鳳的兒子徒弟想辦法推開大石，一邊帶人衝到出口，提防被對方閉死在洞中！

沒想到剛到入口，便碰到「神鞭」呼延漢和「大力金剛」魯巴圖，陸百謙告訴他倆說七星寨知道眞經下落，呼延漢與魯巴圖，寧信其有，立即帶人進洞。

那魯巴圖來自西域，到中原已有十數載，只因他脾氣好，處事圓滑，所以能在中原立足。此人練的是佛門外家功夫，而且力大無窮，他四個徒弟，都是他由西域帶來的。

「鞭神」呼延漢向在齊魯一帶活動，此人一條長鞭使得出神入化，很多人說他是武林有史以來，長鞭使得最好，這雖然沒法考證，但呼延漢自出道至今，從未遇到一個鞭法使得比他更好的，却是事實！

當下衆人合力推開那塊千斤石，這主要還是得力於魯巴圖師徒五人！但推開大

石之後，他們三個都席地而坐，運功調息，陸百謙與呼延漢則首先率人冲出去！

這一來，山谷裏的形勢逆轉，凌天鳳此方大大佔上風，林祖聰聽得廝殺，連忙出去觀看，一望之下，大驚失色，不由高聲叫道：「停手，大家有話好說！」

凌英傑見到他，分外眼明，持劍向他撲去。「姓林的，剛才那一戰，你自己說未分勝負的，如今咱們再續未了緣！」他一劍在手，威風凜凜，劍氣縱橫，只殺得林祖聰沒還手之力！

谷中的人聽了林祖聰的話，都當作耳邊風，沒人理會他，殺得更加燦爛！

李高知道今日必敗無疑，是以大聲呼道：「弟兄們，快逃命吧！」可是七星寨的弟兄，人人都有與寨共生死之氣概，無人聽他的話！李高大怒，喝道：「老曹，你聽見沒有？快帶人冲出去，要不將來無人替咱們報仇！」

易長鋒哈哈一笑道：「今日你們一個也溜不掉！」他手起劍落，刺倒了一個大漢！

李高連聲催促手下逃跑，凌天鳳趁他說話分神，劍刄過處，卸下他一條胳臂！李高痛得直呲牙，但他仍然悍不畏死，拚死連踢兩脚！這兩脚乃他全身功力所在，凌天鳳勝券在握，才不會跟他硬拚，見他來勢汹汹，立即跳開！

李高身子一旋，雙脚齊飛，身子凌空，橫飛而去！「砰」的一聲，雙脚踢在凌天鳳的一個徒弟的後背上！那漢子慘叫一聲，冲口噴出一股血箭，俯身撲倒！

李高也因用力太盡，失却重心，摔倒地上，凌天鳳抱劍飛去，劍尖奇準無比地刺在李高的咽喉上！

林祖聰見七星寨的弟兄一個個慘死，目眥欲裂，嘶聲的大叫道：「你們都是禽獸！」

他心情激動，拳法大亂，凌英傑覷準機會，在他脅下插了一劍！林祖聰大喝一聲：「我跟你拚了吧！」他悍不畏死，拚命搶攻！凌英傑見他雙眼紅赤，神態瘋狂，反而有了怯意！

林祖聰越是不畏死，攻勢越盛，鬥了十多招，他倏地飛一腿，林英傑只提防他的一對拳頭，冷不提防，又被踢飛！

林祖聰大喝一聲，向凌天鳳撲去！凌天鳳見大勢已定，早已停手站在一旁督戰。見林祖聰冲過來，冷笑一聲，長劍分心便刺！

豈知林祖聰閃也不閃，仍然撲過來，雙手十指如同鐵鈎，向凌天鳳左右「太陽穴」抓去！

凌天鳳被他這副模樣嚇了一跳，下意識地縮開！林祖聰貼地飛去，雙脚蹬在凌天鳳的小腿上，凌天鳳冷不提防，被他踢退幾步，幾乎一跤摔倒！

旁邊的凌英武見狀立即提劍撲來，凌天鳳喝道：「退開！」他脚一抬，反將林祖聰踢開！

林祖聰像受傷的豹子般，在地上打了個滾，又爬了起來，凌天鳳已至，伸手一戮，已封住了他脈穴！「小子，一劍殺死你，反倒便宜你，等下自有厲害手段讓你見識一番！」

林祖聰大聲罵道：「凌天鳳你這沽名釣譽的僞君子，衣冠禽獸！」

凌天鳳臉色一變，左手一揚，在他臉上摑了兩巴掌！這兩掌力道奇大，打得林祖聰雙頰全腫了，鮮血自嘴角汩汩淌下。

林祖聰罵聲不絕：「你比黑道邪魔心腸還要兇狠！」

凌天鳳眉宇間殺機重重，他忍耐力跟武功同樣出類拔萃，長劍一提，忽然又收了，說道：「傑兒，替爲父將他的眉毛割掉！」

凌英傑早已將林祖聰恨得入骨，聞令哄應一聲，取起長劍，將林祖聰的一對眉毛連肉一齊切下來，林祖聰道：「你們這些惡魔，吃人不吐骨，林祖聰做鬼也不會放過你！」

他激動之餘，口齒不清，林祖聰三字聽在凌家父子耳中，又變成「您祖宗」，凌天鳳臉色再一變，冷冷地道：「再給他留點記號！」

凌英傑提劍準備剮眼，林祖聰鮮血披面，仍然罵聲不絕，陸百謙見狀也不忍，

凌英傑回頭問道：「陸叔叔是一帮之主，難道也有婦人之仁？」

陸百謙有點尷尬，不過他已想到一個很好的理由：「你剮了他的眼睛，他還能帶路麼？哼，令尊深謀遠慮，想不到你連他一半也學不到！」這幾句話連凌天鳳也罵上了。

凌天鳳心中不舒服，但却也覺得陸百謙說得有理，當下道：「傑兒，你陸叔叔說得是，還不給我退下！」

林祖聰道：「凌天鳳，就算我知道也不會告訴你！你有種的便將我殺死吧！」

凌天鳳慢慢走到他身前站定，陰森森地道：「你以爲不怕死才是英雄？哼，有胆量在惡劣環境下活下去才是英雄！你帶咱們去找『神鼎眞經』，咱們自然有好處給你！」

「鞭神」呼延漢道：「不錯，只要你帶咱們找到眞經，咱們便抄一份給你，不久的將來，你便是武林高手！」

凌天鳳的話使林祖聰有了反應，口中暗道：「我生無所戀，死亦無懼，只是這樣一死，海大哥又怎樣知道？三哥可是間接由我害死的，我一定要活下去！」

凌天鳳冷冷地說道：「你想清楚了沒有？」

林祖聰故意的道：「詳細地點也不太清楚……」

呼延漢道：「你且說來聽聽！」

「有一天晚上……我睡不着覺，下床練功，無意中聽見楊二哥向海大哥報告，說藏經的地方，在這上面看得到！」

易長鋒問道：「就是這峯頂？哼！此處四面皆山，到底是那一座！」

林祖聰信口胡扯，道：「向南的那一座！」

陸百謙道：「姓林的，假如你敢騙咱們，便教你死無葬身之地！」

凌天鳳比較冷靜，冷冷地道：「楊浩的意思是那本眞經就在山上？」

「不是……當時楊二哥畫了一張地形圖給大哥，大哥睡覺時將地圖放在桌上，我偷偷看過了，大約的方向是記得的，却不知道是什麼地方！」

陸百謙道：「你長年在此，怎會不知道？」

「不，我上山才兩個月！我……是在獄中跟海大哥認識的，楊二哥帶人去刦獄，順便將我救出來，我糊裏糊塗跟他們來的！」

「哼，糊裏糊塗海山關會將拳法教給你麼？」

「那是他在獄中教我的，目的是要我陪他打架解悶！」林祖聰眉頭的血水不斷淌下，流入眼眶，澀得他睜不開眼來。

易長鋒道：「那麼海山關他們現在是去尋經？」

「他沒說，我不知道！」

「什麼時候離開的？」

林祖聰想道：「假如說海大哥已去了個多月，他們自然不會信……」當下道：「他們是前天早上出發的！」

易長鋒再問：「那張地圖你看過，還有沒有印象？」

林祖聰故意想了一下，道：「一邊找一邊想，相信會記得起來！」

凌天鳳沉吟了一下，道：「武兒，你帶人到屋裏搜查一下，順便放火燒掉，爲民除害吧！」

呼延漢道：「凌兄何必多此一舉？何況放了火，等下咱們爬山可以不大舒服，走得慢一點的，怕要變成烤肉！」

凌英武在父親耳旁說了幾句話，凌天鳳雙眼一睜，問道：「呼延兄加入咱們這一邊，凌某歡迎之至，如今以咱們的實力，任何一個門派都不害怕！」

呼延漢有求於人，立即奉承他。「小弟正想佔凌兄之光，凌兄肯與小弟分甘同味，實乃小弟之幸！」

凌天鳳道：「好說！呼延兄跟魯巴圖有何關係？」

「毫無關係，只是在道上剛巧碰到而已！」

「既然他出了力，自然是見者有份，武兒，你代爲父請他出來！」

凌英武領令而去，可是山洞裏只有死屍，魯巴圖師徒五人已不知去了那裏！

凌天鳳微微一怔，他眼珠子一轉，道：「呼延兄之言極有見地，就放七星寨一馬吧！上山！上山！武兒傑兒，你兩人負責帶林少俠上山，可要小心！」他已忘記剛才如何對待林祖聰，改口稱少俠。

林祖聰已看透了他的爲人，心中暗暗冷笑，他樂得讓凌氏兄弟慢慢抬他上山，山壁陡直，凌氏兄弟可眞抬不了林祖聰，凌天鳳不時要伸手接應。

易長鋒跟陸百謙並肩而行，走至半途，低聲道：「陸兄，小心這姓凌的，你看他父子緊緊抓住林早德不放，看來有意獨吞！」

呼延漢在他倆下面，山風將他的話送到耳中，他輕笑一聲：「易兄陸兄何必多疑，際此重要時刻，實在需要同心合力才對！」

凌天鳳轉頭，問道：「易兄改變主意乎？」

易長鋒忙道：「凌兄放心，小弟絕非那種表內不一的人！」

「這就好！」凌天鳳嘴上說得輕鬆，心中亦暗打主意，四頭老狐狸邊攀爬，邊動心思，只覺山壁似有十萬八千丈高般。

幸好衆人總算都平安爬至峯頂，只見夜空明朗，星月爭輝，大地如染了一層銀光般，凌氏兄弟將林祖聰放下，道：「林早德，你看清楚了！」

林祖聰也不知自己是否能够逃出魔掌，神魂不附，一陣山風吹來，神智才一清，忖道：「我何不引他們到玉泉洞去？希望死前也能解開我身上被刺圖案的謎！」

當下他故意辨別了一下方向，道：「就在那方！」

陸百謙道：「咄，那不是今午咱們歇脚的地方麼？」

「就是那附近，我今早就是要去找海大哥！」林祖聰這樣一說，凌天鳳他們全都信了，當下道：「快下山！」於是凌氏兄弟又小心翼翼將林祖聰揹下山去。

到山脚，凌氏兄弟已累得氣喘如牛，凌英傑更把林祖聰恨之入骨，忍不住罵道：「兔崽子，你明明知道方向，却故意作弄少爺，讓少爺白白辛苦一場！」

林祖聰心中頗有快意，嘴上却道：「我是爲了謹慎一點，相信令尊及諸位大俠不會反對！」

凌天鳳道：「傑兒，你給我住口！原兒青兒，你倆現在輪流揹林少俠！」他轉頭道：「呼延兄、易兄、陸兄、小弟提議咱們立即行動，免得去遠了，未知二位意下如何？」

易長鋒道：「小弟等自然是以凌兄馬首是瞻！」於是數十個人摸黑前進，凌天鳳不斷下令兒子和徒弟輪流揹林祖聰，快步走了個多時辰，已至日間歇脚之處，即使是凌天鳳等人，一夜滴水不進，也感到辛苦，其他人就更加無以爲繼了。

陸百謙道：「凌兄，大伙兒都累了，先歇一下吧！」

凌天鳳道：「此事急如星火，豈可躭誤，若誤了大事陸兄肯負責麼？」

陸百謙心中不服，但這件事，任何人都不敢負責，只好向手下打氣，催促他們上路。林祖聰受了幾處傷，流了許多血，身子衰弱，但他見數十個人，包括武林中的成名高手，都聽自己的話，忘飢抵渴連夜趕路，精神振奮，心中十分痛快！

林祖聰不斷指點路徑，都是根據賀大胖給他的圖示。不久便到了玉泉洞附近，在前面的黎劍松忽然回來報告：「師父，洞口有人！」

凌天鳳急令停下來，易長鋒忙問：「劍松，那是些什麼人？有多少個？」

「黑壓壓的看不清楚，人數似乎有不少！」

凌天鳳道：「大家找地方休息一下，待凌某過去看看！」

易長鋒忙道：「小弟陪凌兄去！」凌天鳳自然知道他們用意，也不反對。

當下衆人便各自找地方坐下歇息，凌英傑見林祖聰臉上掛滿了血漬，黑暗中看來更爲恐怖，但雙眼神光活現，他更覺氣憤，恨不得好好整治林祖聰一下。「姓林的，那本眞經到底是不是在玉泉洞裏？」

林祖聰道：「我不必對你負責，你的責任只是保護我！」

凌英傑怒道：「小子，再給你威風一陣，嘿嘿，到時候教你呼天天不應……」

林祖聰好像在一夜之間，聰明了許多，悠悠地道：「既然如此，我只好不說了，免得屆時給你們殺死！」

「你敢不說？」凌英傑氣急敗壞地道：「臭小子，少爺拚着給父親罵一頓，也要……」

話未說畢，陸百謙已喝道：「凌侄子你想殺死他？嘿嘿，說不定他剛才已暗中將眞經的埋藏地點告訴了你！」

「沒有這回事！」

凌英武也替弟弟分辯。「陸帮主，這小子一句話也沒說！」

林祖聰道：「陸帮主，凌英傑說得在下說出藏經地點之後，便要殺死我！假如陸帮主是我，會不會將秘密說出來？」

陸百謙這才相信，可是回心一想，又吃驚起來，問道：「等下你說不說！」

「我不說難免一死，說了之後也須一死，唉，左右爲難，不如大家都一齊完蛋吧！」

「一齊完蛋是什麼意思？」

「反正我是個小人物，今日不死，明日也得死在江湖上，早死一點跟遲死一點，根本沒有分別！」林祖聰沉聲道：「但你們也別想得到眞經！」

呼延漢忙道：「小伙子，螞蟻尚且貪生，你年紀輕輕豈可輕易言死？」

林祖聰哈哈笑道：「難道在下不想死，便可以不死麼？」

「只要你將藏經地點說出來，咱們自然不會爲難你！你說吧！」

「剛才凌英傑已透露玄機，在下再傻也不會說！」

凌英傑咬牙切齒地道：「你不說，少爺便殺了你！」

「這樣我就更不會說了，你有種的便殺了我吧，你不殺我的，便說明你們姓凌的一家都無種，都是卑鄙小人！」

凌英英怒道：「林早德，本小姐可沒有得罪你！」

「有其父必有其女！」

凌英英一陣風般衝過來，揮手摑了林祖聰一巴掌，林祖聰身上瘓穴未解，不能閃避，可是凌英英那一掌打得不準，掃及他眉上的傷口，鮮血再度流下來，掛滿一臉，凌英英見他樣子恐怖，吃了一驚，但仍不失其小姐脾氣，叉腰罵道：「今日只打你一記，日後再慢慢討回利息！」

林祖聰任由鮮血滴下，哈哈笑道：「多謝凌小姐厚賜！你若不動手，反而不像是凌天鳳的女兒了！」

呼延漢向徒弟取了棉花傷藥，親自替他止血。「男人大丈夫志在四方，何必逞口舌之利？老夫看你資質不錯，只要你肯……咳咳，對咱們有所貢獻，老夫即收你爲徒！」

「多謝呼延大俠，在下早已有師父了，不便另投！」

陸百謙喝道：「小子，你軟硬不吃，到底想怎樣？」

林祖聰道：「除非你們將凌英傑殺了，否則在下難以放心！」

陸百謙臉色一變，道：「小子，你這是什麼意思？」

林祖聰道：「在下剛才在夢囈，什麼也沒說過！」

凌英傑道：「陸帮主，這小子在挑撥離間！」

呼延漢低聲問道：「小子，你說的話算不算數？」

林祖聰正想挑撥離間，是以毫不考慮地道：「凌英傑一死，在下立即將藏經地點說出來，就算事後你們將我殺死，在下也甘心！」

凌英傑又驚又怒。「臭小子，少爺跟你有什麼深仇大恨？」

林祖聰反問：「七星寨與我跟你們凌家又有什麼深仇大恨，你們要趕盡殺絕，令尊有幾個兒子，死了你一個也不怕斷絕香火，你就爲凌家作點貢獻吧！」

凌英武忽然抽劍向林祖聰刺去，陸百謙眼明刀快，手腕一翻，單刀將劍拋開，喝道：「姓凌的，你意欲何爲？」

呼延漢長鞭無聲地拋出，纏住凌英武的長劍，用力一扯，長劍便飛出老遠！

凌天鳳的首徒楊青大聲道：「你們以大壓小，算得了什麼？大家準備！」剎那問，凌天鳳的兒女和徒弟，都抽出兵器圍了過來。

呼延漢一招手，青劍門和天水帮的人也圍了過來。他冷冷地道：「林早德的話你們都聽見了，咱們並非要毀約，只是這件事都壞在你們老二手上，老夫不想動手，就叫你們老二自己動手吧！」

凌英傑臉色鐵青，罵道：「你這老糊塗，中了人家的奸計還不知道！」

呼延漢臉色一沉，側頭問道：「陸帮主意下如何？」

陸百謙機心雖不如呼延漢，但他混了數十年，能成爲一帮之主，自非笨蛋，當下道：「陸某以呼延兄馬首是瞻！」

呼延漢道：「看來易兄亦不會反對，凌英武，令尊不在，此處就由你作主，你說句話吧！」

凌英武審時度勢，此刻父親不在，萬萬不能動手，否則凌家必死無疑，當下忙道：「諸位叔叔，此事重大，晚輩不敢作主，請稍候家父回來再作處理！」

凌英傑急道：「大哥，你……哼，凌家寧死也不受此辱！」

林祖聰道：「陸帮主，呼延大俠，凌天鳳的爲人在下已十分清楚，他是僞君子，我絕對不讓眞經落在他手中！」

呼延漢向陸百謙打了個眼色，兩人一齊發難，一個撲向凌英武，一個撲向凌英傑；呼延漢道：「耀兒，你帶人保護林少俠，不許任何人傷他一根汗毛！」

陸百謙也叫道：「小福，你帶幾個守住林少俠，其他人都過來，對付他們。」

凌家的六個人怎是衆人之敵，眨眼間都已受傷，幸而此刻凌天鳳已至，大喝一聲：「陸百謙、呼延漢你們幹什麼？」

陸百謙道：「易兄，林少俠說凌天鳳是卑鄙小人，眞經的藏所，他不欲讓他知道！」

易長鋒對凌天鳳素來忌憚，他見機極快，立即借機將他擠掉。他霍地抽出長劍，道：「凌兄，請你以大局爲重！」

凌天鳳見兒女危險，早已衝了過去，揮劍急攻陸百謙！易長鋒揮劍過去，與陸百謙合鬥凌天鳳！

凌英傑早已被呼延漢的長鞭，抽得皮

開肉裂，凌英武拚命搶救，自己也吃了一鞭，凌天鳳的三子凌英漢、女兒凌英英，徒弟岑原和楊青，在羣雄羣攻之下，都已受傷！

凌天鳳目光一及，心如火燒，大聲叫道：「呼延漢，你們好狠，武兒，咱們快退！」

陸百謙道：「呼延兄，咱們已經騎上虎背，就索性幹到底吧！」

呼延漢笑道：「離弦之矢，有去無回，老夫明白得很！」

凌天鳳萬料不到，突然之間會發生這種變化，驚怒攻心，奈何此刻再無他法，只好咬牙拚命！

激戰間，一道慘呼聲劃破寂靜的夜空，原來楊青已被黎劍松一劍刺死！

凌天鳳也不是省油燈，倏地發出一道長嘯，再用內力將聲音迫出去：「知道眞經藏所的人在此，有興趣的請過來！呼延漢、陸百謙和易長鋒都已知道！」

只要附近的人聽到，呼延漢、陸百謙和易長鋒即成武林「公敵」！這一招不可謂不毒，可是遠火救不了近水，呼延漢一怒之下，倏地轉身，長鞭反手揮出，「啪」地一聲，在凌天鳳背上加了一鞭！

說時遲，那時快！黑暗中倏地衝出幾道人影，向林祖聰衝去！

小福和呼延耀立即分兵抵抗，但來人武功十分高强，拳打足踢之餘，已撂倒好幾個大漢；其中一個高瘦的漢子，忽然排衆而前，向呼延耀迫去！

呼延耀長鞭如蛇，向那人腰間纏去，那瘦漢熟視無睹，去勢不改，「啪」一聲，長鞭纏住那人的腰際，那瘦漢毫不覺痛，左手一落，抓住鞭用力一扯，將呼延耀帶了過去，右掌如山，望其胸腹印去！

呼延耀料不到對方有此一着，心慌意亂之下，鬆了長鞭急退！

瘦漢標前一步，一腳將林祖聰踢飛，只見石後飛上一道黑影，按住林祖聰先轉，身掠去。

瘦漢發出一道尖嘯，解下長鞭拋下，招呼同伴撤退。

呼延耀至此刻定直下神來才叫道：「爹，他們將人刧走了。」

呼延漢頭也不回地問：「誰將誰刧走。」話音一落他才警覺，大叫一聲：「怎不早說？」捨下凌天鳳奔過去！

凌天鳳乘機脫困，吃吃笑道：「好好，一拍兩散，大家都是竹籃提水——一場空！」

陸百謙也像發了瘋般，一陣風衝至小福面前一伸手便給他一巴掌：「他奶奶的一個『死人』般的漢子也看不牢，到底是什麼人將他刧走的。」

小福苦着臉道：「帮主……屬下不知道……他們却戴帽，遮蒙着臉。」

「穿什麼色的衣服。」

「什麼色的都有。」

「用的是那一派的武功。」

小福低着頭道：「屬下無能。」

陸百謙頓足道：「氣煞我也，白白辛苦了一夜，結果連個屁也撈不到。」

凌天鳳害怕陸百謙等人回頭再來對付自己，連忙帶着兒女走了，連楊青的屍體也不顧。

易長鋒道：「陸兄，如今生氣也無用，補救的辦法便是分頭找尋。」

陸百謙道：「還不快去找尋。」

呼延漢連忙喝道：「且慢，易兄，陸兄，爲了公平起見，某家提議將人手分成六組，人手混合起來分配！」他用意十分明白，易長鋒與陸百謙自然不會反對，剎那間便將二十多個人分成六組，分頭去找尋。

凌天鳳在黑暗見到，心中暗暗冷笑，低聲道：「原兒，你悄悄注視他們的行動，爲師到後面那山頭上等你！」

岑原道：「師父，您就在這裏等候不好麼？」

「當然不好，剛才爲師發話，只怕在玉泉洞外的人都能聽到，這時候怕就快趕到，萬一有人問你，你就說與爲師失散，不知爲師下落！」

岑原唯唯喏喏地去了，凌英英問道：「爹，守在洞口的是些什麼人？」

「什麼帮派的人都有，如今無暇細說，快上山先料理傷勢！」

× × ×

林祖聰給人抱住，還不知發生什麼事，那人已向山下的方向跑去。他問道：「你是誰？」

那人手起指落，伸手封住他的啞穴，去勢更疾，不久便鑽進一個山洞，他將林祖聰放在地上，再到洞口等候，過了一陣，又來了一個大漢，剛才抱林祖聰下山的人問剛來的人，林祖聰只聽他倆嘰嘰咕咕的，一個字也聽不懂。

又過了兩盞茶工夫，再來了一個，說的話林祖聰也聽不明，他心中詫異，忖道：「莫非這些人是西域人？」

林祖聰猜得不錯，這幾個人正是「大力金剛」魯巴圖師徒。魯巴圖知道自己若加入凌天鳳那一伙，將來必被排斥，是以施了一次恩之後，便退出山洞，却又在暗中監視。

他料不到凌天鳳等人會越山而出，但一下山形跡暴露，魯巴圖便率徒暗中跟踪，當凌天鳳與易長峯起衝突，場面最凌亂時，他才猝然發難，果然，一擊即中，可是他兩個徒弟因易長鋒正在搜索，生怕暴露，不敢回來。

魯巴圖吩咐首徒扎黎塞好洞口，他則解開林祖聰的啞穴，問道：「林少俠，你知道『神鼎眞經』的下落？」他漢語雖然說得不太流利，咬字也不很準，但林祖聰還是聽得懂。

林祖聰考慮了一陣，道：「在下只知道玉泉洞裏藏了一件寶貝，到底是不是『神鼎眞經』，那就不知道了！」

「這消息你從何處知道的？」

「一個獄中的難友，臨死前告訴在下的！」

「這人叫什麼名？你在那座牢獄認識他的？」

林祖聰經過連番慘變，腦筋比以前大是靈活，很快便想到了一套誑詞。「是在長安城內的大牢裏，那人一向孤獨，無人知道他的名，也無人知道他是因何事被抓進去，更不知道他這消息從何而來！」

「當時只有你一個人知道？」

林祖聰略一沉吟道：「七星寨主海山

關略知一二，但他並不知道這玉泉洞裏有什麼東西！」

「玉泉洞頗大，眞經藏在那裏？」扎黎插腔問道：「你告訴咱們，咱們便放你離開？」

林祖聰怎肯相信，他故意長嘆一聲，道：「假如在下知道的，一早已告訴凌天鳳了，怎會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在下住在五老峯，本是個樵夫，跟一個獵戶練了幾年防身的功夫，後來到長安城省親，不料被人誣蔑，告到官府內去了，幸好七星寨去刦獄，在下僥倖被救出來，糊裏糊塗被帶上山，在寨裏當伙頭！在下對武功根本沒有興趣，假如有興趣的話，早到玉泉洞裏去尋找眞經了！」

魯巴圖雙眼在黑暗中閃閃發光。「如此說來，你只知道那東西在玉泉洞裏，詳細地點根本不知道了？」

林祖聰見他有殺人之意，暗吃一驚，道：「當時那難友尚畫了一幅地圖與在下，可惜在下根本沒將此事放在心上，後來在刦獄時，便丟掉了，不過假如能進入玉泉洞，也許我可以認出來，那東西是藏在山壁裏的！」

魯巴圖雙眼神光一歛，轉頭跟兩個徒弟商量，魯巴圖敎次徒鐵樺先出去探視，鐵樺推開大石看了一下，立即縮了回來，低聲說了兩句話，魯巴圖立即封了林祖聰的啞穴。

林祖聰不用問也知道外面有人，他在中午只吃過一點乾糧，至今滴水未進，又流了許多血，精神一放鬆，倦意襲上心頭，很快便睡着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林祖聰忽然醒來，發覺自己仍然處身山洞中，却渾身都是大汗。原來山洞小，又沒有透氣孔，不但又悶又熱，而且空氣稀薄，連呼吸也困難。

扎黎和鐵樺盤膝於地，他們呼吸悠長，也不見有汗。魯巴圖伸手去林祖聰額上撫了一下，用「傳音入密」的功夫對他道：「林少俠，你如今身子十分衰弱，但外面又有敵人，老夫送你一點內功，你將眞氣由經脈注入丹田，慢慢來，不要急！」言畢便將手掌放在他胸膛上。

林祖聰只覺一股熱流，透進「璇璣穴」，直達經脈，他的內功是在獄中由海山關敎授的，功力還淺得很，幸而魯巴圖相信他的話，只跟獵戶學過幾年防身功夫，是內力轉注既慢又輕。

林祖聰起初還有點氣促而亂，但過了一陣，便能順利地將內力納入丹田。

魯巴圖輸送了一陣便停手，叫徒弟繼續，扎黎及鐵樺輪流輸送，林祖聰虛弱之感大爲減輕，魯巴圖接着又敎林祖聰的「龜息大法」，這當然不能一學即成，但能學習放慢呼吸，也大有好處。

林祖聰如老僧入定，不斷運功，內功不知不覺間有了增長。

天色已亮，但洞外依淺然有人，魯巴圖師徒尚不覺得如何，林祖聰功力淺，飢渴加上空氣稀薄，實在十分難耐。

剛巧他因不斷運功結果，穴道已經解開，便開口道：「我忍不住了，快讓我出去吸幾口氣。」

魯巴圖見他滿頭大汗，臉色比紙還白，知道他不是藉口想逃，便叫扎黎將石頭拉開一縫，讓林祖聰到那裏透氣。

過了盞茶工夫，林祖聰坐在地上，倚着洞壁道：「渴死我了……有沒有水？」

魯巴圖叫扎黎出去找食物和食水，扎黎自己亦渴得難受，見附近沒人便鑽了出去，魯巴圖又注了些內力與林祖聰。

大約過了一個時辰，扎黎才帶了食物和食水回來。魯巴圖以前是出家人，來中原之後還俗，但仍不吃葷，只吃饅頭，林祖聰三人則毫不客氣，把一大包醬牛肉夾着饅頭，吃個乾乾淨淨。

四人飽餐之後，精神大振，魯巴圖跟扎黎談了一陣子話才對林祖聰道：「林少俠，咱們到晚上才進玉泉洞，只要找到『神鼎眞經』，你便與咱師徒分享！」

「多謝！」

鐵樺問道：「你不騙咱們？」

「我騙你們沒有好處！」

鐵樺道：「不但沒有好處，而且有壞處！但你不可告訴別人！」

「這個我曉得，你們放心！」林祖聰想起七星寨受毀之事，決定向海老大說個明白，此念一生，再也不想死，可是一到玉泉洞，便要露馬脚，屆時只怕自己逃不出魔掌！

這天他一直忐忑不安，又怕露出馬脚，只好裝作練功，可是一靜下來，體內幾股內力到處亂轉，胸腹之間，似乎充滿了氣，只好眞的練起功來，把流竄去四肢百骸眞氣，全吸納于丹田。

到黃昏扎黎又出去一次，這次很快便回來，又帶來了一大包食物和食水，四人吃飽之後，各自運功，也不知過了多久，魯巴圖才道：「好了，咱們走吧！」

鐵樺推開石頭，探頭出去，俄頃揮手示意洞裏的人出去，衆人才魚貫而出。

長夜星月滿天，夜風熠熠，林祖聰一出洞，只覺精神一振，便長長吸了幾口氣，魯巴圖翻腕抓住林祖聰的手臂，展開身法向上掠去。

林祖聰只覺得五指如鉗般，難以掙扎，但由於得魯巴圖之助，飛躍彈跳，似乎不須用力，一忽便至上面山路，魯巴圖忽然脫下帽子，戴在林祖聰頭上，放慢脚步，向玉泉洞方向走去。

走了一程，便見黑暗之中人影幢幢，似乎埋伏了不少人，魯巴圖視若無睹，直向洞裏走去，剛踏足洞口，裏面便飛來兩道人影，擱在身前。「來者何人？」

魯巴圖沉聲反問道：「閣下又是什麼人？」

「咱們是華山派弟子，此洞已爲敝帮及崆峒派四川唐門所佔！」

「閣下憑什麼霸佔此洞？」

左首那漢子年紀看來較輕，聞言即笑道：「憑的當然是眞本領！」

魯巴圖又問道：「此洞永遠是貴三派的？」

「待敝派等人離開，便任由閣下入住，甚至放一把火燒掉也行！」

魯巴圖暗道：「難怪其他人都只能在洞外！」當下又問：「是不是在日間，你們也不准別人進洞？」

「不錯！」

「你們霸佔此洞，意欲何爲？」

魯巴圖話音剛落，裏面便傳來一個冰

冷的聲音：「華山、崆峒和唐門的事，不用外人管！」聲音綿實，一聽便知此人輩份極高！

林祖聰在魯巴圖身邊低聲道：「咱們君子不吃眼前虧！」

魯巴圖有他這句話，便乘機見好收篷，道：「貴三派如此霸道，自有人來收拾你們！」他揮手示意徒弟退後。

三人來至一處沒人的地方，只見遠處有兩道人影飛了過來，原來是魯巴圖的三徒和四徒，三徒察哈克道：「師父，他們商量，準備在天亮後，一齊衝進去，咱們見機行事就是！」

鐵樺問道：「爲何不趁夜進去？」

「黑暗中難以視物，大家都忌憚唐門暗器！」

林祖聰道：「但天亮之後，凌天鳳他們會認出我，那就痳煩了！」

魯巴圖道：「我自然有辦法！」立即封了林祖聰的睡穴。

待得林祖聰醒來時，天色已亮，下面傳來一陣「叮叮噹噹」的鐵器碰撞聲，魯巴圖低聲道：「他們已開始進攻了，你別叫！」他又伸手解開了林祖聰的痳穴。

唐門的暗器果然厲害，尤其是這種塲合中，更易發揮所長！被暗器射中的都失去戰鬥能力，魯巴圖十分緊張：「林少俠，老朽喊衝，咱們便一齊衝下去！」

林祖聰爲了使魯巴圖放心，故意道：「在下一切聽令於您！」

魯巴圖道：「林少俠，等下你只須跟着我！」

「令徒呢？」

「他們會替咱們阻擋追兵！」魯巴圖撕下袍角，給林祖聰蒙面，他先度好位置，再用匕首挑了兩洞，以便視物。

林祖聰心中忖道：「這番人心思比凌天鳳還細！」他蒙上袍布，便不虞被人認出來，魯巴圖自己亦蒙了面．他一直緊張地注視下面的動靜，忽然拉一拉林祖聰的手臂，低聲道：「下去！」

林祖聰毫不費勁便跳落山坡，被魯巴圖拉着向山洞衝進去。山洞裏喊殺聲震耳，地上躺着不少人，唐門的暗器雖然厲害，但羣豪這邊這兩天都已想好應付的辦法，以樹枝編成盾牌，抵擋暗器，當雙方人馬短兵相觸之後，唐門弟子便不敢再輕易發射暗器，以免誤傷同伴。

魯巴圖與林祖聰入山洞時，雙方都已至强弩之末，扎黎四人亦埋伏在一旁，待師父進入之後，也殺了過去。魯巴圖以逸待勞，他內力深厚，膂力又强，華山和崆峒弟子遇到他便紛紛避開，他進洞之速度極快。

待華山派及崆峒派弟子發覺這兩人是危險人物時，要追進去，已被扎黎等師兄弟截住。

山洞深處仍有打鬥聲，能到裏面的當然都是高手，林祖聰不斷聽到一個「啪啪」的響聲，便知道「鞭神」呼延漢亦在裏面。

眨眼間，裏面又衝出幾個人來，一望其年紀，便知是兩派一門的高手，魯巴圖在旁一引，發出一股黏力，將一個蓄鬚瘦漢引開一步，林祖聰覷得眞切，右拳筆直擊出，正中其脅下！

只聽「喀嗤」一聲，原來林祖聰不知自己如今的內力已有長足進步，這一拳的力量，已非昔日可比，那瘦漢肋骨連斷數根，血水自嘴角沁出，倉惶而退！

魯巴圖大喜，他拳掌展開，不斷替林祖聰製造機會，轉瞬間，林祖聰又踢飛一名高手，其他人見他兩個武功這般高强，有了怯意，頓時趦趄不前。

林祖聰不想跟呼延漢等見面，見旁邊有一條岔道，便拉着魯巴圖的手跑過去，魯巴圖只道藏經地點在那邊，不但不問，而且心中暗喜。

岔道曲折而長，但不見有人，兩人速度甚快，只是裏面漆黑，難以視物，但魯巴圖早有準備，取出兩柄火熠子，交了一根與林祖聰，西域盛產「黑油」，製火熠子另有一功，只見魯巴圖一敲刀石，火熠子即點燃，林祖聰把手上的火熠子伸過去引火。

就在此刻，遠處忽然現出一道黑影，接着「嗤嗤」聲响，魯巴圖反應極快，袖袍一捲，罡風應時而生，將一蓬牛毛細針，捲得無影無踪！

魯巴圖如箭一般標前，只見洞裏不止一個人，他身子剛飛前，裏面又有暗器飛出，魯巴圖一邊急退，一邊按動火熠子的機簧，只見一股黑油如箭般射出，魯巴圖手中火熠子隨之拋出！

「蓬！」火光乍起，裏面三個漢子身上都着起火來，拚命往內奔去，林祖聰道：「咱們也進去吧！」

忽見魯巴圖坐落地上，撕下袖子，神情十分緊張，林祖聰目光一落，這才發現他臂上多了一根三寸長的短矢，傷口附近都已呈青黑色。「你中了暗器？」

魯巴圖抽出匕首，挑出短矢，隨即又將附近的肌肉剷掉，黑血隨之湧出，他拋下匕首不斷擠出黑血，額上汗珠不斷滴下，「替我按住傷口！」

這本是最佳的逃跑機會，但林祖聰有感他今晨輸送內力與自己之情，稍一猶疑，便將手按住他傷口兩旁，用力地擠，一直待血變成紅色，魯巴圖才鬆了一口氣，接着取出藥散敷上，再撕下另一隻袖管牢紮住。「行了，你放手吧！」

林祖聰問道：「這毒已解了麼？」

魯巴圖神色凝重道：「希望沒事！」他慢慢站了起來，又道：「我不敢妄用眞力等下如果有强敵，請你多費點心力！」

林祖聰滿懷心事地唔了一聲，魯巴圖看了他一眼，道：「你不必害怕，得到眞經後，我一定帶你到西域，等你學好經上記載的武功，然後再回中原，屆時你便是武林第一人了！」

林祖聰道：「武林第一人是您，不會是我！」

巴魯圖道：「我習了眞經上的武功，便會留在西域，在西域稱王，絕對不來中原！」

「哦，這是什麼原因？」

「原因十分複雜，將來再告訴你！」

魯巴圖道：「請帶路！」

林祖聰只好硬着頭皮向前走去，魯巴圖跟在後面，那岔洞頗長，一路上再沒有人，但洞深處忽然傳來嗚嗚的叫聲，聲音凄厲，令人毛骨悚然。（未完．四）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小玉和郭冷魂、歐如神商量如何對付恨帝，岳小玉不提去找丐帮帮主諸葛酒尊，轉彎抹角提起了和尚，不禁想起了狗肉，提起狗肉，才說到烤鷄和泡製狗肉，歐如神看他翹起尾巴，就知道他的用意，這小無賴還是品性難移，說一大套話，目的是去找諸葛酒尊協助救師父。岳小玉找到諸葛酒尊時，鐵老鼠和小公主已先到，小公主因爲諸葛酒尊對她有歧視而發生誤會，岳小玉相勸反被踢了一脚，岳小玉詐傷倒地，諸葛酒尊知其用意，抬入醫舍療傷，既瞞過了小公主，目的是消除誤會，連老江湖鐵老鼠也受騙……

萬敎主遇難　被困大悲谷

小公主眨了眨亮晶晶的眼：「你眞的肯原諒我嗎？」

岳小玉道：「我從來就沒有怪妳來着，倒怕妳不肯原諒我這個浿子登徒。」

小公主看着他：「爲什麼這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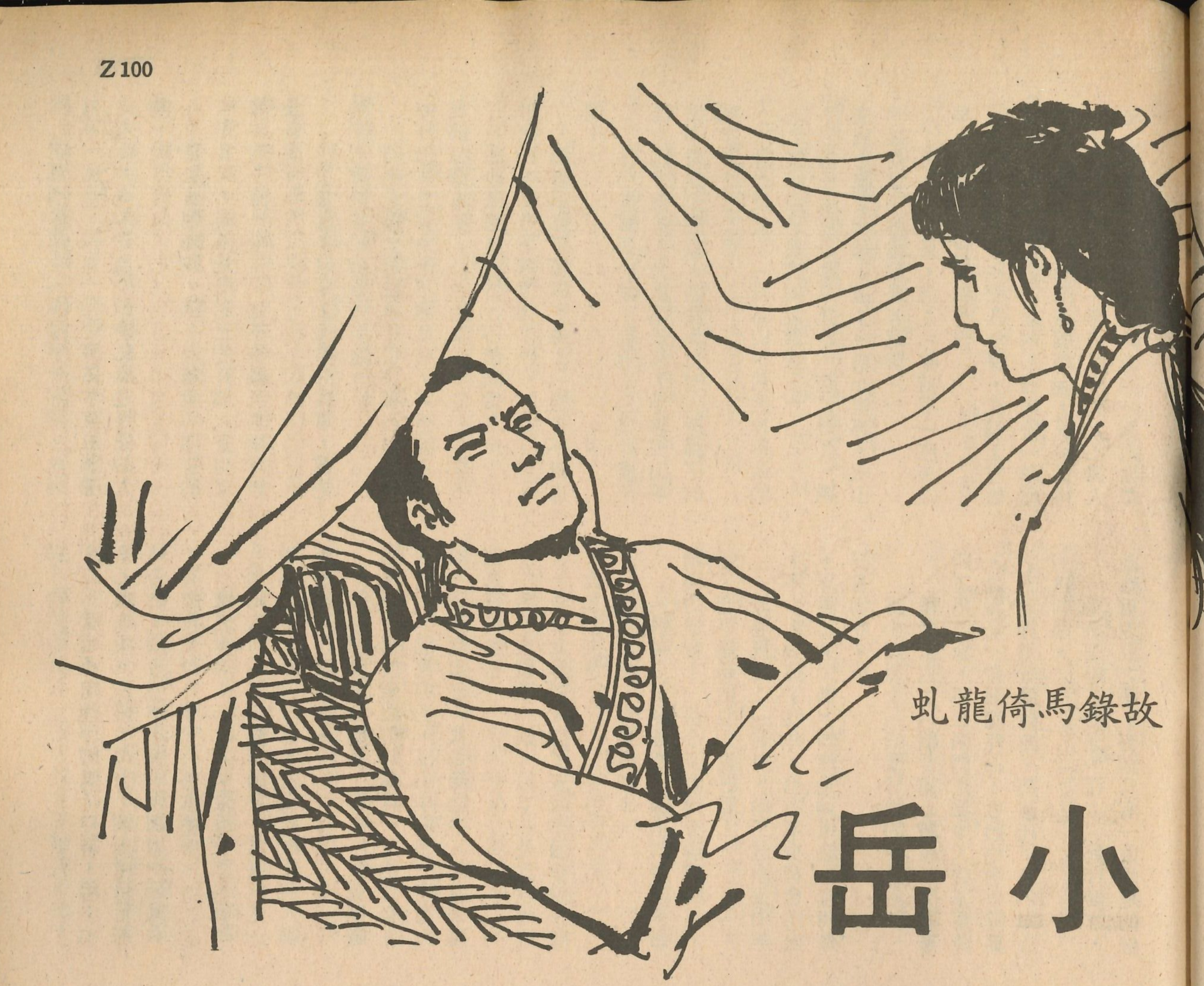
岳小玉道：「我可以發誓，小岳子是眞心喜歡妳的，只要妳願意，我一輩子都會做妳的護花使者。」

小公主的臉又紅了。

岳小玉伸手逗着她的下巴，皺眉道：

虬龍倚馬錄故事　龍乘風·文　可飛·圖

岳小玉傳



「妳不願意嗎？」

小公主搖搖頭，輕聲說：「不，我……我很願意……」

「這就好極了，但這中間却有些難處。」岳小玉的臉越來越接近小公主的臉。

小公主凝視着他：「有什麼難處，你說好了。」

岳小玉說道：「我這個人，其實是很壞……」

小公主道：「你是有一點點壞，却有很多很多的長處。」

岳小玉道：「但對妳來說，我這個人最壞的一點，就是人緣太好了。」

小公主奇道：「人緣上佳，那是好事，怎能算是壞事？」

岳小玉嘆了口氣，說道：「若對諸葛大叔、鐵老鼠仁兄那樣的江湖豪傑人緣上佳，當然是好事，但不妙之處却在……却在……」

小公主越聽越奇，道：「你說得清楚一點好不好？」

岳小玉又再嘆一口氣，這才說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交朋結友也是一樣，有時候，誤交損友固然是一件憾事，要好的朋友知己若是太多了，也同樣十分麻煩。」

小公主道：「知己良朋越多越好，却又有什麼麻煩了？」

岳小玉乾咳了一聲，說道：「若是男的知己，自然是越多越好的，但壞就壞在小岳子有好幾個朋友，既是知己，又是紅顏。」

聽到這裏，小公主方始恍然大悟。

她心裏卜卜的跳了好一會兒，才吶吶的說：「就算是紅顏知己多了一些，也不見得是一樁壞事。」

岳小玉道：「若是只多一個、兩個，那也不見得就可以難倒了小岳子，但如今連同妳在內，小岳子的紅顏知己已有——」說到這裏，伸出一隻手掌，半晌才接着說道：「已有五個之多啦……」

小公主的眼圈忽然一紅：「你是不是想減省一些？」

「什麼減省一些？這可不是買菜買肉，豈可說減省便減省？」

「我……我明白了，」小公主忽然抽噎噎的哭泣起來：「你只是不想我跟在你左右……」

「啊呀！這就寃哉枉也！」岳小玉登時大叫，同時「骨碌」一聲從竹榻上跳了起來：「妳是小岳子五個紅顏知己之一，就像是小岳子的五根指頭，天下間又有誰捨得把自己的指頭一刀削掉的？」

小公主道：「也許我只不過是一根尾指，就算削掉了也不怎麼重要。」

岳小玉忙道：「不！妳决不是一根尾指。」

小公主說道：「總不成會是個大拇指罷？」

岳小玉笑了笑，道：「妳當然不會是大拇指，在我的五個紅顏知己裏，只有一個可以稱之而無愧。」

小公主有點羨慕地問：「她是個怎樣的姑娘？」

岳小玉道：「她的人也和妳一般善良，但年紀比妳大了好幾歲。」

小公主「噢」的一聲，道：「難怪她在你心目中的地位那樣重要，可以成爲『大拇指』。」

「年紀大一點並不是主要原因。」岳小玉淡淡一笑，接着解釋道：「她叫于艷艷，她之所以會是個『大拇指』，是因爲她比其餘幾個紅顏知己都肥胖得多。」

小公主不由「噗哧」一笑，道：「這算不算是强辭奪理？」

岳小玉道：「强辭奪理，總比全然沒有半點道理的說話稍有根據，正是英雄所見略同，紅顏所見大大不同。」

小公主忽然在他的臂上揍了兩拳：「你眞的好壞！」

岳小玉一呆，道：「什麼好壞了？」

小公主道：「我知道自己很蠢，但再蠢的人，也知道你在撒謊！」

岳小玉道：「撒什麼謊？」

小公主道：「你沒有受傷，剛才……剛才你只是在裝死！」

岳小玉嘻嘻一笑，道：「小岳子的小公主，妳不是眞的生氣罷？」

小公主寒着臉，道：「你是個小惡人，諸葛帮主是個大惡人，你們兩個都是武林中的大……大混蛋！」說完，擰身側臉，不再理睬岳小玉。

岳小玉又是嘻嘻一笑，道：「小岳子知罪，小公主饒命則個。」

小公主道：「什麼饒命則個，我又不曾說過要殺你。」

岳小玉道：「妳不必說，也不必殺，只要說一句『永遠不再原諒小岳子』，那麼小岳子這條小命馬上就得完蛋大吉。」

小公主冷冷一笑，道：「總不見得你會爲了我而上吊。」

「上吊是决計不會的，」岳小玉乾咳兩聲，道：「但割脈抹頸吞釘投河自焚，却是難說得很。」

小公主仍然寒着臉，但其實只是在勉强忍笑。

岳小玉這時候又再補上一句：「姑奶奶饒命則個……」

小公主再也忍不住了，掩着小嘴「嗤」一聲的笑了出來……

× × ×

天色已晚，岳小玉又再跟諸葛酒尊和鐵老鼠聚在一起。

小公主也在旁邊靜靜的站立着。

諸葛酒尊看看小公主，又再看看岳小玉，不禁莞爾一笑，道：「你們倆口子鬧夠了沒有？」

小公主呶了呶嘴，欲言又止。岳小玉哈哈一笑，道：「萬二小姐存心激將，諸葛大叔切切不可拒人於千里之外。」

諸葛酒尊微一沉吟，道：「倘若救一人而有利於天下，這個人不管是誰，自然是非救不可的，但……咳咳……」言下之意，顯然對此事仍然存着懷疑。

這也難怪，萬層樓是個怎樣的人，諸葛酒尊早已知之。

要救一個這樣的人，的確和救一隻吃人猛虎沒有什麼分別。

鐵老鼠鑑貌辨色，自然知道諸葛酒尊心裏的顧慮，便道：「以丐帮消息之靈通，線眼之廣佈，若眞的要把事情調查個水落石出，想來也不是什麼難事。」

諸葛酒尊道：「說難不一定難，說易也不一定易，但說一句老實話，就以鼠老弟來說，你本身也是個消息極之靈通的人物。」

岳小玉點點頭，道：「這是不用說的，想當年，若不是鼠老兄的眷顧，查出玉山羊的下落，小岳子也不會捲入那場奪寶漩渦裏。」

回想起當年爭奪玉山羊的往事，眞是熱鬧刺激緊張兇險兼而有之。

若不是爲了這件事，岳小玉也許直至如今仍然是個完全不懂武功，甚至談不上是個江湖人。

岳小玉想了一想，不禁問鐵老鼠：「那玉山羊如今下落怎樣？」

鐵老鼠搖了搖頭，道：「唉！不提也罷。」

岳小玉眉頭一皺，說道：「爲什麼不提也罷？當年，大家不是爲了爭奪玉山羊而弄得焦頭爛額，連性命也有人丟掉了的嗎？」

鐵老鼠道：「爲玉山羊而丟掉性命的人，簡直就是他媽的大蠢蛋！」

岳小玉更是莫名其妙，隔了很久，鐵老鼠才嘆了口氣，道：「自始至終，玉山羊這件事，根本就是個陷阱。」

岳小玉一呆，道：「難道那一座玉山羊，並不是個寶物嗎？」

鐵老鼠道：「七八年前，江湖上有個傳言，說那座白山羊之內，蘊藏着一個極大的秘密，只要揭開這個啞謎，就可以得到一筆鉅大的財富，還可以得到太乙眞人與『菊痴』葉上開聯手研創的一套絕世奇功！」

岳小玉不由深深的吸了口氣，道：「太乙眞人是玄門第一高手，葉上開又是武林奇葩，倘若這兩人聯手研創出一套武功，必然會是震古爍今的不世絕學。」

鐵老鼠道：「人人都是這麼想，但如今眞相大白了，這座玉山羊，其實只是一個騙局，太乙眞人根本就沒有跟任何人聯手研創過任何武功。」

諸葛酒尊神色凝重，道：「我也曾聽過不少有關於玉山羊的傳說，正是各有各的說法，但實際上，玉山羊只是一座玉山羊，雖然它出自一代名師之手，却並未蘊藏着任何秘密。」

岳小玉眉頭一皺，道：「是誰散佈流言，致令武林中人爲了玉山羊而你爭我奪，大起干戈？」

鐵老鼠道：「是恨帝！」

「恨帝！又是那個烏龜王八蛋婊子母狗養的恨帝！」岳小玉氣得牙癢癢的，「老子遲早總要給他一記好看！」

鐵老鼠道：「當年，爲了這座玉山羊，不少人丟掉了性命，也有不少幫會門派，弄得元氣大傷，即使是神通教，也同樣沒有例外。」

岳小玉道：「恨帝好毒的奸計。」

鐵老鼠道：「恨帝處心積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不但名門正派中人防不勝防，就算是一般邪魔外道，也給他明爭暗算之下，弄得暈頭轉向，甚至死了還不知道所爲何事。」

岳小玉咬了咬牙，道：「對付恨帝，應該用虎狼之藥，否則只有一敗塗地的份兒。」

諸葛酒尊道：「這個我也是知道的，但這十餘年來，天恨幫勢力日漸擴展，想消滅它非要大夥兒齊心協力不可。」

鐵老鼠道：「放眼江湖，目下各自爲戰之幫派雖然還是比比皆是，但已團結一起的幫派，却也爲數不少。」

諸葛酒尊「唔」一聲，道：「說到這一點，就不能不佩服一個人了。」

岳小玉目光閃動，道：「這人是不是布公子？」

「不錯，正是布公子布狂風，」諸葛酒尊點頭不迭，道：「布狂風初出江湖之際，絕少人把他放在眼內，而眞正慧眼識英雄的，似乎只有一個。」

岳小玉大感興趣，道：「這一個人又是誰？」

諸葛酒尊道：「三十年前的武林奇葩『菊痴』葉上開。」

「葉上開！」岳小玉不由深深的嘆了口氣，道：「這位葉大俠，早已壯志消沉，無復當年不世雄風。」

諸葛酒尊也嘆息一聲，半晌才緩緩接道：「葉上開雖然不再是當年的葉上開，但他畢竟是一代武林高人，他看人的眼光，仍然極其準確。」

岳小玉道：「哦？他把布公子看得怎樣？」

「評價極高。」諸葛酒尊道：「他對太乙眞人說：今日之布狂風，遠勝昔年之葉疊。」

「葉疊？這又是什麼人？」

「葉疊也就是葉上開。」諸葛酒尊忽然搖頭擺腦地，曼聲說道：「夫『菊痴』者，姓葉名疊，字上開，魯北哲平縣人氏也……」

岳小玉這才恍然。

諸葛酒尊接着却又是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像葉上開那樣的武林俊彥，却爲了一個女子而一沉不起，實在令人爲之擲筆三歎。」

岳小玉道：「別人是擲筆三歎，諸葛大叔却是擲棒三歎了。」

鐵老鼠奇道：「擲棒？擲什麼棒？」

岳小玉道：「自然是丐帮鎭帮之寶——綠玉打狗棒！」

鐵老鼠一臉大不以爲然的神色，道：「既是鎭帮之寶，又怎可以擲掉？」

岳小玉道：「江湖中人，只要是興之所至，義之所在，別說是擲棒，便是擲掉腦袋瓜子，也是值得的。」

諸葛酒尊淡然一笑，道：「別扯到老遠了，此刻你們有什麼打算？」

岳小玉望了小公主一眼，然後才慢慢的說道：「神通教主若有危難，咱們就得仔細研究，決不可一開始就遠而敬之，或者是幸災樂禍。」

諸葛酒尊道：「但平情而論，昔日之萬教主，聲名實在不怎麼好。」

岳小玉立時道：「若論聲名，小岳子的義父也曾經很不妥，很不妙，很血腥很臭！」

諸葛酒尊忙道：「練老宮主乃魔中之俠，自當別論。」

岳小玉道：「我義父既是魔中之俠，未知萬教主刻下又變成如何？」

諸葛酒尊道：「這個……這個我可不怎麼淸楚了。」

岳小玉道：「也許萬教主死性不改，但也許自從練功走火入魔以後，整個人會有所徹悟，亦是不足爲奇。」

小公主感激地望着岳小玉，諸葛酒尊却沉默下來。

這一來，確實非比尋常。

鐵老鼠聽到這裏，忍不住又說道：「諸葛帮主，萬教主爲人如何，姑且不論，但倘若神通教大權落於恨帝之手，情勢就更加不妙了。」

諸葛酒尊聞言，不由面色倏地一變，道：「恨帝眞有併吞神通教之能耐嗎？」

鐵老鼠說道：「有沒有這個能耐，那是另外一樁事，但最少，恨帝早已有此野心。」

諸葛酒尊神情越來越重，沉思了良久才道：「爲中原武林大局着想，咱們一定要阻止恨帝併吞神通教！」

鐵老鼠道：「要救神通教，先救萬教主，否則一切都是白說。」

諸葛酒尊又沉吟了半晌，道：「聽說神通教已然分裂，不知是否眞確？」

「千眞萬確！」鐵老鼠說道：「提龍王府中的西府已乘時而起，連萬教主那樣的人物，也給逼得方寸大亂，形勢岌岌可危。」

諸葛酒尊道：「西府主腦，不知道又是何方神聖？」

鐵老鼠道：「是一個女子。」

「一個女子？」諸葛酒尊不禁有點詫異，目光一轉落在小公主的臉龐上，「可不是妳姊姊萬如意罷？」

「當然不是我姊姊，」小公主立刻使勁地搖頭，「她雖然外表冷酷，但心腸却是赤熱的，她不喜歡殺人，但有時候却不得不殺……」

鐵老鼠道：「但西府主腦，却是個不折不扣的女魔頭、女瘟神、女煞星。」

諸葛酒尊臉色一沉，道：「她到底是誰？」

鐵老鼠道：「她姓葉，『不開花女后』葉大娘！」

「葉大娘！」諸葛酒尊的臉色眞眞正正地變了，在一瞬間變得幾乎全無半點血色。

鐵老鼠一說出這個女人的名字，就連岳小玉的臉色也變了。

「葉大娘！」岳小玉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她的勢力，怎會擴展到提龍王府那邊去的？」

鐵老鼠道：「西府中人，原來有一大半都已給葉大娘暗中攏絡。」

岳小玉道：「難道以萬教主那樣的人物，也察覺不出來嗎？」

鐵老鼠說道：「近年以來，萬教主經常閉關練功，對王府及教中事務，甚少理會。」

岳小玉道：「萬大小姐呢？」

鐵老鼠道：「萬大小姐雖然冰雪聰明，但畢竟年輕，而且又是個女子……」

小公主咬了咬牙，說道：「那個姓葉的也是個女子，却能把神通教弄得天翻地覆！」

鐵老鼠道：「葉大娘是在暗裏行事，你姊姊根本就無從防範，也不知道應當怎樣防範。」

諸葛酒尊在踱着方步，他沉默了很久，忽然說：「這葉大娘，極可能跟天恨帮早有勾結。」

鐵老鼠說道：「區區也是這麼想，否則，天恨帮決不會暗中協助西府對付萬教主。」

諸葛酒尊道：「照你看，萬教主這可以支持多久？」

鐵老鼠道：「這就很難說了，但就算用危如纍卵這四個字來形容，只怕也是並不過份。」

諸葛酒尊嘆道：「恨帝咄咄逼人，復有葉大娘在暗中攪鬼佈局，這場江湖浩刧，恐怕很難避免了。」

岳小玉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小岳子在江湖上雖然只是短短幾年，這兩句話却是體會極深。」

諸葛酒尊道：「要挽狂瀾，就得付出力量和代價。」語聲略頓，目光轉望向小公主，道：「妳是萬層樓的女兒，妳有信任我這個老叫化麼？」

小公主連忙鞠躬，恭聲說道：「晚輩若不信任帮主，這一趟就絕不會來。」

諸葛酒尊瞳孔暗芒閃動，道：「妳信任的也許不是老叫化，而是鐵老鼠。」

小公主唇片啓動，但終於還是欲言又止。

諸葛酒尊淡然一笑，接道：「妳能徹底信任鐵老鼠，這就是福氣，當然也可說是眼光不差。」

鐵老鼠忙道：「諸葛帮主切莫在區區臉上貼金了，區區只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

諸葛酒尊望着他，笑道：「你本來就是個耗子，可不是個多管閒事的狗。」

鐵老鼠不由一陣失笑。

岳小玉却問小公主：「萬教主目下身在何處？」

小公主道：「大悲谷中。」

「大悲谷？」諸葛酒尊吐一口氣，道：「三十年前，這山谷也曾有過一番昌盛的景象。」

小公主點點頭，道：「不錯，我姊姊說：在三十餘年前，江南有一位武林怪傑，曾在谷中、谷外建造山莊甚至是小鎭，以致名噪一時。」

諸葛酒尊慨嘆着接道：「可惜這景象只能維持了五六年左右。」

岳小玉道：「這又是什麼緣故？」

諸葛酒尊道：「一場可怕的火併，使大悲谷化爲灰燼，一切屋舍樓房，全被夷爲平地。」

鐵老鼠嘆道：「武林多浩刧，古往今來，莫不如此。」

諸葛酒尊道：「萬教主本乃不世梟雄，如今居然落難逃入大悲谷中，眞是世事變幻難測，未可逆料。」

岳小玉看着小公主，道：「萬教主據守谷中，身邊有多少高手？」

小公主道：「不出二十人，其中包括我姊姊在內。」

岳小玉道：「大小姐武功厲害，倘若其他十餘人也有這般身手，萬教主必定可保無恙。」

小公主道：「縱然如此，依舊未許樂觀。」

岳小玉道：「難道葉大娘與恨帝，眞的那麼厲害嗎？」

小公主道：「大悲谷已被天恨帮重重包圍，而且谷中已無糧食。」

岳小玉「哦」一聲，說道：「原來萬敎主已陷入圍城戰，那就眞的不怎麼好玩了。」

諸葛酒尊沉吟良久，忽然道：「萬敎主雖然虎落平陽，但一般的貓貓狗狗，想咬他一口只怕還不怎麼容易。」

岳小玉點點頭，道：「小岳子也是這麼想，何況萬敎主身邊，還有萬大小姐和一批忠心手下，除非恨帝親臨佈陣强攻硬打，否則一下子要毀了萬敎主，只怕還不大容易。」

小公主一聽之下，不由大是着急，忙道：「救兵如救火，這件急不容緩的事，你倒說得輕描淡寫，眞是——」一急之下，連連跺脚，眼圈又濕紅起來了。

岳小玉立刻勸慰道：「這一樁事，固然是急得不能再急，但咱們也決不可只看一面，而危害了整個大局。」

小公主嘴巴一扁，昂起臉道：「你說出道理來聽聽。」

岳小玉道：「恨帝旣處心積慮要吞併神通敎，自然非要對付萬敎主不可的，但他若打算明攻硬搶，就不會另遣高手去暗殺萬敎主了。」

「另遣高手？」諸葛酒尊目中寒芒閃動：「是那一位高手？」

「嘻嘻，慚愧！」岳小玉臉上忽然綻出了一個十分古怪的笑容。

諸葛酒尊爲之莫名其妙：「小岳子，你說清楚一點好不好？」

岳小玉又是一笑，道：「那個高手，正就是小岳子區區在下。」

「什麼？」小公主臉色倏變：「你……你竟要殺我……我爹嗎？」

岳小玉立刻搖搖頭，道：「不是我要殺萬敎主，是恨帝要我提着萬敎主的腦袋去見他。」

小公主臉色鐵青，道：「你答應了沒有？」

岳小玉道：「含混之至。」

小公主一楞，諸葛酒尊已皺眉道：「什麼叫做含混之至？」

岳小玉笑了笑，道：「這意思是說：含糊地混混沌沌地暫時答應了。」

小公主的臉色變得更難看，她連連後退，聲音變得顫抖地說道：「好啊！好啊！難怪你不肯放我爹，原來……原來……好啊！」

「閉嘴！」岳小玉忽然脾氣發作，喝道：「好他媽個屁，我若眞箇要殺萬敎主，此刻就決不會對妳說出來！」

鐵老鼠連忙勸解小公主，道：「小岳子說得極是，咱們大家先別動氣，否則不等天恨帮殺上門，咱們自己人首先就得四分五裂。」

「什麼四分五裂，簡直就是十八分九十一裂！」岳小玉冷笑着說。

小公主只得忍耐着，再聽聽岳小玉怎樣說。

這旹候，就連諸葛酒尊也緊張起來，雙目凝注着岳小玉，問道：「你見過恨帝了？」

岳小玉道：「大概是的。」

諸葛酒尊聽得一楞，說道：「見過就見過，沒見過就沒見過，何謂之『大概是的』？」

岳小玉嘆了口氣，不答反問：「諸葛大叔，你見過恨帝沒有？」

諸葛酒尊只得搖頭。

岳小玉這才接着說道：「你沒見過，小岳子從前也沒有見過，但在不久之前，小岳子却會見過一人，而此人自稱就是恨帝。」

諸葛酒尊道：「這麼說，這恨帝是眞是假，也是難說得很了？」

岳小玉道：「可以這麼說。因爲第一，小岳子從前根本就沒有見過恨帝。第二：這一次所見的恨帝，也是臉上戴着面具，就算他是小岳子的親老子，小岳子也是無法辨認的。」

鐵老鼠眉頭一皺，道：「恨帝行藏詭秘，又不肯以眞面目示人，眞是天下第一號麻煩頂透的王八！」

岳小玉道：「恨帝不肯以眞面目示人，大概不出三種原因。」

鐵老鼠道：「是那三種？」

岳小玉道：「第一，恨帝天生奇醜，又或者是給人毀了容貌，以是不敢以眞面目示人。」

鐵老鼠道：「這也不無可能，第二種又怎樣？」

岳小玉道：「第二，恨帝賭博输了大錢，輸得面目無光，爲了擋一擋邪氣，所以戴上面具。」

鐵老鼠眉頭一皺，乾咳兩聲，道：「這個可能似乎……咳咳……」

岳小玉笑笑，道：「第三個可能，就是恨帝是個江湖中的名人，許多人都認識他，而他又不想別人知道，他就是天恨帮的帮主……」

「對了！」諸葛酒尊點頭不迭，道：「這個可能性最大！」

岳小玉道：「但就算咱們肯定了這一點，也是無補於事的。」

諸葛酒尊道：「咱們對於恨帝的瞭解，實在是太少了，但恨帝却可能對咱們的一切，早已了然於胸。」

鐵老鼠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如此說來，恨帝豈非已立了不敗之地？」

「那倒不然，」諸葛酒尊斷然否定，道：「邪有邪路，正有正規，旁門左道求取捷徑，但往往欲速則不達，以是常言有道：『邪不能勝正』。」

鐵老鼠却嘆了一口氣，說道：「但也有兩句說話，謂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岳小玉笑了笑，道：「一丈雖然又高又長，未必就能勝過短小精悍的一尺。」

諸葛酒尊道：「邪邪正正，正正邪邪，數千年以來一直爭個不休，而且看來永無止境。」

岳小玉道：「也有些江湖怪傑，亦邪亦正，每每憑其一己之喜惡而行事，這種人，才是最難捉摸。」

諸葛酒尊道：「你義父練驚虹，也可算是這一種人。」

小公主聽到這裏，忍不住問岳小玉：「你是不是想殺我爹？」

岳小玉道：「當然不是。」

小公主道：「但你爲什麼答應了恨帝呢？」

岳小玉道：「我自有苦衷。」

小公主道：「這苦衷可以說嗎？」

岳小玉道：「我不想說。」

「你騙人！」小公主的臉色又變了，她嘶啞着聲音說：「我知道，你們每一個人都想神通敎完蛋，要神通敎完蛋，我爹自然不可放過。」

岳小玉喝道：「妳想歪了！」

小公主道：「你有苦衷不說，却說我想歪了，這算是什麼道理？」

岳小玉道：「我只是不想自己說。」

小公主道：「你自己的苦衷，你不說誰說？」

岳小玉道：「由郭大哥代替我說。」

「郭大哥？」小公主一怔，「那一位郭大哥？」

語聲甫落，忽見諸葛酒尊背後悄悄的出現了兩個人。

這兩人，一個高大威猛，滿臉青慘慘的鬚碴子，而另一人肥肥胖胖，笑口常開，滿臉和和氣氣的神情。

來的正是「流水客」郭冷魂，和「江北仙上仙」歐如神歐五先生。

× × ×

歐如神與諸葛酒尊齊名於江湖，前者是「江北仙上仙」，後者是「江南丐中丐」，兩個都是名噪大江南北的風塵異人。

「諸葛帮主，久違啦！」歐如神笑呵呵的向諸葛酒尊拱了拱手。

諸葛酒尊眉頭一皺，道：「老寃家，怎麼連你也對老叫化客氣起來了！」

歐如神道：「我倒不覺得。」

諸葛酒尊道：「你從前見了老叫化，總是老叫化在前老而不在後，今日一見，第一句就是諸葛帮主，這算是幹什麼的？」說到後面一句話，臉色居然甚是不悅。

歐如神哈哈一笑，道：「老而不果然還是老而不，一別數載，還是和從前一般胡混荒唐。」

郭冷魂站在一旁，却是板着臉，毫無半點笑意。

歐如神瞧了瞧他一眼，不禁道：「怎麼了？什麼事不高興？」

郭冷魂這才開口，道：「不是不高興，只是許多重要的事還沒解決，以是沒這份閒情跟任何人開玩笑。」

歐如神道：「你是『流水客』，凡事不可看得太認眞才對。」

郭冷魂道：「自己的事，馬虎一點倒還可以，但朋友的事，決不可稍有半點兒戲。」

諸葛酒尊笑了笑，但隨即一本正經起來，沉聲說道：「小岳子的苦衷，你眞的可以代爲解說嗎？」

郭冷魂道：「當然可以。」

小公主對郭冷魂正色說道：「我姓萬，排行第二，家父名諱上層下樓。」

郭冷魂道：「我知道。」

小公主又吸了口氣，道：「岳兄爲什麼要答應恨帝對付我爹？」

郭冷魂道：「那是爲勢所迫，不得不暫且敷衍敷衍。」當下便把公孫我劍被擄，恨帝如何威逼岳小玉之事，一一說出。

小公主聽罷之後，方始恍然大悟。

她難過地瞧了岳小玉一眼，許久才道：「眞對不住，是我怪錯了你。」

「不相干，沒關係，」岳小玉笑了笑，道：「不知者不罪，就算換上了我，也同樣會生氣的。」

郭冷魂道：「小岳子爲人很講義氣，只要有辦法，有路可走，決不會助紂爲虐，甘願受大惡人的利用。」

岳小玉道：「小岳子年輕識淺，江湖經驗大大的不足，還望諸位兄台前輩多加指點才好。」

鐵老鼠瞪着他，忍不住道：「聽你這幾句話，倒像是江湖藝人在街上售賣膏丹丸散一般。」

諸葛酒尊道：「此事非比尋常，切切不可稍有差錯，否則對公孫老俠固然不利，對神通敎以至整個中原武林，都有極嚴重的後果。」

歐如神緩緩道：「咱們早已想過了，恨帝想借刀殺人，咱們就決不可讓這個奸賊如願以償。」

諸葛酒尊道：「這個自然。」

歐如神道：「恨帝擄走公孫老俠，此事做得極是周密，對恨帝來說，公孫老俠已成爲他爭霸江湖的一注本錢。」

岳小玉道：「這一招好毒辣。」

「不怕！再毒辣的招數也不怕！」歐如神冷冷一笑，道：「高手比拚，見招拆招，不見招即以不見招的招法拆解對方的無形高招，正是招來招往，文來文對，武來武對。」

諸葛酒尊笑道：「歐兄算無遺策，老叫化子是十分佩服的，倒不知道這一次咱們該用什麼招數，來對付那個他媽的王八恨帝？」

歐如神咳嗽一聲，默然片刻才道：「談到這下子，就得靠你這個老而不帮忙帮忙了。」

諸葛酒尊一愕，道：「怎麼扯到我身上來？是不是要我去跟恨帝拚酒，把他弄醉了然後一刀宰之？」

歐如神搖搖頭，道：「這條計策不中用，你的酒量，實在不敢恭維。」

諸葛酒尊道：「然則，老叫化子又有什麼地方可以代爲効勞的？」

歐如神道：「咱們想找一個人。」

「找人？找誰？」

「白木頭一塊巾！」

「哦，你們也知道這個人了？」

「是艷艷姑娘說的。」

「這個人，老叫化也不怎麼清楚……」諸葛酒尊說。

岳小玉道：「咱們現在就是要把她找出來，因爲她就是恨帝的女兒。」

諸葛酒尊恍然道：「你們是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把恨帝的女兒擄走，然後再找恨帝算帳。」

岳小玉道：「雖然這條計策，說起來也不怎麼光采，但總比全盤屈居下風的『挨打法』高明一點點。」

鐵老鼠道：「何止高明一點？簡直就是高明了十萬九千八百倍。」

（未完・卅九）

民初遊俠故事／冷如霜・文　可飛・圖

快刀神鎗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陳剛義釋武尚威，却瞞不過在旁監視的草上飛冷鋒，因爲和冷鋒說出苦肉計的眞相，却被保安隊的嚴隊長發覺，冷鋒想避開却中了他們暗箭倒下，幸被人救走……而陳剛不能倖免，偵察隊全體被關入牢內，虛張聲勢審查陳剛，目的想誘武尚威來救陳剛，埋伏捉拿或擊殺。武尚威脫險之後，準備出城，見戒備森嚴，折回無意躲入紅娘子家裏，她發覺是「快刀神鎗」，不由敬佩，不怕風險，收藏武尚威在家裏，掩護他逃生，但武尚威知道陳剛因自己而繫囹圄，思維如何拯救，紅娘子代爲偵查陳剛被關所在，到保安大隊找幾個熟人打聽詳情……

重義劫獄　一傷一擒

「我知道不容易，那怕再難我也要救出他來。」武尚威一臉堅毅之色。

小紅微微皺了皺眉頭：「我想攔您，可是我知道決攔不住您。武爺！這件事您一個人辦不了，硬碰硬更不行，必須得施智，也必須得有個接應。」

「那麼以姑娘之見……」

「一時間找不到合適的幇手，不過我可以勉强湊合……」

「我不能讓姑娘踄險。」武尚威搖搖頭。

「您忘了，我也是個練家。」

「但姑娘有些不同，姑娘不是江湖中人。」

小紅忽地悽然一笑：「武爺！我現在還有什麼不能去的。」

「姑娘不打算在濟南待下去了？」武尚威雙目凝注。

「幹我們這一行的，那兒不能去，只要有男人的地方我就能活下去。」小紅忽然爽朗地笑了，但明眼人看得出來，那笑裏多少含有辛酸的成份。

「姑娘爲什麼這麼看輕自己。」武尚威心裏有着不忍，也有一份同情。

「本來嘛！幹我這一行的……」

「姑娘！我可是把姑娘當朋友的。」

「謝謝您！武爺。」小紅微微低垂下了頭。

武尚威吸了口氣說：「誰都是人生父母養的，只不過各人的際遇不同而已，我相信姑娘原也是好人家的女兒，走這條路也是逼不得已，姑娘應該善自珍重，好好愛惜自己。」

「有用麼？武尚威。」小紅猛然抬起頭來凝視着武尚威。

「姑娘！」武尚威神色一整：「妳爲的不是任何人，一個人的內在的一切才是最重要的。」

「您眞這麼想？武爺。」

「是的。姑娘！姑娘既然知道武尚威，就該知道武尚威是個不擅虛假的人。」

「能得武爺這麼看重，能從您嘴裏聽

見這句話，就是現在讓我去死我都願意。」小紅深深看了他一眼，微低下了頭。

「姑娘言重了。」

一時間，屋子裏突然靜默了下來，靜默得隱隱令人窒息。

可是，小紅旋即打破了這份隱隱令人窒息的靜默；她淺淺一笑，笑得悽楚，笑得有點勉强：「武爺！您現在又不去，幹嗎把刀抓在手裏，坐下來吧，天黑還早着呢，站着讓人心慌。」

武尚威緩緩放下刀，在椅子上坐了下去。

小紅沒坐，她給武尚威倒了杯茶，展顏一笑說：「您坐一會兒，我去做飯去。」她沒等武尚威說話，就出去了。

× × ×

天終於黑了，依武尚威，他就要走。可是小紅不許，說什麼也要等到十一點鐘過後不可。

武尚威心裏雖然很急，但他知道事關重大，急不得，無可奈何，只好耐着性子聽小紅的。

燈下對坐，小紅有說有笑，簡直如花解語。好不容易挨到了近十一點，武尚威抓起刀站了起來。

「您等等，我去換件衣裳。」小紅跟着站起，轉身就往房裏去。

「姑娘……」武尚威伸手攔住了她。

小紅回過身來：「武爺！我認識陳剛的日子可比您長。」

「我知道，可是我還記得姑娘早上曾對我說過一句話：這件事只許成功不許失敗。萬一不成，那等於是給他們送證據去，那豈不害了陳剛……」

「那是早上的話，現在不適用了；早上我怕您一個人去，現在已經半夜了，多一個人總比您一個人强些。」

「姑娘錯了。」武尚威搖搖頭：「有些事人多不如人少，不是我誇口，保安大隊的那些人我還沒放在眼裏，可是多個姑娘我就多了些顧忌，姑娘該知道，這種事最忌分心。」

「武爺！您該不會忘記，我也是個練家，我自己能照顧自己。」

武尚威神色忽然一正：「姑娘！這不是鬧着玩兒的事……」

小紅忽然轉身一揚手，「篤！」地一聲，一把其薄如紙的柳葉飛刀釘在西牆上；刀身入牆一半，刀把兒還在顫動。

飛刀下方有一隻香爐，香爐裏插着三根綫香，綫香本來是點着的。如今那三根綫香的香頭兒全沒了，火也滅了。

武尚威看得心中不禁一怔。

「武爺！您看我像是鬧着玩兒的麼？」小紅回過身來嫵媚地笑望着他。

「眞是沒想到姑娘使得這麼一手好飛刀。」

「袖箭也是一樣。」

她轉身又揚起了另一隻皓腕，武尚威看得很清楚，三條黑綫從她的袖底飛出：「篤！篤！篤！」一連三響，三枝細小的沒羽箭全打在西牆上；而且是成品字形釘在那把柳葉飛刀的週圍，距離一致。

顯然，小紅打袖箭的手法，無論是準頭，或是腕力，都是苦練過的高手。

「我走眼了，也低估姑娘了，姑娘請換衣裳吧。」他心中暗暗讚佩，臉上也不由爲之動容。

小紅嬌媚地一笑，躍過去拔下柳葉飛刀跟三隻袖箭。看她躍過去的身法姿勢，輕身功夫也不弱，武尚威看得不禁又是一呆。

盡管她身在風塵，常爲她悲慘的身世艾怨，可是有時候却流露出女兒家本有天眞的活潑。這是世上最動人的；要不是她的悲慘身世使她世故，使她强顏歡笑，這種女兒家的天眞、活潑該是常看得見的。

她有這麼一身好武功，幹什麼不好，若非萬不得已，是絕不會走上這條路的。可是，她究竟有什麼難言之隱，萬不得已呢？……

武尚威心裏暗暗好生爲她惋惜，同時也突然泛起了個意念：事完之後，非讓她脫離這種生涯不可。

小紅從裏屋出來了，她換了一套緊身衣褲，不是勁裝，但是相當俐落。她手裏提着個黑布包裹，一身衣褲也是黑的，還用一塊黑紗包着頭，從頭到脚一身黑，黑得俏，黑得嫵媚；尤其那在緊身衣褲下現露無遺，豐腴成熟的胴體，玲瓏身材更動人。

「您看這樣子行不？」小紅到了他跟前。

「行！行！怎麼不行。」武尚威不住地連連點頭。

「那咱們走吧。」小紅一笑抬手要去熄燈。

「姑娘手裏拿的是……」武尚威望望她手裏的黑布包裹。

「刀！」小紅應了一聲，桌上的燈應手而滅。

× × ×

小紅路熟，她在前頭帶路，專揀漆黑的小胡同疾走。她脚下既輕又快，夜風迎面吹來，武尚威跟在她後頭，一陣陣的幽香直往鼻子裏鑽。

今夜比昨晚上安靜多了，昨晚上人聲馬嘶，今晚上一聲也聽不見了，看樣子緝拿武尚威的工作似乎是化明爲暗了。可是也不對，大街上小胡同裏到處寂靜空蕩，連個人影兒也不見。這情形，武尚威心中雖然有點納悶，但他並沒怎麼在意。

走了沒多大工夫，小紅抬手往不遠處夜空一指：「看見了沒有？」

武尚威看見了，一根兩丈來高的旗杆上，從頂端由上而下的掛着一串燈籠，挺亮。

「那就是保安大隊部？」

「嗯。」

小紅點頭輕應着，脚下連慢也不慢一下的往前疾走；又拐了幾個彎兒之後，小紅停了步，停在一處牆角，抬手攔住了身後的武尚威，往前呶了呶嘴。

武尚威身子貼在牆上，探頭向前望去；很大的一個院落，丈餘高的圍牆，那掛着燈籠的旗杆就豎立在這片院落裏。圍牆下方有兩扇小窄門兒，兩名穿着制服，肩上扛着長槍的保安隊員來回走動着。

「這是後門，關陳剛的牢房就在那邊。」小紅低聲說着用手朝西北角指了指。

這片刻間，武尚威已把這後門一帶的形勢打量了個清楚；四面牆頭邊掛着燈，

而且，都是能照遠的照明燈。從兩人隱身的牆角處到後門圍牆，足有六七丈的距離，中間一片空曠，沒有一點可資隱身的地方。

這堵圍牆是北牆，北牆外有這兩個警衛崗哨，看東牆跟西牆外也有人影在晃動，顯然也有警衛崗哨，只要有一點風吹草動，絕逃不過這三面圍牆外警衛崗哨的耳目。

看這情形，要想神不知，鬼不覺的挨近去根本不可能。

可是辦這件事非得神不知鬼不覺，至少在沒見陳剛之前決不能讓這些警崗哨發覺。要是這時候就給他們發覺，再一驚動裏頭，今夜這一趟救不了人事小，等於給陳剛栽了贓事大，而且以後也就別再想來救人了。

武尚威打量清楚了形勢，也深深地皺起了雙眉。

小紅是個聰明人，焉會不明白他皺眉的原因，她悄聲說：「武爺！這地方就是這麼缺德，三面牆都是一樣，前面正門的禁衛更森嚴，要進去只有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

「冒險。」

「怎麼個冒險法？」

小紅一呶嘴說：「看看後門口的那兩個警衛，看仔細了。」

武尚威抬眼望去；只見那兩名警衛各從東、西兩頭走到了中間那兩扇後門前，一照面之後，便即向後轉身往東、西兩頭走去。

「你算算，他們走到東、西兩頭有多少時間，算仔細了。」

武尚威默默地望着那兩名警衛，沒說話。沒多大工夫，那兩名警衛已走到東、西兩頭，各自轉身又走了回來。

「你算出來沒有？」

「算出來了。」武尚威點頭低聲答。

「當他兩個走到中間照面，轉身各往兩頭走之後，你從這兒起身往牆邊撲，由牆上翻進去，這段時間夠不夠？」

武尚威雙目不由一亮，說：「姑娘的意思我懂了。工夫是綽綽有餘，只是太冒險了。」

「我原就說冒險，要想進去救人，只有這麼一個辦法。」

「姑娘應該明白，咱們得防着兩點：一是他們的眼角餘光，這兒離那圍牆太遠，儘管他們兩人是在各往兩頭走，但他們的眼角餘光很可能看見咱們。再有就是他們兩頭走的時候，很可能有一個會在半途轉身……」

「這一點我想到了。」小紅的臉兒上陡然發現起一絲殺機：「那是他們該死，情勢如此，咱們非得在險中弄險不可。你不要管，我自會收拾他，不過你得記住，一旦我出了手，你就照顧東邊那個，要快，絕不能讓他們自己倒地弄出響聲來，你明白麼？」

「我明白。」武尚威點點頭。

「那就行了，人咱們是非救不可，這個險咱們也非得冒不可，等他們走到中間照面轉身之後，咱們就行動，你準備。」

於是，兩人全力凝神地等着，等這一段短促極險的機會來臨。

武尚威經歷過不少大陣，也經歷過不少大風險，他從不知道什麼叫怕，可是今天這時候他兩隻手心却緊張得沁出汗來。

到了，那兩名警衛走到中間一照面之後，又轉身往兩頭走去。

小紅伸手抓緊了武尚威的手，她的手掌心也是濕濕的，顯見她心裏也是無比的緊張。

突然，她低喝了一聲：「走！」

兩人的身子齊動，雙雙竄了出去。

六七丈的距離在武尚威來說，只要兩個起落，小紅却要三個起落，是以一個起落之後，武尚威便已超前了老遠，第二次落地他已到了牆下，提一口氣就要往牆上竄去，忽然一眼看見東邊那名警衛扭回了頭，他心中駭然大驚，霍地轉身。

這時小紅已右一揚，打出一枝袖箭，跟着她飛起快地旋身向西撲去，武尚威不敢怠慢，也閃身向東疾撲。

小紅打袖箭的手法的確高，東邊這一支分毫不差在正中那名警衛的咽喉，一聲未能叫出，身子就要往下倒，武尚威適時恰巧趕到，伸手扶住了他。

西邊那名警衛起先沒什麼異動，但小紅朝他撲去的時候故意弄出一絲聲響引得他轉了身，他剛轉過身，張嘴要叫，一支箭已破空射到，正中咽喉，他嘴是張開了，却沒能叫出聲。仰身要倒，小紅已經撲到，伸手劈腕抓住了他。

小紅絕不遲緩，攔腰抱起那名警衛撲向中間，同時跟武尚威打招呼，武尚威會意，當即也抱起手裏這名警衛撲向中間。

兩人在中間碰了頭，把兩名警衛的屍身放下倚牆站立，小紅立即低說一聲：「走！跟我進去。」

雙雙彈身竄起，翻入牆內。

小紅挑的好地方，武尚威看過小紅畫的圖，明白兩人落地處正在後院的柴房背後。

小紅凝神聽了聽動靜，低聲說：「武爺！咱們救人的時間不多，能快要儘量快，請您緊跟着我。」說完，她貼着牆根暗隅往西北角撲去。

她的行動敏捷輕快，打從剛才動身往後牆撲直到如今，武尚威可說已見過不少；他簡直有點不敢相信這就是半個鐘頭以前的小紅。現在的小紅跟半個鐘頭以前的小紅，完全像是換了個人。

小紅不但武功好，行動機警、敏捷，而且經驗相當豐富，較諸江湖上的一流，有過之而無不及。

突然，小紅停住了。武尚威連忙也收勢停住，貼着屋角往外望；西北角只一間很大的屋子，門口高挑着兩盞大燈，很亮，但屋裏却沒有燈。

這間屋子很怪，沒有窗戶，只有兩扇門，關着，門上鎖着一把大鐵鎖。門口站着四名肩上扛着長槍的武裝警衛，由一名腰間掛着根盒子槍的班長帶班。屋子的四週也佈着好些手握兵刃的崗哨，可以說是弓上弦，刀出鞘，警衛戒備森嚴，如臨大敵。

「武爺！看這情形，要想神不知鬼不覺的把人救走，實在太難了。」小紅皺皺眉頭低聲說。

武尚威沉吟了一下：「有沒有辦法把這些警衛崗哨引開？」

「恐怕很難。」小紅想了想說：「最俗的辦法是放火，除了放火之外還有個法子……」她遲疑了一下子又說：「武爺！您守在這兒，只等別處有了動靜，把這些崗哨引開了，您就馬上行動，您記住，要快！必要的時候不惜傷人。」

她轉身又往柴房方向竄去，飛快地投入暗影中。

武尚威有心要攔住她，問問她要幹什麼去？但她行動太快，沒來得及問，只好聽她的留在這兒守着了。

過了一會兒工夫，東南方向突然傳來一聲劃破夜空的大叫：「有刺客！」

那間屋子四週的崗哨馬上有了反應，只見那名班長猶豫了一下，隨即向那四名警衛低低交待了幾句，帶着其他的崗哨往東南方飛奔趕去。

武尚威在明白小紅幹什麼去了，爲了讓他救了，她不惜以身踄險，冒大險去行刺。

他心中不由爲之一陣感動，更不敢錯過這稍縱即逝的機會，急急採取行動，俯身摸起兩顆石子，抖手打了出去。

「噗！噗！」兩聲，兩盞大燈熄滅了，眼前立時猛然一黑。

武尚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動作撲到，四名武裝警衛還沒來得及驚叫，便一人挨了一刀躺倒在地上。

他不敢稍有一點遲疑，伸手抓住那把大鐵鎖用力一扭，大鐵鎖壞了。他一腳踢開門撲了進去，靠右有一片微弱的燈光，他停也不停地撲過去；兩名警衛才警覺有人進入，還沒有看清楚是誰，他手裏的刀已經揮了出去，兩名警衛連叫都沒來得及叫，便各挨了一刀雙雙倒地。

再往裏是一個小拐彎，他身子絕快地拐過彎，迎面響起兩聲喝叱，又是兩名警衛；想是他兩個聽到了前面那兩個屍身倒地的聲音，撲了出來。

可惜他兩個碰上了武尚威，武尚威的刀太快了；他兩個跟那兩個一樣，也是人都沒看清楚，已各挨了一刀斷了魂。

武尚威進了牢房，當中是一條長長的走道，兩邊是兩排鐵柵欄；每一邊都另用鐵柵分隔成四間，每一間的鐵柵門上都圍着鐵鍊，掛着把大鐵鎖。

左邊一排四間裏都各關着一個人，但都不是陳剛。武尚威在右邊一排最後的一間裏看到了陳剛，陳剛坐在地上，手上戴着手銬，正瞪着一雙環眼望着他；他一個箭步竄過去，揮刀砍斷了圍在鐵柵門上的鐵鍊。

「武尚威！你這是什麼意思？」陳剛霍地站了起來。

「我不能連累你代我受過。」武尚威拉開鐵柵門走了進去。

「你這是來救我？」

「你以爲我是來幹什麼的？」刀交左手，右手一伸就去抓陳剛的手銬。

「慢着！」陳剛手一躲：「我問你，你想幹什麼？」

「問得好，當然是打開你的手銬，讓你跟我走。」

「不行！我不能跟你走。」

武尚威一怔：「爲什麼？」

「我身在公門，知法犯法，他們並沒有冤枉我。」

武尚威雙眉一皺，說：「陳兄！現在這樣，當初你就不該放我，你這叫救的什麼人？不是存心讓我一輩子愧疚不安麼？你不肯走也行，我留下來陪你。」

「尚威！你這是……」

「你該明白我說的是理，我的時間不多。」

「你看看，你救得了我麼？」陳剛抬了抬腳。

武尚威低頭朝陳剛腳上一看，神情不由一呆，陳剛的雙腳上居然還被鎖着一副腳鐐；那腳鐐又粗又重，別說是脫獄了，恐怕連走兩步都不容易。

武尚威微皺了皺眉頭，刀交還右手，運足眞力，猛然揮刀砍了下去。

「噹」地一聲大響，刀砍在腳鐐當中的鐵鍊上，火星四射，拇指般粗的鐵鍊上居然只缺了綠豆大小的口子，沒斷。

武尚威只覺虎口震得發麻，他一顆心不由暗暗往下沉；當然他也有點不服氣，揮刀又要往下砍。

「不要再費事了，你救不了我的，別在這兒耗時了，再耗下去你也走不了，快走吧。」

只聽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從前面傳了進來。

陳剛臉色一變：「來不及了。」

「大胆兇徒，竟敢夜闖本隊刦獄，還不快快束手就縛。」

追來的竟是那位嚴隊長跟四個手持長槍的武裝隊員，他手上握着一支盒子槍，他一見武尚威立時怒聲驚喝，手上的盒子槍同時一舉，作勢就要開槍。

可是武尚威這時已一步跨出柵門，當然不會容得他開槍。他手裏的盒子槍剛一舉，武尚威人已矮身快如電閃地竄到了他的身旁，猛一長身，刀已架在他的頸子上，左掌疾探，那把盒子槍也到了武尚威的手裏。

這一來，那四個手持長槍的武裝隊員全都傻住了。

「要他們四個都把槍放下。」武尚威冷然說。

嚴隊長蒼白着臉，略微猶豫了一下，武尚威刀鋒一偏，他脖子上馬上見了血，他身子一哆嗦，連忙說道：「你們把槍放下。」

四名武裝隊員聞言，立刻各自把槍放在地上，站立在最後頭的一名隊員忽然扭頭往外就跑。

武尚威視若未見，任他跑，目光冷冷地望着嚴隊長：「把開手銬腳鐐的鑰匙拿出來。」

「鑰匙不在我身上。」他的聲音都發了抖。

「你怎麼說？」武尚威的刀柄往下一壓。

「眞的！」嚴隊長雙腿一軟跪在地上，苦着臉：「他是個要犯，鑰匙由王師爺親自保管。」

「這話恐怕不假，別難爲他了。」陳剛接了口。

「你們那位王師爺現在什麼地方？」

「就在外頭。」

武尙威眼望向立在近處的一名隊員：「煩勞一趟，叫你們王師爺來，就說武尙威要見他。」

那名隊員轉身要去，外面巳傳來一個話聲：「姓武的！我們王師爺叫你出去來見他。」

「好吧。」武尙威冷冷一笑：「看你們那位王師爺能把我怎麼樣？」目光轉向嚴隊長：「站起來，前面帶路。」

嚴隊長連忙站起來戰戰兢兢地往前行去，武尙威右手持刀，左手持着盒子槍緊跟在他身後。

走出屋外，只見院子裏燈火通明，光同白晝，丈外之處巳經站滿了人，都是保安大隊的隊員，至少有四五十個之多；端槍的端槍，握刀的握刀，還有十多名弓箭手，箭巳上弦，拉滿待發。

在這些人的中間，站着一個五十來歲，一臉奸猾像的瘦小老頭兒。

那三名隊員一出牢房撒腿就跑，武尙威連看也沒看他們，他只掌握着嚴隊長就夠了。

他押着嚴隊長出了牢房，背靠着牢房門旁的牆壁站立，右手刀架在嚴隊長的頸領子上，左手握着盒子槍全神戒備地目光直視着那瘦小老頭兒。

「武尙威！你夜闖保安大隊殺人刦獄，你的胆子實在比天還大。」瘦小老頭兒開了口，臉上含着冷笑。

「你就是王師爺？」

「不錯。你有沒有看清楚了眼前的情勢？」

「我看得很清楚，不過你王師爺該明白的一件事。」

「什麼事？」

武尙威說道：「你們的嚴隊長在我手裏。」

「我知道，你可是用他的命，換你的命？」

「除此而外，我還要把開手銬脚鐐的鑰匙叫個人送過來。」

「武尙威！」王師爺嘿嘿一笑：「你可是眞心想救陳剛？」

「要不是爲救陳剛，你想我會闖來這地方？」

王師爺說：「你要是眞心來救陳剛那就好辦，只要你棄刀就縛，我立刻命人釋放他。」

「王師爺！你把我當成了三歲小孩，我闖蕩江湖什麼樣的人沒有見過，豈會上你這種當？」

「武尙威！說句老實話，對陳剛這個人我們並不在乎他，也不怕他能怎麼樣，我們關起他的目的也只是……」

「少廢話！」武尙威沉聲說：「我的耐性有限，趕快派人把鑰匙送過來，要不然可別怪我傷你們這位嚴隊長……」

王師爺哈地一笑：「武尙威！你想拿他來要挾我那就打錯算盤了，像他這麼個小小的隊長，保安大隊裏少一兩個可算不了什麼。你儘管殺他好了，你可以試試，殺了他之後，你就會死在亂槍亂箭之下，陳剛也別想活命。」

武尙威暗暗一皺眉頭，說道：「王師爺！希望你別逼火我，你該看見我手裏有一把盒子槍，也該聽說過我外號『快刀神槍』，我的槍法百發百中，當我殺了隊長之後，我的第一顆子彈兒對象就是你王師爺。」

「武尙威！你想玩命麼？」王師爺臉色一變，脚下不由後退了一步。

「王師爺！」武尙威冷冷說：「你一定要逼我玩命，我莫可奈何，只有豁出去了。」

王師爺冷聲一笑，脚下又後退了兩步，忽然一揮手：「放箭！」

武尙威臉色微變，嚴隊長可嚇壞了，他急急叫：「王師爺……」

只聽到一陣弓弦聲響，羽箭破空，一排羽箭，射落在嚴隊長的脚前，激起一片塵土。嚴隊長身子一晃，差點沒有嚇昏過去。

王師爺說：「武尙威！這是警告，我要再喊一聲放箭，這些箭可就要往人身上招呼了。」

武尙威自忖情勢：知道在這等情形下，想憑這位嚴隊長要挾對方交出開手銬脚鐐的鑰匙，巳不可能，除非一下子掌握住王師爺本人。

但王師爺距離他將近兩丈遠，又在重重護衛之下；他有什麼辦法能掌握住王師爺本人？

目前他雖然處身在十多根槍桿子、刀跟弓箭的包圍下，他倒不爲自己担心；憑着手中的一把刀跟一把盒子槍，加上快速的輕功，他有自信能衝出包圍去。可是他是來救陳剛的，陳剛沒有救出，他絕不能捨陳剛不顧，一個人突圍離開。

要是那樣的話，豈不是等於給陳剛罪上加罪？當初陳剛大義救了他，如今他怎能害陳剛？他心念轉動，認爲無論如何，今夜他必得先讓陳剛脫困出獄再說。

他默然沉思了片刻，終於一咬牙開了口：「王師爺！我棄刀就縛，你們就放陳剛，這話可是眞的？」

「自然眞的，只要你點個頭，我就可以先放陳剛。」

「哦，你就這麼相信我？」

「當然相信，你刺殺梁文修犯了法是一回事，據我所知，你在江湖上還不失爲一個英雄漢子。」

「你誇獎了，在這兒我要先聲明一句話，梁大善人不是我殺的，我只是……」

「你放心。」王師爺拍了胸脯說：「這件事我們一定會把它查個水落石出，做到不枉不縱，只要你確實冤枉，這案子包在我身上。」

「王師爺！這話可是你說的。」武尙威兩眼直盯着王師爺。

「沒錯。」王師爺臉上的神色一片肅穆：「是我說的，我向來說一是一。」

「好！王師爺，我冲着你這句話了。」武尙威把架在嚴隊長頸領子上的刀一收：「你可以走了。」

嚴隊長頓時如逢大赦，跌跌撞撞的向前奔去，由於奔去的衝勢太猛，奔出沒幾步便摔了個狗吃屎，臉、手都摔破了，可是他沒覺得疼，爬起來又往前奔，一直奔到了王師爺身後。

「武尙威！你怎麼還不丟下刀槍？」

「王師爺你放心，大丈夫一言，快馬一鞭，只要讓我看着陳剛安全出去，我馬上放下刀槍就縛。」

「行！一句話。你是一個英雄漢子，我也不是婆婆媽媽拖泥帶水的人，我這就釋放陳剛，不過咱們得換個地方，你跟我來。」

他一揮手，他身後的那些保安隊員立即向兩旁讓開了一條路。

「慢着。」武尙威攔阻地說：「王師爺！你這是什麼意思？」

「陳剛的心性爲人，我很清楚，要是讓他知道是這麼回事，他一定不肯獨自出去，所以咱們得換個地方，不能讓他看見你。」

武尙威想了想：「好！我聽你的，不過我要親眼看得見他走出去，希望你不要跟我施詐，否則我手裏這把盒子槍的槍子兒，它就會向你腦袋上招呼。」

王師爺心裏不禁打了個哆嗦：「你放心，我不會跟你施詐的，而且我一定讓你親眼看得到陳剛走出去。」

武尙威沒再說話。王師爺由八名護衛護着快步往前走去，武尙威隨後跟行，進入另一個院子裏，原來圍着武尙威的那些個手持長槍的弓箭手，仍然圍着武尙威，一點也不鬆懈。

這個院子跟牢房那個院子只隔着一道牆，到了這個院子裏，王師爺立刻吩咐熄去所有的燈火，然後抬手指着武尙威旁邊不遠的一道牆說：「你可以從牆頭那些花磚洞裏看到牢房那邊的情形，你看清楚了，我這就派人去放陳剛。」

他從腰裏摸出一串鑰匙遞給身旁的一名隊員，那名隊員接過鑰匙一欠身，匆匆走去。

那名隊員走進牢房，沒多大工夫，就帶上一個人來，大步往外走去，武尙威從花磚洞間看得很清楚；一點沒錯，正是陳剛。

陳剛手上巳經沒了手銬，脚上也沒了脚鐐。

武尙威放心了，他沒再看下去，吸了口氣說：「王師爺！你派個人過來吧。」他把刀往地上一插，把槍一丟，雙手往前一伸。

「沒說的，你確實是個名不虛傳的鐵錚英雄，眞漢子，請跟我到這邊來。」他朝武尙威豎了豎大姆指，轉身往一間屋子裏行去。

武尙威毫不猶疑地跨步跟了過去。

王師爺帶着八個護衛進入那間屋，點上燈，武尙威進門一看，地上放着一副手銬脚鐐，擺得好好的。他怔了怔，旋即淡然一笑：「敢情王師爺早就料準了我，給我準備好了。」

王師爺心裏微微一驚，連忙陪上一臉的笑：「老弟你可千萬別誤會，這兒本來就擺着兩副，一副給陳剛用了，所以還有這麼一副。」

武尙威淡笑了笑沒說話，走過去在那副手銬脚鐐前一站，伸出了雙手。那八個護衛立即上前四人給他戴上了手銬脚鐐。

戴好手銬脚鐐，王師爺臉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說道：「武尙威！在沒審問之前，我可得公事公辦。來人！給我押進牢房去。」

隨着他這一句話，那位險險喪身在武尙威刀下的嚴隊長帶着七八個人進來，說：「武尙威！跟我走吧。」轉身往外走了出去。

「進入牢房往裏走，拐過彎，武尙威突然直了眼；原來關着陳剛的那間鐵柵房內乾草地上坐着個人，赫然竟是那陳剛。

「陳兄！……」

陳剛一怔站起：「怎麼你？……」

武尙威忽然扭頭怒目瞪向身後的嚴隊長，嚴隊長巳被他嚇破了胆，心裏餘悸猶存，一見他扭頭怒目瞪過來，心頭不由猛地一驚，連忙帶着人回頭就跑，跑出牢房門外急急鎖上牢門。

「武兄弟！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你怎麼會？……」

「我也被弄糊塗了。」武尙威搖搖頭說：「剛才我明明看見你出去了，那難道不是你？」

「那的確是我。」陳剛一點頭說：「剛才他們來個人莫名其妙的要放我出去，到了外頭他才告訴我，是你不願連累我，想換我出去，問我願不願意？我當然不願意，我姓陳的怎麼會做這種事，要不當初不放你走多好；所以我一聽這話就扭頭又回來了。心想你沒見我出去絕不會聽他們的，那知道你……」猛揮一掌，打得鐵柵欄一陣搖幌。

「陳兄！咱們倆都上了人的當了……」武尙威苦笑一聲，便把他在外面跟那位王師爺見面的經過說了一遍。

靜靜聽畢，陳剛暴跳如雷地吼叫了起來，說：「你糊塗，你混蛋，那個該死的鼠輩師爺最奸滑陰險不過，你怎麼能信他的。」

「陳兄！剛才我不是說過麼，我明明看見你出去了。」武尙威苦笑着。

「這一下可好，原本死一個就夠了，現在得死一雙，武兄弟！你眞辜負了我這一番心意。」陳剛一聲輕嘆，頹然坐了下去。

「陳兄大義，我衷心感激。」

「我可不要你感激什麼，我當初放你走也並不是爲聽你這『感激』二字，你應該明白，你是冤枉的。」

「我明白，上有天理，下有國法，是非曲直自在人心，我這冤枉總會有人主持公道的。」

「我眞恨不得給你兩個大巴掌，我眞不知道你這些年的江湖，是怎麼闖的？怎麼混的？……唉！」陳剛忽然嘆了口氣說：「我們不說這些了，我問你，現在你打算怎麼辦？」

「什麼怎麼辦？」

「難道你甘心等着被槍斃麼？」

「當然不甘心。」

「那就好，我陳剛就是這個倔脾氣，捨了這條命我也要想辦法把你弄出去，你過來吧。」

「陳兄你有什麼辦法？」

「你不要問，辦法是人想出來的，咱們一個一個的試，直試到弄毀手脚上這副勞什子爲止。」

「但是我有個條件。」

「你有什麼條件？」

「要出去咱們兩個一塊出去，要不出去就誰都別出去。」

「你這是什麼意思，你可以前去，我卻不能走。」

「你爲什麼不能走？」

「我有一帮兄弟願意跟我共生死，他們願意陪我一塊兒坐牢，我怎麼能撇下他們一個人走。」

「這我倒不知道，由此可見陳兄平日的爲人了。」武尚威默然了一下，說：「這件事容易解决，咱們出去後，我跟陳兄一起去救他們走就是。」

「我連他們關在那兒都不知道，上那兒救去。」

武尚威說：「那也容易，只要咱們能出去，這保安大隊裏還怕問不出他們被關在那兒麼？」

「你這話雖不錯，只是這麼一來咱們豈不要落個刦牢逃獄的罪名。」

「陳兄你該明白，害人的只是北洋軍『特務隊』的人，等到咱們被槍斃了，那時候咱們又能落個什麼好聽的罪名。」

「武兄弟！」陳剛一皺眉頭說：「這一點我不是沒想到，事情我陳剛敢做敢當，只要是爲朋友，我可以兩脅插刀，我個人的生死算不了甚麼，可是我不能把那帮好兄弟也拉下水。」

武尚威沉默了一下：「陳兄說的是理，這麼一來我倒不好再多說些什麼了。」

「你不說我却要說，你走。」

「怎麼？難道我這條命比別人值錢不成？」

「你是冤枉的，不能就這麼白白的給『特務隊』的人整了。」

「不錯，我是冤枉的，可是你呢？」

「當初放你的是我，我不殺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你讓我心裏怎麼能安？」

「武兄弟！你……」

「陳兄！」武尚威一臉嚴肅之色：「如果你我易地而處，你是我，你會一個人出去麼？」

陳剛雙目直直地凝注着武尚威，久久沒說話。

「武兄弟！」陳剛忽然長吁了一口氣，朝武尚威一招手：「你過來吧，我想通了，我聽你的跟你一塊兒出去，救出我的那帮好兄弟一起走。」

武尚威臉上含着笑，邁步過去，拉開鐵栅門走了進去站在陳剛的面前。

「武兄弟！先坐下來歇息，然後咱們一個辦法一個辦法的試。」

武尚威矮身在乾草上坐下：「陳兄！我跟你提個人。」

「誰？」

「小紅。」

陳剛一怔：「你認識小紅？」

武尚威點了點頭，把他認識小紅跟小紅一起來這兒的經過說了一遍。

「這件事你怎麼不早說，如今她人呢？」陳剛瞪了眼，臉上也變了色。

「不知道。」武尚威搖搖頭說：「由後牆進來後我跟她就分開了。」

「希望她沒出差錯，要不然我會放火燒了這保安大隊部。」

× × ×

在西城，緊挨着脚跟兒的一片草叢中，此刻正躺一着個人，兩眼緊閉，跟睡着了似的。

這人正是小紅。她身旁放着兩把刄薄身窄的短刀，右手緊握着左肩窩，手上都是血。在她左臂旁邊尺遠的草地上，有一支羽箭，箭鏃上一團血污。

這情形很明顯，小紅一定是在施那調虎離山之計，她聲東，好讓武尚威擊西的時候中了箭。她怕武尚威知道分了心，也怕被擒，給武尚威添了麻煩，因此她咬牙忍痛，一口氣跑到這兒，於忍痛拔下右肩窩上的那支箭後，不支倒地，昏了過去。

這時，在她的身旁右邊却蹲着個年輕黑衣人，他靜靜地蹲在小紅身旁，一雙眼睛閃閃發亮地盯視着小紅那張美麗的粉臉兒。

小紅的嬌軀婀娜豐腴，渾身散發着一股成熟的魅力，沒有一處不動人，每一處地方都是能讓人看得怦然心動。

年輕黑衣人的一雙目光從她的臉兒上往下移，由高聳的酥胸而腰肢，雙腿，最後落在她的一雙綉花鞋上。

突然，他伸出了一隻右手，伸向小紅那高聳的酥胸，小紅仍在昏迷中，她當然不知道，也不會動。

可是年輕黑衣人的那隻右手，並沒有去碰觸小紅的酥胸，却越過小紅的身子，拿起了草地上的那支羽箭。拿起羽箭，將箭鏃湊近鼻端聞了聞，隨即把箭丟在地上，站起身來從小紅的身上跨過，又蹲下身子。

他伸手拉開小紅那緊撫着左肩的右手，然後解開小紅的衣扣子，小心翼翼地把那被羽箭穿了個洞，帶着血污的肩上揭了下來。接着他從自己衣裳上撕下一塊布，走到湖邊將布用水浸濕，回來用濕布輕輕地擦拭小紅的左肩傷口。

傷口血污擦拭乾淨後，他扔掉那塊布從懷裏摸出一個小瓷瓶，拔開瓶塞，在小紅的傷口上細心倒洒了一層白色的粉末。

就在這時候，小紅突然醒過來了，雙目一睜，揚手一掌劈出。

年輕黑衣人沒想到小紅會在這時候醒過來，更沒想到小紅醒過來揚手就給他一掌，這一掌打個正着，結結實實地硬挨了一下，口中一聲悶哼仰身摔了下去。

幸虧小紅帶着傷，人又剛醒轉過來，這一掌的力道沒多大，也幸虧年輕黑衣人的筋骨硬健，翻了個身就坐了起來。

小紅這時也要挺身坐起。

「姑娘！動不得，藥掉了。」

小紅側臉一看：「呵！我不知道……對不起，傷着你沒有？」臉上神色一片歉然。

「還好，我天生一副硬骨頭，只是可惜這瓶金創藥。」瓶口朝下倒了倒，一瓶藥全洒沒有了，他聳聳肩，隨手把空瓶子一丟。

「是我魯莽。」小紅心裏更感不安。

「幸好我已經在姑娘的傷口上洒了些，要不然姑娘這傷一時半會兒就不好治了。」他含笑挺身站了起來，走到小紅身邊「姑娘請躺好，讓我先給姑娘把傷口包紮好。」

「謝謝。」小紅坐起的身子又躺了下去。

年輕黑衣人又從身上撕下一塊布，先在小紅的傷口處墊上一小塊，然後包紮起

來。

小紅的一雙眼睛一直盯視着他，他的動作很俐落，很快地就替小紅把傷包紮好了。「扣子請姑娘自己扣吧。」他說着站起了身子。

小紅緩緩地坐了起來，拉好衣襟扣好了扣子：「謝謝你給我治傷，我還沒有請教？」

「不敢！我姓冷，名叫冷鋒。」

「你就是『草上飛』冷鋒？」小紅一下子站了起來，睜大着水靈靈的眸珠子。

「姑娘知道我？」冷鋒的神情微微一怔。

「我聽『快刀神槍』武尚威提過。」

「姑娘認識武尚威？」冷鋒又是一怔，急急問：「可知道他如今在那兒？」

「你要找他？」

「我有要緊事情急着要告訴他。」

「什麼事情？」

「他有一個朋友，被保安大隊關起來了。」

「你可是指陳隊長陳剛？」

「正是他，姑娘也知道這件事。」

「他也知道了，我這箭傷就是跟他一塊兒去救陳剛受的。」

「哦！姑娘是武尚威的紅粉知己。」

「談不上是他的知己，我只是敬仰他是一位當世錚錚好漢。」

「姑娘既跟他一塊兒去救陳剛，那他現在……」

小啓：「易水寒」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敬希見諒。

「不知道，我受了傷，怕他知道了分心，所以我一受傷就拚命跑了出來。」

「這麼說他有沒有救出陳剛，姑娘也不知道了？」

「不知道。」小紅搖搖頭：「現在大概什麼時候了？」

「一點半左右。」

「呵！我得趕快去看看。」她俯身要去拿她那兩把短刀。

「我來吧。」他比她快一步，俯身抓起了短刀。

「謝謝你。」

「說起來咱們不是外人，姑娘幹嗎這麼客氣，走吧。」

小紅剛走了兩步，身子突然一晃。

「怎麼了？」冷鋒忙伸手抓住她的玉臂扶住了她。

「頭有點暈，不碍事。」

「也許是失血太多了些，我扶着姑娘走吧。」

「草上飛」是個血性英雄，扶着她沒放手是出自一番好意，心裏一定絲毫未有他想，她小紅又怎麼好避嫌顯得小家子氣，只好任由他扶着。

兩個人徜着夜色往保安大隊部方向走。小紅剛才沒活動不覺得，如今一活動竟覺得傷口疼得厲害，跟火燒似的，帶得半個身子都不舒服。

儘管傷口疼，火辣辣的帶得半個身子都不舒服，可是她心裏急，既担心陳剛未救出來，也担心武尚威的安危，所以她脚下一直走得很快。

這情形冷鋒自然覺察得出來，也明白她的心意；他委婉地勸她：「姑娘帶着剛受的傷不宜走這麼快，雖然我已經替姑娘上了藥，止了血，可是活動得太激烈仍然會流血，姑娘不能再失血了。」

「謝謝你，我知道。」小紅感激地看了他一眼，脚下雖然慢了些，但仍然夠快的。

× × ×

終於，看見那廣大的保安大隊部的門了。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旗杆上的那串燈熄了，外頭的崗哨也都撤了，看上去一片安靜，而且靜得出奇。

「姑娘！咱們不能再往前走」，妳帶着傷，行動不方便，挨得太近了危險。」冷鋒拉着小紅停住，停在一條小胡同兒的拐角處。

「這是怎麼回事兒？」小紅皺着眉頭，詫異地望着二十多丈外保安大隊部的門口。

「怎麼了？有什麼不對麼？」

小紅說：「旗杆上那串燈夜裏是向不熄滅的，剛才我跟武尚威來的時候還亮着，這會兒怎麼全滅了，而且外頭的崗哨也撤走了……」

「也許是武尚威已把陳剛救走了，人已經被救了，還要崗哨幹什麼？」

「但願你是說對了，只是這情形却有點不像。」

「怎麼不像？」

「陳剛如是已被武尚威救走了，此刻他們一定會到處搜索追捕人，街上就决不會這麼平靜了。」

小紅說：「這我倒沒有想到，那麼武尚威他……」

「這情形，實在讓人想不通，也讓人担心。」小紅皺着眉頭：「我要去探聽一下。」

「姑娘不能去。」冷鋒抓着她玉臂的手仍未鬆開，搖搖頭說道：「我也絕不能讓姑娘去，這樣吧，姑娘在這兒等我，我去。」

「那怎麼行……」

冷鋒倏然一笑說：「姑娘！別忘了我是個男人，姑娘請在這兒等我，千萬別輕舉妄動，也請記住一句話，小不忍則亂大謀。」他沒等小紅有任何表示，話一說完，立即把小紅的那兩把短刀往小紅手裏一塞，如飛而去。

小紅把身子靠在胡同的牆上，經過一陣子活動，她肩上的傷口雖然疼得更厲害；可是她似乎並不覺得，她的一顆心此刻得惦記着武尚威跟陳剛的安危。

沒多大一會兒工夫，一陣極輕而又快速的脚步聲傳了過來。小紅立時警覺，身子連忙往胡同裏一縮，緊了緊手裏的刀。

那快速的脚步聲在胡同口停住了，是冷鋒。

小紅連忙迎了出來：「探聽出來什麼沒有？」

冷鋒的臉色凝重，遲疑了一下：「姑娘！武尚威陷在裏頭了。」

「你怎麼說？他！他陷在裏頭了？」

小紅臉上勃然變了色，伸手抓住了冷鋒。

冷鋒點了點頭，沒說話。

「怎麼會！這怎麼會！陳剛呢？」

「仍在裏頭。」

（未完・六）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魔鳳遊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齊四追查井望天的來歷，知道他旣是中州三傑老二，不敢造次，賣個人情，一聲呼嘯帶手下離開，井望天低呼請告警的人出見，原來是一個青衣青年，不肯出示姓名，只說出伍英當時遇襲經過，亦請二人快離開。井望天和伍明珠離開後，先將伍英得來的「陰陽刀訣」藏好，懷疑齊四、青衣青年同出現在棲鶴潭附近，一定有原因，故又折回去窺伺動靜，果然發現齊四和天駝叟一道追殺一黑衣人，又出現一個江湖新秀劍手田榮大公子，將老駝子懲誡一番，要求齊四帶去會晤另兩名新秀劍手。井望天繼續窺探……

棲鶴潭之旁　捉捕千年鱔

林中棲鶴，受到了驚擾，不少振翼而起。

就在羣鶴驚飛之時，棲鶴林中，突然亮起了一道燈光，由遠而近，到了湖畔。

這是牠們數十年來，一直棲息的地方，只有極少數振翼他去。

驚飛的羣鶴，大部份仍然落回原處。

那是一盞白綾製成的燈籠，光度十分明亮，似乎專以適用這荒山深夜之用，不畏疾風。

明亮的燈光照耀下，只見魔手齊四，和那銀衫少年田榮並肩而立，低聲交談。

只可惜他們說話的聲音很低，聽不到他們說些什麼。

那執燈的人竟然是一個黑衣少女。

她似是並不關心田榮和齊四的談話，却不停的手執燈籠，向水中照視。

難道，那湖水中還有什麼隱密不成？

伍明珠忍了又忍，還是忍不住好奇之心，低聲道：「二叔，她在瞧什麼？」

井望天苦笑道：「二叔和妳一樣，一片茫然。」

這時，松林之中，又亮起了一盞燈火，四個穿着黑衣的大漢，抬着一個軟兜，緊隨那燈光之後而出。

那是一頂特製的軟兜，行走時，人可以抬着，放在地上，可以折成一個高脚座椅。坐在高脚椅上的人，穿着一件黑色長袍，當胸繡了一朶金色的牡丹花。

花朶很大，幾乎佔滿了前胸，燈光下金芒流動，顯然不是一般的金綫繡成。

只聽黑袍人輕輕咳了一聲，道：「齊四，東西準備齊全了麼？」

齊四一躬身，道：「準備齊全了，不過，這林中棲鶴，不少頭是數百年的老鶴，牠們的食蛇之技，十分高明，所以，不敢把羣蛇抬來此地。」

黑袍人呵呵一笑，道：「如非這棲鶴潭畔板林上有幾頭數百年的老鶴，使這棲鶴潭五里內沒有蛇踪，這潭水中之物，又怎能到今天還未被人發覺？」

井望天心中念轉，忖道：水中之物，

和蛇有關，難道齊四等花費了這麼大的工夫，弄得遊人絕跡，就是爲了這水中之物麼？

那又是什麼怪物呢？齊四輕輕咳了一聲，道：「金老，今晚上情形似是有些不對。」

黑袍人道：「你是說，今夜來了不少人？」

齊四道：「是！在下約略的估算了一下，至少有十個以上。」

黑袍人道：「這些人，都很貪心，他們想坐享其成。」

齊四道：「是啊！咱們花了數年工夫，總不能讓別人得了便宜。」

黑袍人冷笑一聲，道：「世上如若眞有這樣的好事，咱們也不用花幾年工夫了，去把東西拿來吧！」

齊四應了一聲，擧手互擊兩掌。

片刻之後，六個勁裝大漢，抬了三個大木箱行了過來。六個人放下了木箱之後，立時退到一側。

黑袍人目光轉到執燈的女子身上，道：「小蛇女，妳的蛇來了。」

黑衣少女緩緩把手中的燈籠擧了起來，行到一個木箱前面。

只見她擧起玉手，向下一削，波的一聲，木箱上的鐵鎖應手而落。

打開了箱蓋，立見紅信伸縮，蛇頭鑽動。

原來，木箱中全都是蛇。

只聽得幾聲鶴鳴，幾頭巨鶴，突然衝天而起，盤空一旋，齊向木箱撲來。

坐在高脚椅上的黑袍人，揚手一揮，幾隻疾撲而下的巨鶴，似是受到了重擊，突然長鳴一聲，跌落在地上。

但牠們沒有死，雙翼在地上撲打了一陣，又飛了起來。

小蛇女笑一笑，道：「別傷了牠們，等一會，還有借重牠們的地方，可省我不少的氣力。」

黑衣人道：「老夫出手，極有分寸，不會傷牠的命。」

小蛇女放下手中燈籠，雙手伸入了木箱之中，抓起了四五條毒蛇，投入湖中。

但見她雙手連揮，不停的飛落湖中。

那一箱毒蛇，不知有數十百條，但在那位姑娘一雙纖巧的玉手揮洒之下，盡都被投入清澈的湖水之中。

小蛇女投完了第一箱蛇，立時打開了第二個木箱。

第二個木箱中，也是滿滿的一箱蛇。

依樣葫蘆，小蛇女仍然揮動她一雙纖巧的玉手，伸入木箱之中，抓起毒蛇，然後，把蛇投入湖水中。

在明亮的燈光下，伍明珠清楚的看到那位抓蛇的黑衣少女。

那是一位很美麗的姑娘，雖爲那一雙雪白的玉手，玉臂一伸一縮之間，就是四五條蛇，有些蛇過了她的身體，但却被她一摔之下，毫無困難地投入了湖水之中。

伍明珠看得心神震動，想不出那麼嬌小、美麗的姑娘，怎麼會那麼胆大。

一般說來，女孩子都很害怕長蟲。

三大箱子毒蛇，都被那黑衣女子投入了湖水之中。

井望天全神貫注，但他看得和伍明珠完全不同。

他閱歷豐富，知道江湖上無奇不有，這位黑衣女子，能够抓蛇，並非是什麼奇怪之事。

井望天留心的是被投入湖水中反應。奇怪的是，那些毒蛇，被投入水中之後，竟然全部潛入水底，未見浮出水面。

小蛇女投完了三大箱之後，輕輕吁一口氣，就湖水淨過雙手，笑一笑道：「我的事已經完了，能不能捉到那條魚，是你們的事了。」

擧手理一理動飄的秀髮，竟然擧步而去。

那坐在高脚軟兜上的黑袍人，突然冷冷地說道：「小蛇女，等一等。」

小蛇女停下脚步，道：「金大爺，我來此之後，師父只交代我作這些事……」

黑袍人冷冷說道：「小蛇女，妳師父應該告訴妳，等老夫抓到了那條魚之後，妳再走不遲。」

小蛇女搖搖頭，道：「沒有啊！我師父怎麼說，我就怎麼聽，我的事是放蛇，放完了蛇，就沒有我的事了，我留這裏作什麼？」

黑袍人道：「如是我要妳留下呢？」

小蛇女道：「那不行，你和師父有交情，那是你們的事，但我奉師命來此，師父只交待我該做的事。」

黑袍人道：「小蛇女，正因爲看在妳師父的份上，老夫才對妳客氣一些，我要妳留下，妳就得留下，別惹老夫發火！」

小蛇女道：「你和我師父怎麼說，我不知道，但我不能留在這裏……」

黑袍人忍不住了，冷哼一聲，道：「小蛇女，老夫不怕得罪妳師父，妳如敢再走三步，老夫就殺了妳。」

小蛇女眨動一下大眼睛，道：「金大爺，你眞要殺我？」

黑袍人道：「妳如不聽老夫之命，老夫就不得不殺妳了。」

小蛇女道：「哼！你好不講理。」

黑袍人道：「回去問問妳師父，老夫對人，一向是不說第二句話，對妳，已經是够客氣了。」

小蛇女歎道：「聽我師父說，你的武功很高，殺我大概不是什麼難事。」

黑袍人道：「大概妳閃不過我一招，不信妳就試試？」

小蛇女格格一笑道：「不用試了，你說的這麼兇，唬住我了。」

黑袍人道：「那妳乖乖的站過來。」

小蛇女年紀不大，但她見風轉舵的功夫够好，笑一笑，邁着春風俏步，走到那高脚椅下停好。

他們談話的聲音很大，伍明珠聽得清楚，暗暗歎一口氣，忖道：這丫頭這點年紀，就磨得能屈能伸。

這時，那背手站在湖畔的金劍銀衫田榮，突然開口說道：「齊四兄，這片湖面，有數頃大小，放下去幾百條蛇，就能把牠逼上來麼？」

小蛇女回顧了田榮一眼，接口說道：「你不相信？」

田榮嗯了一聲，道：「至少嘛！在下還未見到動靜。」

小蛇女道：「如你所言，這湖面如此

廣大，你們抓的毒蛇太少了，如是再多幾箱，也許會見效快些。」

黑袍人道：「妳師父說，只要一百條就行了，老夫要他們抓三百條毒蛇，難道還不夠麼？」

小蛇女道：「我師父的話，自然不會錯了，不過，這湖裏眞有一條……」

目光轉內黑袍人的身上，接道：「那是一條什麼魚啊？」

黑袍人道：「如是老夫能抓住牠，等一會，妳就可以見到，若是抓不住牠，妳也不用知道。」

小蛇女把目光又轉到田榮的身上，接道：「你可知道，那是一條什麼樣子的魚嗎？」

田榮道：「不知道。」

小蛇女的舉止很隨便，回望了那坐在高脚椅上的黑衣人一眼，突然舉步行到了田榮身側，低聲道：「你是不是金劍銀衫客？」

田榮道：「是又怎樣？」

小蛇女笑一笑，道：「你眞是被江湖上稱爲新秀三劍之一的金劍銀衫客？」

田榮道：「妳不相信？」

其實，小蛇女長得很美，只是她敢伸手抓長蟲，舉止又太隨便，所以，很難受人尊重。

金劍銀衫就不太尊重小蛇女，冷笑一聲，別過頭去。

小蛇女對田榮的冷淡，完全不放在心上，笑一笑，道：「你好像很怕我。」

這位小姑娘，不知是否有點傻呢？還是不解情趣，人家已表現的很明顯，她竟然還要問下去。

田榮冷冷說道：「姑娘，在下很討厭長蟲，所以……」

小蛇女接道：「所以，也討厭會抓長蟲的人，對麼？」

突然改用傳音之術說道：「你聽說過金老大要抓的是一條千年白鱔，聽說，這個成形之物，身上之血，能使人增加幾十年的功力，身上骨、刺，都是珍貴無比的東西，這是千載難遇的機會……」

似乎是言未盡意，但却突然住口。

田榮的心，開始活動起來了，暗暗忖道：這丫頭年紀不大，竟然能施展傳音之術，那證明了她的功力，已到了相當高的境界，只因爲她一股孩子氣，使人不存戒心。

回頭望去，只見小蛇女正舉手掠着長長的秀髮，倒也有一股飄逸之氣。

只聽小蛇女低聲笑道：「金劍銀衫客，聽說你的劍法很高明。」

一面說話，一面又向田榮的身側走過去。

這一次，田榮沒有拒絕，也沒有太難看的臉色，讓小蛇女行近了自己的身側。

對金劍銀衫客，金大爺似乎也有相當包涵，所以，他一直沒有發作。

小蛇女放低了聲音，道：「田兄，咱們坐下來談談吧！」

口中說話，人已當先坐了下去。

一面又改用傳音之術，道：「你想不想得到那一條千年白鱔？咱們放出牠的血，一人喝一半。」

田榮不自覺的也緩緩坐了下去。

看上去，兩人很親熱，肩碰肩兒坐在一起。

田榮也施展傳音之術，道：「怎麼樣才能得到？」

小蛇女道：「辦法倒有一個，只是不知你敢不敢下手？」

田榮道：「說說看。」

小蛇女道：「搶，等他們到手之後，想法子把它搶過來。」

田榮道：「好吧！妳說說看，怎麼一個搶法？」

小蛇女道：「咱們不能冒險，因爲咱們沒有準備抓那白鱔的東西，但只要在金老頭到手之後，咱們搶過來。」

田榮道：「這個，豈不是强盗的行徑麼？」

小蛇女道：「金老頭也不是好東西！他一身功力，已到相當高深的境界，如若讓他喝了白鱔的血，不是更上層樓嗎？」

田榮搖搖頭道：「這等事，在下作不出來。」

小蛇女道：「爲什麼？」

田榮道：「總要找一個理由出來，掩飾一下，强詞奪理也可以說得過去，但若沒有一點理由，硬去搶人家的東西，在下實在沒辦法。」

小蛇女道：「你如不敢搶，由我出手，不過你要保護我。」

田榮道：「這個麼？在下倒是可以考慮。」

這時，魔手齊四緩步行了過來，笑道：「兩位是一見如故，說得很投機啊！」

小蛇女回過頭，嫵媚一笑，說道：「人家是新起江湖的三劍之一，我不過是個玩長蟲的毛丫頭，人家怎麼會和我很投機呢？」

齊四說道：「蛇姥姥的門下，在江湖上也有一席之地，姑娘這句話說得太謙虛了。」

目光轉到田榮的身上，道：「田少俠，金老請你過去一下。」

田榮緩緩站起身子，道：「哦？什麼事？」

齊四臉上泛起了一抹詭秘的笑意，道：「這個麼？在下就不清楚了。」

田榮哦了一聲，說道：「好！我去見他。」

轉過身子，緩步行向那高脚坐椅。

小蛇女低聲道：「齊爺，金老找田榮幹什麼？」

齊四微微一笑，道：「小蛇女，妳想知道，何不過去瞧瞧？」

小蛇女說道：「是啊！我也該過去瞧瞧。」

原來，小蛇女和田榮兩個人已在不自覺間行出來了兩丈遠。

田榮大步行到了高脚椅前，抬頭望了那黑衣人一眼，道：「金老叫我？」

黑衣人嗯了一聲，道：「田少俠，老夫近年之中，很少在江湖上走動，但仍然聽到了田少俠的大名。」

田榮道：「金老誇獎。」

黑衣人道：「少俠，那位玩長蟲的小姑娘，和你談得很投機吧？」

田榮回答道：「不錯，我們談得很愉快。」

黑衣人道：「老夫金長久，少俠聽人說過沒有？」

田榮道：「一品刀金大爺，江湖上誰人不知，誰人不曉。」

金長久突然取下臉上黑紗，露出來十字刀疤臉，笑一笑，道：「好！江湖上還沒有把老夫忘記。」

他臉上縱橫交錯，四條刀疤，和少了一半的鼻子，給人於一種凄厲、恐怖的感受。

田榮望了那張臉一眼，心頭不由微微一震。

金長久道：「田少俠，老夫這張臉，是不是有些可怕？」

田榮道：「英雄論胆識，金老這張臉，正是豪傑標誌。」

金長久道：「說得好，老夫這張臉，就是爲一品刀三個字付出的代價，四十年前，泰山論刀大會，十八個天下快刀手，比刀敍級，老夫連勝九陣；奪得一品敍級，但我也中了五刀，刀刀都在臉上。」

田榮仰首輕嘯，似有無限神往，道：「可惜在下晚生了四十年，不能目睹那次敍級盛會，實在是一件憾事。」

語聲一頓，接道：「十八家快刀敍級，但不知留下幾個活人？」

金長久道：「快哉！快哉，由少俠身上，又見在下昔日的氣概……」

凄傷似是給了他無限的感觸，輕輕吁一口氣，接道：「十八個比刀敍級的人，十一個傷重而死，七個人幸保性命，但無一能够全身而退，老夫身中五刀，敍級一品，算是奪得魁元……」

田榮接道：「另外的六位，就是二至七品刀了？」

金長久道：「是！我們七人，經歷生死之戰，彼此相惜，義結金蘭，聚居一處，也就是現在的七刀塘了。」

田榮道：「金老六位兄弟，都還健在吧？」

金長久說道：「托福，托福，都還粗壯。」

田榮微微一笑道：「有一句話，晚輩本不該問……」

金長久接道：「哦！不妨事，你盡管說。」

田榮道：「金老比刀敍級，連中五刀，都在臉上，實在令人費解。」

金長久道：「那是因爲老夫刀法中破綻，只有上盤，留下了使人可乘的空隙，這數十年來，我們七人，相互切磋，老夫相信，那個破綻已經堵塞了。」

田榮道：「這麼說來，金老的刀法，已到了至善至美的境界了？」

金長久道：「天下沒有完美無缺的武功，老夫只能說，刀法稍有進境罷了。」

田榮道：「想來，他們六位的武功，也全都有了很大的進境了？」

金長久道：「水漲船高，刀法比過去都熟練了一些，不過，年事亦高，體能也非昔年可比了。」

田榮道：「金老內功精深，怎還受歲月限制？」

金長久道：「世無不死之人，仙道可憑，所以江山有代人才出。」

田榮微微一笑：「金老，以你目下的成就而言，就算不能長生不老，但求一些助壽藥物，定然是辦得到的。」

金長久道：「靈藥難求，老夫雖然有點積蓄，也無法買到助壽之藥。」

田榮本想套問他釣取千年白鱔的事，但想了想，又忍了下去。

金長久哈哈一笑，接道：「田少俠，此間事了，老夫想請少俠同往在下的住處一敍，不知少俠意下如何？」

田榮心中暗道：「我和小蛇女暗作議定，準備搶他的千年白鱔，怎還能到他的七刀塘去作客？」

心中轉念，口中說道：「這個容在下想一想，再行回話。」

金長久道：「好！不過，老夫還是希望少俠能暫息江湖數日，老夫有一味益壽延年、千古難求的名藥，不願獨享，希望與少俠共謀一醉。」

田榮心中一動，忖道：「他講的可能就是這一條千年白鱔了，果眞是叫人慚愧，我在這裏計劃着搶人家的東西，人家却要把我當貴賓看待。」

輕輕吁一口氣，說道：「盛情迫人，在下自盡力算計一下，如能抽空，自當到七刀塘去開開眼界。」

金長久道：「少俠，老夫是一片誠心，而且，此行也不會誤你太多的時間。」

這時，小蛇女蓮步欵欵的行了過來，道：「金老，你好偏心啊！」

金長久道：「哦！」

小蛇女道：「我替你向湖中放蛇，你就不肯請我到七刀塘中去玩玩。」

金長久笑一笑，道：「妳不過是奉妳師父之命而來，如若是老夫要承妳們之情，也要請蛇婆婆，去七刀塘中飲杯水酒，至於妳小蛇女麼？似乎是不必了。」

小蛇女道：「金老，你這就有些不對了……」

金長久冷哼一聲，接道：「胆大丫頭，敢對老夫如此無禮。」

小蛇女道：「田榮兄不過是你的新識，我師父却和你是多年的朋友，爲什麼你約要那姓田的小子去，不肯帶我同去？」

金長久道：「人家是第一流的劍手，妳呢？妳小蛇女是什麼？不過是一個玩長蟲的小丫頭罷了。」

田榮這一次表現出極好的修養，對小蛇女加諸在身上的屈辱，竟似完全的不放在心上。

小蛇女撇撇嘴巴，說道：「那有什麼稀奇，再厲害的劍手，也無法受毒蛇咬上一口。」

金長久哈哈一笑，道：「小蛇女，問題是，妳那條毒蛇，如何能咬上別人。」

小蛇女還要接言，金長久却突然伸手抓起了一根長竿。

抖手一揮，長竿上一道絲索，直向湖心飛去。

田榮凝目望去，只見湖水之中，躍起了一條長過三尺的白色長魚，盤空一轉，突然捲成了一個圓盤，橫向南面飛去。

這是人間奇景，田榮只看得雙目發直，暗道：「原來，這白鱔是會飛的。」

金長久手中絲索，帶着一股嘯風之聲，飛了過去，但却沒有擊中那白鱔。

小蛇女嬌喝一聲，突然撒腿向南面跑

去。

金長久厲聲喝道：「那裏走！」人已從高脚椅上，飛騰而起，直撲湖中。

兩個抬軟兜的黑衣人，配合的極爲佳妙，四手齊揮，四面木頭作成的圓盤，一齊投向湖中。

四隻手，用着不同的力道，所以，四面圓盤，飛得也有近有遠。

第二隻木盤落在水面，正是金長久力盡下落的時刻。

只見他右脚一踏木盤，身子突然又飛了起來，向前撲去。

四個木盤，金長久只用了三隻借力換氣，人已到了南岸。

估算這躍渡的水面，約有十四五丈左右。

那盤飛的白鱔，因爲旋抖而飛，看上去速度不怎麼快，實則其速如矢，疾快非常。

金長久騰躍飛追，竟沒有追得上牠。不過，金長久也够快的，雙足踏上實地，距離那白鱔不過一丈多遠。

金長久一提氣，身子向前一竄，平飛而出，棄去手中的釣竿，五指疾伸，直向白鱔抓去。

這一招登萍渡水，飛越湖面十餘丈，只看得隱身在松樹上的井望天和伍明珠心頭震動不已，此人的功力，實已到了爐火純青之境了。

金長久去勢如箭，眼看五指就要抓到白鱔，那白鱔身子突然一折，翻身向一側飛去。

這時，湖畔兩株松樹之上，突然飛下來兩條人影，疾如流星一般，直向白鱔飛去。

兩個人似是早已蓄勢，動如閃電，直撲白鱔，人還未到，四隻手都已經張了開來。

因那白鱔突然間轉了一個彎，所以，兩個後發動的人，反而超越了金長久，撲近白鱔。

金長久大喝一聲，雙掌突然間拍了出去。

兩股强猛的掌風，分向兩人襲去。

兩個人都穿着夜行勁裝，頭前脚後的撲向白鱔，身子還未沾地，金長久的掌風，已然迎面而至。

形勢迫人，兩個夜行人不得不揮手接下。

强厲的掌勁，嘭然相撞。

兩個大漢，同時失去了控制，一個飛落湖水之中，另一個被掌力震飛到一側草地之上。

但三人這一對掌互擊，那通靈白鱔，却飛落在草叢之中。

夜色幽幽，叢草過膝，那白鱔跌下之後，頓時消失不見。

朦朧之間，似見有一條淡白色的影子，由草叢中飛了起來，投入了一株巨松之後。

金長久怒聲喝道：「掌燈！」

右手一揮，寒光如虹，捲入了草叢之中。

好厲害的一刀，方圓一丈內的叢草都被這强烈的刀風，削得四下橫飛，一片光禿。

但白鱔却像鑽入了地中一般，不見一點踪跡。

這時，小蛇女、田榮、魔手齊四，和兩個抬軟兜的黑衣人，都已經趕到。

兩個黑衣人高擧着氣死風燈，照得數丈內一片通明。

靜夜寂寂，可聞輕嘯松濤。

金長久原來已很難看的一張臉，此時更見凄厲，兩道充滿着忿怒的眼光，緩緩移動落在一丈外夜行大漢身上，道：「你們來了幾個人？」

那大漢四十多些，一身黑色勁裝，背上插着單刀。

大約他已被金長久那凌厲無匹的掌力震住，呆呆的站着不動，直到金長久問到他，才緩緩應道：「我……我們來了兩個人。」

金長久目光一掠湖面，已不見那跌入湖水中的夜行人。

原來，那夜行人，接下一掌已知自己和人相差太遠，借着跌入湖水的機會，悄然游上湖岸而去。

金長久刀疤交錯的臉上，泛現出濃重的殺機，道：「說實話，你們來自何處，你叫什麼名字？」

那大漢輕輕咳了一聲道：「我！我叫梁通，我們來自……」

突然身子一顫，向地上倒去。

魔手齊四右手一探，迅如電光石火一般，抓住了梁通的身子。

他距離梁通大約有七八尺遠，不容他身子着地，已抓住了梁通的雙臂。

燈光耀照之下，只見梁通的臉色白中泛青，似乎是中了奇毒。

隱在松樹上的伍明珠，只看得心頭一震，道：「江湖之上，揚名不易，只瞧齊四適才那移位抓人輕功，魔手之名，已非虛傳了。」

只聽齊四輕輕咳了一聲，道：「金老，這人死於劇毒之下，大概是口中含有藥物，咬碎而死。」

金長久沒有立刻回答齊四的話，目光却轉到田榮的身上，道：「田少俠，梁通死了沒有？」

田榮距離梁通，大約有一丈二三，但在兩盞强烈的燈光耀照之下，看得十分清楚。

只見他淡淡一笑，道：「尚未氣絕，但毒性已深，除非有對症之藥，只怕救治不易。」

金長久道：「田少俠也覺得他是中了毒麼？」

田榮緩緩行到金長久的身側，道：「是中了毒，不過，是外來之毒所傷。」

金長久點頭一笑，道：「高明，高明，田少俠，可曾看出那暗算梁通的毒器，來自何處？」

田榮道：「三丈處那株高大的巨松之上。」

金長久道：「好！果然難逃少俠的法眼。」

兩人這一番對話，但齊四却聽得雙頰發燒。

目光轉動，在梁通身上搜索起來，果然在頸後，看到一枚粗如香般毒釘，已然

深入頸中，那毒釘是黑色，再加後頸垂髮掩遮，如若不細心，很難看得出來。

硬着頭皮，齊四重重咳了一聲，道：「金老，梁通中了毒釘，見血封喉的毒釘，深入後頸。」

金長久道：「看樣子是沒有救了，放下他的屍體吧！」

目光又轉到田榮的身上，接道：「田少俠，那人隱在松樹之上，咱們如何把他請下來？」

田榮笑一笑，說道：「這要看金老的了。」

他雖然年輕，作事有些衝動，但對金長久明顯的挑撥手法，還是不肯上當。

金長久哈哈一笑，道：「田少俠，老朽已經是退休的人了，如何能及得江湖新秀田少俠的聲望。」

田榮說道：「金老言重了，田榮初出茅廬，江湖上認識我之人，只怕還沒有幾個。」

金長久心中暗道：「好小子，年紀輕輕的，竟然滑得像泥鰍似的。」

心中念轉，口中却大聲笑道：「旣然少俠不屑和這種暗施算計的人招呼，老朽就只好叫陣了……」

語聲一頓，目光轉注那三丈處的巨松之上，高聲說道：「朋友，行藏已洩，閣下也用不着再隱身不現了，何不請出來一會？」

一聲冷笑，起自三丈外巨松之上，緊接着一條人影，飛躍而下，落在金長久的身前五尺處。

是一個三十五六的中年人，白淨面皮，未留髫鬚，一身淡黃色對襟密扣勁裝，腰中掛着一個革囊。

魔手齊四哈哈一笑，道：「我道是那位朋友，原來是百步追魂步長青步兄。」

步長青道：「齊兄，咱們兩年多未見了。」

齊四笑一笑，道：「步兄一向行踪江南，今天怎麼會跑到這荒僻的棲鶴潭中來了？」

金長久輕輕咳了一聲，道：「這一位就是名動江湖的步大俠麼？」

步長青道：「正是步長青，大俠之稱，愧不敢當。」

金長久道：「老夫金長久。」

步長青微微一怔，道：「一品刀金老前輩？」

金長久道：「老了，老了，放眼今日江湖，都已是你們年輕人的天下。」

步長青道：「老前輩自謙了。」

金長久臉色一寒，道：「這梁通可是你殺的？」

步長青道：「是！這人一身軟骨頭，步某最見不得這樣的人，心中動火，就給了一枚見血封喉的透骨釘。」

金長久道：「很高明的手法，當眞是快如閃電，幸好老夫的老眼未花，這位田少俠，也還看得清楚。」

步長青道：「哦！」

金長久道：「就爲步兄看他不順眼，殺了他？」

步長青笑一笑道：「正是如此。」

金長久道：「老夫活了這一把年紀，這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事。」

步長青道：「金老不相信？」

金長久道：「完完全全的不相信，步兄也是大有名望的人，這話你可以說得出口，但你自己是否相信呢？」

步長青道：「步某人行事，一向是隨心所欲，金老不肯相信，在下也是沒有法子了。」

金長久回顧了田榮一眼，道：「少俠，你相信麼？」

田榮冷笑一聲，道：「澈頭徹尾的謊言。」

步長青道：「好狂的年輕人，你是什麼人？」

金長久聽了笑一笑，說道：「田少俠少年才俊，爲人耿直，連他都不相信你說的話，步兄的謊言，也未免說得太不像話了。」

步長青說道：「金老，步某人只是說我該說的話，信不信，在下就管不了許多啦！」

金長久臉色一寒，說道：「步長青，老夫敬你也是江湖上一個人物，所以，才對你十分客氣，想不到你竟敢胡攪蠻纏，難道是欺老夫已經歸隱江湖，不敢殺人了麼？」

對一品刀，步長青眞還有些顧慮，一面運氣戒備，一面緩緩說道：「金老，在下覺得，咱們談的都是題外文章……」

金長久道：「這話怎麼說？」

步長青道：「兄弟覺得，目下最重要的事，是想法子，尋找那一條白鱔，那才是金老要辦的正經事。」

金長久道：「白鱔只要未離開這地方，老夫自有逼牠現身之方法，倒是你步兄的問題，老夫覺得，應該先行解決。」

步長青道：「金老難道就不會想到，白鱔可能已經被人取走了麼？」

金長久呆了一呆，道：「什麼人？」

步長青道：「什麼人，在下沒察看清楚，不過，在那白鱔入草叢之後，草叢中飛起了一條泛白色的影子，直撲正東而去，兄弟居高臨下，看得清楚一些。」

金長久却冷冷地說：「那可是你的同黨？」

步長青道：「如若是在下的同黨，我也不會說出來了……」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金老費時兩年，爲了怕遊人太多，染汚了湖水，驚走那條白鱔，這一點是辦到了，不過……」

金長久接道：「不過什麼？」

步長青道：「金兄旣已決定今宵動手捉那條白鱔，就應該充分準備……」

金長久道：「如不是梁通和另外一人打擾，老夫早已捉到了白鱔。」

步長青笑一笑道：「金老，如果多在四週佈置一些人手，不讓外人接近，豈不是安全多了？」

回顧了一眼，接道：「金老應該想到，步某人能够混到此，能到此的人，定然不少。」

金長久道：「對！取走白鱔的，早已遠去，自然是不會現身了，沒有得到白鱔的，時機已失，用不着現身出來，自找麻煩。」

金長久恢復了冷靜，淡淡一笑，道：「他們不現身，至少證明了他們對老夫還

有一點顧忌，步兄肯現身，說明了未把老夫放在眼中。」

步長青淡淡一笑，道：「金老原來是這麼一個想法。」

金長久道：「步兄可是覺得老夫這些話不對麼？」

步長青道：「金老既然如此感覺，兄弟這就告辭了。」

一抱拳，轉身而去。

金長久冷冷喝道：「站着。」

步長青停下脚步，回過頭，道：「金老，還有什麼吩咐？」

金長久說道：「你殺了那個梁通，却和他毫無關係，你這些話，很難叫人相信。」

步長青道：「金老的意思呢？」

金長久道：「老夫的意思，是希望你留下來。」

步長青道：「哦！」

金長久道：「你自己束手就縛呢，還是要老夫動手？」

步長青一皺眉頭道：「金老要把區區留下來麼？」

金長久道：「正是如此。」

步長青右手已伸入革囊之中，道：「金老，在下的五雲捧日的暗器手法，金老，大概知道吧！」

金長久道：「老夫聽說，但老夫相信我有足够的應付能力。」

步長青道：「金老不可逼人過甚。」

右手一抬，伸出革囊。

金長久右手按在刀柄之上，冷冷說道：「步長青，你敢抓出暗器，我立刻斬斷你的右手，要你暗器來不及發射，老夫如是辦不到，這一品刀就算被人白叫了。」

步長青似是已被金長久那股散發出來的凌厲殺氣震住，緩緩說道：「金老要把在下帶回七刀塘？」

雙方的距離太近了，老於世故的金長久，在和步長青說話的時間，已悄然向前欺近，目下雙方的距離只有四五尺遠。

那說明了金長久用刀的距離最爲恰當，但是步長青的暗器，却嫌距離太近了一些。

金長久道：「不錯，老夫要把你帶回七刀塘。」

步長青也是久年在江湖上走動的人，發覺情勢不對，立時哈哈一笑，道：「在下久聞七刀塘的威名，如是能去瞧瞧，也是一件深得我心的事。」

寒光一閃，金長久的軟刀突然出鞘，指在步長青的咽喉之上，緩緩說道：「老夫帶你到七刀塘，不是座上客，而是階下囚，七刀塘縱然風光明媚，你也是有目難睹。」

步長青心中暗暗罵道：這隻奸滑無比的老狐狸，剛才我還有和他一拚的機會，現在被他刀架在脖子上，一切都要聽他的擺佈了。

心中暗罵着，口裏却笑着道：「金老雖已封刀很久，但是江湖上盛名猶在，兄弟……」

金長久接道：「老夫沒有封刀，只是很少在江湖上走動罷了。」

步長青道：「是是是，金老既未金盆洗手，也未封刀歸隱。」

金長久道：「老夫既未封刀，所以就不在乎多殺幾個人。」

步長青雖然有着很豐富的江湖閱歷，但這一時間，却也無法弄清楚金長久的用心，不由得睜大了眼說道：「金老的意思是……」

金長久道：「七刀塘雖然好客，但却不歡迎敵人，所以，老夫現在想改變主意了。」

步長青道：「金老要殺了在下？」

金長久道：「你也是久在江湖上走動的人了，難道不明白這是最好的辦法？」

步長青道：「殺人滅口，這句話對目下金老來說，似乎是有些不適用。」

金長久道：「哦！那要看那你是否有留下來的價值了。」

步長青道：「譬如步某人……」

金長久道：「老夫倒是想不出來，留下你步長青的活口，能够告訴老夫一些什麼。」

兩個人一個想逼供，一個想保命，只在對答之間，却是各逞心機。

步長青輕輕咳了一聲，道：「金老，那個由湖中逃命的人，和死在透骨釘下的人，至少，他們未得到白鱔。」

金長久道：「是啊！但他們來的可能不止這兩個人……」

步長青接道：「金老高見，他們一共來了三個人。」

金長久道：「還有一個人，是不是取了白鱔逃走？」

步長青道：「沒有，那個人，現在就在閣下面前。」

金長久道：「是你？」

步長青道：「正是區區，這說明了，取走白鱔的另有其人。」

金長久道：「這些事既然和你無關，留下你的命，於事何補？」

步長青道：「在場之人，除了我步某之外，只怕都不知道取走白鱔的是何許人物。」

金長久道：「你知道麼？」

步長青道：「在下也不知道他的身份，但我看到過他的人，他的長相，再加上兄弟這份江湖閱歷，很可能猜出他來自何處。」

金長久說道：「步長青，老夫爲了這一條白鱔，費了數年之功，也花去了不少的心血，老夫決不甘心此物落入別人之手中。」

步長青道：「很不幸的是，金老花盡心血的安排，並沒有成功。」

金長久只要微一加力，冷森的刀鋒就可以刺入步長青的咽喉。

但他已爲步長青之言所動，緩緩收回軟刀，道：「那個是什麼樣子的人？」

步長青道：「女人，一位年紀不大，長得很美的姑娘。」

金長久急道：「什麼來路？」

步長青微微一笑，道：「金老，你想我還能說下去麼？」

金長久道：「爲什麼不能？」

步長青道：「步某人在江湖上走動，說不上什麼好人好事，只有一件事遵守極嚴，那就是從不說謊，我可以不說，說了就不會假。」

金長久說道：「這個，老夫知道，但是目下，老夫最關心的，是那條白鱔的下落。」

步長青道：「在下知道那位姑娘的來歷，只是，在我無法確定性命已有保障時，不便再說些什麼。」

金長久道：「老夫以信譽保證，不殺你。」

步長青沉吟了一陣：「金老，除了帶走那條白鱔的姑娘之外，目下這棲鶴潭畔還有很多武林高手，隱伏於側，金老是否知曉呢？」

金長久道：「老夫本來不願多事，我已息隱江湖，向不多結怨恨，只要人不犯我，老夫也不願犯人，所以，我任他們在場觀看，嘿！老夫實在也未想到，那白鱔，竟然很刁。」

步長青道：「千年通靈之物，自然非同小可。」

金長久冷冷說道：「步長青，說起來這件事，還該由你負責，如若不是你帶來的兩個人從中攪事，老夫又怎會讓那白鱔逃走？」

步長青道：「金老，這話雖然不錯，但你佈署的不够嚴密，也是原因之一，如若你能未離湖面，就抓到了白鱔……」

金長久接道：「老夫有些想不明白，這些人，趕到這裏，究竟是爲了什麼，如是爲了白鱔，爲什麼離水之後，不見有人搶捉。」

步長青道：「金老，今夜中來的人，十之七八，都是有爲而來，你如自覺事情十分機密，怎會有這許多人，不早不晚的趕來呢？」

金長久道：「哦！」

步長青道：「這已證明了，今夜中，金老抓白鱔的事，早已外洩，所以，才有這麼多的高手趕了過來，他們不下手，那因爲他們沒有把握抓住白鱔，一旦白鱔入了金老之手……」

金長久接道：「怎麼樣，難道他們還敢從我手中搶走不成？」

步長青道：「如是他們覺得，搶比抓更有把握，他們就會下手搶了。」

金長久嗯了一聲，心中忖道：這個人見解精密，才慧過人，倒不失是一個人才，如若能把他吸入七刀塘中，不失一個好幫手。

但聞步長青接道：「金老，初生之犢不畏虎，金老已多年不在江湖上走動，近年江湖上出了不少年輕人，慓悍勇猛，目空一切，他們不識金老……」

金長久點點頭，道：「好！不用再說下去，老夫明白了……」

輕輕咳了一聲，接道：「步長青，老夫說過了，不殺你，而且，我還要交你這個朋友，但眼下最要緊的一件事，就是那條白鱔，我們非要及時得到不可。」

步長青道：「金老的意思是……」

金長久道：「如若你知道那人的來歷，咱們就早些動手，直搗他們的巢穴，逼他們交出白鱔。」

步長青道：「金老，就算我說出那人的來歷，只怕也不便去找他們。」

金長久道：「你說說看，那位姑娘來自何處？」

步長青道：「金老聽說過絕情谷這個地方麼？」

金長久呆了一呆，道：「絕情谷？」

步長青道：「不錯，那位姑娘，就是來自絕情谷。」

步長青又道：「江湖上知道這個隱密的人不多，在下便是其中之一。」

金長久道：「老弟，你年紀不大，但對江湖上事情知曉之多，却是叫人佩服，不過，老夫要聽過內情才能相信。」

步長青突然改以傳音之術說出內情。

場中之人，除了金長久之外，別的人只見他口齒翕動，却不知他說些什麼。

金長久點點頭，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

步長青笑一笑，說道：「至於在下是受了一個朋友之託，帶他們來此地一查究竟，我殺人滅口，是怕他洩露了我朋友的身份。」

金長久道：「這件事，對老夫雖然無益，但老夫還是很欣賞你這份爲朋友的義氣。」

步長青笑一笑道：「金老誇獎了。」

金長久道：「老弟，咱們是不是要立刻趕往絕情谷去呢？」

步長青道：「金老不追究在下殺人滅口的事，在下很感激，極願爲金老効力一次，以稍報答……」

突然，又改以傳音之術，說出了一番話來。

金長久一面點頭，一面說道：「這個靠得住麼？」

步長青說道：「十之八九，他們會走那條路，就在下所知，那是唯一可通之路，除非他們別有密徑出入，不爲外人所知曉。」

金長久道：「好！事不宜遲，咱們立刻動身。」

步長青道：「金老，去的人，由金老決定，不過，要有第一流的脚程，如若咱們趕不過她，去了也是白去。」

金長久道：「步老弟，照她適才的身法而言，就算咱們全力追趕，只怕也不易追得上了。」

步長青道：「金老，咱們有備，她却不防，所以，咱們的機會仍然很大。」

金長久點點頭道：「好！咱們就這樣決定……」

回顧了齊四一眼，道：「你一起去，這裏的事，要老駝子照顧一下。」

齊四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金長久輕輕咳了一聲，道：「田少俠，你呢？是不是也去看一下熱鬧？」

田榮道：「這位步兄說起話來鬼鬼祟祟，除了你金老之外，咱們也聽不到他說的什麼，在下還不知道現在要到何處。」

步長青臉色一變，却忍下去，沒有說話。

金長久微微一笑道：「田少俠，目下這棲鶴潭畔隱藏了不少的人，所以說話不得不小心一些……」

語聲一頓，接道：「田少俠，現在咱們要到絕情谷去。」

田榮笑一笑，接道：「聽說那地方是一片禁地，不許男人涉足。」

（未完·四）

珠緣佛劫龍鳳配

甘家堡血戰 雙方俱傷亡

武陵客．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金塔寺五行院和喇嘛僧交戰已接近尾聲，于冰撤開白揚堡主楊擎宇，再和葉一龍——韓仲屏晤商，葉一龍便告知五行院來的人其中混有院主梁丘皇，請于冰注意小心，只知他混在八人中的一撥，于冰轉回散佈天象活佛領隊攻打五行院，擬阻截梁丘皇不要來金塔寺，梁丘皇雖然心慌，但仍潛入寺內打聽虛實，發現杜剛意氣用事被擊殺，便將帶來不解奇毒撒在杜剛身上，隨卽溜走。韓仲屏將預知事態發展告知天象活佛，然後離寺去見母親葉夫人、姐姐，因發現母親隱居之處不妥，怕再遭惡丐曹泰洲的人暗算，另作一番佈置離去，在平涼官道上二輛馬車瞞過西番追風十六傑的的攔截，來到甘家堡找客棧住宿……

勝太乙立即轉身向隨來同道一一授以機宜。

蘋兒向葉一龍斜睨了一眼，嬌笑道：「程姑娘似對公子用情甚深哩！」

葉一龍俊面暗中一紅，道：「蘋姐不可胡說，在下與她只是姐弟情誼，並無其他。」

蘋兒嬌笑道：「眞的麼？」

葉一龍怕蘋兒再說下去，忙道：「我等速趕往甘家堡，蘋姐，走。」

右腕一帶，雙雙騰身而起如飛而去。

黎環，烏雲飛等人急隨二人之後，隱隱可聞隨風傳來蘋兒銀鈴嬌笑聲……

× × ×

西北甘涼地瘠民貧，往往數百里不見人影，高原黃土，風砂特大，有時接連刮個三、四日之風，黃塵瀰天蔽空，無止無休，不論什麼都沾滿厚厚一層黃土，人也從土堆裏鑽了出來一般。

甘家堡也稱四十里堡，大概是距平涼城約莫四十里而得名，堡的輻員並無四十里周長這麼廣闊。

堡外遼闊，長草蔓蔓，萎黃衰葉逐空飛舞，雪壓天低，雁唳鷹翔，更顯得蕭瑟愴涼。

四五家客棧散在黃土大道兩側，彼此相距數千丈，客棧外都圈了柵欄，便利過往客商騾馬貨物聚散。

客棧也做飯莊買賣，只聽得不時傳出敲勺聲響，故而形成異常熱鬧，柵欄內馬蹄揚嘶，人來人往。

葉一龍與蘋兒兩人忽現身在一家客棧外，張目四顧一眼，只見甘家堡堡牆巍峨，牆堵上可見手握兵器勁裝漢子三三兩兩巡護，堡門下亦有堡丁守着。

蘋兒暗指對首客棧道：「喏，那就是張記客棧。」

葉一龍微微一笑道：「我們進去暫且用點酒食，等勝老英雄消息到來再來作道理如何？」

兩人一跨入店內便感覺氣氛逼人。

一間敞廳擺設了數十張白木桌兒，卻已上了七成座，除了過往路客外，發現有幾張桌上食客不約而同凝視着葉一龍與蘋兒，不但目光有異，而且瞧出個個都身懷武功。

葉一龍與蘋兒來前都經過一番巧妙的易容，並無往昔的豐神俊逸，艷光四射，不過是一雙普通的少年男女，身上染滿黃塵。

店夥趨前相迎，引向一張空座相對坐下，問明所要的酒食立即走去。

稍時酒食已送上，蘋兒淺酌了一口酒，嬌笑道：「你是不是稍後還要去探望堡主。」語聲清脆送出老遠。

葉一龍哈哈朗笑道：「無須，甘家堡表面上一如往常，其實戒備森嚴，也許甘堡主已有風聲入耳，妳我絕不能捕風捉影。」說着一飲而盡。

盤中餐雖屬牛、羊、鷄、鴨菜類，只覺烹調甚佳，味美可口，葉一龍道：「蘋姐，想不到在此處能大快朵頤。」

蘋兒嬌笑道：「你也眞饞。」

忽見一繞腮濃鬚魁梧大漢走來，抱拳笑道：「恕兄弟冒昧，請問兩位從何處而來？方才兄弟無意聞聽兩位說話意欲能見敝堡主，因敝堡主得知風聲有人尋仇，又不知對方是誰，兩位或有耳聞，可否見告？」

這大漢似個性爽朗，一見面即交代得清清楚楚，也表明了自己身份，但忘了報出姓名。

葉一龍起身抱拳還禮，道：「朋友請坐，我等此刻尚無意求見甘堡主，至於我等來歷請瞧此物便可明白。」說時自懷中取出一柄令箭。

大漢接過用目端詳，只見令箭上面有「鎭遠將軍」鐫字，不禁驚哦了一聲，面

色肅然，張口欲言。

葉一龍忙道：「朋友最好什麼話也別說，彼此心照不宣。」

那漢子告罪恭恭敬敬坐下。

葉一龍手指蘋兒，道：「這是內子，你我無須拘禮，朋友必有耳聞，藏番呼延罕五十萬賊兵已被鎭北侯重重圍困，指日可降，但呼延番酋猶不死心，密令能手潛出重圍不知有何意圖？將軍飭令我等追蹤，從綫索查明似向貴堡而來，但又恐賊人故意施展詭計誘我等投入岐途，所以朋友方才說有人尋仇，恐是兩回事，不能混爲一談。」

大漢呆得一呆道：「就是大人賢伉儷兩人來到敝堡麼？」

葉一龍笑笑道：「當然不止我們兩人，我想如果賊人是誘敵之計，一俟查明他們去向，我等立即離此。」

大漢無話可說，神色猶豫了一下，道：「恕小的冒昧請問大人，但不知大人追蹤的有多少人？是何形像姓名？敝堡如有發現，當盡快通知大人。」

葉一龍淡淡一笑道：「盛情心感，爲首之人姓錢，我想他們故佈疑陣，必不會來到貴堡，除非貴堡與藏番互通一氣，密謀不軌。」

大漢面色惶恐，變色道：「敝堡主乃忠肝義胆之士，怎敢與夷狄狼狽爲奸？」

葉一龍道：「那就好。」

大漢忙躬身一揖道：「小的告退。」

葉一龍頷首微笑道：「朋友請便！」

大漢轉身之際，忽見一玄衣勁裝帶刀中年漢子疾掠入店，趨向葉一龍身前密語良久。

葉一龍點點頭，低聲授以機宜後，那玄衣勁裝中年漢子快步走出店外。

那繞腮濃鬚大漢亦走出店外，只見玄衣勁裝中年漢子大步望對街張記客棧而去，略一思忖，望甘家堡內奔去。

甘家堡主摩天鵰甘嵩身高九尺，宛如一截鐵塔，面如重棗，虎目獅鼻，海口長鬚，威武不凡，正在議事大廳與羣豪密議，忽聞傳來飛報道：「外巡總營官一雄有要事稟報！」

甘嵩宏聲道：「傳！」

須臾，那繞腮濃鬚大漢快步趨入議事大廳望甘嵩抱拳躬身道：「屬下官一雄參見堡主！」

甘嵩道：「罷了，堡外有無查出可疑人物？」

官一雄稟道：「稟堡主，今日確與往常不同，堡外來了數起不明來路人物，均投入客棧中，無一不身懷卓絕武功……」

「你怎知道？」

「足不揚塵，身輕如燕，精芒內蘊！」官一雄道：「但洽商買下大批皮毛藥材，又似正經買賣客商。」

甘嵩宏聲道：「明晨之前叫他們把貨備妥，銀錢交割後立即勸其離去。」

官一雄稟道：「這恐有不妥。」說時面有難色。

甘嵩目中迸射威稜，厲喝道：「爲什麼？」

官一雄悚然恭身稟道：「因爲尚有官府中人！」

甘嵩不禁一怔，道：「平涼府衙六扇門中之人，諒他們能有多大胆量，敢違忤老夫之命。」

「來的並非平涼府衙，而是鎭遠將軍麾下侍衛大人。」

甘嵩聞言不禁面色大變，詫道：「鎭遠將軍！」

鎭遠將軍位居邊塞元戎，係鎭北侯副帥，麾下精兵百萬，握生殺大權。此次重兵圍困番酋呼延罕賊軍六十萬，威震天下，麾下奇材異士如雲，甘嵩焉得不胆寒心驚，忙向官一雄問知詳情。

官一雄將所見所聞詳細稟出。

甘嵩聞知詳情，不由心更猛凜，目光一巡左右羣豪，搖首長嘆一聲道：「此人說出番酋麾下潛入中原爲首之人姓錢，無疑就是追風十六傑中之首錢震南，幸虧此人尚不知追風十六傑目的，不然敝堡大禍臨頭，可惜我等只知追風十六傑之名，不知其人是何貌像穿着打扮？」

一個獐頭鼠目老者道：「依在下之見，不如將梁丘院主夫人及兒子易容改裝送出堡外藏起，以解燃眉之急。」

甘嵩搖首嘆息道：「計倒是好計，可惜太遲了，追風十六傑必還帶得有人，倘老夫猜測不差，他等必佈伏堡外隱處，如送出堡外豈非自投虎口，何況鎭遠將軍麾下偵騎亦在，那不是欲蓋彌彰？恐禍不旋踵矣。」

「依堡主之見呢！」

甘嵩道：「以不變應萬變，梁夫人母子藏身之處異常隱秘，官一雄，傳命下去與老夫備馬！」

× × ×

客棧內葉一龍這一席異常熱鬧，又添加了烏雲飛、黎環、郝元霸、葛林及一雙面目陌生四旬上下漢子六人。

諒官一雄暗中已有交待，店主夥計格外巴結，菜肴烹調精美，滑舌留香，連百年的陳汾也送上來了，罈泥啓封，芳香四溢。

店外傳來一陣奔馬蹄聲，到達門前戛然寂滅，只聽店夥高聲傳呼，道：「堡主到！」

四座肅然無聲，唯有葉一龍這一席仍自笑語連聲，推杯換盞，卻似無聞。

官一雄前導領着摩天鵰甘嵩大步走來，朝葉一龍躬身抱拳施禮道：「稟大人，甘堡主聞得大人駕臨，特來請罪。」

葉一龍迅疾離座，笑道：「不敢，公務纏身，未便驚擾，甘堡主太客氣了。」

甘嵩遜謝惶愧。

其餘諸人紛紛與甘嵩、官一雄見禮挪讓坐位。

葉一龍氣度虔誠，絕口不提鎭遠將軍將令緝拿追風十六傑之事，亦不問甘堡主與何人結怨。

甘嵩心懷鬼胎，又爲葉一龍氣度所懾，僅旁敲側擊略略問了幾句。

但葉一龍答語含糊，模稜兩可，不得要領，終久葉一龍才說幾句話，道：「甘堡主，方才聞聽貴堡官總管言說，堡主昔年與江湖朋友曾有過節，業已放出風聲欲來貴堡尋仇，兄弟將令在身，事關重大，兄弟等只有置身事外愛莫能助，除非尋仇貴堡之人爲追風十六傑錢震南等人……」

甘嵩及官一雄聞言不禁心神猛震。

只見葉一龍微微一笑，說道：「依兄弟看來，追風十六傑與甘堡主根本扯不上關係。不過據兄弟所知，向堡主尋仇之人業已混入貴堡，天色一晚，恐貴堡即將有變。」

甘嵩聞言神色大變，與官一雄雙雙霍地立起，道：「恕草民不克終席奉陪，須趕回寒舍以防不測。」

葉一龍道：「堡主請便。」

甘嵩、官一雄雙雙告罪，辭別趨出店外。

官一雄道：「堡主，情勢業已危殆，這位大人說尋仇之人業已混入堡內，對方本係追風十六傑，莫非他已知堡主……」底下的話又碍難出口。

甘嵩道：「老夫也有這想法，不然他為何閃爍其詞說是：除非尋仇之人是追風十六傑，否則愛莫能助，若他已知事因梁夫人而起，你我恐有殺身之禍。」

官一雄囁嚅未答。

甘嵩一騎當先，官一雄緊隨其後。

驀地——

一條黑影疾如飛鳥般落在官一雄的騎後。

天色漸晚，暮靄深垂，那黑影形如淡烟，落地無聲，官一雄竟似若無覺，突感後胸一麻，情知不妙，張口欲待喊叫却瘖啞不能發聲。

那條黑影竟然緊貼着官一雄身後並騎，自官一雄脅下伸手接過韁繩，斜刺裏潑刺刺奔馳遠去。

甘嵩頓感有異，轉面望去，只見官一雄座騎並未隨着自己奔向堡門，昏暗瞑暮，風砂蔽空，無法看清官一雄身後有人。馬奔又快，一晃眼就馳出老遠杳失在滾滾烟塵中，不覺一怔，只道官一雄職司所在，查視可疑之處，亦不以爲意，單騎馳入堡內喝令閉上堡門。

堡內有七八百戶人家及一條石板街衢，甘嵩所居大宅幾乎佔了一半，練武塲、亭台樓閣、屋宇宏偉，可說是田地連雲，鐘鳴鼎食之家。

甘嵩驅騎到了自家門口，只見堡丁仍是刀槍明亮守護森嚴並無異樣，不由暗吁了一口氣，離鞍下騎，三步變作兩步奔入大廳，召來羣豪商議。

獐頭鼠目老者面色微變道：「不要是危言聳聽吧！說不定那位大人已知堡主藏匿梁院主夫人的事。」

甘嵩長嘆一聲道：「也許知道也許不知道，因鎮遠將軍志在追捕追風十六傑，與梁院主夫人毫不相干，但絕非危言聳聽，有勞諸位嚴加戒備，今晚多提防着點。」隨命搜索全堡有無形跡可疑人物潛藏。

× × ×

荒郊曠野，葦草連天，月黑無光，一匹飛騎馱着兩人奔馳，漸慢，終于停步不前。

騎上人官一雄雖然被制，瘖啞不能出聲，但心內極爲清楚明白，只覺從來沒有過像此刻驚恐震慄，額上不由自已的沁出黃豆般大小汗珠。

身後那條黑影疾伸五指抓起官一雄飛落鞍下，點了兩指，叭的一掌振開了官一雄啞穴。

官一雄衝出兩步，咳出一口濃痰，緩緩轉面怒道：「朋友，俺官一雄與朋友是否結有過節？爲何施展暗算？有欠光明磊落行徑。」

「官一雄，此刻說這些話無用，你大概已知道我是什麼人了。」

「不知！」

「追風十六傑老九，名喚孫曲平。」

官一雄聞言不由機伶伶打了一寒噤，暗道：「果然是他們。」沉聲道：「官某與閣下無怨無仇，爲何……」

孫曲平立時打斷他的話頭，冷冷笑道：「孫某方才說過不要說這些話，速將梁丘皇妻兒藏處明白相告，決不傷害甘家堡一草一木，孫某說話算話，不然恐後悔莫及。」

追風十六傑乃番酋呼延罕形影不離的左右，武功已臻化境，形跡詭秘，知其名不見其人者大有人在，照理來說，此次番酋被鎮北侯大軍圍困，追風十六傑應與呼延罕同患難共生死才對，無奈呼延罕深明敵我情勢，衆寡懸殊。突圍而出恐全軍覆沒，因而將緩兵之計，下書鎮北侯約期請降。

當然，番酋呼延罕亦是雄才大略，心機卓絕，不會沒有條件，何況尚有四十萬大軍爲恃，鎮北侯不能不有所顧忌，也知番酋必有詭計，雖然書信往來頻繁，一面却暗中注視番酋有何異謀。

呼延罕自以爲得計，暗中却命追風十六傑喬裝蹈出重圍，殊不知均在鎮北侯眼目之下。

追風十六傑慢了一步，被五行院主高手救出梁丘皇妻兒，十六傑循跡趕下，怎料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巧手翻天與鎮北侯相交莫逆，得訊之下籌思良計命葉一龍等搜捕不容漏網。

俗云無巧不成書，十六傑誤認葉一龍母姐一行，竟當作梁丘皇妻兒，循跡跟踪之下被葉一龍察覺，以金蟬脫殼之計誘使追風十六傑墜入術中。

梁丘皇妻兒爲番酋挾作人質本極爲隱秘，只有梁丘皇一人知道，但圖窮匕現，天下沒有不解之秘。

追風十六傑行事出手都與常人大異其道，永遠是由武功最弱的一個最先說話出手。雖然是最弱，也是一身所學，內外兼修功力卓絕。

那武功最弱的一個名喚南修，一照面就被葉一龍「犀寒」割去鼻耳，雖是生平未有之奇耻大辱，却認並非武功不敵，而是對方持有一柄稀世兵刄之故。十六傑商議先尋獲梁丘皇妻兒，才圖謀攫得寶刀，挾持梁丘皇獻出不解奇毒何求不得？

故而追風十六傑探出梁丘皇妻兒落在甘家堡，決定傍晚時分立即動身，佯裝商賈投入張記客棧購置大宗皮毛藥材，出手闊綽，以示不疑。

話說官一雄被追風十六傑老九孫曲平制住，脅迫說出梁丘皇妻兒藏身所在，心中着實爲難作答。

孫曲平陰惻惻一笑道：「官總管，我知江湖人物講義氣、輕生死，須知權衡利害得失。閣下雖輕生死，但何苦連甘家堡羅遭屠戮火焚之禍，何況我已在你身上點了陰穴，片刻即要發作，識時務者是爲俊傑，不如早一點說出爲是。」

官一雄內心異常痛苦，陷入天人交戰中，深知追風十六傑並非一般尋常江湖人物。而且是敵邦番胡，行事不擇手段，斬盡殺絕，他自己盡可轟轟烈烈一死，却不能含笑瞑目，因爲他救不了甘家堡生靈塗炭。

漸漸體內血行有異，頓感虫行蟻走，官一雄不禁面色大變，混身顫抖。

孫曲平手法怪異歹毒，官一雄虫行蟻走，頓感漸平，又變爲酸筋酸骨。萬蛇嚙心。

官一雄倒在地上，顫抖翻滾，禁不住嗥叫出聲，仍不鬆口求饒，願吐出隱秘。

近處忽隨風傳來一聲低嘯——

孫曲平循聲望去，只見一條疾逾電閃掠至，道：「七哥麼？得手了未？」

來人答道：「愚兄已將官一雄高堂老母、妻兒子女帶到。」右掌揚起一招，長草中現出七八人押着官一雄家眷走來。

敢情追風十六傑尚帶有甚多人手。

孫曲平一把抓起官一雄，喝道：「你寧死也不願鬆口，英雄風範令人欽佩，無奈我等奉命，身不由己，孫某讓你瞧瞧你的家人如何死法？」

官一雄巳瞧見一家八口跪成一排，年幼兒女嚎啕痛哭，喚爹相救。不禁咬牙罵道：「姓孫的你好狠毒。」

孫曲平笑道：「七哥；你從最小的殺起，必須凌遲處死，看他鬆不鬆口？」

追風老七應了一聲，霍地拔刀出鞘。

官一雄幼子年僅八歲，見狀魂飛天外，失聲叫道：「爹　救救孩兒！」

明晃晃的鋼刀在幼子脖子上輕輕一磨，官一雄見狀不禁肝胆俱裂，大叫道：「住手，官某願告知藏處。」

追風老七緩緩收刀退了開去。

孫曲平道：「官總管，孫某說話一向斬釘截鐵，決不更改，只要實話實說，讓我等順利將梁丘皇妻兒帶走，天明以前孫某定將官總管及府上老幼解開穴道平安送回家，毫髮無損。如果明天之前我等不能順利得手，那你們將身遭慘死。」說着一掌拍下。

官一雄痛苦感覺立止，暗咳了一聲，把梁丘皇妻兒藏處及如何破去消息機關之法詳細說出。

孫曲平聽後立即將官一雄全家老幼點了穴道，並留下兩人看守，道：「如我等在天亮之前尚未返回，殺！」

追風老七、追風老九率領六人轉身望甘家堡奔去，約奔出三里路遠近，迎面長草叢中冒出十數條身影，不禁大驚。

追風老七、老九認出其中之一正是那削去追風十二弟耳鼻之人，孫曲平大喝道：「尊駕追踪不捨，爲了何故？」

葉一龍朗笑道：「兩位心中明白。」

孫曲平道：「梁丘皇心懷不軌，不但意圖稱霸武林，而且欲以整個江湖力量與兵作亂，我呼延王爺本無意侵犯中原，奈受梁丘皇蠱惑，以河西十郡爲酬，如今呼延王爺識破梁丘皇之奸，意欲與鎮北侯握手言和……」

葉一龍冷笑道：「甕中之鼈，垂手可擒，何來言和？此不過呼延罕緩兵之計，梁丘皇意圖不軌之事，在下相信並非無中生有。不過呼延罕之計欲以梁丘皇妻兒脅迫梁丘皇獻出不解奇毒，用以解除百萬大軍圍境之困。」

追風老七大喝道：「老九我們走！」雙雙騰起穿空如電而去。

追風十六傑之名並非倖致，身法之快，武林罕睹。

不料前路十數丈遠處傳來葉一龍笑語聲道：「兩位因何急急逃離？」

追風老七、老九不禁胆寒魂飛，孫曲平强自鎮定，怒道：「尊駕這是何意？殺人不過頭點地，尊駕如不倚仗寶刀，我倆無不接着。」

葉一龍飄然走來，朗笑道：「此非逞勇鬥狠之時，兄弟也不願殺戮爲勝，奉勸二位暫在兄弟居處作客，以上賓之禮相待如何？」

「不行！」

追風老七、老九心意相同，先發制人，孫曲平喝聲未出，四手齊出，玄奥無比攻向葉一龍意想不到的部位而去，幻出千百條掌影，不知何者是實，何者是虛。

追風十六傑武功博雜奇詭，各有一身絕學，堪爲一派宗師，換在旁人，必喪在兩人聯手合臂一擊之下。

豈知指風堪堪觸及葉一龍，眼前人影一花，葉一龍身影已杳，撲襲登時成空，情知不妙，不禁大驚失色。

身後寒芒忽疾閃，傳來葉一龍朗笑，頓感自腰以下寒意颼颼。

兩人心驚胆寒之下，低首察視，只見褲帶已斷，下半截全裸，醜態畢露，整條褲子褪至脚底，不由得羞憤交加，忽感腰眼穴各中了一指，立即似軟蛇般倒地昏死過去。

× × ×

摩天鵬甘嵩與三名堡中高手聚在大廳內，心神不寧，坐立不安，尤其是官一雄迄未返堡，下意識只覺有一種大禍臨頭感覺。

他數度派出人手前往堡外，那些客棧內投宿的外鄉客影踪俱杳，而搜索堡內有無可疑人物潛跡亦均空手而回。

甘嵩不信葉一龍謊言欺騙，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只有在其居宅內森嚴戒備，幾乎是三步一樁，五步一崗，强弓硬弩，火銃暗器，宛如天羅地網，別說是人，就是一隻蒼蠅也難飛入。

追風十六傑武功高絕，莫說威震西番，就是甘涼道上也盡人皆知。

陪侍甘嵩三人：一是摧山手郭鴻慶，另一是奪魂乾坤鈎鄺金龍，之外爲一虎面黃鬚老叟名喚混元太極鄒松年。

這三人均在六旬外年歲，橫行滇南，心狠手辣，南天道上兇名赫赫，不知何故三兇於半年前竟投入甘家堡內。

鄒松年見甘嵩魂不守舍，冷笑道：「其實追風十六傑不如外傳之甚，僅不過輕功身法高人一等而已。堡主不必驚恐，何況五行院尚有四名殺手在此。」

甘嵩聞言心中略寬，頷首答道：「但願如此！」隨命僕從送上酒肴，藉酒排遣胸中鬱結。

甘家堡一片漆黑，異於往常，民家店門業已早早關上，燈火全無，幾疑似一座無人鬼墟，唯有狂風呼嘯，塵砂飛湧。

三更初起——

甘家大宅內牆角樹後等陰暗處紛紛冒出十數條黑影，疾逾鬼魅撲向議事大廳之外。

議事大廳內一燈熒然，甘嵩四人正在杯酒飲酌，研商對敵，廳門已嚴嚴閉合，窗帷深垂，一絲燈光不透。

十數條黑影在廳外花木扶疏落中倏地停步。

只聽一人道：「老七、老九現在不知如何了？」

「老九向來行事謀定後動，從無失誤，我等依原定之計行事，讓老七、老九順利得手。」

驀地——

屋面上忽起了數聲陰惻惻冷笑，四條身影電瀉疾落，按四象方位橫刀屹立，八道眼神如炬，烱烱懾人心神。

大廳內甘嵩等人聞風知警，立卽熄去燭火。

那追風十四傑見對方四人落下，竟視若無睹，內中一人朗笑道：「四位不必如此，貴堡戒備森嚴，我等不是也安然無恙進來了，兵凶戰危，能不動手最好不必動手，我等須面見甘堡主商量！」

「尊駕就是……追風十六傑之首錢震南麼？」

「不錯！」

「尊駕不會以禮求見麼？」

錢震南道：「貴堡弟兄嚴拒通報，錢某逼非得已出手點倒！」

「錢老師不妨想想看，你們如何能走至此處如入無人之境？更無人傳警？」

「兄弟知道，貴堡將高手隱藏，我等所見的只是些平常粗知武技之輩。」錢震南冷然答道：「閣下當知善者不來，來者不善，我等胆敢前來，便有恃無恐。」

廳內甘嵩及滇南三兇：摧山手郭鴻慶、奪魂乾坤鈎鄴金龍，混元太極圖鄒松年四人聽得一清二楚。

鄒松年道：「追風十六傑已與五行院四大殺手照面，堡主要否下令發動圍擊，不容一人漏網。」

甘嵩搖首答道：「不。倘非得已，這最後一着棋不能下，以免本堡弟子傷亡慘重，五行院洪泰祺老師現與錢震南說話，諒與追風十六傑四大殺手武功怪異狠毒，功力悉敵，使其知難而退，到目前為止，錢震南尚未知曉洪泰祺乃五行院殺手。」

只聽洪泰祺揚聲大笑，說道：「錢老師也太小覷甘家堡無人了麼？饒是追風十六傑武勇絕倫，也雙手難敵四拳，一聲號令之下，恐諸位將陷入困境與呼延罕一般無異。」

五行院另一殺手西門虎忽驚噫一聲道：「怎麼追風十六傑少了兩人？」

錢震南冷笑道：「你知道就好，錢某前說有恃無恐並非無稽之言，貴堡倘發動圍攻，哼哼，貴堡必化成一片火海，鷄犬不留。」

洪泰祺不禁呆得一呆，暗道：「看來，追風十六傑還帶得甚多人手？」

錢震南又道：「錢某絕無危言恫嚇，閣下如若不信，不妨讓你見識見識。」說着右掌一揚。

簡直無法瞥見什麼東西從錢震南手中擲向夜空。

夜空約莫十數丈高下，忽响起連珠爆音，迸射出千萬流螢火花，爲狂風曳成一股赤焰送向遠處。

驀地——

堡外忽射入一物墮向一幢民宅，尚未碰實之際，只見强光一閃，現成一團耀目烈焰赤紅火球，轟的一聲，民宅立時爲烈焰燒燃。

風助火勢，轉眼間，那所民宅沒入一片火海中，隱隱聽得呼喊慘嗥及混亂救火之聲。

錢震南陰惻惻冷笑道：「只須錢某一擲信號，甘家堡立時夷爲平地。」

刀光疾閃了閃，西門虎向錢震南攔腰一刀捲了過去。

出手之快，刀勢之猛，無與倫比。

只見錢震南身形順着如同捲濤一般，刀光旋轉竟脫出刀勢之外，口中喝道：「好快的刀法。」

西門虎也是一驚道：「好快的身法，不愧追風之名！」

洪泰祺目睹錢震南身法之奇，不由心神暗震，道：「尊駕一定要動手？」

錢震南道：「錢某只得面見甘堡主，未說一定要動手不可！」

洪泰祺略一沉吟道：「堡主，請現身出見。」

廳門呀地開啓，堡主摩天鵬宛如一截鐵塔般昂然邁步跨出來，身後緊隨着滇南三兇摧山手郭鴻慶，奪魂乾坤鈎鄴金龍，混元太極圖鄒松年。

火光一閃，廳簷下八盞氣死風燈同時明亮。

氣氛猶若凍凝一般，雙方各人心弦猛張，却知今晚凶險萬分，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 × ×

摩天鵬甘嵩目光巡視了追風十四傑一眼，注視着錢震南抱拳宏聲道：「錢老師，你找老朽爲了何事？」

錢震南冷冷一笑道：「甘堡主明知故問，貴堡佈下了天羅地網，等候錢某兄弟等人自投羅網，却不知錢某兄弟來意，未免自欺欺人。」

甘嵩搖首答道：「老朽昔年曾結怨一位江湖朋友；最近得到風聲他意欲尋仇索債，敝堡一切安排，均是爲了仇家而設，不料錢老師竟誤打誤撞了個正着。」

錢震南長長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不管堡主所言是眞是假，我等既然來了，也就不計較這些，錢某實話實說，來到貴堡須向堡主索取三個人！」

甘嵩明知錢震南索要之人是誰，仍故作一怔，目露迷惑之色道：「錢老師索要的三人是誰？」

「五行院主梁丘皇妻兒。」

甘嵩面色一變，道：「老朽也實話實說，梁丘皇妻兒確曾到過敝堡暫作勾留，但回到五行院去了。」

錢震南也知道甘嵩之言是假，沉聲道：「眞的麼，但望堡主能見告何時離去？由何人護送及擇取路徑？」

甘嵩道：「昨晚才離開敝堡，由九名五行院一流高手護送，至於擇何路徑返回五行院，恕老朽不知。」

錢震南哈哈大笑道：「甘堡主那有不知去踪迹之理，難道忍心見甘家堡付之一炬麼？」

甘嵩面色一變，遙望那民舍上空仍自綠烟嫋嫋，知火勢已然撲滅，厲聲道：「如此一來，老朽一聲號令之下全堡弟兄必聯臂狙襲錢老師等人，諸位力竭而死，當然，敝堡也難免飛灰烟滅，同歸于盡，不過，梁丘皇去踪，錢老師說得不錯，老朽確然知道，但老朽並非賣友求榮無恥之人，除非……」

「除非什麼？」

「除非各憑眞實武功一拚高下，老朽等敗了自然據實相告。」

錢震南冷冷一笑道：「錢某在甘堡主話中察知幾點眞象，首先知堡主强敵尋仇不假，殊不料我等會追踪而來，因見呼延王爺及我等俱在鎭北侯百萬雄兵圍困之下，是以得以將梁丘皇妻兒安然救出。」語聲頓了一頓，又道：「五行院强敵逼伺壓境，朝不保夕，梁丘皇雖愚也不致把妻兒投入虎口，不然爲何捨近就遠，千里迢迢奔來貴堡，其次，如錢某猜測無訛，梁丘皇妻兒定非昨晚離去，而是不久之前送走，因是之故，目前堡主採拖延之計是也不是？」

甘嵩哈哈放聲大笑道：「錢老師委實高明，料事如神，不過除非一拚高下，老朽落敗自當實言相告，不然老朽豈能甘心情願實話實說。」

突然——

只聽追風十四傑其中一人發出一聲淒厲慘嗥，雙目怒瞪，面現極爲痛苦之色，身形搖了搖，眼耳口鼻內鮮血齊湧，仰身轟的倒下，氣絕斃命。

錢震南面色一變，大喝道：「殺！」

甘嵩不知此人是如何身死的，只道四大殺手暗算所致，知多言無益，終久難免一戰，雙方立時引發一場混戰兇搏。

追風十四傑現在已變成十三傑，十三與八之比，衆寡懸殊，追風怪傑人稱西番第一高手，一身所學博雜精湛，照理來說，自然佔盡上風，無如五行院四大殺手及甘嵩滇南三兇亦非易與之輩，片刻之間打得難分難解。

五行院主梁丘皇訓練殺手因人而異，求其突破，把本身潛能激發至巔峯造極，尤其是所遣四人爲了搭救其妻兒，任艱責重，無論才智心機，武功都是上上之選。

這四大殺手除了洪泰祺，西門虎外，尚有虞仲熊，麥雷兩人，要當得起殺手之稱，須身手奇快，雷霆迅猛，否則，無異浪得虛名，華而不實。

麥雷遭追風十一、十二兩傑聯手合擊，雙方都是身手快速已極的能手，以快制快，在搶先機。

同樣其他三名殺手洪泰祺，西門虎，虞仲熊亦是以一對二。

追風十三傑餘下五傑亦找上甘嵩、郭鴻慶、鄴金龍，鄒松年四人猛攻。

甘嵩七人武功雖高，却比錢震南五傑稍遜一籌，顯得守多攻少，幸而摩天鵬甘嵩身高力大，使用的一柄軟索練子鎚，揮動之間鎚影如山，兩丈方圓之內逼使錢震南無法近身。

摧山手郭鴻慶也雄厚掌勢，狂飆濤湧，力能碎碑開山，却遇上追風老二，非但出手快極，而且每一招均力逾千斤，一刀一掌比他更爲迅厲沉猛，不禁心神猛凜，所幸甘家堡另三人似担負救援，見自己這方面誰露敗象立卽加入進攻，得以轉危爲安。

鄴金龍、鄒松年仗着一對奇形外門兵刃，手法詭異，差堪打成平手。

追風老二似不耐久戰，忽的身形一個疾旋，脫手一刀揮出，寒芒電奔，劃空帶出一聲刺耳嘯風。

只聽兩聲慘嗥，郭鴻慶攔腰砍成兩段，甘家堡一人半邊頭顱飛向遠處，洒向一片血雨。

追風老二那刀勢之迅猛，令人魂飛胆寒。

動武同時，五行院殺手麥雷一式「推風助浪」，把追風十二傑劈成兩段。

追風老二本打算加入老大錢震南制伏甘嵩，見狀猛然一躍，落在追風十一傑身側，迫攻麥雷。

須臾——

嗥叫之聲相繼騰起，鄴金龍，鄒松年兩人身形踉蹌疾退數步，面色慘厲，左掌護住胸腹，指縫間溢出鮮紅血水，顯然傷勢不輕。

追風老六、老八劍倒覷雙兇得手，棄而不顧，飛身投入戰陣，聯臂搶攻五行院四大殺手，無異如虎添翼，猛地刀光劍影倶斂。

只見四大殺手面色森厲慘變，兩目圓睜，嘴角溢流一縷黑血。

追風諸傑亦各血染重襟，受創沉重，二人面色蒼白如紙。

甘嵩這時也被錢震南凌厲迅快的武功，迫得幾無還手之力，岌岌可危，將追風諸傑悉數葬身堡內，不顧甘家堡付之一炬之禍。

驀地，天際夜空遙處忽現出赤紅流焰旗花，錢震南知老七、老九已將梁丘皇妻兒刼出，疾撤勢躍開，向追風諸傑大喝道：「咱們走！」

紛紛穿空躍身而起。

五行院四大殺手忽身形倒地，屍分兩截，腔內黑血水緩緩溢出。

這時院外忽飛掠而入十數條身影，正是葉一龍等人。

葉一龍見追風諸傑騰空掠去，亦大喝道：「你們快追！」

率來人手亦雙臂疾振，離地穿空，追向錢震南等之後而去。

葉一龍目注甘嵩沉聲道：「堡主，這就是你的不對了，你早知追風十六傑所圖，爲何隱瞞於我？幾乎爲其故佈疑陣愚弄誤了大事。」

甘嵩面帶惶恐之色，躬身道：「老朽知罪。」

忽見一堡丁惶惶張張奔來，稟道：「梁院主夫人及兩位公子均已不見，守護之人被點上穴道昏迷不醒！」

甘嵩聞言驚得面無人色，混身起了强烈撼震顫抖。

葉一龍沉聲道：「梁丘皇心黑手辣，

他妻兒重入樊籠，遷怒所及，恐有滅門大禍。這且不說，追風十六傑奉番酋之命，潛出重圍，不頒請救兵而追蹤刦走梁丘皇妻兒，不言而知係脅迫梁丘皇統率江湖叛逆稱兵作亂，逼使大軍撤回中原解困。堡主，鎮北侯震怒之下，獲罪九族同誅，這禍委實鬧得太大。」

甘嵩面如土色，不覺跪地不起，叩請葉一龍相救。

忽見鄭金龍、鄒松年仰身轟然倒地，口中噴起一股泉湧黑血，斃命氣絕。

原來他們雙兇被傷及內臟，劍刃深入身後，臟腑已然糜碎，縱有靈丹妙藥，也回天乏術。

葉一龍目注雙兇之死，又環顧了一眼，太息一聲、手指麥雷四等殺手屍體，道：「他們恐不是貴堡中人，似是五行院殺手！」

甘嵩道：「草民不敢隱瞞大人，實如大人之言，他等確爲五行院殺手，奉命救出梁丘皇妻兒及保護安危之責！」

葉一龍沉吟良久才道：「甘堡主請起，我有一策不知能不能解救堡主性命？那就端視堡主造化了。」

甘嵩聞言大喜，立起執禮甚恭，殷殷懇求相救之策。

葉一龍道：「堡主先命手下清理屍體，不得洩露絲毫風聲，違命者立即處死，你我擇一秘處相商。」

甘嵩忙吩咐下去，肅客前道，進入議事大廳後密室，分賓主落坐。

葉一龍道：「堡主，我幾乎爲錢震南所用移花接木之計引向歧途，追蹤途中越想越不對，偶而回顧遙望貴堡，只見堡內一處火光燭天。心中一動，立時撤出一半追蹤人手趕返貴堡……」

說此語聲一頓，目注甘嵩道：「堡主猜猜我遇上了什麼人？」

甘嵩不禁一怔，茫然答道：「草民不知。」

葉一龍微笑了笑道：「貴堡外巡總管官一雄！」

甘嵩大驚失色，道：「官一雄現在何處？」

葉一龍道：「堡主是否察覺來犯追風十六傑少了幾人？」

「少了兩人。」

「那是追風老七、老九，官一雄爲追風老九暗算制住，帶往草原曠野深處，追風老七率領多人將官一雄一家八口制住帶到，以一家八口性命逼使官一雄把梁丘皇妻兒藏匿之處吐露無疑。」

甘嵩聽後頓足切齒，罵道：「官一雄該死！」

葉一龍道：「此乃人之常情，豈可責怪官一雄，即使梁丘皇亦未必視妻子兒女生死一髮于不顧。」

甘嵩老臉不禁一紅。

葉一龍道：「追風老七、老九得知梁丘皇妻兒藏匿之處隱秘，立即趕往貴堡刦走，留下兩名手下看守官一雄全家老幼，如所言不實即予處死。我擒住兩名手下，問出錢震南十四人已潛入堡內，使堡主無法分身，以火焚貴堡爲脅，追風老七則專司刦出梁丘皇妻兒重任，而追風老九孫曲平則率領多人以特製火器環伺堡外，一見信號，即施展火攻，將貴堡付之一炬。當時情勢急迫，官一雄全家爲追風老九獨門手法點住穴道，一一解開爲時甚久，不得巳留下急急趕來，可惜還是差了一步。」

甘嵩恍然大悟官一雄相隨自己回堡，突斜刺裏奔去久久不見返回之故。

忽見葉一龍目光沉厲，面色嚴肅道：「如今追風諸逆巳在嚴密追踪之下，他們帶着失去武功的梁丘皇妻兒三人逃必不遠，即使隱匿潛藏也必將在嚴密搜捕下無所遁形，首先堡主不可使梁丘皇知情。」

「草民遵命！」

「我知堡主歸附五行院巳久，聽命於梁丘皇助紂爲虐，奉勸堡主幡然悔悟，梁丘皇心術不正，狼毒野心，經久難逃慘死奇禍，諒貴堡內有不少梁丘皇心腹死黨，堡主宜當機立斷，此輩不除恐禍不旋踵而至。」

甘嵩悚然顫慄道：「草民不敢有違大人之命，但另有下情容稟。」

「堡主有話請說。」

「草民偌大家業，何必歸附五行院助紂爲惡？大人深知梁丘皇心性爲人，別說五行院勢雄難敵，就是那不解奇毒足使敝堡數千生靈死盡滅絕。」

「這個我知道。」

「草民數十年便與梁丘皇相知，那時梁丘皇丰儀甚都，急人之危，排難解紛，使草民欽佩不已。那知北天山之役，草民無意瞧出梁丘皇陰險，但不露神色恭敬如故。不然草民那還有命在？梁丘皇爲攫有佛門三寶，不惜暗算同道，其妻兒亦助紂爲虐，不愼爲一位異人在墮下萬丈絕壑之前出手傷及要害！奄奄一息……」

葉一龍說道：「梁丘皇爲何又墮入番酋呼延罕手中？」

甘嵩道：「相傳此禪門三寶爲天竺異人空化所留，呼延罕當時與梁丘皇密謀勾結，朋比爲奸。亦遣人相助參與，却又不信任梁丘皇終爲所用。梁丘皇用盡手法及靈藥無法使其妻兒回醒，正巧密宗悅性活佛在旁，自稱有法必可救治，遂秘送至悅性活佛坐禪之處醫治，終於醒來行動自如。但武功全失，不能勞累，否則喘息疼痛加劇，神智昏迷，梁丘皇無奈將其妻兒留置該處，却不料爲呼延罕挾作人質。」

葉一龍道：「堡主爲何如此清楚？」

甘嵩長嘆一聲道：「草民也是在梁丘皇之妻口中敍出當年內情！」

葉一龍點了點頭；離座而起，道：「追踪錢震南等一行，事關軍令，責艱任重，無法久留。即使梁丘皇妻兒被我等救回，也不能交還貴堡，適才所囑，望堡主勿忘……」抱拳略拱，迅快如風邁出室外而去。

× × ×

錢震南一行掠出甘家堡外，只聽追風老二蘇振芳喚道：「老大，停下！」

原來他們雖然聯臂施展絕命奪魂追風閃電刀法誅戮了五行院四大殺手，但他們也各受了輕重傷不一，其中兩人傷及內腑，雖服下靈藥，却一陣奔馳之後，兩人忽面現青紫，停下脚步，身軀搖晃了幾下，轟然倒地不起，張口嘔出塊狀紫黑凝結血塊，瞪目氣絕。

錢震南停身，回面見狀不禁面色慘變，長嘆一聲道：「想不到小小的甘家堡，竟使追風十六傑喪生四人，如不達成任務，實無顏面見王爺。」急命掘地成坑，將死者草草殮埋，復又率衆奔向約定之處奔去。

到達約定之處，只見四外長草拂動，不但不見梁丘皇妻兒，連追風老七、老九等人俱無踪影，錢震南不禁一怔，詫道：「老七、老九爲何不見？」

追風老二蘇振芳眼尖，雖夜色暗沉，却發現一株孤另另矮樹杈上懸有一物飄揚翻舞不定，道：「老大，你看那是何物？」伸手指向那株矮樹。

錢震南也察見了，似是一張白紙，忙縱身一躍，果然是一張白紙，似有字跡。叩啦聲響過處，燃着了夜行火摺，只見紙上留字潦草：「有甚多可疑人物追踪，爲防萬一，先將梁院主夫人愛子藏起，不久將返請留下等候！」

追風老大錢震南面色大變，喝道：「不好，此信有詐。老七、老九雖愚，也不會留字懸在樹上自昭隱秘，莫非他們俱被擒住？」

狂風嘯掠中忽傳來冰寒澈骨的語聲道：「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你醒悟得太遲了。」

錢震南不禁寒意直冒，厲喝道：「尊駕是誰？何不現身一見？」

草叢中忽冉冉長身一條黑影，飄然慢步走向錢震南身前而來，冷冷笑道：「老夫當然要與汝等晤面，奉勸諸位不如轉回規勸呼延罕，他巳計窮力絀，不如負荊請降，如孤注一擲，非但王位難保，而且全軍覆沒，成爲階下之囚！」

寒光忽閃得一閃，劃空帶出一片狂風嘯聲。

錢震南出刀奇快，但那人亦是退得更快。

一刀劈空，使錢震南不禁呆住。

那人呵呵大笑道：「高明，高明，難怪五行院四大殺手會喪命在閃電奪命追風刀法之下。」

錢震南厲聲喝道：「閣下究竟是何來歷？」

「老夫來歷姓名無關重要，奉勸之言，倒事關呼延罕生死至爲重大。」

「我等如不達成任務，無顏回去與呼延王爺相見，何況呼延王爺巳下定决心，寧折勿彎，閣下無須枉費心機。」

那老叟道：「你們不要羅剛、孫曲平性命了麼？」

錢震南慘笑一聲道：「追風十六傑巳死四人，就算全部葬身在此又有何憾！」

老叟呵呵大笑道：「至死不悟，可惜！」倏地潛龍升天而起，穿入夜色沉沉不見。

追風老二蘇振芳慨嘆一聲，說道：「老大，我等巳一敗塗地了，即使探出梁丘皇妻兒及老七、老九下落，也無法救出，七日期限巳逾，王爺四十萬大軍突圍，我等不如趕返與王爺並肩作戰，義共生死如何？」

錢震南不禁意動，徐徐發出一聲嘆息，道：「也好。」

勁疾夜風中忽送來一縷幽蘭香味，醉人心脾。

在此荒郊曠野，那有蘭花？錢震南警覺有異，巳吸入甚多，只感頭目暈眩，紛紛倒地不起……。

× × ×

大別山絕壁危嶂深處下玫瑰花塢，繁花似錦，奪目嫣紅，撲鼻清香，令人神怡氣爽。

只見一老叟徘徊在繁花叢中，面籠重憂，時而發出一聲低吁短嘆。

老叟正是九指雷神桓齊，爲了愛女桓愛珍日漸病重，朝不保夕心憂。

遠處忽現出一黑衣老者順着花徑疾掠而來，手捧一封書信。

九指雷神桓齊目注來人，認出是自己拜弟無影太極手楊繁，皺了皺眉問道：「楊賢弟，這是何人來書？」

楊繁答道：「五行院主梁丘皇。」

桓齊不禁冷哼一聲道：「不用看了，愚兄巳知他寫些甚麼。」

楊繁爲人極其耿直方正，長嘆一聲道：「爲了相救賢姪女性命，不妨虛與委蛇，拆閱來信覆他一函就是。反正梁丘皇藏身五行院，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不敢須臾稍離。」

桓齊冷笑道：「即因如此，所以來信。他逼使葉楚雄無事生非，與羅浮弟子結怨，興師問罪。擁翠山莊丘玄機對天台淮揚、長沙金府父子金萬森、金獨白對南嶽，桂林滏波府鄧雅飛之於天南江湖等等同出一轍，使各大門派自身難保，無暇顧及五行院。」

楊繁答道：「這個小弟知道，如今少林各大門派內部暗潮洶湧，相互傾軋，梁丘皇心機不可不謂毒絕，但山主不妨拆閱來信，或許賢姪女有救也未可知。」

九指雷神桓齊搖首嘆息，道：「拆閱來函徒然增添愚兄心煩意亂，他信上必索贈霹靂雷火珠，求助向北嶽尋釁。再言小女只有三月壽命，他現巳配製一味靈藥，雖不能使小女復元，却可延長壽命，函中尚附有一包藥粉，賢弟不信請拆閱來函便知。」

楊繁暗道：「眞要是被你說中了，豈不是未卜先知。」當下撕開封緘，抽出函箋竟有五頁之多。

那知函中所云，竟與九指雷神桓齊所猜無多大出入，函封內並還有一包藥粉。楊繁不禁大驚失色道：「山主爲何知道？果然盡如山主所言。」

桓齊冷笑道：「愚兄原不知梁丘皇之奸，前次賢弟外出多日未歸，丐帮天、地二老來訪，盡吐梁丘皇陰險毒辣心機，並言小女之病實因梁丘皇暗施極輕微不解奇毒所致……」

「不解奇毒？」楊繁駭異詫道：「這不解奇毒如今江湖盛傳，人人談虎色變，梁丘皇是否在苗疆盜來。」

桓齊道：「此事說來話長，暫且休提，梁丘皇自身尚未尋得解藥，所贈之藥無異廢物，服不服下也是一般，所以小女經辛老扶脈診視，說前病因，並言恐逃不出大寒，計算日期，只有三月壽命……」說着微微一笑接道：「辛老言說，據他所知，僅有一人可治，下山之後即懇求此人來此施治。」

「天、地二老不知有消息來否？」

桓齊答道：「有。此人必在大寨期前趕至。」

楊繁不禁喜形於色道：「天、地二老忠肝義胆，言而有信，看來賢姪女有救了，不過下書人還在前寨等候覆音。」

「無關緊要，讓此人多等些時候。賢弟，你當知梁丘皇用心，索贈霹靂雷火珠，他意在證實愚兄有否霹靂雷火珠此物。」桓齊淡淡一笑道：「再誘使愚兄非去五行院一趟不可，豈非自投虎口，終生受制不可？」

楊繁愕然訝道：「小弟知山主精擅火器，武林獨步，但霹靂雷火珠之名甚是陌生，梁丘皇來信雖有提及，小弟以爲山主的火器不下十數種，因此以訛傳訛，張冠李戴所致，不料眞的有霹靂雷火珠！」

桓齊嘆息一聲道：「梁丘皇雖心術不正，陰險毒辣。愚兄不爲他威脅利誘豈奈我何？唯小女雖有靈丹妙藥，但恐拖不到大寨。」

楊繁道：「這是山主日夕憂慮之故，天、地二老決非虛言。」

桓齊點點頭道：「但願如此，愚兄曾允諾天、地二老，只要小女痊癒，決爲武林正義效力，袪魔衛道，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但小女日漸沉重，發作時必昏厥，愚兄目睹心如刀絞，能否拖過三月之久還是疑問。」

忽聞語聲傳來道：「爹，是誰說女兒活不過三個月麼？」

桓齊不由心神一震。

花叢小徑只見兩個婢女掺着一羅衣少女慢慢走來。

羅衣少女形容憔悴，面色蒼白如紙，瘦骨支離，無復當年玉貌花容，正是桓齊掌上明珠桓愛珍！

桓齊忙道：「珍兒，外面風大，當心受涼。」

桓愛珍幽幽一笑，說道：「女兒實在悶得慌，既然只有三月壽命，何必坐以待斃！」

九指雷神桓齊面色微沉道：「胡說，妳怎知只有三月壽命？前次天、地二老不是爲何指派察視堅持可以治癒，難道妳就忘懷了？」

桓愛珍道：「爹，請別說這些，其實女兒早就知道了。」轉向楊繁凄然一笑道：「姪女見過楊叔父，恕姪女病魔纏身不能全禮。」

楊繁忙道：「不敢，賢姪女不要憂心，天下無不可治之病，山主並未騙你！」

忽見一嘍囉飛奔而來，躬身稟道：「山外有客來訪，說是必須親自與山主一見，小的請問來歷、姓名，來客言他的來歷，天知地知，山主當然知道。」

桓齊不禁一怔，猛然省悟，面現笑容，忙道：「就說老朽親自出迎。」

嘍囉如飛奔去。

桓齊道：「賢弟，請陪伴小女，來客諒是小女救星。」

楊繁亦不禁恍然大悟「天知地知」四字隱指丐幫天地二老，不禁大喜，笑道：「小弟遵命，山主快去！」

九指雷神桓齊似憂容盡失，神采奕奕，哈哈發出爽朗宏亮笑聲快步如飛走去。

約莫一盞熱茶時分，只見九指雷神桓齊偕同一青衣三綹黑鬚中年文士並肩走入來。

中年文士不言不語，只向楊繁、桓愛珍含笑爲禮。

桓齊忙道：「爲了小女之病老朽不勝憂煩，有勞先生妙手回春。」

中年文士微微一笑道：「不是病，是毒！」

桓愛珍幽幽一笑，道：「請問是否可治？」

中年文士四顧了一眼，笑道：「賞心悅目，情趣盎然，好好。」繼向桓愛珍道：「小姐請回房，容在下詳細診視，是否可治，在下尚不敢斷言！」

桓愛珍目注中年文士肩上佩刀道：「先生，如果眼力不差，先生這柄刀定是鋒芒犀利，切石若腐，吹毫可斷的寶刀。」

中文士淡淡一笑，道：「懸壺濟世，行走江湖，怎可無兵刃防身？小姐眼力委實不錯，此刀乃在下行走苗疆治癒了疑難怪症，病者復癒，將此刀酬謝。此刀是上好緬鋼打鑄，比常用兵刃確較鋒利，並不如小姐所言切石若腐，吹毫可斷的神兵利器。」

桓愛珍道：「眞的麼？我若病癒定要見識一番，但恐今生無望了。」

楊繁忙道：「此處風大，請去屋裏敍話，楊某帶路。」

跨步前導，一雙女婢掺着桓愛珍隨後，九指雷神桓齊偕同中年文士飄然走去。

一列精舍，窗明几淨，桓愛珍所居繡房寬敞幽雅，佈置一如書室，牙籤插架，書畫條幅，琳瑯滿目。

中年文士道：「小姐請坐在榻上，容在下仔細搭脈。」

桓愛珍任中年文士扶脈，目光則凝視中年文士一雙白晳如玉的手掌。

中年文士不覺心神微震，雙眉緊蹙。

九指雷神桓齊大爲震恐，道：「小女是否有救？」

中年文士點點頭道：「如不對症下藥，令嬡只怕活不過三月之久。」

桓愛珍道：「先生下的甚麼藥？」

「自然是解毒的藥。」中年文士轉面道：「山主，令嬡是誤服了慢性奇毒，這毒性極强，但……」忽右手五指望窗外一揚。

只見數縷淡得肉眼無法瞧見針形暗器，疾如電射穿打窗紙而出。

桓齊，楊繁見狀不禁一呆。

只聽窗外傳來一聲凄厲慘嘷，接着重物倒地之聲。

楊繁面色一變，疾如電飛而起，一掌震開窗櫺落向窗外，五指抓着一具軀體躍入室中。

桓齊一眼認出這一人却是內院專司管理傭僕的總管戚信，是他亡妻家中跟隨過來，忠誠不二，堪稱貼身親信，不禁詫道：「這不是戚信麼？」

中年文士冷笑道：「他就是下毒人．每次用量極微，所以令嬡服下後最初只微感不適而已。繼而病情加重，如在下所料不錯，此賊乃山主執司內庭的多年僕從，平日忠誠不二，深蒙山主器重，故而下毒放在令嬡的飲食中，旁人亦不疑，無法察見。」

（未完・廿六）


常服
氣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武俠世界 第27年第23期
武林世界出版社

武俠世界,馬行空,羅唐納,關趙于,王春秋,臥龍生,龍乘風,黃鷹,東方玉,西門丁,冷如霜,溫涼玉,東方玉,金童,武陵客

1985 6月